

舞佛西

鐵
苗

鐵 苗

著 西 佛 熊

行 發 店 書 華 華 海 上

月 一 十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鐵 苗

每冊實價國幣 圓

著 者 熊 佛 西
發 行 人 孫 懷 琮
發 行 者 華 華 書 店
上海林森中路148號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滬一版

人們悶得喘不過氣來！

暴風雨就要襲來，天上佈滿了烏雲。靜靜的白楊頓時吹得啞啞地響，灰闕青黃的棉田捲起了一陣陣金黃的煙霧。離此四十多里的一座聳入雲霄的古塔，在天氣晴朗的日子人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的雄姿，這時被灰沙籠罩着模糊不清。採棉的農民們彼此警告着：「暴風雨快來了！暴風雨快來了！」

這是北方某縣的一個小村莊，名叫「冬不老」村。

這村子并不大，只有三百多戶人家，不過在這裏有一個極大的特點，在別的一般村子裏少有的現象：就是沒有極富的地主，也沒有頂窮的佃農，沒有士紳階級，沒有無業游民；平均每家都有四十畝自耕地，大宗出產為棉，麥，高粱，玉米，黃豆，紅薯。村民除了耕種，還以織布為副業，幾乎每家都有一架至八九架織布機。也許正由於這公平富足的環境，造成了他們愛好正義自由和平的性格，養成了他們團結自尊，勇敢不屈的精神。

這裏的文化水準也比一般村子高。雖不見得人人能作大塊文章，但文盲業已除盡，大多數的人都能

讀書看報。他們對於國家大事非常關切，對於村裏的公益事情尤其熱心，這些都是由於本村農村建設學校平日的努力所促成。

這個農建校在名義上雖是中華農村建設學會的實驗學校，但實際上還全靠本村人民的熱心支持，使之成了本村一切教育文化政治經濟活動的中心。

校長苗鐵生，今年三十二歲，曾在北平某大學畢業，專門研究鄉村教育，立志終身服務農民。他奉派到這村裏來工作已經六年了。由於他勤勞負責的工作，和藹可親的態度，誨人不倦的精神，取得村人的信仰，那些青年農民簡直把他當作村裏唯一的英雄。他不但教他們用新式方法耕種，紡織，讀書，看報，並且還教他們如何做人，如何保衛他們的家鄉。

苗鐵生自己沒有家鄉，所以這學校，這村莊，就是他的家鄉。

苗鐵生果真沒有家麼？不！他有一個很美滿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可是不幸，在九一八的那夜，他的父母妻子兒女，整個的家，都被那些殘暴的野獸屠殺了！他自己不甘願做奴隸，便流亡到河北省的「冬不老」村來辦農民教育，訓練青年農民，因為他認為農民是復興中華民族的基層。

七七事變以後，這村裏幾乎天天有謠言，不是說敵人已經佔領了某地，便是說敵人準備進攻某城，尤其是對於他們自己的縣城特別關心。這幾天大家有點憂慮，因為昨夜這夢已經聽到隆隆的砲聲。但他們并不驚慌，還是很安祥地採棉，紡織，耕種。鐵生有點不放心，便於昨天清晨獨自跑城裏去探聽消息，本來在昨天晚上就應該回來的，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全村的人們都為他耽着心，尤其是農建校

的職教員吳梅子，丁秋紋，周東全，孫漢文，黃爾昌，王綉如幾個人。

傾盆的大雨已從天空瀉下，猛烈的狂風由東南襲來，青葱繁盛的棉枝經不起暴風雨的襲擊，東倒西歪地在掙扎，有些已經壓倒在泥濘中。遠遠的塔影若隱若現，廣闊沃肥的大地變成了一片烟雲世界。整個的宇宙都在動盪！

霹靂一聲響雷把聚集在農建校屋簷下期待着苗鐵生回來的青年農民們都震驚得退到屋裏去了。操場頓時變成了池塘。旗桿的尖端被風吹得搖幌不定。禮堂裏貼着的「革命尚未成功」的對聯和其它標語圖表都被括到地面。

「苗先生說不定已經到了村口，我去接他！」——龐小弟這樣喊着。一個不過十四歲的青年農民冒着狂風暴雨往村外跑去。

「我現有點着急，怎麼苗先生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不要是苗先生出了什麼意外……」大家都這樣耽心的交談着。

「我想苗先生會冒雨回來的，他知道我們都在這兒候着他！」——農建校的女指導員丁秋紋很有把握的向大家說。

接着又是一連串閃電！大雷！

「我真有點害怕！」

「我們沒有幹虧心事，還怕打雷嗎梅子小姐？」一位六十多歲的龐大爹，吸着旱烟袋，安慰着另一

位女指導員吳梅子。

「不是，龐大爹，我不是怕雷，我怕苗先生被日本鬼子捉去了！」

經梅子這樣一提，大家都有點放心不下，有的主張派人進城去探聽消息，有的主張還等一會兒，大家都在紛紛揣測議論。

風雨還是兇猛的進襲着，村前許多低窪的地帶都變成一片汪洋，廣闊的烟海裏見不到一個人影，然而大家期待苗先生的心念一點都沒有減低。果然，在朦朧中似乎出現了一個人影，大家都興奮起來，以為是苗先生回來了，但那影子到了近處，大家纔認出是龐小弟，他在風雨泥濘中踉蹌獨自回來了。

天漸漸的黑暗了。衆人都有點失望。農建校的指導員吳梅子，丁秋紋幾個人更覺不安。

「秋紋，我想到城裏去看看！」——梅子。

「我跟你一塊兒去。」——秋紋。

「不，你們不能去，你們小姐們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進城去是很危險的」——龐大爹一手摸着他那稀疏的花白鬍鬚，一手拿着他的旱烟袋指着曠野說。

「還是我去吧，爸爸！」——龐小弟揀着說。

「你也不能去，年紀太輕，萬一給日本鬼子捉去了，那可了不得！還是我去吧，我一個六十多歲的人甚麼都不怕了！」——說着他把旱烟袋插入腰帶。

「用不着急去，龐大爹，這是我們年輕人的事！我現在就去！」——一個站在傍邊名叫小李的青年

農民用極響亮的嗓子說，說完順手從龐小弟手裏奪了雨傘就往外走，不待大家也阻攔。

天色已經黑到看不見人了。風和雨雖是弱了一點，但還是阻人行程。大家應該回家吃晚飯了，農健校的指導員周東全、黃爾昌、孫漢文、王綉如、吳梅子、丁秋紋等便分頭勸大家散去。

晚飯後，梅子、秋紋、東全等聚集在一間破舊的屋子裏，一盞如豆的油燈射出黯淡的光芒，窗外的風雨蕭蕭，加重了大家的憂慮。

「苗先生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看是凶多吉少！」——爾昌首先突破了屋子裏的沉悶空氣。

「凶多吉少？」——梅子的眼圈裏浮出了絲絲的淚光。

「我看我們不能不預先準備一下！」——爾昌又接着說。

「你說我們應該怎麼準備，爾昌？」——秋紋。

「倘若苗先生到明天還不回來，我想我們應該馬上離開這裏。」——爾昌擦了洋火燃了紙烟，慢吞吞地吐出這幾個字。

梅子聽了爾昌的話就彷彿觸了電似的問：「離開這裏？」

「不離開這裏，難道我們在這兒等死嗎？」——爾昌站起來倚窗冷笑。外面的風把燈光吹得搖搖不定。

「爾昌，我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苗先生萬一給日本人捉去了，我們就該馬上離開這裏？還是

說苗先生回來了，而日本人已經佔領了縣城，我們也應該離開這裏？」——一個高高個子身體比較肥胖的青年問。

「漢文，你問得很對，我也不明白爾昌的意思！」——梅子的嗓子特別尖銳。

「不管苗先生的下落如何，只要日本人一進城，我們就應該離開這裏！」——爾昌肯定的說。

梅子聽了更急了，便用沉痛的聲調說：「甚麼！不管苗先生的下落？」

「請梅子別誤會，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只要日本人進了城，我們似乎非離開這裏不可！」——爾昌的臉色有點緋紅，聲音有點哽塞。

「若是日本鬼子進了城，我也不敢就在這兒！」——秋紋慢吞吞搭上這麼一句。

「對了，還是離開這兒的好，聽說日本鬼子非常野蠻，尤其是見了你們這些年輕的女孩子們！」——爾昌帶着煽動性的調子說，然後把烟頭扔到窗外。

「你們都走好了，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等苗先生回來！」——梅子很生氣地往門外走。

「慢點，不要鬧意氣！」——向來不愛多說話的東全，這時站在門口用他瘦弱的雙手攔住梅子的去路。

「二姐！二姐！還是過來坐下吧！」——秋紋走過去把梅子拉回原坐。爾昌這時氣得滿臉通紅，一聲不響地往外走去。

「得！你又來了！我看你們倆簡直是小孩子！」——東全又把爾昌推回。

「可不是嗎，二姐更是一個小孩子，」秋紋又笑着插了一句。

「好，我們都是小孩子；就是你和爾昌是人！」——梅子瞟了秋紋一眼。

一陣風終於把飄忽不定的燈光吹滅了。

「好！你們鬧吧！把燈也鬧滅了！」——坐在旁邊一面觀戰，一面打毛衣的大姐王綉如這時候才開口。她是她們中間的大姐，一向沉默寡言，身體很健壯，臉上從來不抹脂粉，終年穿着一件藍布大褂，一雙布底鞋。她的服務精神和工作態度，勤勞樸實的生活方式，很得同志們的稱讚，尤其她喜歡和村裏的婦女們接近，在教育上，生活上，那種種熱心的幫助，很得到村人的讚譽，可是苗鐵生似乎並不十分重視她，因為他覺得綉如的天資遠不如梅子和秋紋，同時她的外表也不怎麼引人注意。

綉如見燈滅了，便把毛線放下，走到窗台上摸了洋火，將燈點燃，於是屋內重見了光明。

「你們看，還是大姐能幹，一句話也不說，可是總給我們做事。」——秋紋笑着說。

「那裏的話，我因為生得一張笨嘴，不會講話。」——綉如仍然坐到原來的地方織毛衣。

「我看我們中間最能幹的要算梅子，你們看，倘她不能幹，她敢留在這兒等待日本鬼子進城嗎？」

——爾昌又向梅子放射冷箭。

「爾昌，你真是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你說！」——梅子站起來憤慨地質問。

東全怕他們衝突起來，便很冷靜地說：

「我向來不愛多說話，現在讓我來說幾句好不好？」

「對了，還是聽東全說吧！」——誘如說時拉着梅子坐下，然後又走到桌邊將油燈捻大。

「我覺得我們現在最要緊的工作是打聽苗先生的下落。在苗先生的下落未打聽清楚之前，我們用不着費口舌來談別的，更談不到離開這兒！」

「我贊成東全的話！」——梅子。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馬上派一個人到城裏去！」——東全接着說。

「小李不是已經去了嗎？」——爾昌。

「小李是靠不住的。須知我們這幾個人和苗先生的關係不同，要比本地人深切得多，我們都是苗先生一手訓練出來的學生，他待我們甚至比他自己的兄弟姊妹還要好，若是現在他出了甚麼意外，我們大家也就完了！」——東全說到這裏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喉管有點顫動。停頓了片刻，他又接着說：

「我提議我們現在都去睡覺，很鎮靜地等到明天早晨，說不定在那時甚麼事情都沒有了，苗先生笑嘻嘻地和往常進城一樣，帶着一大筐梨回來給我們吃呢！」

「我相信準是這樣」——誘如。

「我們實在經不起一點事情，尤其是梅子那樣容易情感衝動，苗先生不過進城去了兩天，就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爾昌見風轉舵，換了口氣。

「還說我大驚小怪？看看是誰大驚小怪呢？」——梅子的氣憤似乎還沒有完全消逝。

「好吧，就算我大驚小怪，我們的梅子小姐樣樣都好！這總行了吧？」——爾昌說完就回到自己房

裏去了。

「我們都去睡覺吧！」——綉如也跟着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東全、漢文等也正從房裏出來，走到禮堂，忽聽有人叫門，原來是龐大爹和龐小弟打着燈籠從外面進來。

「苗先生還沒有回來嗎？」——龐大爹一面用袖子揩了揩臉上的雨水，一面把雨傘靠着柱子放下。

「還沒有呢！龐大爹。」——東全、漢文等迎着回答。

「我帶了兩個西瓜來給你們吃」，龐小弟把燈籠順手掛在牆上，然後把兩個枕頭大的西瓜搬在禮堂的桌上。

「龐大爹又送給我們西瓜吃，真是太不敢當了！」——梅子從房裏笑着迎了出來，秋紋也把房裏的油燈拿了出來。

「這是最後一批西瓜了，再不吃也要爛了，又是這麼大的雨天。」

「這到也是的。」——綉如說完到廚房取了菜刀，把兩個西瓜切開，大家圍着桌子吃。

「苗先生到這時候還沒有回，我想一定要到明天早晨才能回來。」

「我們大家都這樣盼望着！」——梅子。

大家一面吃西瓜，一面閒談着。雨漸漸地小了。梅子發見對面平原裏有一星星火光朝村裏蠕動，於是她跑到廊下大叫起來：「這一定是苗先生回來了！」大家也都興奮地跟到廊下瞭望。已經睡了的两个也從床上爬了起來。

火光愈來愈近了。大家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熱情的少年龐小弟忍不住拿了燈籠就往門外跑，梅子也忙跟了出去。

火光已到了村口。

「是苗先生嗎？」

沒有回聲。

「是苗先生回來了嗎？」——梅子用了最尖銳的嗓子叫，依然沒有回聲。

兩個燈光相距只有二三百步了，龐小弟又放開嗓子喊了幾聲，這一回有了回聲，但聽得出來是小李的聲音。梅子聽了心裏馬上緊張起來，以為小李在中途將苗先生接了回來。

越走越近了，已經看得出前面只有小李一人朝這邊蠕動。

「怎麼沒有看見苗先生？」——梅子驚訝地問。

「不，那後面不是還有一個人嗎？」——龐小弟用手向前面指。

近了，近了，一直等到小李到了他們的身邊，纔證明了苗先生沒有回來。

「苗先生呢？」——梅子失望地問。

「怎麼苗先生還沒有回來嗎？」——小李用着疲憊的聲調反問。

「小李，快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站在校門口的龐大爹、東全、漢文等忙把小李擁進了禮堂。

小李，揩乾了身上的雨水和汗水，用嘶啞的聲音向大家說：

「日本鬼子昨夜的確進了縣城！城裏現在亂得很！我沒敢進城去，我只走到東門，看見許多鬼子站在城門口檢查行人！城脚下盡是死屍！真怕人！城裏昨天燒了一夜」！……：……：……

「難怪今天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看見城裏那邊天上起了一片紅雲呢！」——龐大爺。

「我不是告訴過你們嗎，昨天夜裏我明明聽到炮聲呢！」——爾昌。

「小李，你快告訴我們吧，苗先生究竟怎樣了？」——梅子又急著問。

「對了，你到底見着苗先生沒有？」——秋紋也急著問。

「我壓根兒就沒有見到苗先生！」

小李這句話好像是一盆冰冷的水澆到每個人的心坎，梅子聽了回頭就走進自己的屋子伏在床上咽泣起來。大家沉默着。風雨打着窗紙沙沙地響。小李站在他們中間也不知急麼是好，只見他身上的雨水一滴一滴流在地下。

「小李，你快回去換衣服吧，今天辛苦你了！」——龐大爺這句話突破了禮堂的靜寂。

「也真奇怪，我在東門碰到王麻子從城裏出來，他明明告訴我我在苗先生下雨之前就回來了！他媽的麻子，他又騙我了！」——小李咕嚕着走出了校門。

燈籠裏的蠟燭快完了。

「龐大爺，您今天太累了，也請回去休息吧！」——東全說着就順手把掛在牆上的燈籠遞給龐小弟。

「我實在不放心！」——龐大爹說了又在禮堂裏徘徊着，最後龐小弟又提醒他燈籠快要滅了，他纔說：「諸位，明天見吧！」

龐氏父子走了以後，東全、漢文、爾昌也都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綉如把油燈端回梅子的房裏，同時又安慰了梅子幾句，然後燃了一根紙捻子回到自己房裏安息了。秋紋一人在廊下踱來踱去，彷彿有甚麼心事，黑漆的天空裏閃出幾絲電光，接着一聲巨雷，幾乎把屋子都震動了，秋紋有點恐怖起來，便走進了房裏，可是桌上的燈光，被風吹得忽明忽滅，梅子依然伏在枕上啜泣。

「二姐！」「二姐！」——秋紋在梅子的床邊，撫摩着梅子的頭髮，——「二姐，你安靜下來吧，我相信苗先生不會有甚麼危險的。別哭了，還是早點睡吧！說不定明天早晨我們要離開這裏呢！」外面又是一聲巨雷。

「苗先生不回來，我到死也不離開這兒。」——梅子翻過身去，嗚咽地說着。

「萬一日本鬼子到村裏來了，怎麼辦呢？」——秋紋。

「我們不會把他們打了出去嗎？」——梅子。

「你又說小孩子的話了！打出去？談何容易！」

「小孩子的話？難道只許鬼子殺進來，就不許我們殺出去嗎？」

「自然我們也可以殺了出去，但是……但是我們今晚總不能殺出去吧？……我們現在還是要睡覺吧！」——秋紋以哄騙小孩子的辦法來哄騙梅子。

「苗先生不回來，我睡不着！」——梅子又翻了一下身子。

「甚麼？苗先生不回來你睡不着，你未免太癡情了！」——秋紋說着放聲大笑，弄得梅子滿臉通紅，但仔細一想剛才的話的確有語病，便以反攻的口吻說：

「你這個小鬼，你想到那兒去了？」

「你怎麼罵我？」

「瞧你那張缺德的嘴！」

「我說你癡情還不好嗎？」

「還說！你這個鬼東西！」——梅子氣極了，拿起一個枕頭就往秋紋身上扔去！

「呵！今天幹嗎這麼大的脾氣？又不是我叫苗先生不回來！」——秋紋說了也就氣憤地倒在自己的床上睡了。梅子便又嗚咽地哭了起來。

窗外的雨更下大了，風聲更緊了，梅子在床上翻來覆去，輾轉不能成寐，腦海裏怎麼也離不開苗鐵生的形影，有時坐在床上癡想，有時下床漫步，有時走到廊下眺望，有時彷彿聽到苗鐵生在叫門……

這樣不安定的渡過了半夜。

秋紋胡思一陣之後，便朦朧地睡去。她彷彿看見苗鐵生笑嘻嘻地從外面走來，一進來就坐在梅子的床邊密密甜語，對她却毫不注意，她氣極了，便從床上跳了起來，一把抓住鐵生大鬧，弄得鐵生沒有辦法，便對她說：

「紋，我並不是不歡喜你，但是你要我歡喜，就必須聽我的話，我不歡喜一個前進的女子擦胭脂抹粉，尤其不歡喜她燙頭髮，穿高跟鞋！」

「那麼梅子還抹口紅呢，您爲什麼老說她好呀？」——秋紋辯駁。

「梅子不好的地方我一樣的責備她，但經我一指摘，她就改正；可是你呢，我怎麼說你也不肯聽！」

「哼，她改正？她改正了甚麼？昨天他還穿着一件紅花旗袍去『趕集』呢，弄得許多鄉下人都圍着她看熱鬧，我認爲這對於我們農建校的名譽大有妨礙！」

「是的，這些事情我都知道，梅子已經答允了以後再不做我不歡喜的事情。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孩子！」

「好，好，甚麼都是梅子好！」——秋紋憤憤地走了出去。梅子却走過來安慰鐵生說：「苗先生，不要理她，我們到野外散步去吧！」說完就揸着鐵生的胳膊往外走。這樣秋紋更氣了，便回到房中倒在床上放聲大哭……越哭越傷心……

鷄已經叫了，但夜神還沒有離開人間。在脆弱的燈光中，梅子還是熱情地期待着鐵生平安地歸來。有時她靜靜地站着傾耳細聽，聽不到一點有希望的消息。這時，她彷彿聽到遠遠的傳來一二槍聲，這些槍聲似乎越來越近，愈來愈密了，她有點恐怖起來；同時又聽到秋紋在床上號陶大哭，知道他是在做夢，便忙把她叫醒。秋紋坐了起來，揩了揩眼淚，見是梅子坐在她的床邊，她又妒恨地在枕上大哭！

「我知道，你又做了甚麼惡夢呢！」梅子將秋紋扶起說：「你聽！外面的鎗聲！」秋紋聽到「鎗

聲」纔清醒過來，揉了揉模糊的眼睛，見一燈如豆，景象悽然，梅子坐在她的床邊，淒涼的風雨中夾雜着幾聲鎗聲，她纔知道剛纔是做了一場大夢！

「苗先生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呢！你聽外面的鎗聲！」

秋紋這時也有點害怕，兩人便出去把東全、漢文、爾昌、綉如都叫了起來，大家聚集在廊下靜靜地傾聽，探望。依然是一片黑暗的平原。

鷄又叫了，但是天邊還沒有一點曙光。

「是不是日本鬼子來攻打我們的村子？」秋紋靠緊着爾昌問。

「這可說不定！」——爾昌有點故意誇大其詞。

「我看我們還是趁早離開這兒吧！我可受不了這種驚慌！」——秋紋又向綉如咕嚕。

「你們不要害怕，我敢擔保敵人決不敢來攻打我們的村子！而且他們現在佔領了我們這種村子有甚麼用呢？你們儘管放心好了。」——東全很鎮靜地向大家說。

大家又紛紛地揣測了一番。

果然鎗聲漸漸的停了，息了。這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風雨也止息了，東方並且吐出微微的曙光。

門口有輕微的叫門聲。誰都聽得出這是苗鐵生的聲音，大家都像瘋狂似地爭着跑了出去開門。門開

了，大家嚇了一跳！原來鐵生跌倒在泥潭裏！

「不要慌，請你們把我扶進去，我的腿上受了一點小傷！」鐵生上氣不接下氣地呻吟着。

大家把他搬進了寢室，給他脫去了泥濘的外衣，換上了清潔的服裝，梅子、秋紋、綉如忙着爲他的傷口消毒，裹紮。幸而他的傷不嚴重，僅僅在左腿上削了一塊皮，去了一小塊肉。不過他已疲乏不堪了，幾乎無力說出話來了。苗鐵生身體原是著名的瘦弱，梅子、秋紋等在背後都稱他爲「甘地」，這並非說他的主張和甘地一樣，而是指他的身體瘦弱有如甘地。現在經了這一番苦鬥和辛勞，當然有不能支持的現象，但兩目依然炯炯有光，一如平日。

「您要吃點甚麼嗎，苗先生？」——梅子坐在他的床邊輕輕地問。他搖了搖頭，閉上了眼睛，似乎要睡。東全便輕輕地叫大家離開寢室，讓鐵生安靜地休息。

這時天已大亮了，操場裏擠滿了探聽消息的鄉下人，他們正在紛紛議論，見東全、漢文等從房裏出來，便都擁了過來問東問西。龐大爹老早就靜立在房門口。

「梅子小姐，苗先生怎麼樣？聽說給日本鬼子打傷了，要緊不？」——龐大爹拉着梅子到旁邊親切地問。

「不要緊，現在已經睡了。謝謝您，龐大爹！」

「謝天謝地！」——龐大爹從門縫裏往裏面望了望。

「誰呀？」——鐵生閉着眼睛在床上問。

「沒有誰。」——梅子站在房門口回答。

「我彷彿聽到是龐大爹的聲音，請他老人家進來坐。」——鐵生在床上睜開了眼睛。

「您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苗先生，您太辛苦了，城裏怎麼樣了？總算菩薩保佑，您平平安安地回來了！」——龐大爹不待請，早就跨進了房門。鐵生似乎要坐起來招呼龐大爹，但梅子將他擋住了。

「您請坐。」——鐵生輕輕地把手拾起來。

「您別招呼，我看您一下就出去。」——龐大爹殷勤的將鐵生週身打量了一下，就向梅子輕輕地說：「苗先生的精神倒很好，不像受了傷的樣子，你知道傷在那兒，梅子小姐？」

「在左腿。」

「謝天謝地，幸虧在左腿，若是在右腿那可不得了！是鎗子打的嗎？」

「是的。幸而子彈走旁邊擦了過去，所以傷還不重。」

「阿彌陀佛，若子彈穿了過去，那可了不得！」

「爹爹快出來吧，好讓苗先生靜靜地休息呢！」龐小弟在外面喊着。

「您歇着吧，我停一會兒再來看您。」

「謝謝您，龐大爹。」

梅子把龐大爹送出了房門，自己也正打算出去，忽聽鐵生輕微喚了一聲「梅」，她又趕忙回到床前，鐵生握着梅子的手，斷斷續續的說：——

「我——幾乎——看不見——你了，梅——」——梅子聽到這句話，心裏一酸，忍不住流下淚來，但又不便哭出聲。

「我被日本鬼子捉去關了兩天，起先，他們把我輾轉起來，逼我出來做他們所謂的『維持會』的會長，叫我加入他們所謂的『共榮團』！但我死也不肯答允，他們就用種種的刑法來拷打我，你看我的胸脯，胳膊上，都有他們打的傷痕！」——鐵生正要解開內衣給梅子看的時候，秋紋從外面走了進來，板起面孔向梅子說：「二姐，還不快出去！讓苗先生好好地休息一下呢——」鐵生忙笑着說：「不要緊，你們倆都在這兒坐。」

「不，我不坐！您應該少說話，多休息纔是！」——秋紋說着便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哎，秋紋還是這樣小孩子脾氣！」——鐵生慨嘆着。

梅子一言不發、稍稍，鐵生又繼續的說……：

「我進城的時候，城裏還很安靜，我就到教育局長王文清先生那邊去打聽消息，不料不到半點鐘的功夫，街上已經亂起來了，我便和王先生跑了出去，可是已經不能走了，原來已經有二百多敵人便衣隊混進城了，我只好和王先生折了回去。揀着街上斷絕行人，挨家檢查戶口，三句話不對就開槍，唉！真不知死掉多少無辜的老百姓！我躲在王局長的廚房裏，也被他們拖了出來，後來又帶到他們司令部去問話。我本來說我叫王大倫，不知那個漢奸說我是苗鐵生，說我深得本地人民的信仰，這一下可糟了，鬼子便逼我出來做『維持會』的會長，向我聽了許多『東亞新秩序』的鬼話！後來見我沒有答允他們要

求的希望，便把我關在考棚一間黑屋子裏，叫了一個衛兵死死的把我看住！當時我心想：這一輩子算完了，除了自殺，沒有別的出路！幸虧到了半夜，那個衛兵睡着了，天公又不作美，下着那麼大的雨，我便在這風雨雷電交擊的時候，冒險爬牆逃出了考棚，拚命地跑到城牆根，爬上了城牆，可巧正有幾個敵兵在那裏巡哨，見我便問是誰，我想這一下又完了，便不顧死活，鼓着勇氣一躍而下，下了城牆！好！這一下差一點把我的命送了，你看，梅，我腿上的那一塊傷……」

「你當時不覺得痛嗎？」——梅子急着問。

「說也奇怪，在當時甚麼都不知道，只知道拚死命地跑，城牆的哨兵便朝着我放鎗，亂放一陣——當時真够得上身入槍林彈雨之中，我便往楊柳灘上跑，然後就躲到沙河岸邊的一個枯樹裏，躲了好半天，他們還是拚命的往前面追，其實這時我已經在他們的後面了。後來他們越走越遠，我就抄了一條近路回來了。」

「難怪我聽了半夜的鎗聲呢！」——梅子說着就倒了半盃開水給鐵生，鐵生正在喝水的時候，秋紋又在禮堂裏喊：「二姐，怎麼你還不出來呢？」

一夜的風雨，使今晨的天氣更清新可愛，廣闊的平原裏看不見一點雲霧，被風雨蹂躪了的棉枝都漸漸拾起頭來了。紅日已從東山爬出，溫暖的陽光穿過窗子，射在鐵生的身上，顯着他瘦削的面龐較前更為清癯。這時操場的人愈來愈多，不知他們從何處得來的消息，說是敵人今天要來洗他們的村子，所以他們每人這時都帶着一件武器，不是大刀，便是鋤頭，不是烏槍，便是鐵棍，他們要決心保衛自己的家

鄉。但他們熱烈地渴望着苗鐵生能出去和他們見面，報告報告城裏的情形。

「我看您還是睡一會兒吧，我出去看看再來，不然秋紋又要多心了。」——梅子說着就把印花布的窗簾放下，遮住了鐵生額上的陽光，然後又將鐵生的枕頭移正。她這種殷勤吸引着鐵生握着梅子的手說：「我要你就在這兒陪我！」

「不行，停會兒秋紋又要……！」

「不要管她！」鐵生還是拉着她的手不肯放。

「那麼您閉着眼睛好好地休息一會兒！」——梅子好像慈母撫慰嬰兒，只好坐在鐵生的床邊。鐵生這時彷彿有許多話要向她表示，然而終於沒有說出口前癡望着梅子。

鐵生和梅子本來是師生關係，都是終身服務於農村的同志，這與秋紋、綉如、東全、漢文、爾昌等的關係原無二樣，但鐵、梅之間似乎有形無形地蘊藏着一種特別的情感，說他們是戀愛吧，似乎又不是，而且他們自己也不肯承認，說他們僅僅是師生關係吧，似乎在普通的師生之間又很少見到他們這樣的親密。因為他們之間這樣的微妙，引起了同志中不少的猜疑和忌妒。

梅子的身世，也的確容易引起人們的憐愛和同情，尤其是她那雙水晶球似的眼珠，那披肩的烏雲長髮，那可歌可泣的過去兜人憐愛，她雖僅有二十年華，但已飽經人間滄桑。十六歲的時候，他剛從初中畢業，一時為情感和虛榮所蒙蔽，在上海會為某電影明星所騙，與他結婚，但不到半年，那位明星另有所歡，便把鮑遺棄了。梅子生得一副高傲的脾氣，既然丈夫另有所愛，就氣憤憤地帶着她那還沒有滿月

的嬰兒回到南京的母家。母親畢竟是母親，是一切愛的源泉，不但不責備她的荒唐，更給予她溫暖慈靜的安慰。不過長年寄住母家，終非長久之計。一日，見報載中華農村建設會華北實驗區招考鄉村教育練習生的廣告，她便將嬰兒付託給母親，隻身北上投考。因為在校擅長歌詠和表演，而且一般的常識也相當豐富，她就很容易地被錄取了。錄取後就被派到這冬不老村來受訓練。二年期滿，很得校長苗鐵生的器重，就被留校當指導員。當她剛下鄉的時候，還難免不染繁華都市婦女的浮華習氣，後經鐵生勸導勉勵，竟變成了一個前進的青年。更因為她愛好歌詠和表演，所以常常和鐵生接近，因為鐵生除了主持農教工作，還兼愛一般藝術，這樣使鐵、梅之間無意地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感。

但是這引起了同志們不少的猜疑與嫉視，尤其是秋紋的忌妒。因為全校只有梅子、秋紋、綉如三個青年女子，綉如是天性沉默而且又是不修外表的，比較活潑可愛的只有梅子和秋紋了。

今天鐵生剛一回來，梅子就在他的房裏耽了這麼久，而且現在房裏沒有一點聲息，更引起了秋紋的不安。

「二姐！二姐！」——秋紋又站在房門口喊。

「又是甚麼事？」——梅子忙從房裏跑了出來。

「苗先生怎麼樣了？你老就在裏面幹甚麼呀？」

「輕點聲音！他剛睡着！我因為怕驚醒了他，所以不敢出來。你有甚麼事，你說！別老是這樣搗亂！」

「搗亂？笑話！這能叫做搗亂嗎？」——秋紋帶着諷刺的聲調，鄙視的神氣，說完又氣沖沖地走了。大家見梅子從鐵生房裏出來，便都圍了過來問長問短，梅子怕驚醒了鐵生，就引着大家到廊簷下談。

太陽已經起來一丈多高了，照例是農建校升旗的時候。東全從對面走過來問梅子，「不知苗先生睡着了沒有，我想進去問問今天是否升旗，免得大家都在這兒候着。」

「好吧，我們進去看看。」——梅子。

的確，苗鐵生這班人在這冬不老村裏做了些很有意義的事情，譬如每天招集全村的人到這操場裏舉行升旗典禮，就是很有政治意義的工作，並且乘這機會還給他們報告些時事，或地方上的公益事情。這對於村人的團結禦侮是很有力量的。

梅子和東全一同到了鐵生的房門口，梅子輕輕地推房門。

「誰？」

「梅！」

「進來。」

「東全問今天是否舉行升旗典禮？」

「當然照例升旗！」——鐵生很響亮地說。

「那麼我叫他們準備升旗？」——東全站在門口說。

「不過等一下，東全，請你叫漢文、爾昌、綉如他們都進來，我有話和大家說。」——鐵生脫着就坐了起來，梅子忙走過去把枕頭給他做靠墊。

東全便去通知漢文、爾昌等。

鐵生平常做事，很有民主精神，事無分輕重大小，總喜歡和他的幹部商議，所以他推行工作很得大家的合作。尤其是東全，漢文、綉如、梅子這幾個人，對他很崇拜，很佩服。同樣，他們雖然僅跟他在這兒受了兩年的訓練，雖然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鐵生對於他們也有充分的信任和無限的期望。

「您睡了一下麼？」——梅子問。

「彷彿打了一個盹！」

「您現在覺得好一點嗎？傷口還痛嗎？」

「休息了一下，精神好多了，腿上的傷似乎沒有多大關係。請你把窗簾給我揭開吧。」

梅子正在揭窗簾，秋紋走過門口向房裏瞧了一下，見梅子又在裏面，就故意地避開，不料給鐵生看見了，便忙喊：「怎麼不進來呀，秋紋？」秋紋明明聽見，却假裝沒有聽着，仍然往禮堂外面走去。梅子也趕了出來喊她，她還是不理。

「秋紋又不知在鬧甚麼氣！」——梅子回到房中很高興地說。

「她就是這麼一副小孩子的脾氣！別理她好了！」——鐵生安慰着梅子。

「小孩子？她纔不是小孩子呢！她今年已經十九歲了。您以為她還小嗎？她老是這樣陰陽怪氣的，我實在受不了！昨天晚上她又和我鬧了一夜！」——梅子說到這裏就很生氣地坐在床邊，兩眼直望着牆壁。

「她昨夜又和你鬧了？這孩子真不該！我停會兒說她，你別生氣！」——鐵生撫摸着梅子的手，臉上堆滿了笑容。

「說她？她纔不聽您那一套呢！」——梅子停了一會兒又接着說：「我真懷疑她的教育，她果真是中學畢業了嗎？」

「可是她有文憑。」

「文憑不會假造嗎？其實現在假造文憑的人太多了！」

「我覺得一個青年有無文憑，畢業或沒有畢業，在我看倒沒有多大關係，最要緊的是否努力上進？能否刻苦學習？老實說，秋紋的天資很不錯，可惜就是習慣太壞了！」——鐵生說着慨歎不已。

「您知道她父親是幹甚麼的嗎？」——梅子彷彿對於秋紋的家世發生很大的興趣。

「她不是說她的父親是一個銀行家嗎？」

「銀行家？他的父親是一個唱花旦的！」

「甚麼？這我倒不知道，難怪秋紋的舉動也有些唱舊戲的味道。」

「簡直是唱花旦的味道！」——梅子又俏皮了一句。

「還我們倒不必管她，好漢不怕出身低，唱戲的也是人，只要她肯上進，將來未必不能做番偉大的事蹟呢！」

「您老是向着她！其實，您看，她將來怎麼也逃不了唱花旦的下場呢！咱們瞧着吧。」——梅子說和這裏，東全、漢文、爾昌、綉如都進來了。鐵生就忙向大家打招呼。

「梅子，你在說誰有股唱花旦的味道？」——爾昌進門就笑着問。

「我說你未來的太太有股唱花旦的味道！」——梅子這一句話把大家都引笑了。

「梅子，不許這樣開玩笑！」——鐵生止住梅子。

「我正巴不得有一位唱花旦的做我的太太呢，就怕我沒有這份福氣！」——爾昌說着大家又笑了。

「都來了嗎？」——鐵生發見秋紋還沒有到，「怎麼秋紋沒有來？」

「她說她有點頭痛，叫我向您告假。」——爾昌。

「梅子，你去請她來吧，今天的會太重要了。」

「我想還是請爾昌去請她吧？」

「爲甚麼一定要我去請她呢——這不是怪事嗎？」——爾昌帶着抗議的聲色。

「還是你去一趟，梅子！」——鐵生最後強調着說。

梅子終於把秋紋從床上拉了來開會。鐵生見秋紋也到了，便很嚴肅地向大家說：

「現在敵人已經佔領了縣城。國軍爲了戰略的關係，已往後撤退。我們這兒離城只有四十里地，今

後的工作恐怕受到敵人很大的威脅。我們這一羣應否撤退，或改變工作方式，請大家發表意見。」

「我們應該即日撤退。敵人既然佔住了縣城我們的工作決無法推動！」——爾昌。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撤退！我們的工作是革命的工作！革命者應該和帝國主義決鬥，決不可中途投降或撤退！」——漢文。

「不過我們革命也應該認清環境，假使環境不許可而我們還要蠻做下去。結果必會失敗！其實我們這一次要後退，並不能說是完全撤退，不過是更換工作環境而已。」——爾昌。

「我認爲我們的工作不必撤退。不過有一部份的同志似乎非離開這兒不可，比如苗先生，現在敵人很想把他抬出來做傀儡！」做地方維持會的會長，在這種情形之下，苗先生非走不可！」——梅子。

房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可是在梅子說話之後，停頓了半天無人繼起，鐵生向每人的臉色上打量了一下，然後指着東全說：——

「東全，你有甚麼意見？」

「我沒有甚麼意見，不過我很同意梅子的話，苗先生應該馬上離開這兒。」

「你呢，秋紋？」

「我沒有意見！也不配發表甚麼意見！」——秋紋冷冷地說出這兩句話，但每個字都似乎帶着很尖銳的諷刺！鐵生聽了，臉色頓時極了起來，本想罵秋紋一頓，但仔細一想，當着這麼些人罵她，萬一她不肯接受，更胡鬧起來倒不好，不如暫時忍耐，待將來有機會再說。

又好久沒有人說話。

「我也贊成苗先生離開這兒，不過就怕苗先生一離開這兒，這邊的工作就完了！」——漢文突破了當時的僵局。

「漢文，那倒不見得：假使你的話是對的，那麼我們在這兒的工作可以說完全失敗了，我們也正上了一般人常說的『人亡政息』的覆轍！我深信，只要有專人在這兒負責——不一定是我，——這兒的工作是決不會停頓的，因為這兒已經有了很好的基層組織，老百姓也都受了嚴格的訓練。」鐵生說到這兒，爾昌忙接着說：「苗先生這話很對。」鐵生沉思片刻又繼續說：——

「我是否離開這兒，現在還沒有決定。我倒很想留在這兒，因為今後的工作必定較過去更有意義，更富有鬥爭性……」

「您可不能留在這兒！無論如何您得走！」鐵生的話還沒有完，梅子就搶着說。

「對了，苗先生一定要避開一下，不然鬼子不會放鬆的。」——東全。

「蘆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總會就有好幾封電報給我，叫我到重慶去。但是我離開這兒以後誰來代我真廣呢？」——鐵生躊躇着，將目光掃射到在座的每位。

我認得爾昌同志就很可能代理您。」——梅子。

「我希望爾子不要拿我開玩笑，一則我沒有這份本事，二則我非離開這兒回家去不可！」——
「爾子，爾子早就說要回家去討媳婦呢。」——又梅子笑着補了這麼一句。

「討媳婦？」——織生驚訝地問。

「梅子，請你不要和我開玩笑好不好？苗先生，請別信她胡扯，我因為昨天接到家信，說家母病重，叫我回去一輪。」——爾昌有點急了。

「那麼我就請東全和漢文在遣兒負責吧！」——織生躊躇了一下之後說，但剛一說完，東全就站起來說：「我可不行！漢文一個人就行了！」

「請你們兩人共同負責，都不必推却。我不過暫時離開遣兒一下，三兩個月後說不定再回來，而且我在想：遣兒的工作方針今後應該改變一下，我們應該展開這四鄉的游擊工作！所以我希望東全、漢文兩位同志不必推却，國家在此生死存亡之秋，我們個人沒有自由，只有服從命令！」——織生說完，空氣馬上嚴重起來，誰也不肯繼續說話，愛說話的爾昌，見有機會，便又站了起來：——

「那麼我們幾個人究竟留在遣兒呢，還是跟苗先生一塊兒到後方去？」

「我可不願意到後方去。我在遣兒還可以多學習一點東西。」——梅子。

「我打算跟苗先生到後方去！」——爾昌。

「我也願意跟苗先生到後方去。一個人要學習，甚麼地方都是一樣，倒不拘前方或後方！」——秋紋的語氣似乎有點與梅子對立，而附和爾昌的意見。

「我已經決定將所有的女同志都帶到後方去，男同志隨便，願意就在遣兒的就就在遣兒，不願意就在遣兒的，都可以同我到後方去！」——織生用命令的口吻說出之後，向不肯多說的姁如突然站了起

來：

「苗先生，我今天可要違抗你的命令！我不願意到後方去！」——說時她的臉色已漲得通紅。

「你爲甚麼不願意到後方去呢？」——鐵生問。

「我怕到後方去毀了我自己！」——綉如這句話使大家尋味了半天，房裏的空氣頓時沉靜下來，後來還是綉如接着說：「我並不是說到後方去不好，不過我總覺得在前線磨練的機會要多得多，而且這一次的抗戰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很想把自已放到這抗戰的洪流中磨鍊一下！」

「綉如既有這種志願，苗先生就不必勉強她吧。」——東全似乎和綉如站在一個立場。

「那也好。那麼你們三位就好好的留在這兒幹吧！希望你們今後能有更好的成績。可是你們要牢牢記着：那就是千萬不可與本地的老百姓脫節，任何工作必須和他們連成一氣！」

「苗先生，我也要留在這兒！」——梅子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目光完全注視在鐵生的反響。

「不，我想你還是和我一塊兒到後方去。」——鐵生輕描淡寫的說，而梅子也沒有更進一步的要求。東全就提議出去升旗，恐怕鄉下人在外面等候太久了。於是大家都走出了房門。

「秋紋，請你攙我出去。」——鐵生從床上下來。

「還是請二姐攙您吧！」——秋紋說着逕自走了出去。

衆人見梅子扶着鐵生進了操場，一陣熱烈的鼓掌表示歡迎。之後，升旗，嚴肅整齊的精神，響入雲霄的車號，把莊嚴光輝的國旗升到蔚藍的天空，飄揚，飄揚。禮畢，鐵生步入講台，衆人又是一陣熱

烈的掌聲，見每人拿着自己的武器，而且羣衆們的精神和情緒均較平日英武緊張，他異常興奮的說出以下的话：

「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

我從前曾向大家說過，說不定敵人有一天會打到我們這兒來，果然，現在敵人已經佔領了我們的縣城，眼看我們的家鄉就要遭受敵人的蹂躪了！我們現在除了抵抗以外，別無生路！我們決不能再容許敵人踏進我們村裏一寸土！現在我具體地告訴你們：我們現在不僅要用我們的熱血來和敵人拚命，我們更應該用我們的聰明智慧和敵人決鬥！積極的，我們要把敵人驅逐出境，收復所有的失地；消極的，我們不做敵人的順民，不給敵人合作！不賣食品給敵人，不爲敵人做工，不給敵人帶路，更要破壞敵人的工事，拆鐵軌，放火燒敵人的營房和火藥庫。在表面上，我們要裝做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但在實際的工作，我們人人都是聰明勇敢的戰士！我說這些話你們都懂嗎？」

台下的羣衆都回答「懂」，這聲音震響了天地。鐵生繼續說：

「最後我要告訴你們的是：敵人知道我在這兒很得到本地父老的愛戴，所以他們現在要強迫我出來做他們所謂的本縣維持會的會長，換句話說，就是做他們的傀儡，走狗！你們想我能做這種危害國家民族的事情嗎？所以不得已，我現在只好離開這兒暫時避一避。待一個相當的時間，我再回來和你們共同奮鬥！在我離開這兒的期間，我打算請龐大爹做我們村裏的鄉長，並請周東全、孫漢文、王綉如三位同志襄助他老人家領導我們好好的幹！你們贊成嗎？」

羣衆都說「贊成！」

說到這裏，龐大爹忽然舉起手來，鐵生便停住自己的話，問：「您有甚麼要說的嗎，龐大爹？」

「我：我：苗先生，我實在負不了這個責任！」——龐大爹還沒有說完，鐵生又接着說：「我們希望龐大爹不要謙讓，鄉長這一席，除了他老人家沒有別人可以擔任，所以我們一定要請他老人家出來負責，大家贊成嗎？」羣衆一致回答「贊成」。

「好？最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這國旗是國家的代表，所以我們每天升旗就是表明我們未嘗忘記我的國家，我希望我們的國旗能够永遠在我們冬不老村飄揚！」

苗鐵生說到這裏，衆人正在歡呼鼓掌的時候，龐小弟忽然從村外跑了進來向鐵生報告：「先生，現在有七個鬼子兵，全副武裝，到村裏來了，說是要檢查我們這兒的戶口，是城裏蕭麻子帶他們來的！」

衆人聽了龐小弟的報告，有點騷動，都在交頭接耳的交換意見，但鐵生絲毫未動聲色，很鎮靜的向衆人問：「現在據報有七個敵人，一個漢奸，到村裏來檢查戶口，大家看應該怎麼對付？」——這問題一發出，羣衆中就有人叫出「活埋」二字，接着全場都叫「活埋」！「活埋」！情緒緊張激烈！

「活埋」是北方鄉村對付「壞蛋」的一種報復手段，在從前軍閥當道的黑暗時代，有些土匪式的軍人常常攜械到村裏去行劫，人數多的時候，老百姓只有惟命是從，要錢給錢，要糧給糧；但是遇到人數少的時候，只好給他們一個毒辣的報復：在曠野挖一個數丈深的大坑，連人帶槍，把他們全數活埋！在外表一點都不露痕跡。這種手段似乎有點不「人道」，但是以之對付姦淫擄掠的敵人，是再合適沒有

的。

鐵生聽取了衆人的意見，就叫龐小弟去引他們到這兒來。鐵生同時又向東全、漢文幾個重要份子發出幾個密令，叫大家把所有的武器都暫時收入禮堂，然後叫大家團團的圍成一個大圈。

片刻，蕭麻子，縣城裏有名的土棍，穿着馬褂，戴着瓜皮帽，滿身的臭酸氣，領導着七個鬼子兵，得意洋洋地向農建校的操場裏走來。

「立正！」——漢文很嚴肅響亮地叫出，衆人迅速規律地立正之後，鐵生滿臉堆着笑容迎了出去，蕭麻子很高興把苗鐵生介紹給敵兵一一握手，敵兵原先是以射擊姿勢步進操場，後見鐵生和羣衆都這樣客氣，便也改變了姿態。

「現在我們請蕭先生和各位訓話！」——接着就是一陣熱烈的掌聲。鐵生引着蕭麻子和敵兵深入羣衆的中心，這時衆人的血液沸騰，沸騰到頂點，幾乎要爆發！鐵生叫了一聲「動手」！站在前幾排的少壯農民颯風似的分頭把敵兵死死的抱住，羣衆一湧而上，將他們繳了械，一個個被捆了起來，抬到村外的荒野裏活埋了！

事起，村人恐怕敵人耍來報復，又重新聚集在農建校的操場裏，商議了進一步的抵抗辦法，並且擁護着龐大爹、周東全、孫漢文、王綉如等分別宣誓就職。全體村民，無分男女老少，都誓死保衛他們的家鄉，與敵人抗戰到底，其情緒之真誠熱烈，真可以感動天地鬼神！苗鐵生站在升旗台的中心，指着陳列在面前剛纔從敵人身上繳下的槍械，激昂慷慨地說：——

「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僅有六枝步槍，七枝手槍，一架手提機關槍，加上本村原有的十四枝步槍，一共只有二十八件武器，但是我們要好好地利用牠們，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够奪取敵人更多的武器！我們要以牙換牙，予打擊者以打擊，我們利用敵人的武器打擊敵人，收復我們的失地，爭取全人類的自由解放！」

鐵生說到這裏，豆大的汗點從他的額角上爆出，灼灼的目光中射出兩道火燄，把全場的人們的心燃燒成了一片，再加上正午的強烈太陽的熱力，全場的人們似乎都凝成了一團堅硬的鐵！

陰歷七月廬的天氣，正是「秋老虎」顯威風的時候，這是人們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走着，強烈的日光曬着，真有如走入了熱烘烘的蒸籠！消息一天天的惡劣，敵人一層層的包圍，縣城裏到處貼着通緝苗鐵生的告示。在這樣的環境中，苗鐵生率領着梅子、秋紋、爾昌、龐小弟，離開了冬不老村。

誰也料不到龐大爹的獨生子龐小弟會跟着鐵生一同走。他今年不過十四歲，剛從小學畢業，龐大爹像命根似的疼愛他，因為他老人家勞苦了一生，直到五十六歲纔得了這小寶貝。這孩子活潑，聰明，學習的能力也很強，自從進了苗鐵生的農建校，各方面更顯着迅速的進步。不知他為甚麼這樣逗人愛，幾乎村裏無一人不歡喜他；長得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黑紅色的皮膚，只可惜身材忒矮胖了一點，這或許是受了龐大爹的遺傳吧。

鐵生這一羣懷着高度的熱情與極大的希望到大後方去，尤其是龐小弟真有說不出的興奮和欣快。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冬不老村，這一次出來就好像是一隻突破了籠的小鳥，飛到了自由的天地！他們這一羣，人人憧憬着大後方的一切！

找不着任何交通工具，他們惟有靠自己的兩條腿走。冒着敵人的砲火，偷過了敵人的陣地，他們不知甚麼是危險，甚麼是辛苦！在強烈的太陽下走了一天，找不着一口水喝，渴得心裏都要燒着的時候，他們就跑到河溝裏去飲些污濁的涼水。有時走了幾十里地碰不見一個人，到處都是死屍和野狗！

這次路上使鐵生最操心的不是年幼的龐小弟，而是軟弱的丁秋紋，她雖在鄉下住了兩年多，但平時從來不大肯走路，有車必坐車，無車也得騎牲口。這一次她總算吃苦了。她說她自出娘胎以來沒有受過這種罪！這幾天她幾乎無時不在怨天尤人地咒罵，同行的人對她真是膩煩極了，比較和她接近的兩昌，這時也被她纏得沒有辦法！鐵生畢竟年長，而又是她的先生，在別人不睬她的時候，他却哄着她，有時如哄小孩子一般，在她面前造成種種的幻想，叫她憧憬着了後方可以看見許多的光明。

梅子與秋紋不同，她是一個非常愛面子的女性，好勝心很強，從來不肯在同伴面前暴露任何弱點，尤其在男人面前。她在心裏這麼想，但在口裏決不這麼說。譬如這一次的長途跋涉，在內心她也感覺相當的辛苦，但在行動上她却做得毫不在乎的樣子，從來不說一句怨言。秋紋坐在地下不肯前進的時候，她反而很活潑地勸導她，給她種種安慰，雖然在內心她和她永遠是籠罩着一層黑影。

梅子對於鐵生，一路上更是殷勤侍奉，可謂盡了弟子之道。鐵生腿上傷口，離開冬不老村的時候本來還沒有好，經過了這幾天的長途的行走，似乎有轉劇的現象，幸而梅子沿途給他不懈煩勞地洗滌包裹，近日也漸漸痊愈了。飲食起居，更特別照應週到，甚麼送水呀，添飯呀，洗手巾呀，疊被褥呀，梅子都非常細心。有時鐵生顯着疲勞的時候，她便過去和他閒聊。秋紋也何嘗不想獻點殷勤，但是她看見

梅子老是貼在他的身邊，做出包攬一切的神氣，她却不高興去染指。其實鐵生倒無所偏愛，任何溫暖的友情他都一樣地接受，感激。也正因為這個緣故，使梅、秋之間永遠不能融洽。

爾昌今年二十一歲，是夥伴中外形長得最漂亮的一個，眉目而龐都很清秀，嫩白的皮膚，細長的身材，頗有女性的味道，平日又愛修飾，所以同學們給了他一個外號，「梅蘭芳」。他本是世家子弟，家道雖已中落，但現正還有幾個錢，父親去世之後，母親早就給他娶了妻，而且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他投考農建校的動機頂有趣：有一天他從中山公園出來，走到西長安街的時候，看見一位很漂亮的摩登女郎，他的心弦有點顫動，便尾隨在她後面，一直跟到西四牌樓，見那女郎進入了一座大廈，農建校招考練習生報名的地方。於是他也大膽地跟了進去；那女郎報了名，他也跟着報了名，她向他注視了一眼，他便報之一笑，因而交談相識。

那女郎就是今日的丁秋紋，足見爾昌對於秋紋著意已久，但秋紋從未向他表示過態度，偶爾給他一點「甜頭」吃，亦不過應酬而已，譬如給他織件毛衣或打雙手套甚麼的，然而這亦祇是一般時髦女子的交際手腕，假使認為這就是愛的表示，那未免有點「誤會」。可是爾昌始終誤會了秋紋的意思，以為她雖然沒有明白表示，但似乎已經「默許」了，所以處處都以他的愛人自居！秋紋在團體中，無論說甚麼，或者主張甚麼，他必是頭一個附議；她走到那兒，他必跟到那兒，儼然成了秋紋的「尾巴」！但是秋紋也的確有點不可捉摸，她從來不說愛他，亦從來不說不愛他，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把爾昌弄得如墜五里霧中。

可是同學們真討厭這麼一對，尤其對爾昌的那種流氓形式表示惡恨，大家幾次聯名請求鐵生開除他。但鐵生對於這事非常固執，他認爲一個好的學校不應該開除學生，學生不好是由於教員沒有負起管教的責任，相反的，他認爲品性不好的學生更需要學校幫助，他深信天下無不可教之子弟，站在教育的立場，無論大家怎麼反對爾昌，他始終不肯把他開除。爾昌呢，便利用鐵生這一點常在他面前自責，要求許以自新之路，所以他居然也在冬不老村鬼混了兩年多。這一次他本來沒有到後方去的理由，不過他看秋紋要去，他只得附驥做個「尾巴」。

這次在路上最使鐵生欣慰的是龐小弟，他年紀最輕，服務精神最好，做事最多：搬運行李，採購食物，差不多都由他負責。動身之前聽說他要同來，大家似乎都不怎麼歡迎，以爲他在路上一定會搗出許多麻煩，却沒有料到一路上大家反而得到他的幫助。

前面就是沙河鐵橋。他們滿以爲過了河可以到前面村裏去痛快地吃一頓，不料趕到橋邊，鬧哄哄的廣集着一百多難民，並且有不少的傷兵躺在岸旁呻吟。

「這是什麼一回事呀？」，大家心裏想。仔細打聽，原來這鐵橋有一小部份被敵機炸壞了，現在正在修理，這些難民和傷兵都在這兒愁苦着不能過去。雖然有了一隻渡船，但船老板存心敲竹槓，每人索價十元，現在這些難民正在和他交涉，請他酌減船錢。鐵生也笑嘻嘻的走了過去向這位胖得像肥豬似的船老板說：「船老板給你六塊錢，行不行？」

「短一文也不行！」——船老板坐在船頭上抽煙，動也不動，似乎滿不在乎的，口裏慢吞吞地吐出

了這麼幾個字。

「我們都是些逃難的人，身邊的確沒有帶着這麼多錢，請船老板做好事，渡我們過去吧？說不定一會兒鬼子的飛機又要來轟炸呢！」——一個年老的難民走過去央求說。

船老板彷彿沒有聽見，口裏仍是噴出一縷縷的白烟，「我口袋裏還有五塊錢，請你把我渡過去吧！」——一個輪在旁邊的傷兵，一面痛苦地呻吟着，一面這樣大聲喊着。

船老板聽了把臉轉了一個方向。

「若不是日本鬼子害了我們，我們怎麼也不會逃到這兒來的，船老板請您可憐我們，渡我們過去吧！」——一個衣服襤褸的婦人帶着兩個小孩子，說着就走上船去。船老板馬上站了起來，像老虎吃人似地一掌把那婦人推了下來，兩個小孩跌在泥灘裏。

其餘難民騷動了，大家都憤慨起來，苗鐵生這時也忍不住了，便板起面孔對那船老板說：「給你五塊錢一個人，你究竟幹不幹？」

「不幹！」——船老板挺着胸，把手又在腰上，說時鄙視地瞟了鐵生一眼。

「不幹？」——鐵生發火了，一氣跳上船，一拳頭向那肥豬似的船老板的脯胸打去：「老子揍你這個王八蛋！」

不待船老板回手，衆人都舉拳露齒擁了過去，船老板見來勢兇猛，衆怒難犯，只好見風轉舵，一聲不響地溜進了船艙。站在旁邊觀望的一個年輕的船夫怕闖出禍來，便連忙過來磕頭作揖的向大家說了許

多的好話，並答允五塊錢一人，渡大家過去，一場風波這纔勉強平息。

那些比較有錢的難民，這時都爭先墊後地跳上渡船，拿不出五塊錢的難民只好望洋興歎。有幾個傷兵聽說渡船誇分了便都大聲喊着：「老鄉們，請你們把我抬上船去吧！」聲音雖極沉痛淒涼，但誰也不理會。一個青年傷兵沒有人睬他，急了便咆哮起來：「他奶奶的！老子掛了彩剛從火線上下來！身上一個大也沒有！難道就讓老子在這兒等死嗎？」

鐵生看着過意不去，便帶着爾昌、龐小弟把幾個傷兵先抬上了船，然後自己也準備上去，不料後面忽然跑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蓬頭垢面，哭哭啼啼地拉着梅子的衣襟說：「做好事的小姐，請救救我媽媽吧！她正在那邊地裏生產呢！」梅子聽了，駭了一跳，大發慈悲，便和秋紋趕上岸去，跟着那個小姑娘往田野裏走去。

走了不遠果然看見一個衣履襤褸的中年婦人臥在田裏生產，不待梅子、秋紋走到，一個肥胖的嬰兒早已呱呱墜地；梅子、秋紋急得手足無措，而且她們對於這種事情又毫無經驗，只將自己身上的旗袍脫下先把嬰兒裹了起來，然後詳細問了原委。原來那婦人姓王，丈夫最近在前線陣亡，現在家鄉又被淪陷了，母女流亡到此，即遇生產，目手下分文無有。梅子、秋紋等畢竟是婦女心腸，聽了大受感動，便送了她母女十塊錢，並且攙着產婦，抱着嬰兒一同上了渡船。

不料渡船正要解纜開出的時候，天空忽然發現六隻敵機，鐵生見來勢不妙，便忙把梅子、秋紋等從人叢中拉到岸上，叫她們趕緊臥在棉田裏，然後又指揮羣集在船上和岸上的難民趕緊疏散，但他們不聽

指揮，似乎都滿不在乎；岸上的人拚命往船上擠，船上的人拚命往岸上擠，有些人又催着船夫把船開到河的中心，人聲噪雜，秩序大亂。敵機已臨頭頂，目的似在轟炸鐵橋。鐵生忙拉了龐小弟臥倒。霎時敵機已集中鐵橋投彈，聲震寰宇，煙燭四起，血肉與鐵片橫飛，整個的天地變成了一座血海！炸後又繼以機槍掃射！這樣有十五分鐘之久。

敵機去後，鐵生忙爬了起來，見鐵橋堅實如故，惟渡船業已炸翻，船上的數十難民連同那個產婦、嬰孩，無一倖免！岸上的難民也多數殉難。他再看身邊的龐小弟已是奄奄一息，他的左腿已不知去向，鐵生驚痛萬狀，聲淚俱下，即將小弟緊緊抱住，大聲呼喊：「小弟！小弟！」但他雙目緊閉，毫無反應，鐵生以為他已死去，後細撫他的脈膊，纔知還未完全斷氣，便向原野呼喊爾昌、梅子、秋紋等，然而沒有回聲，只聽到雜亂的一片淒涼的啼哭呻吟。鐵生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小弟慢慢的睜開了他的眼，從喉管裏輕微地，顫動地發出幾個字：「苗——先——生，請——不——要——告——訴——我——的——父——親！」——說到「父親」，他的雙眼湧出了最後的熱淚，流在他那蒼白的臉上，流到他那彷彿還要說甚麼的小嘴上。這時夕陽已經西下，霞光倒映在腥紅的河上，羣鴉在枝頭唱着輓歌，他漸漸地閉上眼，一個天真、活潑、勇敢有為的青年就在這時不幸的結束了他的生命！

敵機臨空時，爾昌、梅子、秋紋本來和鐵生不在一起，敵機走後，他們先後爬了起來，見身旁不知從何飛來一只鮮血淋漓的手膀，不覺嚇了一跳，再看四面都是死屍，而不見鐵生和龐小弟的蹤跡，大家着急起來，乃向四面分頭尋找，呼喊。果然，在岸邊的屍堆裏發現鐵生緊緊地抱着龐小弟的屍首在哭

泣！梅秋等見了這個慘象，她們傻了！她們不相信眼中所見的是現實，她們懷疑自己在做惡夢。她們不哭，只是楞楞地站立在鐵生的傍邊，彷彿木人一般。爾昌不禁慨歎着說：「這真是想不到的！」梅子、秋紋聽了驟然放聲號啕大哭！爾昌在他們中間向有鐵石心腸之稱，這時也忍不住流下淚來。於是大家哭成了一團。鐵生見大家這樣傷心，便抑制了自己的情感，安慰大家說：「龐小弟已經死了，死而不能復生，但我們牢牢地記住這筆血債！」

「我們一定要給龐小弟報仇！」——梅子一面擦着眼淚，一面像喊口號似地叫了出來。

暮色漸漸地濃厚，羣鴉都已歸巢。四週的哭聲斷斷續續，沒有止息。鐵生給龐小弟擦乾了最後流出的淚痕，叫爾昌幫忙把龐小弟的遺體抬到對面的大樹底下，並且向梅子等說：「我們今晚就在這大樹下度過這漫漫長夜，明晨再作主意。」

大家圍着龐小弟的遺體坐下，帶着愁苦的面龐，沉默着一言不發。畢竟是爾昌想得開，把筐子裏的乾燒餅拿了出來分給大家，雖然一天沒有吃東西，大家誰也嚥不下喉。爾昌總算行，居然連吃了三個乾巴巴的燒餅，沒有喝一滴水。

「我們是不是應該寫一封信報告龐大爹？」——梅子。

「不，小弟最後的一句遺言就是叫我不要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龐大爹。」——鐵生說着又想起了龐小弟臨死的淒痛情景，不禁雙眼又浮出淚光。

「假使龐大爹知道了他的愛兒的慘死，他老人家真不知要難過到甚麼地步！」

「這我簡直不敢想！」——鐵生用手巾擦着眼淚。

「梅子，有人說：愛哭的人不能夠做英雄，你相信嗎？」——爾昌這話似乎有意說給鐵生聽。

「照你的意思是不是凡是英雄都應該像你似的鐵石心腸？」——梅子也故意地諷刺爾昌。

「不要英雄，狗熊吧！龐小弟究竟打算埋到甚麼地方？」——秋紋不耐煩地問。

「這的確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埋在此地嗎，沒有棺材；搬走嗎，似乎又不可能。而且天氣這麼熱，倘若十小時不入殮，屍首就會腐臭。唉！在這個動亂的時代，不但活人沒有法子活下去，就是死人也沒有法子安置。」苗鐵生這一羣似乎都在這樣慨歎着！

「我主張河葬？」——爾昌頗為得意，想出了這個辦法。

「甚麼叫河葬？」——秋紋以詫異的口氣問。

「就是把龐小弟的身體拋到河裏去！」

不待爾昌說完梅子就搶着說：「那我可不贊成，把龐小弟葬身於魚腹之中？」

「我就把他埋在這大樹底下吧，以便抗戰勝利之後，我們還有機會到這兒來憑弔！」——鐵生。

「這倒是可以的，不過，棺材呢？」——梅子。

「沒有棺材也無關，反正人死如燈滅，過了相當時間人體和棺材都同樣要腐爛的！」——鐵生作了最後的決定。

「唉，做人真沒有意思！」——秋紋似乎有點傷感。

大家沉默着。夜色籠罩着整個的宇宙，湍激的河水與斷續的呻吟交流着，一陣陣的秋風吹得白楊咕咕的響，天上好似一團漆，廣闊的平原裏見不到一星光芒。鐵生拿了一張隨身用的白布單，蓋着龐小弟的遺體，然後說：「時候不早了，我們睡覺吧。」

「這地方怎麼睡呀？」——秋紋認為這兒沒有床，似乎不是睡覺的地方。

「怎麼呀？這地方不能睡？難道還要抬一架鋼絲床來嗎？」——鐵生帶着責罵的口氣說。

大家把氈子鋪在地下，靜靜地躺下了，但怎麼也睡不着。鐵生只要一閉上眼，就看見一個活潑天真的龐小弟站在他的面前；龐大爹，驕星殘月在觀音橋頭依依不捨地話別；流着最後的熱淚斷續地說出「苗先生，請千萬不要告訴我的父親，」……——這些畫面一副一副在眼前映演。

遠遠地傳來哀怨的哭聲，河流激盪着堤岸，秋風吹着落葉，夾雜着幾聲犬吠，造成了一種涼淒的聲響。秋紋、梅子都翻來覆去地睡不着。秋紋忽然坐了起來，輕微地喊：「二姐！二姐！」

「甚麼？秋紋？」——梅子也輕微地答應。

「我有点兒害怕！」

「我也有點害怕！」

於是梅、秋兩人偎貼在一起。一羣野狗的鬥爭更造成了一種恐怖空氣。

「這一帶既沒有人家，那兒來的狗打架？」——秋紋懷疑着問。

「你知道野狗爲甚麼打架嗎？」——梅子。

「不知道。」

「自然是爲了搶死屍吃！」——這句話使秋紋更感到恐怖，接連打了兩個寒噤，於是又輕輕地喚爾昌，但他是有名的「瞌睡蟲」，無論在甚麼惡劣的環境中他都能安睡，這時已經鼾聲大作了。

「你們又坐起來幹甚麼？」——鐵生。

「我們有點兒害怕！」

「怕甚麼？」

「鬼！」

「笑話！人死如燈滅，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鬼！」

「您說世界上沒有鬼？」——秋紋帶着反抗的聲調。

「可不是沒有鬼。」——鐵生。

「我看世界上到處都是鬼！就好像我最近讀的易卜生的『靈鬼』戲劇裏所說的一樣！」——梅子帶着諷刺的口吻說。

遠遠的傳來馬蹄聲。「奇怪，這時那兒來的馬蹄聲？」——梅子。

「不要是有土匪吧？」——秋紋說了，大家都把耳朵豎起來靜聽，接着又是一陣槍聲。

「奇怪，土匪跑到這兒來幹甚麼？」——鐵生懷疑着說。秋紋把爾昌叫醒了。

「甚麼事？」——爾昌從夢中糊裏糊塗地坐起來問。

「有土匪！」——秋紋用着緊張的聲音告訴他。

馬蹄的聲音愈來愈近了，但步伐非常整齊，又決非土匪所能做到。大家還是有點兒恐慌，鐵生却力持鎮靜，並且安慰他們說：「土匪來了也沒有關係，我們都是難民，有甚麼可搶的？說不定，我們還可以說服他們到前線去殺敵呢！」

「對了，說不定咱們可以說服他們！」——梅子聽了鐵生的話彷彿加添了幾分勇氣。

「萬一說不服他們呢？」——秋紋說着還有點抖擻。

「那癩咱們就加入他們去做土匪好了！」——爾昌笑着說。

「不准胡說八道的！」——鐵生以命令的口吻止住爾昌。

奔放挺進的馬蹄聲彷彿迫近了他們的身邊，秋紋，梅子緊緊地貼住鐵生，每人的血液頓時緊張起來。他們看不清人和馬的體形，只在黑暗中隱約地看見一排排的騎士的黑影勇往直前，飛奔似的前進！啊！一排過去又一排！一連過去了十幾排。浩浩蕩蕩，他們像潮湧似地向前猛進！鐵生忍不住便鼓起胆子跑到前面土坡上去細看，果然看到一個個都是英勇的國軍，他快樂像小孩子似的跑了回來向大家說：「還開過去的，全是我們英勇的國軍！」大家聽了「國軍」都興奮異常，忘却了剛纔的恐怖和淒涼。

「怎麼夜晚行軍？」——梅子問。

「大概白天怕敵機轟炸。」——鐵生。

馬蹄聲遠了。大家又躺下。但興奮之餘，更睡不着。爾昌便掏出哈德門香烟抽着，他的烟火是黑暗的平原中唯一的亮光。

「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

從不遠的屍首堆裏忽然發出這樣輕微沉痛的呼聲。梅子、秋紋也許是過分地疲乏了，這時迷糊地睡去沒有聽見，鐵生却聽得非常清楚。

「這是甚麼人在叫喊？叫得這樣淒慘！爾昌，過去看看吧！」——鐵生說着連忙站了起來。

「我可不敢去，那邊盡是死屍！」爾昌吸着紙烟，動也不動。

「你這個青年怎麼這樣胆小？死屍有甚麼可怕的！快跟我來吧！」——鐵生說着就隨着那呼聲尋去。

「救命呀！痛死我了呀——救命呀——」走過了幾具屍體，鐵生、爾昌擦着火柴，隨着呼聲尋找，果然，在一堆屍首中間發現了一個穿草綠軍服的青年，看上去不過二十一、二歲，臉色青白，躺在地下像死人一般，假使不聽他的呼喊，與旁邊的屍首實在沒有多大分別。

「你是怎麼一回事呀，這位同志？」——鐵生又擦了一根火柴照着他的臉問。

「我在前線……掛了彩……打算到後面去養傷，……不料走到這兒又碰到他媽的轟炸，我又卷了！」——那位傷兵斷斷續續地說。

「我當是暈過去了。我的兩條腿現在好像不能動了。」

鐵生又擦了一根火柴，向他的周身照了一番，始發現他的兩條腿都被炸斷了，滿地淋漓的血跡。鐵生見了非常難過，不敢告訴他，只向他說了幾句熱情的安慰話。

「素與他媽的把我炸死也好了，免得我現在活受罪！」——聲調含着憤慨與怨氣，他禁不住流下淚來。

「不，同志，你不要這樣難過，國家正需要你呢！你的傷不久就會好的！」——鐵生以極度熱情的口吻安慰他。

「我會好嗎，先生？若是我好了，我一定再上前線去！」——他似乎又興奮起來了。

「你一定會好的！」——鐵生。

「我心裏都快要燒着了，你先生可以給我一點水喝嗎？」——那傷兵這樣要求之後，鐵生頗有難色，「水，這時候到甚麼地方去取水呢？」

「好，爾昌，我們到河裏去取一盞涼水給這位同志喝吧！」

他們拿了傷兵的洋磁盃，擦着火柴，揆着高低不平的田坎，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河堤，好容易走到了河灘，他們自己先喝够了，然後取了滿滿的一盞水，帶回給那個傷兵。

傷兵見了這盞水，好像得了甘泉。一口氣就喝了。他的精神頓時恢復了不少，說話的聲音也響亮得多。

「謝謝兩位哲人！」

「你打算到那裏去？」——爾昌。

「這可說不準。走到那兒是那兒，說不定明天就有車子來接我們呢！」——聽他的口氣，對於未來的明天還有着無限的希望。

「我真不懂，爲甚麼要打仗，死傷這麼些人？」——這句話實在不像出於爾昌的口，大概他這時深深地受了這個傷兵的感動。

「先生，這還不懂嗎？咱們這次是爲了出氣纔打仗呀！日本鬼子實在欺侮我們太厲害了！」——傷兵越來越興奮了。

「對了，我們是爲了人類的正義和平而戰！」——鐵生也很興奮地補了這麼一句。

三個人在原野裏這樣閒談着，幾乎忘却環境的黑暗和恐怖。但鐵生隱約地聽見梅子在呼喊，他與爾昌不得不離開了那個傷兵，忙回大樹這邊走回，在黑暗中摸索着，爾昌給一具死屍絆了一跤。

梅子、秋紋發現鐵生，爾昌不在，頗爲驚異，再看身邊孤單單的放着龐小弟的屍首。不覺恐怖起來。心裏慌亂，眼睛就發花，他們彷彿看見好些鬼影站在她們的週圍，於是二人緊緊的抱着大叫起來。

「也不告訴人家一聲，你們就輕輕地溜了，弄得人家在這兒害怕得要死！」——秋紋說着就流下淚來。梅子彷彿生氣了，撇着嘴站在旁邊一聲不響。

「你們的胆子也未免大小了，我們只去了這麼一會兒，你們就怕成這個樣子！」——爾昌笑着說。「你們究竟到那兒去了？」梅子忍不住跑過去搖着鐵生的肩膀，無形中顯出一種嬌態。

「我和爾昌去救了一條人命，而且是一位剛從前線下來的英勇戰士！」——鐵生說着就坐下，把剛纔經過的情形向梅、秋等報告了一番。

東方吐出了曙光，天已漸漸的亮了。雀鳥都已出巢尋食。被傷害者的呻吟，反倒沉靜下去，昨日倖免炸傷的人們，這時都在躊躇他們的前程：眼前一片淒涼景象，前進又非常渺茫，一個個都想起了自己的家鄉，倘若家鄉不爲敵人佔去，何至今日家破人亡？然而要活着，他們不能不鬥爭！抗戰要流血，革命要犧牲！這一羣流亡者想到這裏，不覺忘却了眼前的慘痛，鼓起了精神，繼續向前邁進！

鐵生等重新考慮了如何安置龐小弟的遺體，大家一致主張埋葬在這顆大樹底下，以便他日憑弔。爾昌便去向傷兵們借來了兩把鐵鍬，大家一鼓作氣在大樹底下掘了一個四尺多深的大坑，鐵生以自己日常用的一張白線氈，親手將龐小弟的遺體裹了起來，肅穆仔細地移入了土坑，大家流着淚作了最後的瞻戀，只見龐小弟的眼角上還殘留着昨日的淚痕，大家哀痛良久，才把黃土蓋上遺體。一個天真活潑勇敢有爲的青年，帶着傷痕和淚痕，永別了人間！

若天似乎也在哀悼，碧藍的天空裏浮起了層層的烏雲，籠罩着大地。鐵生似乎過於傷感，雖然經爾昌、梅子等不斷的催促，但他還是靜穆的立着，呆呆的望着這一堆新土，依依不捨地不肯離去。

「苗先生，您再不走，恐怕天要下雨了！」——爾昌、梅子等又這樣催促着鐵生。他彷彿沒有聽見他們的話，最後從袋內取出一把小刀，在那株大樹的幹上這樣刻着：——

「勇敢有爲的驢小弟，
爲了參加民族解放的戰爭，
被侵略者的毒手炸死在此地，
羣鳥唱着輓歌，
河流不斷地怒吼，
秋風吹着白楊，落葉滿地，
天地黯然，啜泣。

你雖沒有正式上過戰場，
但已作了英勇的犧牲；
你捨棄了可愛的家鄉，
你別離了古稀的爹娘，
你站在中國青年的崗位上——

爲國家爭取自由，
爲民族爭取解放！

勁畢，在大家的再三催促之下，鐵生含淚離開了這塊永遠不能忘記的墳地。行前，還念念不忘昨夜

那個索水的傷兵，但走到那邊去探視，那知那傷兵早已氣絕，鐵生又不禁悽然良久。

鐵橋既不通行，鐵生這一羣只好改道，沿着河堤東去。大家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壓迫和靜寂，昨日的談笑，今日已非，他們時時想起了龐小弟！

河流似乎比昨天更湍激了。梅子又想了昨天敵機轟炸時的畫面；尤其是那位產婦和那剛墜地的嬰兒的慘死，還有那滿滿一船流亡者的無辜犧牲！「這究竟是誰的罪惡呢？」——她這樣問着自己。想起了侵略強盜的暴行，她的臉上浮起了憤恨和反抗的容色。鐵生垂着頭一言不發地走着，憂鬱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

昨晚可以說通宵未睡，受驚挨餓整整地過了一天一夜，秋紋到這時實在疲乏不堪，一路上十步一停，五步一憩，做她尾巴的爾昌只好跟在後面慢吞吞地走着。

「走！走！走！整天整夜的這樣走，究竟走到幾時纔可以不走呢？」——秋紋這樣咕嚕着，索興把手上的行李捲放在地下坐着不走了。

「除非不想活着，想活着咱們總得向前走！」——鐵生說出這麼一句寓意深長的話。

「老是這麼才，咱們究竟走到那兒去呢？」——秋紋明明知道要到那兒去，却偏要這樣故意地胡扯。

「你不是早知道咱們要到大後方去參加抗戰工作嗎！」——鐵生嚴肅的回答她。

「我若事先知道路上這樣苦，倒不如留在前方呢！」

「可是我相信在後方要好玩得呢：有電影看，有戲聽，有西餐吃，說不定還有跳舞場！」——爾昌說着掏出一枝烟捲出來抽。

「那麼究竟甚麼時候纔可以到達後方呢？」——秋紋。

「在這交通不便的時候誰也說不準，我相信不久我們就可以到天津。」——鐵生。

「我看我們還是少說閒話，設法過河吧！」——梅子有點不耐煩。

「爾昌，請你到前面去看看有沒有希望過河？」——鐵生。

「您看這邊這樣荒涼，決不會有船的。」——爾昌動也不動，還是抽着他的紙烟。

「整天的抽烟，你真快成烟鬼了！」——梅子有點看不慣爾昌那副神氣，不由得這樣罵了出來。

「快去吧，爾昌，找條船來把我們渡過去罷！我實在受不了了，又渴，又餓，又累！」——秋紋嚷

着走過去把爾昌拉了起來。爾昌善意地瞅了秋紋一眼，然後站了起來，很高興地跑到前面去巡哨一番，他雖跑得滿頭大汗。但毫無結果。於是，鐵生只有鼓勵着大家繼續前進。

又走了好幾里，秋紋實在走不動了。其實梅子也同樣不能走了，但她決不表示，外面還裝着一點兒不在乎的樣子。秋紋却一路上怨天尤人，嘖嘖咕嚕，使人膩煩。鐵生見此情形，便說：「你們在這兒歇一會兒吧，讓我到前面去看看。」

鐵生走了不遠，果然看見前面來了一隻大船，心裏非常高興，待船行到跟前卻又使他大失所望。原

來這是一隻運軍糧的船。雖然鐵生很客氣地和押運的士兵商量通融，但已被他們嚴詞拒絕。他正在失望之際，梅子、秋紋等也趕了過來，聽說船又不成功，秋紋馬上哭了起來說：「預先若知道到後方去這樣困難，我寧可死在前方！」

天空還籠罩着一層薄雲，但隱約地看得出太陽已到了天心，每個人的肚子裏都轉轉地響，鐵生便叫爾昌把筐子裏剩下的乾糧取了出來。這是五天以前留下的燒餅，上面已經起了一層綠霉，拿在手裏像石頭似的堅硬，秋紋、梅子、爾昌見了都不敢吃，鐵生却毫不在乎一口一口地往肚裏嚥。

「苗先生，您怎麼現在也不講衛生了？」——大家笑着說。

「一個人應該適應環境，在能夠講求衛生的地方，必須講求衛生。到了這種無法講求衛生的地方，我們只好從權。記得當年釋迦牟尼傳道到了一個缺乏素食的區域，他老先生也破例開齋，大吃牛肉，大飲牛奶，這就叫着適應環境。」——鐵生又好像回到了學校裏授課。

「苗先生不是常教我們要先克服環境嗎？」——梅子有意和鐵生起鬧。

「一點兒不錯，可是大丈夫要能屈能伸，我們改造社會，參加革命工作，都應該抱着這種精神做去，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牢牢記住：就是在任何困苦的環境下，我們必須保持自己的人格，向着我們的目標邁進，曲線或走直線，那都是小事。」鐵生似乎打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地講。

「假使苗先生現在吃了這個發霉的燒餅，肚子壞了，生病，怎辦？」——梅子似乎引起了辯論的興趣。

「對了，這就是說：到了相當的時候我們必須冒險，必須犧牲，譬如這一次的抗戰，明明知道我們的武器不如敵人，但是環境緊逼迫着我們不能不戰，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又正如我現在不吃這個燒餅也許會餓死，我吃了這個燒餅倒不見得準會生病，你說對嗎？」——鐵生說到這裏，秋紋就搶着說：「二姐，你怎麼說也說不過苗先生，我看你還是打住吧！」

「我不管，若是苗先生吃病了，我可不管！」——舌戰敗了的梅子似乎有點不高興，撅起嘴來作了最後的結論。

「不是，我覺得你們這樣不能吃苦，將來如何能做大事？」——鐵生說着就向梅子臉上看了一眼。「對了，我們都應該練習吃苦！」——爾昌說出這一句話討鐵生的歡心，并且故意把燒餅拿到口裏嚼了兩口，爲的是表證他能吃苦，但是嚼了幾下，實在嚥不下喉，便又乘鐵生沒有注意的時候陰陰地吐了出來，可是給秋紋瞅見了，爾昌又忙向她做了一個鬼臉，搖了搖手，叫她不要說出來，秋紋却毫不客氣說：——

「我決不假裝能吃苦，能吃的我就吃，不能吃的就是餓死我也不吃！可是有一個人真不害羞，」——說到這裏她向爾昌瞟了一眼——「他明明嚥不下去，偏把燒餅往口裏塞，其實他背着人又把燒餅吐了出來，這種人纔真沒有出息呢！」

「秋紋，你說的那個人，我知道是誰。」——梅子說着也掃了爾昌一眼，爾昌頓時成了衆矢之敵。

「好，不怕吃苦的跟我一塊兒向前走！」——爾昌故意挑戰，爲的是好下台。

「走就走！誰還怕走嗎？」——秋紋馬上站了起來應戰。於是秋紋和爾昌就賭着氣往前賽跑，鐵生和梅子笑着在後面跟着。

「梅，你累嗎？」——鐵生很親切地問。

「我一點都不累，苗先生，我怕你太辛苦了，而且，我眞怕你把肚子吃壞！」

「不要緊，你放心好了。看我的身體這麼弱，但到了眞正吃苦的時候我比誰都結實，決不生病！我跟我在一起這幾年，你見我有一天病倒過嗎？」

梅、鐵生一面談着，一面走着。爾昌、秋紋在前面大樹底下又歇下了。

「苗先生，快來吧，前面又來了一隻船呢！」——鐵生還沒有走到，爾昌老早就這樣喊着。船走近了，鐵生、梅子也都趕到了。他們很客氣地把船老板叫住，不料又是一隻運軍糧的船。「你們可以把我們渡過對岸去嗎？」——鐵生笑着問。

「這可不行，前線的弟兄們等着糧食，我們在指定的時間內，一定要把這船糧食運到前線！」——一個坐在船頭的青年士兵說。

「我們只須耽誤你們半個鐘頭！」——鐵生央求着說。

「就誤一分鐘也不行！」

「不要你們兩位老總白費氣力，我們給你們三十塊錢抽煙喝酒！」——鐵生這樣說了之後，站在船尾上的另一位年老的士兵有點動心了，就叫船伙停住船，走到船頭前來問：

「你們要到那兒去呀？」

「到對岸去！」

「你剛纔說送給我們多少錢呀？」

「三十塊錢。」

「少了一點。多一點還可以商量。」——那個年老的士兵說着就取了一枝烟捲在一個船蹬子上坐下。

「那麼你要多少錢呢，老總？」

「五十元。」——那個士兵向鐵生伸出五個手指。

「好吧，就五十元吧！」——老兵命船伏把船搖靠岸，鐵生就馬上從袋裏掏出了五十塊錢交給那個年老的士兵，然後大家上了船，不到二十分鐘就到了對岸。

上了岸，前面隱約地彷彿有一個村莊。他們鼓着勇氣前進。走了半點鐘，他們果然到了一個只有五家人家的小村莊。失望的是這村裏見不到一個人，只有兩條餓狗睡在破爛的門口，見了鐵生這一羣先還勉強汪汪地叫了幾聲，到後來軟弱得連叫也叫不出聲了。鐵生等覺得真奇怪，心想這邊離前線已經相當的遠了，怎麼老百姓全跑了呢？正在懷疑的時候，一位瘦弱的老太婆，扶着一根拐杖從一間茅棚裏蹣跚地走了出來，鐵生便笑着過去請問一切，但那老太婆眼花耳聾，問了她幾句話還不能得到一句滿意

的回答，而且她說一句裏咳嗽一陣，口裏彷彿含了糖葫蘆似的。問了半天，把她的話連串起來，纔知道前幾天這邊竄來了一小股敵人，老百姓害怕，都跑了，她自己因為年歲太大，身體多病，所以還留在這裏。

大家跟着老太婆進到屋裏，裏面除了一個腐舊而又堆滿灰塵的四方桌和兩把爛了腿的椅子，可以說甚麼都沒有。左邊是豬檻，裏面沒有豬，只剩下些殘餘的豬糞。右邊房裏有一個土炕，大約就是老太婆睡覺的地方，陰森森地沒有一點光線，潮濕得叫人不敢進去。

「我們就在這兒歇一夜吧？」——鐵生說着就用嘴吹掉桌上的塵土，把包袱放在上面。

「這裏有一股甚麼味道，真難聞？」——秋紋說着就用毛巾掩住她的鼻子。

「將就點吧！」——鐵生。

「沒有法子將就，實在不是人住的地方！」——秋紋用着反抗的語調。

「小姐，比起昨夜的露宿，總要好得多吧？」——梅子說着也把行李捲放在地下。

「我們先喘點東西吃吧，人都快要餓死了！」——爾昌這句話得着大家熱烈的擁護。

於是全體動員到村裏搜索食物，結果一無所得。再問老太婆有無辦法，她便引着大家走出村口，用手指着前面村莊說：「前面還有一個村子，那邊有吃的。」於是大家一致同意，寧可餓着肚皮再走三里。

這三里路似乎比平常三十里路還要遠，因為大家實在餓得軟弱無力了。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總算

勉強走到了。其實這村莊并不大，只有幾戶人家，也像前面的村子一樣，家家戶戶閉着大門，看不見一個人。狗汪汪地叫了，却不見有人出來，大家覺得有點兒奇怪，難道這村裏果真一個人都沒有麼？爾昌便推了兩家大門，沒有回聲，推到第三家，裏面發出一種嬌嫩的聲音，走出了一位十四五歲的姑娘，她穿着格子花布的褂子，淺紅色的褲子，剪髮，天足，手上拿着一個熱烘烘的玉米在吃，鐵生等忙向她打了招呼，她一聲不響地掩住了大門，回頭就回院裏跑。片刻，一大個子高大約五十多歲的老農出來了。他，滿臉鬍鬚，黑紅潤澤的皮色，兩目炯炯有光，抽着一根旱烟袋。鐵生又把來意說了之後，老農便很客氣地請大家進去。

進門，是一個小小的晒場，沿着院牆種着密密茂茂的掃帚草，正紅得像火一般的紅。晒場上堆積着些玉米，棉花，芝蔴之類的農作物；再前走，是五間北房，收拾得相當的清潔，空氣陽光都很流暢，一看就知道還不是一個平凡的農家。秋紋一走進就以輕快的聲音說：「苗先生，這地方好，我們就住在這裏吧？」那老農聽了，忙答道：「只要諸位不嫌棄，歡迎得很！」鐵生聽到「歡迎」二字，頗感詫異，心想在這樣偏僻的鄉村裏，這老農怎會說出這樣的新名詞？鐵生便細細考量一下，見那老農舉動非凡，眉宇間蘊溢着豪俠的氣度，決非平常農民可比，便和他攀談起來。原來他姓張，名德山，行伍出身，今年五十八歲，五十歲以前都在軍隊上工作，參加了不少次的內戰，跑遍了南北各碼頭，九·一八以後纔回到家鄉歸田。老農一面談着他的身世，一面吩咐他的女兒小紅燒茶煮飯。

「苗先生是東北人吧？」——老農。

「是的，遼寧。」——鐵生，

「聽您的口音就像東北。好地方呀，可惜給日本鬼子搶去了！」

「老先生到東北去過嗎？」

「去過兩次，真是好地方！」

「老先生見聞一定很廣。府上有幾位人？」——鐵生。

「現在人口單薄得很，只有我們父女倆，我的女人去年去世了，我的兩個男孩子現在都在前方打鬼子。」——老農說着很恭敬地把手上的旱烟袋遞給鐵生。

「謝謝。我不會吸烟。」

「我們這鄉下地方現在連香烟也買不到了，都是因為打仗！」

「是的。不過，我真不會吸烟。」——鐵生。

「苗先生到底是教育界的人，清高得很，烟都不抽！」——老農一邊笑着說，一邊吸着烟。

「那到不是，實在是沒有學會。」——鐵生加以解釋。

「老先生吸一枝紙烟吧？這兒有！」——爾昌把袋內的「哈德門」掏出來獻了一枝給老農，老農欣然地接了過去。

「剛纔彷彿聽老先生說：您的兩位少爺都到前線去了？」——鐵生。

「是的，您不懂，苗先生，我們鄉下人太沒有知識了，不知道愛國，一聽說縣政府要抽壯丁，大家

就跑的跑，逃的逃，花錢買通頂替的頂替，簡直不成話！我實在看不慣，便把我自己的兩個孩子送到縣政府轉送到前線去，您看這塊匾還是縣長親筆題的呢！」——老農說着就興奮地把壁上懸着的「忠勇可風」的匾額指給大家看。

「老先生這種愛國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鐵生一面看着匾額上的跋文，一面讚許不已。梅子、秋紋、爾昌等也都嘖嘖稱頌。

「苗先生，您想：我自己是一個軍人，可是現在老了不能去殺敵，從前參加了不少次的內戰，殺了不少的同胞弟兄，現在想起來真覺得難過！如今和鬼子打仗，真是一個好機會，所以我一定叫我的兩個孩子不要錯過，這樣或許還可以贖贖我從前的罪過！」——老農說着就叫小紅打臉水給大家洗臉。秋紋等這時真彷彿到了天堂，她輕輕的向梅子說：「二姐，我們三天沒有洗臉了！」爾昌聽了睜了她們一眼，便用諷刺的口吻說：「洗了臉。你們又可以大抹其胭脂粉了！」秋紋忙罵道：「你這個死鬼，真是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

老農見太陽已經下了山，便搬了幾把椅子到晒場，請大家出來納涼。這時滿天絢爛的霞光，羣鳥吱喳啞啞唱着歸巢的晚歌，麥堆棉窩照夕陽，廚房送來一陣玉米香，晚風徐徐吹來，使人精神為之一爽，半月的疲勞頓時消失殆盡，大家彷彿到了戰時的天堂。片刻，小紅姑娘搬了一張方桌來，接着端了幾盤烙餅和玉米，和剛從田裏摘下來的幾項新鮮蔬菜，老農便請大家入座，鐵生等因為飢餓已久，也不推辭，入座大嚼。梅子本是南京人，平常向不喜歡吃麵食，但這時見了熱騰騰的烙餅，就一連吃了好幾

響。爾昌更是狼吞虎嚥，毫不客氣。只是把小紅姑娘忙壞了，一會兒跑廚房，一會兒跑廳場。

飯後，天上露出幾點星星，一彎新月，夜幕已沉沉地垂下了，老農叫小紅泡了一壺清茶，大家繼續坐在廳場上閒話。

「請問老先生，這村裏的人都到那兒去了？其實這邊離前線還相當的遠呢？」——鐵生一面喝着茶，一面問。

「說起來也真是笑話，前幾天有人造謠，說敵人已到了離這兒十五里地的清江鋪，於是大家都嚇跑了！我呢，我決不跑的，若是大家都這樣沒有胆量我們還打個甚麼仗？我們要緊的是抵抗，不是退讓，更不應拋棄自己的家鄉逃跑呀！何況我們跑也跑不了，因為我們的產業和祖墳都在這兒呀！」——老農的聲音愈來愈宏亮，臉上顯出堅強剛毅的表情，頗有老英雄上戰場衝鋒殺敵的氣概，大家聽了無不動容，鐵生忙讚道：「老先生真稱得起老當益壯！」老農又謙遜了一番。梅子、秋紋等都聽得津津有味，惟有爾昌坐在一旁呵欠連天，顯着萬分疲乏的樣子，老農異常敏感，見了便忙站起來說，「諸位一路上太辛苦了，請早點休息吧。」說着就叫小紅姑娘拿着油燈，帶着梅子、秋紋進去睡了；同時他自己也領着鐵生、爾昌到另外一間房裏去安息。

這間房子是老農自己讓出來給鐵生等住的，裏面雖也是砌着炕床，收拾得乾乾淨淨；朝南開着一個高大的格子窗，窗外是一排葡萄架，上面鋪着密茂的藤葉，掛着一串串玫瑰紫的鮮豔的葡萄，煞是令人垂涎。爾昌見了就說：「這樣美的葡萄，這位老先生為甚麼不摘一點給我們嘗嘗呢？」說着就順手牽

羊，摘了幾個放到自己的嘴裏。

大家因為過分的勞，上床不到十分鐘就都睡熟了。老農命小紅收拾了廳場上的桌椅，也自行去休息了。這時萬籟俱寂，微風吹着落葉，新月行將隱去，唧唧的虫聲伴奏着旅人的鼾聲。

次晨，鷄一叫，老農就起了床。早起早睡，是他日久的習慣。當他起來的時候，這幾位過路客人都還醺沉在夢鄉中。他走到廚房，親自炊火燒了茶水，用紅薯小米熬上了稀飯。稀飯剛開鍋，遠遠的傳來幾聲槍聲，他躊躇了一下，然後馬上到房裏取了鎗，把小紅叫起到廚房去看着稀飯別讓牠熬焦了，自己便背着鎗急忙地往村外跑去。

在稀薄的晨光裏，遠遠的顯出幾十個敵軍的影子，從路線上判斷似乎是走這兒經過到縣城裏去的，老農心想：「難道縣城給鬼子佔了麼？不會的，決不會的，劉縣長是一個很精明的軍人，決不會隨便讓鬼子進城的，他一定會拚命抵抗的！」老農想到這裏，一股忠勇愛國的熱情高漲到不可抑制。

這一小股敵人愈走愈近了，離他至多只有二百米遠。他忙躡在一株枯幹的大樹後面，瞄準，朝着敵人的隊裏放了兩鎗，眼看一個敵兵中彈倒地！接着又放了兩鎗，又有一個敵兵中彈而死。這時敵人驚惶萬狀，便將槍彈亂放一陣，老農則閃避枯樹裏面，在朦朧迷糊的晨熹中，委實看不出鎗彈從何而來，他們在附近四週偵察了一回，也毫無結果，只好揹着死屍，狼狽而去。可是老農還不肯放鬆，忙從樹裏出來爬上樹去，居高臨下，又向敵方放了幾鎗，敵兵以為中了埋伏，更拚命的放鎗，以防後面的追擊！

鐵生等一夜酣睡，直至這時纔從夢中驚醒，鐵生聽到鎗聲，還比較鎮靜，梅子、秋紋、爾昌却極度

緊張，小紅姑娘則似乎毫無所聞。

「你父親呢，小紅姑娘？」——鐵生。

「天還沒有亮就出去了。」——小紅。

「是有土匪嗎？」——秋紋。

「不會的，爹爹在家，土匪是不敢來的！」——小紅說着很安詳地給客人打了臉水，泡了茶，把方桌搬到廊檐下預備開早飯。這時外面的鎗聲還未止息，秋紋看着小紅這樣鎮靜，覺得有點奇怪，便輕輕地向梅子說：「奇怪，她怎麼一點兒不害怕呢？」

鎗聲漸漸涼了。天已大亮，蔚藍的空際裏佈滿着絢爛的彩霞。老農揸着一枝步鎗，精神飽滿地走進了晒場，小哈巴狗跟在後面搖尾跳躍，表示着十分得意！鐵生這一羣也都笑着迎了過去，詢問剛纔的鎗聲由何而起？

「老先生到那兒去了？」——鐵生笑着問。

「我去打游擊戰了！」老農笑着回答。

「打游擊戰？」——梅子聽了似乎有點不相信。

「已經消耗了敵人不少的子彈！」——老農說着就把槍卸了下來交給小紅。

「哦？怎麼這邊也有了敵人？」——鐵生也有點驚異，

老農便把剛纔的情形述說了一番。并且勸鐵生等今日最好仍在這兒休息一天，萬一要走也得繞道而

行，因為縣城方面恐怕已有敵兵進擾。鐵生聽了啞然良久，最後又問：「請問這兒雖天津還有多遠？」

「大約還有三百多里。」——老農用指計算了一下。

「還有三百多里？天呀！這要那年那月纔可以走到？」——秋紋聽了頗有前途茫茫之感。

「最快恐怕你們還得走五天，還要路上沒有阻攔。」——老農取出了旱烟袋。

「再受五天罪，我恐怕就要活不了了！」——秋紋焦愁着說。

「你們不要以為這就算苦，真正吃苦的日子還在後頭呢！我們這一次的抗戰，無疑的是一個長期的抗戰！」——鐵生很嚴肅地下了這一個結論，更補充着說：「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享樂，我們必須奮鬥，從奮鬥中求生存，求快樂！」

嫩黃的小米稀飯盛上了，桌中間還放着一大盤頭烘烘的紅薯，和兩小碟鹹菜，老農請大家人了座。

飯後，鐵牛便向老農告辭，致謝，並拿出一元法幣給老農作茶飯的開銷。老農堅不肯受，梅子便想出一個變通辦法，忙把這十元法幣塞在小紅的手裏，說是給她買花戴的，這樣老農纔不便推却。小紅向鐵生等一一道謝了。

紅日已經東升，鐵牛這一羣辭別了萍水相逢的老農張德山，繼續踏上了征途，老農親送十里以外，指示了途徑纔回去。

「像這位老先生真是難得的好人，真够得上『忠勇愛國，老當益壯』八個字的評語。」——梅子。

「這位老先生的確不錯，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昨天住在他那裏是我們在路上最舒服的一夜！」
秋紋。

「總算難得，萍水相逢，招待得那樣殷勤懇切！」——鐵生。

「我活在這世界上最好是有錢。因為這位張老先生請我們吃了，喝了，我們就都說他好，足見這
個年頭還是有錢好！」——爾昌莫明其妙地插上這麼幾句。

「這也不見得，沿路上我們碰着很多闊人，為甚麼只有這位張老先生纔這樣招待我們呢？」——梅
子反駁爾昌。

「有些人不但不招待我們，反而剝削我們，正像帝國主義一樣！」——鐵生似乎同情梅子的論調。

「我看有錢的都是些壞蛋！」——梅子。

「在如今這個世界裏不是壞蛋，根本就不會有錢！」——鐵生這樣肯定地說。

「我不管這些，我是一個享樂主義者，誰給我好的吃，好的穿，我就說誰好！」——秋紋說得大家
都笑了。

「你真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孩子！」——鐵生若莊若諧地說。

一路上大家這樣閒談着，因為昨夜得到充分的休息，今天每人特別有精神。梅子、秋紋本來不慣於
長途步行，但經過這半月來的磨練，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現在經過的還是一片廣闊的產棉區，「甲棉
花，一望無際，觸景生情，鐵牛又連說了幾聲『棉花太可愛了』。（這句話幾乎成了鐵生的口頭禪。）

他又把日本人如何想奪取河北的棉花，山西的煤鐵，種種的陰謀述說了一番。大家都感到日本強盜的野心是無止境的！

閒談減少疲勞，不知不覺又到了一個村莊。這個村子很大，有四五百戶人家。今天正逢「趕集」街上擠滿着鬧哄哄的農民，茶店酒舖裏沒有一點空隙，看上去毫無戰時現象；走到任何村子裏至少可以看到幾張「打倒日本鬼子」「擁護抗戰到底」的標語，但這村裏沒有。鐵生等正在覺得奇怪的時候，迎面走來一人很客氣地向他拱手為禮，說：「不是鐵生兄嗎？久違了，久違了！」鐵生仔細打量，並不認識那人，所以也不敢冒然招呼，但那人又笑着說：「你不識認我了吧？」

「彷彿在甚麼地方見過的？對不住，我一時想不起來？貴姓是？」——鐵生頗不自然地笑着問。

「你再仔細看看！」——那人站得端端正正，笑容滿面，很幽默地讓鐵生觀察。鐵生又仔細把那人的服裝身材打量了一下，然後叫了起來：「你是王秀庭兄嗎？該死。我怎麼不認識你了？你怎麼這樣打扮！看上去簡直是一個十足的商人嚶！」說着兩人緊緊的握了手，那人又笑着說：「我現在做生意了！」鐵生便把王秀庭介紹給梅子、秋紋、爾昌等，然後一同走進了一個小飯館。

鐵生問：「秀庭兄，你怎麼會在這兒來的？這村子怎麼沒有一點戰時氣象？」王秀庭聽了忙使了一個臉色，止住鐵生的話，說「停一會兒到我住的地方去談吧！」

飯後，大家跟着王秀庭到了一個小旅館，進了房間剛一坐下，鐵生就問：「秀庭，告訴我你究竟是怎麼回事？」秀庭便揭開門簾向外看了一下，然後把房門掩攏，輕輕地向鐵生說：「我是到這兒來做特

務工作的。現在天津已經給敵人佔領了，我們的正規軍因為戰略關係，雖然已經往津浦綫後退，但天津四郊還有我們很多的游擊隊！」

「哦？難道這邊現在都成了敵人的世界嗎？」——鐵生驚奇地問。

「這裏已經沒有我們的正規軍了，但是還有我們的游擊隊。我這次就是來指揮游擊隊的。我們的總指揮部現在設在天津！」

「秀庭兄，你怎麼會參加這種工作的？我記得你不是在北平教書嗎？」——鐵生又熱烈地握住秀庭的手，表示欽佩。

「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淪陷以後，日本鬼子大提智識份子，我便化妝步行到了天津，到津以後經朋友介紹加入了這種游擊的特務工作，負責破壞敵人後方的秩序！」

「那麼，你這次跑到這鄉下來是負了甚麼使命嗎？」

「是的，有點特別工作。」——王秀庭說到這裏，就把目光注射到爾昌等身上，鐵生很明白他的意思，便忙叫爾昌、梅子、秋紋等出去，房裏只剩下他們兩人，秀庭移近鐵生的身邊，輕輕地說：

「我們得了情報，聽說這村裏有漢奸組織，其中有幾個敗類我們打算幹掉他！」

「哦！原來你現在還要做暗殺工作？佩服！佩服！」——鐵生又緊緊地握住秀庭的手。接着又問：「你說你們的機關設在天津租界？」秀庭就向鐵生耳語了幾句，鐵生聽了顯出興奮的神色，又忙向秀庭說：「那麼咱們天津租界見吧！」

鐵生將爾昌、梅子、秋紋等叫了進來。大家喝一點水，辭別了王秀庭，繼續前進。秀庭送着他們出村，走到熱鬧的街心看見一個茶舖裏擠着水洩不通的人，另外有一個人站在一張方桌上指手劃腳的講演，彷彿在宣傳甚麼，鐵生這一羣好奇便也擠了進去聽，只見站在桌上的那人，五十多歲的模樣，平頂頭，穿着夏布長衫外套黑馬褂，戴着一副墨晶眼鏡，手上搖着一把油紙摺扇，大聲向羣衆說：

「諸位千萬別害怕，有我萬有貴在這兒，甚麼都不必怕。你們知道這次爲甚麼打仗嗎？因爲宣統皇帝要爭天下，所以這次打仗與我們老百姓是不相干的，我們儘管安心，我們的莊稼，現在還要納糧完稅，待將來宣統皇帝進關了，甚麼都不要了！」鐵生聽到這裏，實在聽不下去了，便氣憤地向秀庭說：「像這種傢伙你爲甚不把他幹掉了？」秀庭怕鐵生沉不住氣，破壞他的計劃，便忙把鐵生這一羣拉出了人叢住村外走去。

「這種漢奸你們爲甚麼不幹了他呢？」——鐵生的憤恨還沒有消。

「那個鬼東西真該殺，那些沒有知識的老百姓說不定真會信他的鬼話！」——梅子也氣憤地說。

「他究竟是甚麼人？這麼大的膽子？」——鐵生問秀庭。

「他是本村的村長，平日販賣烟土嗎啡，無惡不作，是本地的流氓頭！他上頭一定還有別的人指揮，所以我們一定要調查清楚纔動手呢！據我們現在得到的情報：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組織，現在幾乎每一個縣城裏都有他們的宣傳員」——秀庭。

「唉，爲什麼這麼多漢奸呢？真可恨！這都怪我們過去的教育沒有辦好！」——鐵生似乎在責備他

自己。

激昂慷慨地談着，不知不覺已走了五里，大家纔請秀庭回去。

「我以為王先生當真是一位做買賣的呢！」——秋紋。

「他化裝的本事真不錯！」——梅子，

「他是舊甚麼時候的同學，苗先生？」——爾昌。

「大學的同學，他本來是北平國民中學的校長，人很熱忱，能幹。」

又走了三天，好容易到了天津郊外的八里台。

南開大學的校址已經變成了敵人的兵營，進入英法租界必須經過敵兵的檢查。聽說很多中國難民無辜被他們抓去關在黑屋子裏，灌煤油，鹽水、受種種慘無人道的毒刑。為避免敵人的毒手，一般知識份子的難民多化裝進入租界，因為敵人最痛恨一般青年學生和文化人。

鐵生這一羣有點躊躇起來，但這一關是非過不可的。化裝，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衣服；不化裝，則非常危險。左思右想，想不出一個保險的辦法。最後他們走入一個農家，向他們說了許多好話，纔把自己的衣服換取了他們的兩套褲褂：爾昌穿一套，鐵生穿一套。

鐵生雖不十分像一個農民，但化起裝來還勉強混得過去，因為他的瘦長的身材，黑紅的皮膚，很像一個飽經風霜，終年勞苦而缺乏營養的農民，爾昌却難了，任憑怎麼化裝，也掩飾不了他那嫩白的皮膚

，清秀的眉目，尤其是他那帶着女性的儀態，所以大家勸他還是不要化裝好。梅子向農家買了一套破舊而又極俗氣的衣服——紅褂綠褲，穿起來，用塊藍布裹起頭髮，也還過得去。秋紋索興濃裝豔服，把在鄉下錢生不准她穿的那套粉紅色的西裝穿了起來，再穿上高跟皮鞋，重重的抹上胭脂粉，看上去倒另有一番派頭。

四人扮好了裝，趁着朦朧的黃昏，向天津衛邁進。

在夜色迷茫中經過敵人的警戒區。在太平年月，這地方正是行人熙攘燈紅酒綠的時候，現在却變成了一個鬼魅的世界：黑漆漆的，死沉沉的，街上看不見一個人，只是隔十步的距離中間閃爍着一把刺刀和一個「鬼影」，顯出陰森森的氣息！鐵生這一羣走到這裏，感到一種巨大的壓迫和恐怖！鐵生到底年歲比較大，經驗多，所以當鬼子檢查他的時候還能鎮靜地應答，而梅子、秋紋、爾昌等當鬼子還沒有問話的時候，他們的脈膊早已緊張起來，當鬼子搜查他們的身上他們抖擻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這個支那人有點可疑，搜查！」——那個矮胖的鬼子指着爾昌說。站在一旁侍役的漢奸連聲說了幾個「是」，便聲勢兇猛地叫爾昌把衣服解開。嚴格檢查；果然在他的身上搜出一隻金表，在皮鞋裏搜出法幣三十元。他把金表獻給那個鬼子，法幣則忙放入自己的口袋，兩個人的臉上浮起了「滿意」的微笑，最後那個漢奸說：「他是一個唱花旦的，叫他滾吧！」

大家掙着一把汗，總算僥倖逃出了這道鬼門關。

前面還有一個萬國橋，是進入租界的必經之坦。不料走到橋邊，又有好幾百難民麇集在這裏，被阻

不許進入租界。

「時間已經過了！」——一個法國租界的巡捕站在柵欄裏面大聲向騰集在橋頭的難民說。

「請通融一下吧，先生，我們都是從北平逃出來的難民！」——難民中的一個代表全體央求着說。

「不行！決不能通融，我們高頭已經有命令，說租界裏的糧食有限，房子也不敷用，現在還有兩萬多難民露宿在大街上呢！」——另一個高高個子的巡捕向羣衆解釋。

鐵生站在後面忍不住了，便擠到前頭去向那個巡捕說：「先生，咱們都是中國人，請通融一下吧！」

那個巡捕瞅了鐵生一眼，臉上顯出一種鄙視的樣子，傲慢地走到租界裏面去了。這時逃難的羣衆有點騷動，醞釀着一股不平之氣，忽然在人叢中跳出一個青年漢子，大叫一聲：「渾蛋！咱們一齊衝了進去！」接着萬聲響應，羣衆怒吼了，大家拚死命地向租界裏擠，衝！

巡捕向天空放了鎗，羣衆還是不顧一切，終於把法租界的柵欄衝破了！人羣就像潮水似地往租界裏湧！

巡捕畢竟是中國人，沒有繼續開鎗，也沒有阻攔，只好讓他們擠入了租界。但何處是他們的歸宿呢？

這是天津英租界二十九號路鐵生的姑母陸太太的家，鐵生這一輩就住在這裏。

半日的流亡生活使他們感到相當的疲勞，現在得着暫時的安息，真有說不出的舒適。爾昌和秋紋回到這闊別已久的繁華都市，不用說，更是高興。

鐵生的姑父原是宦海中人，後因官場失意，中途改營實業，在秦皇島附近創辦柳江礦業公司，事業也頗發達。九一八事變，他的礦業公司突給日本人強佔了。多年苦心經營的事業一旦被強盜奪去，衷心憤慨可想而知，不久便憂鬱而死。留下一個兒子，名叫國棟，今年十五歲，原在南開中學讀書，但因七月二十八日天津淪陷以後，學校被迫遷到重慶去了。所以國棟這時和其他青年一樣，無學可上，只好在家閒住，精神非常苦悶。

鐵生的姑母陸太太，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本來是填房的；前房生的兩個女兒早已出嫁了，雖然在過年過節她們也偶爾回來走走，但與陸太太實際沒有甚麼關係，尤其在父親死了以後。鐵生的姑母只生了國棟這個孩子，所以她存得非常寶貝。自克丈夫去世以後，她的興趣和希望完全寄託在她的兒子

上。雖然她也受過相當的教育，但是落伍的教育，所以她終於是一位過了時代的人物。她愛子之心雖切，但因愛而不得其法，所以母子間近來也時常發生些小衝突。

現在住的這幢三層樓的洋房是陸先生遺留下來的惟一不動產，這房子在太平年月本來算不了甚麼，但自平津淪陷以後，稍有資產的人們都擁到租界裏來避難，因之房價突漲，平時五塊錢可以租到的房子，現在非五十元不可，甚至有時拿着錢還租不到，於是有些房子的走廊、過道，只要有一隙可以棲身之地，便都住滿了人。有房階級在這時候都大發其國難財了。陸太太也不例外，除了把底下一層留給自己住，樓上的房間都租了出去。樓上的住戶多半是國棟的同學，他們都稱陸太太爲伯母。現在增加了鐵生這一羣男女青年，這房子裏當然更熱鬧了。

早餐擺上了，鐵生這一羣還沒有起床，陸太太將他們一一喊起來，親手給他們烤麵包。梅子、秋紋見了麵包，就笑着說：「我們好久沒有吃這玩意兒了！」說着每人就拿了一塊放入口裏，陸太太搶着說：「先刮點菓子醬吧！」鐵生看見桌上有雞蛋也笑着說：「我也好久沒有吃雞蛋了！」

「對了，苗先生一向提倡『二蛋主義』，現在這一打仗，好，一蛋也吃不成了！」——爾昌一面口裏嚼着麵包，一面俏皮地說着。

「二蛋主義是甚麼意思，表哥？」——國棟很天真地問。

「這是爾昌說笑話，別信他的！」——鐵生拿着一個帶殼煮熟的雞蛋在剝。

「不是，國棟，是這麼一回事：苗先生有一次在學校對我們訓話：他說現在一般中國人的營養都不

够，尤其是一般勞苦大眾，大都是面黃肌瘦。所以他主張今後的中國人，不管男女老少，每天都應該吃兩個雞蛋——或至少要有兩個雞蛋同等的營養！」梅子忙替鐵生加以解釋。

「我擁護表哥的主張！大多數的中國人的確吃得太苦了！」——國棟似乎把它當做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來討論。

陸太太聽了似懂非懂的，便忙接着說：「你們這一路上太辛苦，多吃一點吧！鐵生，你那一輩子受過這種罪！你的身體又弱，現在來了可別亂跑，在這兒靜靜的住些時候，好好地調養一下。我這兒雖然沒有好吃的，每天雞蛋總是有！可惜現在買不到新鮮牛奶！」——陸太太說着又遞給鐵生一個雞蛋。

「我不喜歡吃牛奶，姑母！」

「他們說牛奶是最補人的，從前你姑父在世的時候每天早晨一定要喝一杯牛奶。其實你表弟的身體也不好，也應該喝點牛奶，可是現在租界上買不到新鮮牛奶，魚肝油他又不愛吃！」

「我纔不吃那些貴族化的玩意兒呢！而且牛奶發開了，裏面的『維他命』全沒有了！」——國棟說着就拿了一根油條夾着一個燒餅放入口裏。

「你看，他就喜歡吃這些粗東西！」——陸太太指着國棟向鐵生說。

「這些東西也很好，姑母，我從前在北平做學生的時候天天吃。還有冬天的烤白薯也很好，又香又甜，吃了又暖和！」——鐵生笑着說。

「你和你表弟真是難兄難弟，他一到冬天就鬧着要吃烤白薯，可是在租界裏很不容易買到這些東

滿。」

「這些東西都是一般平民的精美食物，聽人說當年乾隆皇帝下鄉私訪，吃了一次烤白薯，他歎爲美
味！」

「乾隆皇帝纔真有福不會享呢！甚麼不好吃，單喜歡吃烤白薯？」——陸太太說着臉上現出鄙視的
表情。

「所謂那些富貴階級，有時候真吃不到世界上最美味的東西呢！」國棟以反抗的聲調說。

「他們只知道吃大魚大肉！所以他們只會吃大魚大肉！」——鐵生帶着諷刺的口氣說。大家七言八
語的這樣閒談着，爾昌却狼吞虎嚥地早已吃完了，陸太太見了忙說：「你可別客氣，怎麼只吃這麼一
點？」

「伯母，您高放心，我們決不會客氣的，爾昌吃得快，又吃得多。」——梅子笑着說。

「我的確吃得很多。」爾昌把他的烟捲又掏了出來。

「伯母，我們都是一羣饑鬼！請別見笑！在路上甚麼都買不到，有時連燒餅都買不到！」——秋紋
口裏塞滿了麵包和火腿，話也說不清楚了。

「真是怪可憐的！」——陸太太說着，就忙吩咐站在旁邊侍候的陳廚子說：「老陳，今天買一隻老
母雞，清燉，買一隻大點的蹄膀，紅燒。再看有活魚沒有！」

「姑母，別加菜吧，我們隨便吃點甚麼都行。」——鐵生。

「你老人家請別客氣吧，一客氣我們就住不安了。」梅子也跟着說。

吃完了早飯，鐵生就出去打電報給最近遷移到成都的農建總會。梅子、秋紋還是疲倦不堪，飯後又回到房裏去休息了。爾昌無聊，便獨自出去溜馬路。陸太太料理家務，國棟則和同住的美美、健英幾個孩子到大門口去候報紙。

自平津淪陷以後，原有的報紙大都停辦或南遷了。現在市面雖也有報紙，但都是敵人的機關報，沒有人要看。有名的大公報因為環境惡劣，掙扎到這時也被迫南遷了。至於庸報，一年前就給敵人收買了。現在惟一可靠的報就是天津益世報，因為它是法國天主教創辦的，現在還勉強在撐持。因為消息隔膜，住在英法和界裏的數十萬愛國的中國人真是苦悶極了！尤其是那些知識份子，每天所希望的只是一天一亮就能看到益世報，天一黑就能聽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

「怎麼送報的小李還沒有來？」——國棟看了一眼手表。

「幾點鐘了？」——健英問，他是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國棟的同學。

「十點半了！」

「往天這時候早已來了，不要又出了甚麼岔子吧？」

孩子們這樣着急的期待着，然而候了一點多鐘小李還沒有來，國棟便騎了自行車到租界的各街口去繞了一個圈子，藉以探聽探聽消息，結果化了一塊大洋買到半張益世報。本來益世報在我國租界印行，

運入英法租界必須經過敵人的防區，所以那些報販子把報紙運入英法租界，可以說是以他們的生命來冒險！有些報販子被敵人捉去了，有些失蹤了。最近又有一批窮苦的兒童專給租界裏搬運這種精神食糧，他們把報紙藏在燒餅油條的筐子裏，藏在袖子裏，有時藏在褲子裏。報紙實在成了當時一般住在租界裏的知識青年的唯一慰藉。

「報來了沒有？」——二樓窗子裏送出這麼一句嬌柔的聲音。

「怎麼報還沒有來呀？」——三樓也有人問。

聽說國棟從很遠的地方買來了一份益世報，大家都跑下樓來搶着看，梅子也是其中的一個，秋紋仍然懶洋洋地躺在床上，大家看到國軍進攻或抵抗的消息，便歡呼跳躍；相反的，國軍有退却或轉移陣地的消息，則一言不發或惴惴不安，甚至還有人懷疑這種消息不確。今天報上除了登着國軍英勇抗戰節節勝利的消息外，還說有一個北洋軍閥的寡婦將所有的錢財獻給國家了。國棟看到這消息便對他的母親說：「這個寡婦倒很不錯！」

「對了，若是國家亡了，錢財有甚麼用呢？不如趁現在抗戰的時候把所有的錢財獻給政府！」——梅子。

「她們那些有錢的人的確應該是這樣做！」——陸太太一面抽着水烟一面這樣說。

「人人參加抗戰，比人人出錢還要好！」——美美站在旁邊插嘴說。她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孩，長着明秀的眼睛，高高的鼻樑，黑漆的頭髮，非常健美。

一出錢就是抗戰！咱們在廣播裏不是常聽說：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嗎？」——健英忙改正美美的話。

「我們住在租界裏的青年這時候應該做些甚麼？難道一輩子就像小鳥似地關在這囚籠裏嗎？」——國棟似乎在發牢騷。

「最好我們都到南邊去參加抗戰！」——美美很興奮地提議。

「抗戰不一定要到南邊去！我們在租界裏照樣可以抗戰！」——健英。

「我不懂在租界裏怎麼抗戰？」——美美似乎很懷疑健英的說法。

「自然有辦法，只要我們有決心！」——健英。

「你們沒有聽說嗎，現在天津四郊都是我們的游擊隊呢！」——國棟以沉着的語氣說，臉上顯出興奮的神情，最後還補充了這麼一句：「我真想去參加游擊隊！」

陸太太本來集中精神在看報，忽然聽到「游擊隊」三個字好像一個針在她的耳朵上扎了一下，便忙把眼鏡取了下來，問：「誰要去做游擊隊呀？」

孩子們彼此望了一眼，然後都把目光注視在陸太太的臉上的表情。國棟說：「是我想去參加游擊呢，媽！」

「你？去參加游擊隊？我可不能讓你去！」——陸太太把報紙放下，擺出一副嚴厲的面孔。

「爲甚麼？媽。」

「因爲我只有你一個寶貝！」

陸太太這句話剛出口，就引起了圍繞在旁邊的那些少年們幽默的微笑。這更引起了國棟堅強的反抗！

「我一定要去！」

「我偏不准你去！」

國棟的臉漲得通紅，陸太太的臉上也浮泛着怒容，母子間起了一種鬥爭。站在旁邊的少年們這時都不敢說話。幸而鐵生提着一簞鮮美的蘋菓笑嬉嬉地從外面進來，梅子看見就忙迎了過去，緊張的場面頓時鬆弛了。鐵生將蘋菓分給在場的諸人，最後很恭敬地遞了一個給陸太太，她臉上的餘怒似乎還未完全消逝，把蘋菓接過來不自覺的又放在茶几上。

「您彷彿生了氣似的，姑母？」——鐵生說出這句話，國棟的臉馬上又浮起了一層紅雲。鐵生就忙問國棟：「表弟，姑母爲甚麼生氣？」

「又不是我惹她生氣！」——國棟說着就把身子背了過去。

「鐵生，國棟說他要去遊擊隊呢！」——陸太太突然開口了，鐵生聽了很高興，忙走過去攬住國棟的手說：「表弟，這好極了，你若加入遊擊隊，我可以給你介紹！」圍繞在旁邊的少年們聽了這話都笑了，更把鐵生弄得莫明其妙。梅子就忙把剛纔母子拌嘴的情形告訴了鐵生。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既是這樣，您老人家別生氣，表弟兄年紀這麼輕，有這種志願，您老人家更應

「誇高興呀！」——鐵生滿臉堆着笑容又忙走過去安慰陸太太。

「可是你的姑父只留下他這一根苗！」——陸太太說着，她的眼圈又紅了。

「其實做游擊隊是極有趣味的事情，而且沒有甚麼危險！」——鐵生說着就把他在冬不老村如何被敵人擄去，如何又從虎口中逃了出來，如何和敵人決鬥，如何活埋敵人……的種種經過又講述了一番，大家聽了非常興奮，只有陸太太似乎不怎麼感到興趣。鐵生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她却悄悄地走進屋裏去了。國棟、美美、健英、和吳家小妹，團團地將鐵生圍住問長問短，鐵生儼然成了他們中間的英雄。

廚子老陳提着一隻老母雞和一大筐菜蔬從外面進來。國棟見了便轉移目標，忙把他攔住問：「今天在菜市又聽到了甚麼特別的消息？」因為老陳每天買菜回來必帶有一兩條報上沒有登載的消息。

老陳把菜筐放在地下，雞仍然提在手上，慢吞吞地說：「聽說今天早上在萬國橋底下發見四十具浮屍！聽說都是小孩子！」

「浮屍？」

「聽說都是些送報的小孩子！日本鬼子恨極了他們，所以把他們一起捆起來拋在河裏！」

「真是混帳！難怪小李今天沒有送報來呢！」——國棟。

「聽說這幾天日本鬼子在車站捉走了不少學生似的青年，關在他們的憲兵司令部的黑屋子裏，用鞭子抽還不算，還得灌鹽水，喝煤油！真是他媽的混帳！」

「這簡直慘無人道！」——梅子。

「還有別的消息？」——國棟。

「別的可沒有聽說，少爺！」——老陳說完提起筐子要走，可是又想起了一件事情要說，所以又忙把筐子放下：「對了，少爺，他們說我們的游擊隊今天夜晚要攻打日本租界呢！」

「真的嗎？」——九歲的吳家小妹聽了快樂得跳了起來！

老陳到廚房去了。國棟他們幾個少年就開始在院子裏打小高爾夫球。走廊上這時只剩下鐵生和梅子。

「電報發了嗎？」——梅子。

「發了。我想三兩天就有回電。」——鐵生。

「我們究竟到長沙去？還是到成都？」

「候總會的回電來再說吧。」

「聽說我們的首都已遷移到重慶去了。」

「這是那兒來的消息？」

「今天報上已經有了！」

「報呢？給我看！」

梅子便將剛纔大家爭着看的那半張益世報遞給鐵生。鐵生看報，梅子削了一顆蘋果遞給他。

「秋紋呢？」——鐵生一面看報，一面吃着蘋菓問。

「在樓上睡覺呢！」

「這位小姐怎麼老睡不醒？」

「誰知道她？」——梅子沒着又倒了第二個蘋菓給鐵生。「我够了，你自己吃吧。」

「您再吃這個吧，聽說蘋菓的鐵質最多，補血的！」

「你怕我的血不够，是不是？對了，現在是我們應該流血的時候！」——鐵生笑着將第二個蘋菓接了過去。」

「許久沒有看報，各方面的消息都隔膜得很！」——鐵生放下報又問：「爾昌呢？」

「您一走，他就出去了。我也想到大門口去散散步。」——梅子。

「好，我陪你去。」

走出大門，橫過一條柏油馬路，就是天津支河的細流，堤上滿滿地鋪着天鵝絨似的淺草，寬闊平坦，正是兒童遊戲或成人散步的好地方，鐵生和梅子便併肩往這裏走去。兩岸垂楊，一灣溪水，堤上遊人如織；兒童歡戲在草地，枝頭三兩小鳥甜唱，一切都表示着非常安詳，看不出半點國難的景象。鐵生、梅子在岸邊找了一個斜坡坐下，靜看三五游鴨戲水。

「這租界裏真不是我們久住的地方，住久了恐怕我們的志氣都會消沉下去！現在不知漢文、東全、龐大爹……在冬不老村怎麼了？」——鐵生。

「龐小弟在路上遇難的消息，我想應該寫封信告訴龐大爹！」——梅子。

「這封信我實在不知怎麼下筆！」——鐵生說到這裏又感傷起來，對於水上的游鴨與枝頭的小鳥，毫不感動與趣，便起立在堤上徘徊，臉上浮泛着重重的心事，雖然梅子跟在他的身邊，他似乎也沒有注意。

秋紋一覺醒來，既不見鐵生，又不見梅子，心中確實有點不安，便一人走下樓來，剛走到樓梯口上就碰見爾昌從外面追來。手中抱着許多東西。

「你看見苗先生和梅子嗎？」

「沒有看見，我剛從外面回來！你來看，我這裏買了些甚麼！」——爾昌說着就把秋紋截上樓去。

「你猜我這裏買的是甚麼？」

「還不是烟捲嗎？」

「你這小鬼真會猜，一猜就中！」

「你這個人除了整天地抽烟，還有別的呢？」——秋紋說着就拿起梳子來攏了攏頭髮，又要往外走，爾昌又攔住她說：「你再猜這是甚麼？」

「我沒有這些閒功夫！」——秋紋說着又要往外走。

「這是特爲買給你吃的雀克萊特糖！」——爾昌說着就將一盒包裹很漂亮糖遞給秋紋，她毫不注意地接過來放在一邊。

「這裏還有，你再猜！」

「爾昌，我真沒有這些些時間和你麻煩！」

「這兩條手捲也是特爲買來送給你的！」

「我不要！留給你自己用吧！」——秋紋說着繼續往外走，正巧碰着國棟走了進來。

「國弟弟，你看見梅姐姐嗎？」——秋紋。

「她和表哥一塊兒出去了！」

秋紋聽了，臉色很不自然，就把剛纔放在旁邊的雀克萊特醬打開遞給國棟吃，自己也放了一塊在口裏，然後又問：

「你知道他們出去了多久嗎，國弟弟？」

「大約有一個鐘頭了。」——國棟看了看手表。秋紋很不安定地在房裏踱來踱去，片刻又急促地往外走，爾昌又忙將她攔住。

「到那兒去？」

「出去找梅子！」

「天津衛這麼大，你上那兒找她？」

「對了，不知她和表哥上那兒去了。恐怕不好找！」——國棟也勸秋紋不要出去。爾昌這時從口袋裏取出兩枝「口紅」亮給秋紋看：「你看，秋紋，這是甚麼？」

「口紅！口紅！我要！我要！」——秋紋忙跑了過去奪取爾昌手中的口紅！

「正好，我的口紅剛用完了！」——秋紋把兩枝口紅放入自己的手皮包裹。

「怎麼，你們在鄉下還抹口紅嗎？」——國棟很天真地問。

「不，可是……可是……可是……」——秋紋有點兒窘，正不知怎麼回答，爾昌却很俏皮的插嘴說：「有時也抹一點兒玩玩！抹得不算多，一天只抹三次！」說完就大笑不止，國棟在旁也跟着大笑，秋紋的臉頓時漲得通紅，急將袋內的兩枝口紅扔回爾昌的身上，很生氣的跑下樓去了！

爾昌見勢不妙，只得忙追了下去，正走到大門口，碰到鐵生和梅子從外面進來。秋紋滿臉怒容，直往河邊衝去，她明明看見鐵生和梅子，却故意做出沒有看見的樣子，爾昌跟在她的後面不斷地喊着，把鐵、梅弄得莫名其妙。

趕到馬路中心，爾昌一把抓著秋紋往回走，她當場憤憤地打了爾昌一個嘴巴，哭鬧不休，鐵生便忙叫梅子過去排解，結果無效。這時國棟、美美、健英、吳家小妹都走到門口來看熱鬧，馬路兩邊也聚集很多人在紛紛議論，梅子忙跑回來請鐵生親自出馬。

鐵生走了過去，先叫爾昌回去，然後很慈祥地向秋紋說：「秋紋，有甚麼委屈事回去對我說，別在這大街上鬧笑話，你看那麼些人都在看著你呢！快跟我回去，好孩子！」——鐵生說着就拉着秋紋往回走，秋紋起先還有點兒忸怩，後來也就擦着眼淚跟着鐵生往回走。梅子見了這種現象心裏頗不謂然，便很不高興地一人回到房裏。

梅、秋本來同住在一間屋子裏，鐵生送秋紋進去的時候，梅子早已在床上躺着，她見鐵生進來，便故意將臉轉向牆壁。

「你好好地休息一下吧，我走了。」——鐵生說著就往外走，但秋紋緊緊地拉他到床上坐下。鐵生忙在她的耳邊說了幾句話，然後輕輕地步出了房門。

爾昌口裏銜着一枝烟捲，坐在床上發楞，鐵生走進去，他似乎沒有理會，直待鐵生問他爲甚麼和秋紋爭噪，他纔把烟捲從口裏取出氣憤地說：

「我又沒有惹她，她自己憑空發了騾鬃！」——爾昌說着就將手上的烟頭使勁地扔在地下。稍停，他又繼續說：「她先問您上那兒去了，我說不知道；她又問梅子到那兒去了，我也說不知道！她就像瘋了似地人發雷霆，大哭大鬧往大街上跑！」——簡單得很，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孩子的脾氣愈來愈不成話了！」——鐵生說了也就躺在床上休息。

「秋紋的脾氣壞，我看苗先生應該負相當的責任！」——爾昌又燃了一枝烟捲，在屋裏踱來踱去。

「爲甚麼我應該負責任？」——鐵生聽了爾昌的話又忙坐了起來。

「她發脾氣的時候您不但不嚴厲地責備她，教訓她，有時反而縱容她，甚至寵她，把她寵壞了，所以脾氣越來越壞！您看她現在對您還有半點畏懼嗎？」

爾昌這話彷彿說中了鐵生對於一般女孩子的通病。他一向對於任何女孩子都很客氣，有時因爲過分客氣，人家便以爲他故意向女人賣弄慇懃，因之時常引起一般人的私議，甚至引起對方的誤解。其實他

與任何女人都沒有過曖昧的事情，這只有他自己和對方知道！他現在聽了爾昌這番指責，自己也覺得他的話很對，便忙說：「是的，秋紋的確是我寵壞了！不過，你們都知道，我待女孩子一向都比較客氣，對於男孩子有時責備一兩句他們不怎麼在乎，可是對於女孩子她們却受不了了！」

「糟就糟在您這個『客氣』上了！」——爾昌又把第二個烟捲扔在地下。

鐵生沉默了半響。兩人正在默默無言的時候老陳上樓來請他們去吃午飯。

飯後，國棟、美美、健英、吳家小妹都擠到鐵生房裏來聽取些前方的故事，鐵生便把他親身經歷的經驗講述一番，他們聽了非常興奮神往。

「表哥、您還打算回到前線去嗎？」——國棟。

「當然要去的。不過我打算先到四川去一趟。」

「我想跟表哥一塊兒去，住在這租界裏總有一天會把人悶死！」國棟這句話裏蘊藏着無限的熱情和苦悶。

「好啊，只怕姑母不會肯讓你去吧？」

「對了，就怕媽媽不肯放我！」——國棟皺着眉頭說。

「我看你還是暫時在這兒找個學校繼續讀讀書吧！」

「我纔不進這裏的漢奸學校呢！」

「聽說英國工部局辦了一個很好的中學？」

「對了，校長是中國人，姓趙，人非常精明能幹，日本人早就注意他了，聽說最近他接到了好幾封桐嚇信！」

「哦？在租界上也有這種事情？」

「有的是，都是那些不要臉的漢奸們幹的！」

鐵生和國棟這一羣在房裏閒談了一下午，不覺又到吃了晚飯的時候。住在租界裏的人們，除了一日三餐，或期待最後勝利的消息外，甚麼事情都不能做，有志之士住在這租界裏真如坐愁城，苦悶萬分！晚飯後，陸太太叫用人將麻將牌擺在桌上。這似乎是他們每晚照例的工作，一方面打牌，一方面聽取中央廣播電台的消息。鐵生不會打牌，國棟要管理收音機，所以只有爾昌、秋紋、梅子陪着陸太太打牌消遣。梅子對此也毫無興趣，不過他們三缺一，她不能不勉強湊一脚，最喜悅還玩意的還是爾昌和秋紋，因為在冬不老村鐵生是一向嚴禁同人打牌的，現在他倆得了這個機會。就彷彿得了一種「解放」！鐵生和國棟的精力這時全集中在收音機上，可是要聽到中央的戰事消息非到十點以後不可，對於那些毫無抗戰意識的唱片他們表示厭惡，但是對於「義勇軍進行曲」却非常歡迎，院子裏的孩子們只要一聽到「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他們就像一窩蜂似地圍到收音機面前，他們的血液頓時緊張起來！

好不容易到了中央報告戰事消息的時候了，圍坐方桌的人們這時也停止了「竹戰」。孩子們更是逼近

收音機。屋子裏像止水般的靜寂，只聽到收音機裏放出：「今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敵機三十六架進犯首都，我英勇空軍當即升空應戰，同時經我高射炮隊予以猛烈射擊，事後調查有敵機六架着火落於郊外，人機俱焚。」

「好呀！」——國棟忍不住拍手跳腳叫了起來，吳家小妹忙問：「是甚麼？」鐵生忙搖手止住他們，繼續靜聽：

「今晨六時我空軍飛至上海轟炸，擊沉敵艦二艘。我機任務完畢，安然而返。」

「真痛快！」——不約而同地幾個孩子這樣叫出。

「今日下午三時零五分天津外電：我方游擊隊連日在天津四郊甚為活躍，今晨黎明一度衝入車站，當毀敵鐵甲車數輛，並將車站油庫焚燬。」

「難怪今天還沒有亮，我彷彿聽着車站方面有隆隆的砲聲！」——陸太太說着就把眼鏡取了下來，從牌桌邊走到收音機旁坐下。

「奇怪！我怎麼沒有聽見？」——國棟。

「那時候你沒有醒呢！」——陸太太把水煙袋捧在手上。

收音機忽然發生了障礙，裏面挾雜着「喳喳」的雜音，國棟費了很久的功夫去調節，依然無效，但他又不肯放棄這種工作。

「陸伯母，是不是游擊隊要打到我們這兒來？」——吳家小妹拉着陸太太的衣襟問。

「可不是要打到我們這兒來嗎？你可乖乖的，別淘氣啊！」——陸太太撫摩着吳小妹柔軟的黑髮。
「我不怕！我歡喜游擊隊趕快打到這兒來！」——吳小妹說着就很活潑地在屋裏亂蹦亂跳，鐵生忙走過去拉住她的小手笑着問：「你爲甚麼歡喜游擊隊打到我們這兒來？小妹，告訴我！」

「游擊隊好！」——小妹天真地回答。

「游擊隊怎麼好？」

「游擊隊打來了，我們就可以再看見國旗了！」

「說得一點兒不錯，真聰明！」——鐵生興奮地將她高高地舉起在屋內繞了兩個圈子，梅子又將她抱過去坐在身上，問了許多趣話。最後鐵生讚歎着說：「下一代的確比我們這一代有希望！」

「一代更比一代強！」——梅子。

收音機還沒有調整清楚，大家只好回到牌桌上繼續竹戰，梅子和吳小妹玩得很有趣，頗想中途撤退，無奈找不着人接防，加之陸太太又再三催促，只好敷衍再來四圈。

收音機似乎沒有清晰的希望了，孩子們很失望地便先後回到自己家裏睡覺了。鐵生無聊，便到院裏散步。這時一輪明月高掛天空，只有月色樹影，倍感淒涼，除了客廳裏傳出來的牌聲，整個的天津似乎成了一座死城。鐵生月下徘徊，心裏不知在想些甚麼，有時仰頭望明月，有時低頭思故鄉，他正在出神的時候，梅子輕輕從他背後走來笑着說：「怎麼一個人跑了出來？」

「就在屋裏無聊得很。你爲甚麼不打了？」

「國棟在替我打幾牌呢。對於這玩意兒我實在毫無興趣。」——梅子說着就搭着鐵生的胳膊並肩而行，但鐵生仍凝望着天空的明月，靜默無言。

「我看您今晚彷彿打不起精神來？您看，多麼好的月亮！」——梅子說着將身子進一步的靠緊鐵生。

鐵生看了梅子一眼，說：「正因今夜的月亮好，使我更難過。還有幾天就是『九一八』了！記得那夜的月色像今晚一樣的好，然而我的兩個孩子，妻子，父母，唉，……」——說到這裏鐵生不自主地流下淚來，梅子見了不知說甚麼好，只是緊緊地握住他的手。

「二姐！二姐！快來呀！」——秋紋洗好了牌，不見梅子，便在屋裏亂叫；叫了半天沒有回聲，就自言自語地說：「這位小姐又跑到那兒去了？」——說着就離開牌桌走了出去，剛走到廊子下就看見梅子從樹影裏出來，隱約地看見樹底下還有一個人影。

「二姐，你到那兒去了？」——秋紋似乎很生氣的樣子。

「別嚷！別嚷！我去解手了！」——梅子用低音回答。

「苗先生呢？」

「我沒有看見他，」——梅子忙把秋紋拉進屋裏去了。

竹戰繼續開始。國棟仍回到管制收音機的工作，但收音機裏依然是些亂七八糟的雜音，他很失望，便也跑到院子裏去吸點新鮮空氣。

「表哥，怎麼一個人在這兒？」

「月亮很好，我在這兒走走。」——鐵生接着就問：「收音機怎麼樣了？有好消息嗎？」

「還是些亂七八糟的雜音在裏面攪呢！」

「恐怕是敵人的電台存心搗亂！」

「也許是的！真混帳！」國棟停了一會又說：

「表哥，我真想跟您一塊兒到南邊去，住在這牢籠似的租界裏真沒有生趣！不管到前方或後方，我都可以學習些東西。況且這一次的抗戰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我們青年人正可乘此磨鍊自己！您可以帶我去嗎，表哥？」

「國棟，想不到你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居然有這種眼光，足見新的中國一天天地在生長，在進步！我一定帶你走！」——鐵生興奮地說了又沉默了一下，然後皺着眉頭問：「你想姑母會讓你走嗎，國棟？」

「對了，就怕她老人家不讓我走，可是我一定要走！我決不放棄這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國棟表示着意志非常堅定。

「只要有決心，世界上沒有不成功的事情！」

兩人正談得興奮的時候，客廳裏傳出一陣嬉笑噪雜的聲音，大概是打牌的人們散了，果然，陸太太，秋紋、爾昌、梅子等先後從屋裏走了出來，梅子見鐵生和國棟在月下談心，便首先跑過去加入，秋紋見梅子過去了她也跟着過去。爾昌則銜着一枝烟捲在廊下踱來踱去。陸太太端著水烟袋倚柱而立，自

百自語地說：「想不到今晚的月亮這麼好！」接着她打了兩個呵欠，便忙喊：「國棟，時候不早了，應該睡覺吧？」國棟、鐵生等在院裏像軍隊似的並排走着，談着，根本沒有聽見她的聲音。

「聽見沒有，國棟？院子裏有寧永，快進來睡覺吧！」——陸太太的聲音裏表示着不耐煩。

「國棟，姑母在喊你呢！」

「甚麼事呀，媽？」——國棟依然在隊裏邁進。

「快進來睡呀！」

「國棟，快去吧，別使姑母又生氣！」

「真討厭！我還不睡呢！」——國棟咕嚕着朝母親這邊走來。

「好孩子，快去睡覺吧，已經一點多鐘了！」

「我還要聽收音機呢，也許還有好消息！」——國棟說着又走進客廳裏去開收音機。

「算了吧，時候不早了！」

「我英勇空軍今晨一時乘月明之夜，首次飛往敵京散發傳單……」——收音機裏吐出這樣的字句，國棟聽了跳起來往外喊，「表哥，表哥！快來聽呀，我們的飛機飛到東京去轟炸了！你們快來呀！」鐵生梅子等都興奮地跑到屋裏來，可是陸太太很生氣地將收音機關了，把國棟拉進寢室裏去了。鐵生再開收音機時，只聽到「今日新聞報告完畢」等字，大家興致索然，只好也各自回房睡覺了。

國棟雖跟母親進了寢室，但仍不肯睡，只是呆呆地坐在燈下癡想。

「你怎麼還不睡呀？」

「我睡不着！」

「你真胡鬧！現在不睡，明天早晨又不起來！」

「媽，我有幾句話想對您說！」——國棟很嚴肅地走到母親面前。

「又有甚麼事呀，孩子？」——母親很慈祥地將他拉到床邊坐下。

「我想和鐵生表哥一同到南邊去！」

「到南邊去？」——母親表示着驚異！

「住在這租界裏真會把人悶死！我想到南邊去參加抗戰工作！」

「你有甚麼苦悶儘管告訴媽媽，我一定想法使你快樂，不過你要到南邊去我可能答允，因為你太

年輕，什麼事情都不懂，而且身體又弱！」——母親很溫柔地安慰着他。

「媽，我覺得您不能了解我！」——國棟說着就站了起來，往窗子那邊走去。

「我怎麼不能了解你，孩子？你說！」

「我需要生活！這裏沒有生活！我想到前線或後方去做點於國家民族有利益的事情！我不願意住在這裏整天的吃了睡，睡了又吃，過這種鬼混的生活！」——國棟說到這裏流出滾滾的熱淚。母親聽過了，便忙走過去，給他擦乾了眼淚，溫柔地撫摩着他的短髮。

「孩子，你的年紀太小，到南邊去我實在不放心，你的父親去世了，留下給我的只有你這個寶貝，假使你有個三長四短，你想做媽媽的還能活下去嗎？」——母親的熱淚也像泉水似的滾了出來。沉默了半響，國棟緊緊地握住母親的手說：「那麼媽媽跟我一塊兒到南邊去，好不好？」他說完就在母親的膝蓋上，目不轉睛地靜候着她的回答。

「這又是辦不到的事情，孩子！你想，你父親的墳墓在這兒，我們陸家世世代代的祖墳都在這兒，我怎能離開這兒？你想我應該離開這兒嗎？你仔細的想想，孩子！」

國棟失望之餘，又咽嗚地哭了起來。母親又給他擦乾了眼淚，給他整理着衣襟說：「我的好孩子，我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告訴你呢：就是你的三姨媽已經來了好幾趟，她很想把她的蘭兒許配給你！我想這也好，蘭兒雖然比你大三歲，但你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又是親上加親，所以這門親事我已經答應了！」

「甚麼？您已經答應了？」——國棟聽了這事驟然吃了一驚，像火山爆發似的在屋裏跳叫！

「怎麼？難道你不喜歡蘭兒嗎？」——母親也忙站了起來。「你不是說蘭兒讀書很用功嗎？而且那個孩子長得也不錯，口又甜，也很懂規矩！」——陸太太接着這樣解釋。

「媽呀，我覺得您老人家真有點糊塗！」——國棟急燥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媽媽怎麼糊塗？難道給你討媳婦還算錯嗎？古語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們做父母的無非是爲了兒女好！我們陸家人口又單，四房只有你這一個！……」

「媽，媽呀，請您……請您別……別說了！我實在聽不下去了！」——國棟氣得話都說不出了！

「唉，孩子，你真枉費了媽媽的一片苦心！」

「媽媽實在不能了解我！」

「你好好地告訴我：究竟怎樣纔能了解你？」

「這很難，因為您跟我生在兩個不同的時代！譬如我現在要學習，要工作，您偏要逼我娶媳婦；我要到南邊去參加這千載一時的抗戰，您偏要把我囚閉在這鴿子籠似的租界裏做大小爺！我討厭這種生活！我恨這種生活！」

「娶親是人生的大事呀！」

「我今年纔十五歲！」

「你父親也在十五歲就娶了我親呀！」

「可是父親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母子這樣爭辯着，不覺壁上的鐘已敲了三響。不知從何傳來一陣隱約的槍砲聲，國棟忙推窗靜聽：只見柔靜美麗的明月已斜到樹尖，蟲聲唧唧，夜涼如水，但砲聲愈逼愈近。彷彿已經到了頭頂，陸太太不禁戰慄起來，全樓的人們都從夢中驚醒！國棟頓時忘記了剛纔一切的苦惱，忙跑到院心去瞭望，靜聽！只見車站方面火光冲天，把半邊天燒得通紅，際約中還傳來陣陣的爆炸聲，國棟不自主地大聲喊叫：「我們的游擊隊已打進城來了！」

鐵生、梅子等都從樓上跑了下來，整個的院子騷動了。美美、健英、吳家小妹都擠到鐵生身邊問長問短：「是不是真的我們的游擊隊打進了城！」國棟興奮地唱起「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曲，大家也跟着齊聲和唱，唱了一次又一次，唱到激昂的時候，也就是砲火最猛烈的時候！

大家這樣興奮的過了一點多鐘。鷄叫了。月亮已經渾黃，西墜了。火光漸漸的淡了，砲聲也稀遠了。奇怪的是人們的心這時反而沉重起來。陸太太連打幾個呵欠，說：「大概今天沒有甚麼事了？進去睡覺吧，國棟！」

散去的時候，吳家小妹還拉着國棟的手問：「國哥哥，是不是我們的游擊隊明天可以打進城？」

「明天一定可以打進來的。小妹！」

「這樣好的月夜，正是我們游擊隊大顯身手的好機會！」——鐵生又這樣補充了一句。

「表哥，我聽說日本鬼子因為防範我們游擊隊的襲擊，他們打算在天津建築一百八十里的長城？」

——國棟

「哼！就是萬里長城也白費！」——鐵生說着就和梅子等上樓去了，走到樓梯口上只聽到廚子老陳的廚聲和吳小妹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曲互相節奏。

次晨，秋高氣爽，天空沒有一點風雲。院子裏的人們因為昨夜緊張通宵，現在都還在甜蜜的睡鄉。只有老陳和小李幾個聽着在打掃庭院。

天空遠遠的傳來隆隆的響聲，老陳停下手中的掃帚，抬頭四望，因為他的眼睛不怎麼好，只聽着軋軋的響聲，却沒有看見飛機的影子。「說不定是中央的飛機來了！」——他向正在打掃走廊的小李說。

「中央的飛機？憲別夢想吧！」小李走到院心朝天空望了一望，頗為失望，仍然回到廊子去做他的工作。

機聲愈來愈近了，似乎到了頭頂，接着街上傳來一陣歡呼。老陳興奮地開了大門，只見對面河堤的高坡上圍集着滿滿的人羣，大家仰頭望着天空。老陳也忙跑了過去，擠上高坡，但強烈的日光直射着他染有沙眼的眼睛，他始終沒有看見機形。「這是不是中央的飛機？」——他向站在他旁邊的一個老頭子問。

「怎麼不是中央飛機？你的眼睛看不見嗎？你看那上面不是有青天白日的國徽嗎？」——那人說着就用手中的旱烟桿向天空指着。老陳就瘋狂似地跑回院子裏大叫：「中央飛機來了呀！你們快來看中央飛機呀！」全樓的人們都被叫醒了，大家興奮地跑到門外的土坡上，歡呼鼓掌，國棟并喊着「我們天天盼望的中央飛機今天可真的來了呀！」

騷動，鼓掌，歡呼，與天空軋軋的機聲互相策應着。一共是二十七架，九架一排，分成三排，很英武安祥地在頭頂上飛過。這時吳小妹輕輕地問國棟：「國哥哥，怎麼飛機不下蛋呀？」陸太太站在傍邊聽了忙向吳小妹搖手說：「倘若飛機這會兒投下炸彈，豈不把我們都炸死了嗎？」

「我肯願給它炸死！」——吳小妹很天真地說。

「小妹，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講給我聽？」鐵生頗驚奇一個年紀這麼小的孩子會說「這樣血性的話。小妹羞搭搭的不肯回答，國棟忙插嘴說：「苗先生問你，快說，小妹！」

「我希望中央飛機多炸死些日本鬼子！」

吳小妹說了這句話，鐵生緊緊地把她抱起來，在她嫩紅的小臉上重重的吻了一下說：「真聰明，我真歡喜你！」

這時飛機的尾巴在碧藍的天空裏吐出一道道的白烟，接着又吐出無數五顏六色的紙片，造成天空空前未有的美麗景象。大家又是一陣歡呼鼓掌。

「那是甚麼？——好像下雪似的！」——吳小妹驚奇地問。

「是飛機散發傳單」——鐵生。

大家的目光都注視着傳單降落的地點，有的落在屋頂，大街，落到河的中心，有的正落在這河堤上，大家都爭着去搶！有許多人沒有搶到非常失望。國棟居然搶到了一張，大家又搶着看，鐵生便提議請國棟高聲朗誦，國棟就站在土坡的最高處，用尖銳鏗肅的嗓音當衆朗誦：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打倒日本軍閥！」

「三、打倒全世界的法西斯強盜！」

「四、全世界反侵略國家聯合起來！」

五、我們是爲民族的自由獨立而戰！我們是爲正義和平而戰！

六、我們要收復東北及其他所有的失地！

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戰到底！

國棟朗誦一句，大家不自主地跟着像喊口號似地叫一句，情緒緊張熱烈！往常在租界裏遊行，或喊口號，那些巡捕照例要干涉或禁止，今日他們不但不如此，反而加入，自動地一同歡呼！

我們的鐵鳥散發傳單以後，仍循着原道而去。衆人的目光一直送到天邊，看到它們隱入了迷濛的雲層。

這一天，鐵生這一羣都是以中央的飛機爲話題，談了一整天。

吃過晚飯，梅子怕打牌，提議去看電影，國棟頭一個附議。

秋紋也忙說：「最好苗先生請客！」

「好，我請客，姑母去嗎？」

「今晚上我可不去。」——陸太太。

「媽不出去，在家裏幹甚麼呢？」——國棟。

「你三姨媽說今天晚上要上這兒來。」——國棟聽了沉默着片刻，臉上顯出不快的神色。鐵生忙叫了院子裏的小朋友美美、健英、吳家小妹一同去看電影。

雖然時局這樣艱難緊張，電影院裏還是擠着水洩不通的人。鐵生這一羣就在樓下的後排坐下。前頭

放映的是一個卡通滑稽片，沒有多大味道。正片「中國抗戰」開始，大家馬上沉靜下來，在明亮潔白的銀幕上映出一排排的戰士，嚴肅而英武，頓時掌聲如雷，全場觀眾歡呼欲狂，這樣熱烈進行着十多分鐘之久。接着是一幅升旗典禮的畫面，所有在坐的人們都肅然起立致敬，同唱國歌，看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升入雲霄，在自由的天空飄揚！久沒有看見國旗的天津市民，這時都興奮得流出淚來！鐵生和國棟也取出手巾來擦眼淚，吳家小妹更是愛國情深，滴滴熱淚濕透了她的衣襟！這不是感傷之淚，而是抑制已久的情感一旦爆發興奮到了極度的真摯表現！其次湧現在我們面前的又是我們的戰士，一排接着排，一隊跟着隊，協調的步伐，英勇的丰姿，隨着悠揚雄壯的軍號，在每個觀眾面前映過！這使在座的每人的心弦達到高度的激動，他們狂叫歡呼，手舞足蹈！——他們簡直興奮得人狂了！

像這樣的畫面一幅又一幅的映過，給與了每個人空前未有的快愉與安慰。

影片完了，觀眾還貪戀不肯離開戲院。後經院主再三宣佈「明天請早」，大家纔勉強散去。

出了影院，鐵生這一羣都很興奮地向着歸途邁進，一路上滔滔不絕地讚美着「中國抗戰」。柔靜明媚的月光已到天心，深秋的晚風略帶寒意，但在影院裏緊張熱烈了數小時的人們。這時吸着清涼空氣，反倒覺得舒適。鐵生、國棟等無意中在馬路上列成了一行，整齊的步伐，活潑的精神，有如剛纔在銀幕上見到的戰士。每人的心裏充滿着抗戰熱情的火燄！

「表哥，無論如何，我要跟您到南邊去！」——國棟的語氣像鐵一般的堅硬。

「還是那句老話：就怕姑母不讓你去！」——鐵生遲疑地說。

「母纏讓我去，更好；她不讓我去，我也要去；總之，我非去不可！我要投到自由的中國，呼吸自由的空氣！」——國棟說到這裏步伐更爲協調有力。

「國棟，我很佩服你！這樣有眼光，有魄力，你簡直不像一個十五歲的少年！」——梅子聽了國棟的話很受感動。

「新中國的青年應該如此！就是那個中途不幸犧牲了的龐小弟雖是個遺家之子，但他那服務勇敢的精神也使人欽佩。這在在表明新的中國正在生長，進步！」——鐵生興奮地補充。

大家的步伐愈走愈快，爾昌和秋紋漸漸落在後面了。吳小妹雖合不上步伐，但她能跑，大人走一步，她跑兩步，所以她不但未落後，有時還跑在衆人的前面，「小妹，當心點，別摔跤！」——衆人不斷地的這樣警告着她。

回到家裏，陸太太一個人坐在客廳裏玩「天九牌」。大家就將剛纔看的「中國抗戰」講給她聽，她似乎不十分感到興趣，却把剛纔三姨媽爲了蘭兒的婚事到這兒來的情形嚕哩嚕噠地說了一大套，國棟實在不愛聽，便回到寢室裏睡覺了。

次晨，吃過早飯，鐵生打算出去看看王秀庭回到天津沒有，正走到大門口，一個郵差拿着一封信問：「你們這兒有沒有位苗新芽女士？」看門的說：「沒有」；鐵生聽了忙走過去一手把信拿過來說：「這是我的信！」郵差覺得很奇怪，信封上明明寫着「女士」，爲甚麼這位先生要拿去呢？後經鐵

生解釋說：「這信是我的朋友的，寄到這兒託我轉交的！」郵差纔走了。

喜出望外，這信是東全、漢文寫來的。鐵生一面看信，一面上樓，走到樓梯口就像小孩子似地高興喊：「梅子！東全、漢文來信了！」梅、秋聽到是東全、漢文的信，都像瘋了似地跑了出來，擠在鐵生後面看：

「鐵師：

自您離開了「冬不老」，這村裏彷彿失去了一位賢明慈祥的家長，但我們並不難過，因為深信我們的家長在不久的將來必會回來。家長雖不在家，我們這些孩子們却依舊很乖，甚至比他在家還要乖！都知道照着他規定的計劃工作，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前進。而且，有德高望重的龐大爹鞭打着我們。

您和梅子、秋紋、爾昌幾位同志走了以後，鬼子會到我們村裏來過兩次：第一次是來尋找被我們活埋了的那些「皇軍」，他們的來勢雖然兇猛可恨，但經龐大爹出面和他們虛偽週旋，結果敷衍得還好，沒有露出一絲痕跡。第二次是縣城裏的土棍獨眼龍馬三帶着四個鬼子來找您，說他們的「司令」要請您進城去談話。我們說您不在，他們就問您上那兒去了？我們說您回東北去了。他們不信，經我們再三解釋，他們還不信，最後，他們終於很強暴地把龐大爹架走了！截至現在止，龐大爹已經去了三天還沒有回，我們現正多方設法營救，請您放心，不必爲這事操心。總之，我們現在完全採取游擊式的鬥爭：敵硬，我們則軟，敵軟，我們則硬；敵明，我們則暗，敵虛，我

們則實；白天我們是愚蠢的農民，晚上我們就變成英勇的戰士！我們出沒無常，弄得他們摸不着頭腦！

幸而您離開這兒了，不然敵人決不肯放鬆您！據傳這一次他們不請您做維持會長，而要擄您出來做教育局長。這是一個漢奸告訴龐大爹的。

近來我們也常進城，爲的是多偵探些敵情。最近我們偵察敵人運到了一萬多箱汽油存在車站，同時他們正計劃在城外關帝廟附近建築飛機場。這些我們決不會輕易放鬆的，我們既不能自行建設，必予敵以重大的破壞，使他們在中國的土地裏永遠不能得着安寧！鐵師，請您等候着我們的好消息吧！

在外形，我們現在完全是道地的農民裝飾，使敵人不懷疑我們；在精神上我們現在也不像事變開始時那樣害怕，我們感謝抗戰給了我們這樣堅苦寶貴的磨練，將我們磨練成鐵一般的冷靜，堅強！

國旗，依然在我們村裏的高空飄揚。不過爲顧及環境起見，當我們得着情報敵人要到村裏來的時候，我們便將國旗暫時降下，待他們走了我們又將國旗升起！我們決不屈服！我們要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表現堅苦卓絕奮鬥到底的精神！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們的國旗依然在天空自由飄揚！

你和同志們都好嗎？龐大爹、龐大媽常常惦念着龐小弟。我們相信他到後方必能學習許多新的知識，這對於他是有益的。秋紋還是那樣愛哭嗎？還是那樣愛修飾嗎？我們相信她必有很大的進

步。梅子怎麼樣？還是那樣蛾眉深鎖，心事重重嗎？我們希望她能樂觀起來，把握現實，向光明的路上邁進。爾昌還是那樣愛抽煙，愛說俏皮話調兒瑯瑯嗎？我們對於他只有一個希望：就是請他在頭髮上少擦點生髮油！至於對於您，我們沒有別的話，只奉勸您好好地保重您那一向瘦弱的身體。

鐵師：再會，千萬別忘了給我們寫信。信可由城內郵局王石心轉交，因為他也是我們的同志，決不致有誤或遺失。敬祝

您和諸同志康健！

生東全、漢文同叩。

大家看完信都非常興奮，只有爾昌一言不發。

「他們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每天還照舊升旗，真是難得！」——梅子從鐵生手中拿信過去細看。
「怎麼龐大爹又被他們架走了呢？」——鐵生背着手，皺着眉，在屋內踱來踱去。「他們還念念不忘龐小弟呢！唉！……龐家真够得上一門忠義！」

大家沉默着。屋子裏頓時籠罩著一層陰鬱。鐵生從梅子手上又把信取過來細看。爾昌斜躺在床上抽着煙捲。

「你真是烟鬼！你看東全他們來信不是叫你少抽煙嗎？」——秋紋板起面孔向爾昌說，爾昌却報之以微笑。

「你還好意思笑呢？」

「我不笑，難道叫我像你動不動就哭嗎？」

「我哭礙你甚麼事？我又不像你擦着滿頭的油！叫人家說我油頭滑腦！」

「可是我還愛抹口紅呢！」——爾昌決不放鬆，馬上又這樣反攻了一句。

「我愛抹口紅！怎麼樣？你說！你說！」——秋紋聲勢兇猛的逼近爾昌，彷彿要與他動武似的，梅子忙把她推開說：「你們真像小孩子的脾氣，一會兒鬧，一會兒笑！」

「不准鬧了！」——鐵生驟然把手在桌上一拍，他們纔都不敢開口了。爾昌似乎滿不在乎，仰着一枝烟捲下樓去了，秋紋則倒在床上嗚咽地哭泣起來。

樓梯上有脚步聲，梅子忙把房門關攔。接着國棟就敲門進來，秋紋哭得兩眼紅腫，怪不好意思的，便忙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

「表哥，大門口來了一個皮匠，說是找您的！」

「甚麼！一個皮匠找我？」——鐵生頗為詫異。

「這倒是怪事！讓我去看看！」——梅子說着就和國棟跑到門口去看，果然一個皮匠站在門口，擔子放在身傍，他一見着梅子便笑着說：「您不是吳小姐嗎？我找苗鐵生先生！」

梅子將這人上下打量了一下，彷彿在甚麼地方見過的？可是驟然間又想不起來。那人又接着說：「您不認識我了吧？——我叫王秀庭，前幾天咱們不是在鄉下見過一次嗎？」——這時梅子纔恍然大悟，忙笑着說：「我的眼力真不行，對不住，原來是王先生，請進來坐！請進來坐！」

王秀庭將擔子挑進了院子。鐵生聽說是王秀庭，趕忙從樓上下來迎接。院子裏的孩子們聽說是一個

皮匠會苗鐵生，爲了好奇，也都圍了過來。

「哦！秀庭！你甚麼時候回來的？我正打算去找你呢！」——鐵生忙走過去與那人握手。

「昨晚剛到。」

「使命完成了？」

「一切都照計劃實現了！」

「Congratulations！」——鐵生說着又熱烈地與秀庭握手，表示無限的欽佩。接着又說：「老兄真好像孫悟空似的，一日數變：一會兒商人，一會兒廚子，還會兒又是皮匠！行，行，真行，佩服得很！」——鐵生說着就在秀庭的肩膀上拍了幾下。

「我很想求王先生給我補補腳上的皮鞋！」——梅子也幽默地笑着說。

「好啊！吳小姐，請您說下來，我一定給您補得好好的！」

「您要多少錢呢？」

「吳小姐的事情還不好辦嗎？——毫不給錢也不要緊呢！」

這一段對話把圍在旁邊看熱鬧的孩子們弄得莫明其妙。吳小妹這時也喊着：「皮匠！皮匠！給我縫縫腳上的皮鞋！」——她說着就將一隻腳伸到秀庭的面前，把大家都弄笑了。

「這位小妹妹叫甚麼名字？看樣子長得頂聰明的。」——秀庭也笑着走過去和吳小妹拉手，可是小妹羞答答地往後退了兩步。鐵生就忙說：「我給你介紹一下吧：這位是陸國棟，這位是雷健英，他們兩

位都是南中的高材生。這位是陳美美小姐，是培根女學的高材生。這位小妹妹就叫吳小妹！」之後，鐵生又轉向孩子們問：「你們知道這位皮匠叫甚麼名字嗎？」大家說：「不知！」鐵生就笑着說：「他就叫一個勇敢的皮匠！」——說得大家都大笑了！

「我看還是請王先生樓上坐吧？」——梅子。

鐵生領着王秀庭到自己房裏坐下。梅子、秋紋也回到自己房裏去了。只是那些少年們還擠在房門口戀戀不肯散去。

「這房子倒很好，是甚麼人的？」——秀庭細細地觀察屋子，并憑窗向兩邊隣居眺望。

「這是做親的房子。」

「這房子很好，大可利用一下，做點工作！」——秀庭似有所指而言。

「囉，房子倒很好，可是我日坐愁城，無事可做！」——鐵生似乎沒了解他的意思。

「你不想在這兒做點工作？」——秀庭說着就走過去把房門關攏，然後回到床邊坐下，靜待鐵生的回答。

「你想我在這兒能做甚麼嗎？」

「假使你願意，眼前就有工作！」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秀庭又走過去將房門打開，往外面看了一下，見圍棟、健英幾個孩子還站在樓梯口輕輕地議論。鐵

生忙跟過去對他們說：「國棟，請你們到樓下去玩好不好？」

孩子們下樓了。秀庭很機密地指着隔壁的那棟洋樓說：「你知道那裏面住的是甚麼人嗎？」

「沒有注意。你知道住的是誰嗎？」

「有一個妖精住在隔壁！」

「妖精？」引起了鐵生的興趣。

「秦希根的姨太太就住在隔壁樓上！」

「秦希根？——甚麼人？」——鐵生對於這三個字似乎有點陌生。

「怎麼？你連秦希根都不知道嗎？」

「我到天津不久，不知道。」

「他就是這兒有名的大漢奸！他現在要迎合主子的歡心，改編我們中小學的教科書！要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改成五色旗！說東北在從前就不是中國的疆土！擁護擴充甚麼『東亞共榮圈』種種荒謬絕倫的主張！不僅此也，最近他還向主子建議禁用國幣，發行偽幣！——像這種罪大惡極認賊作父的漢奸，若不予以狙擊，那我們還能算中華民族的子孫嗎？」——秀庭這樣激昂慷慨地說着，兩眼迸出強烈的憤恨與報復的火燄，全身的筋肉似乎都凝成了鋼鐵！

鐵生打開房門把眼睛向外面掃了一下，然後回轉頭來很冷靜地說：

「那麼你們現在想把他幹了？」

「我們要殺一做百！」——秀庭的語氣好似斬釘截鐵！

「這就非請你老兄幫忙不可！」——停了一會，秀庭漸漸冷靜下來。

「我幫忙？你想我能幫忙嗎？」

「你老兄不能幫忙，那麼誰能幫忙呢？我希望你老兄到南邊去以前，能跟我們一同完成這件偉大的革命工作！」——秀庭說着就在鐵生的肩膀上沉着地拍了兩下。

「好！老王，你說怎麼幹？」——鐵生驟然興奮地站了起來，兩眼盯着秀庭，秀庭又忙把房門打開，往外看了一眼，見國棟又站在樓梯口上。

「國棟，你又站在這兒幹甚麼？」——鐵生。

「飯好了，請表哥下去吃飯！」

「你上樓來好久了？」

「我剛上來。」

「好，你先下去，我們就來。」

國棟下樓之後，鐵生又將門關住，然後向秀庭問：

「你告訴我，怎麼幹法？」

「我怕我們剛纔談的話，那個小孩子都聽見了？」

「不會的。萬一聽去了也不要緊。他非常可靠。他是我的表弟，是一個很有血性，很有希望的青

舉！」

「既是這樣，那很好。」——秀庭就輕輕地在鐵生的耳朵裏說了許多話，同時又向窗外隔壁樓房指了幾下。

「那麼他本人是不是住在隔壁？」——鐵生又問。

「一三五的晚上，他準住在這兒，二四六就住在日本租界大太太那邊！」——秀庭說着就由袋內取出一張像片交給鐵生。「你看，這就是他的照片！」鐵生將像片接過來仔細看了一下，笑着說：

「像這樣重大的任務交給我你放心嗎？」

「笑話！像你這樣一位從五四運動就做革命工作的老革命家，還會誤事嗎？」

「好，既是這樣，就讓我試試！這張像片就放在我這兒。」

「祝你成功！」秀庭熱烈地與鐵生握手。

「還有七天就到九·一八了，我希望在九·一八以前能够完成任務，給那些漢奸們一個當頭棒！」

「好！」——兩人又作了一次更熱烈的握手。

兩人興奮的開了房門，下樓去，不料國棟又毫無聲息地站在樓梯口，他看見鐵生從房裏出來，忙說：「飯涼了，請您兩位快去吃吧！」

「我謝謝。我要回去。」

「您別客氣，王先生！」——國棟。

「不是客氣，改日再來叨擾吧。」

「希望您常來和我們談談。」——國棟陪著鐵生送秀庭出大門。

「王先生不是一個真的皮匠吧？」——國棟。

「你看他像個皮匠嗎？」

「倒頂像的。可是他不是一个真的皮匠。我知道他是幹甚麼的！」——國棟很玩皮地跳着說。

「那麼，你說他是幹甚麼的？」

「我現在不說，待晚上沒有人的時候我再告訴您！咱們先去吃飯吧。」

次日，鐵生坐在大門口整整的觀察了一天，但沒有看出甚麼線索，隔壁的大門老是緊緊地閉着，偶爾見着一兩個僕人從裏面進出。直到深夜，鐵生纔回到自己房裏休息。他心想今天不是星期一嗎，怎麼那個漢好沒有來呢？

次日，他又偵察了一天，還是沒有絲毫線索。

第三天，在上午十點多鐘的時候，隔壁門口來了一輛很漂亮的新式汽車，後面車廂裏空着沒有人，前面除了司機，還有兩個穿黑衣戴黑帽的粗漢在裏面坐着。其中一個脚着一枝烟捲進院子裏去了，一會兒又笑嘻嘻地很恭順地陪着一個十七八歲打扮得非常妖豔的女子從裏面出來上車走了。那女子臨上車的時候告訴石門的老頭兒說：「今天不回來吃午飯。」鐵生心想這女人大概就是秀庭那天所說「妖精」吧

，他便將他汽車的號碼——三七五四——記下，並且對自己說：姑且候她回來再說，看她是否和他同來？——這是鐵生三天以來偵察出來的唯一成績。

這幾天陸太太和院子裏的人們都覺得奇怪：爲甚麼當鐵生老是坐在門口，彷彿期待甚麼似的？

「鐵生，快進來吧，老坐在門口幹甚麼？」——陸太太說。

「我知道表哥坐在門口做甚麼！」——國棟揷着插嘴。

「你說我坐在門口幹甚麼？你說？」

「表哥坐在門口等一個人！」

鐵生聽了有點兒驚異，然而故作鎮靜，又接着問：

「你說我等甚麼人？」

國棟便在鐵生的耳朵裏輕輕地說出「秦希根」三字，這把鐵生嚇了一跳，心想這個孩子怎麼會知道的，於是忙將國棟拉到對面河堤的草地上，看了四面沒有人便問：

「國棟，你現在好好地告訴我，你怎麼會知道的？」

「那天那個皮匠說的話我通通聽見了！」

「你全聽見了？」——鐵生聽了更是驚異。

「表哥，請您別害怕，我決不會壞您的事！並且我還願意幫助您早日完成這使命！」——國棟誠懇而熱情地向鐵生表白。

「你？」——鐵生緊緊地握住國棟的手，雙眼凝望着他，先前似乎是懷疑，後來終於表示着欽佩，信任。

「難道表哥不信任我麼？」

「我完全信任你，我早就看出來了你不是一個平常的青年，你有極大的熱情和抱負！可是希望你嚴守秘密！」

「表哥請放心好了！」

次日，王秀庭又來了。今天他扮了一個電器工人，鐵生見了便笑着說：「老王，你真行，一天一個模樣兒！」

「我們做特務工作的人非這樣不可！」

鐵生將這三天偵察的結果報告給秀庭，秀庭也給了他許多新的情報。同時他交給鐵生兩枝手鎗。

秀庭說了一陣話就告辭走了。

鐵生將手鎗放一枝在自己身上，另一枝使藏在床上的棉絮底下。一個人在房裏踱來踱去，心裏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便將國棟叫進房來，和他又說了許多方法。然後取出賽希根的照片給他看。

「你認識他嗎？」

「可不是他！這人常常在隔壁進出！」——國棟從鐵生的手中把像片接過去細細地觀察。

「我們甚麼時候下手呢？」

「待他下汽車的時候，我們就給他一鎗！」——國棟很勇敢他說。

「這不行！他有保鏢的！而且這樣我們自己很危險！」——鐵生。

「那麼您說甚麼時候動手呢？」

鐵生背着手在房裏走了幾個圈子，坐在床上沉思了半嚮，更走到窗子跟前向外看了一陣，然後慢慢地回轉頭來說：

「最好是找一個最熱鬧的公共場所，或非常僻靜的地方！」

「那麼我想法子打聽一下，看他常到些甚麼地方去！」

「對了！這是我們第一件應做的工作！」——鐵生很歡悅地在國棟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第二天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又發見了三七五四的汽車停在隔壁的門口。國棟便將自己的自行車預備在門口放着。果然，秦希根和他的姨太太從裏面出來上車走了。國棟忙騎着自行車拚死命地在後面跟着，但無論自行車怎麼快，畢竟趕不上汽車，所以穿過兩條街就看不見那汽車的蹤影了。但他毫不失望，仍騎着車在各街上繞了一點多鐘，終於發現三七五四的汽車停在大光明電影院門口。

他便買了一張票進去看電影，先在黑暗中看不見任何人，直等到休息的時候電燈亮了，他纔發見秦希根和他的姨太太坐在樓上正中的包廂裏。國棟馬上飛也似地跑回來報告鐵生。鐵生聽了，心裏衝動了一下，打算帶着手槍同國棟一塊兒去；但仔細一想；今晚未免過於倉猝，失敗了反而不好，便又猶豫起來。

「快點走呀！表哥！」——國棟急迫地催促着鐵生。

「不，國棟，今晚準備不夠，我想還是緩一下動手，慎重一點好！」——鐵生說着又把這事的利害關係很懇切地向國棟剖解了一番。

鐵生與國棟的行動，這幾天的確惹起全院人們的注意，且兩人常常一塊兒出去。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真正祕密。

今天因為太陽特別溫暖，梅子看見陸太太晒褲褥，便也上樓去把自己的和鐵生的被褥都抱了下來晒，可是忽然在鐵生的棉絮底下發見一枝手槍，她非常驚異，因為她一向知道苗鐵生是沒有手槍的。於是，就到隔壁房裏把秋紋叫過來問個底細，然而她也猜不出這手槍從何而來。正在此時鐵生與國棟從外面回來了，梅子和秋紋又忙把手槍藏起。

「你們在這兒幹甚麼，把床上弄得這樣亂？」——鐵生。

「我們看見陸伯母晒被子，所以也想把苗先生的被子拿下去晒晒。」——梅子。

鐵生一句話沒有說，筆直走到床邊把棉絮掀起，可是沒有看見他的手槍，他很驚異地注視着梅子和秋紋的表情。

「棉絮底下的東西呢？」

「甚麼東西？我們沒有看見呀？」——梅子故意裝做鎮靜。

「你們究竟在搞甚麼鬼？」——鐵生似乎很生氣。

「您床上究竟放着甚麼珍貴的東西，您這樣着念？」——秋紋笑着問。

「手槍！」

「你要手槍幹甚麼？」

「自然有我的用處！」

「殺漢奸用的！」——國棟忍不住說了出來。

「殺漢奸？那兒有漢奸？」——梅子，秋紋接着很嚴肅地問。

「我們隔壁就住着一個大漢奸，你們還不知道嗎？」——國棟率性一口氣痛快地說了出來。

鐵生看見一切瞞不住她們，率性把兩昌叫了進來，將秦希根的事情通盤地告訴了她們，希望她們千萬不要洩露祕密，並將這事的重要性再三警告他們！他們聽了都非常興奮，激昂，都要求參加這件效忠於祖國的偉大工作！

院子裏的少年們，從此顯着特別興奮，活躍，每人的臉上都帶着一種神祕的氣息。

秀庭和鐵生又會商了幾次。

還是九月十七的夜晚九點四十分的事情：天上佈滿了烏雲，象徵着大風雨就要襲來。可是大光明電影院。還是像平常一樣。擠着滿滿的觀眾，原因是今晚改映五彩新片「風流海盜」。影院門口陳列着一排排的雪亮汽車，三七五四也是其中的一輛。

在影院樓上正中的包廂裏，一對男女貼着緊緊的坐着，男的看上去有三十五六歲的樣子，油亮亮的分髮，蓄着一撮東洋短鬚，穿着嶄新的灰色呢呢西裝，口裏啣着一枝雪茄烟，左手攬着那個女人不斷地微笑。那女人大約有十七八歲，青黃的臉上塗着濃厚的脂粉，蓬鬆的燙髮，穿着一件淺紅印度綢的旗袍，口裏鑲着兩顆金牙，左手的中指戴着一個鑽石戒子，她也同時不斷地向那男人瞟眼，媚笑，笑時她的金牙更顯得閃亮。

鐵生頭一個上樓，帶着吳小妹坐在他們的背後！

國棟懷着一枝手槍坐在他們後排的右邊。

秀庭扮了一個賣香烟的小販在門口把風！

秋紋陪着梅子提着一個透明的金魚缸，裏面養着好幾條美麗的金魚，從影院的東頭向西走，爾昌假裝和她們不相識，喝得醉醺醺地山西向東來，他們故意地撞了一個滿懷，結果把金魚缸打得粉碎！梅子和秋紋一把將爾昌死死地扭住不放，大哭大鬧！於是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團團的將他們圍住。站在影院門口巡哨的巡捕忙趕了過來排解。

這時秀庭急忙溜進影院發了一個暗號！恰好，銀幕上的海盜正在放槍劫擄船上的一個美女，正在這槍聲四起，場面緊張萬分的時候，國棟掏出槍來對準着前面包廂裏的男人射擊，放了兩槍，那人仍未倒地，鐵生見了從旁又英勇地連射了三槍！

起先，觀眾毫未注意，以為是銀幕上的槍聲，直等到那女人狂叫「救命」！觀眾纔突然大亂起來，

生就忙把手槍悄悄地塞入吳小妹的外衣口袋裏，待電燈開了的時侯，他們都早已從人叢中擠出了影院！

梅子、秋紋經巡捕排解以後，聽說影院裏發生了兇案，便和巡捕一同跑進去看熱鬧！

「這死的是甚麼人呀？」——梅子故意地問那正在檢查屍首的巡捕。

「秦希根！」

「他爲甚麼會被人暗殺呢？」

「他是一個危害國家民族的大漢奸」——擠在裏面看熱鬧的人們都這樣喧嘩着。

次日，英租界成了恐怖的世界。日本一面威脅英國當局限期緝兇，一方面封鎖租界使裏面的糧食蔬菜的來源斷絕，同時還用種種卑鄙醜惡的手段來恫嚇。全國的報紙都以顯著的地位刊載秦希根被刺的消息，對於行刺的志士們備極讚揚！

鐵生這一羣已託某西友代訂船票，準備即日南下。王秀庭的住處已數度被檢查，租界當局也明知「秦希根事件」是王秀庭這般人幹的，然而在表面上不能不敷衍緝兇，但天津的偽組織與日本軍部却愈逼愈緊，限他們兩星期交出兇犯，否則開始攻打租界！其敵偽的便衣隊早已在英租界自由行動了。這使租界裏的居民感到惴惴不安。

鐵生這一羣自從幹了那件英勇的事件以後，便都隱居在家，讀書閱報，不輕出大門一步；連陸太太也覺得奇怪，爲甚麼這些孩子們近來這樣安靜？一天，鐵生爲了一點要緊的事情必須自己到電報局去一趟，在中途，他發見兩個「黑衣人」跟在他的後面，他便走進一間飯館，然後由飯館的後門繞道回到家。回到家裏他將這事告訴梅子和國棟，他們都爲他捏了一把汗！

「我們還是趁早離開這兒吧！」——梅子聽了鐵生的報告以後這樣說。

「我已經託人訂船票了。」

「表哥，請您多訂一張船票，我決定跟您到南邊去！」——國棟。

「姑母答應了嗎？」

「現在也管不了這些，在這兒我實在感到痛苦，再這樣就下去我就會悶死！」

「你到南邊去自然很好，不過姑母的意思你也不能不相當的顧及。」

「表哥，我並非不尊重她老人家的意見，可是現在困難愈來愈多了：她希望我整年地關在家裏，吃了睡，睡了吃，替她討兒媳婦，給她生孫子！你想，表哥，我一個年青的人怎麼能幹這個？」——國棟的語氣裏蘊藏着無限的痛苦與憤慨！

「她一定要逼你娶親？」

「聽說日期都擇好了！」

「這可是姑母的不對！一個十五歲的青年如何能娶親呢？——鐵生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兒說：「表弟，你別難過，我去給姑母說，請她老人家不要這樣做！」——鐵生說着就往樓下走去。

這時陸太太一個人正在房裏哭泣，口裏吱吱呀呀自言自語地說着：說兒子如何不聽話，說丈夫爲甚麼死得這麼早，留下她一個人孤單單的在世界上活受罪，……見鐵生進去也顯着愛睬不睬的樣子。

「姑母爲甚麼又生氣呢？」——她還是低着頭咽咽啜泣，對於鐵生的話似乎沒有聽見。

「姑母，表弟究竟年輕，有甚麼事情使您不痛快，儘管教訓他，您老人家何必難過呢？」

「現在人大心大，我也管不了他了！」——陸太太興了一把鼻涕，揩着眼淚說。

「聽說您老人家打算給他娶親，是嗎？」

「是呀，就是爲這事你表弟近來天天給我鬧！蘭兒你不是見過嗎，多麼好的一個孩子，長得也頂不錯的，又是親上加親！」——陸太太這時纔慢慢抬起頭來，止住了哭泣，鐵生忙把放在梳粧台上的水烟袋順手遞了給她。

「可是表弟今年纔十五歲，似乎……」——鐵生的話還沒有說完，陸太太就搶着說：「你的姑父不也是十五歲娶親了嗎！」

「不過，姑母，現在時代不同了，表弟還應該讀書！」

「他娶了親，不是照樣可以上學嗎？反正你的姑父留下了一點錢，還勉強可以養活着他！」

「這事還請姑母多多考慮一下，我覺得國棟還沒到結婚的年齡！」

陸太太見鐵生反對，似乎很生氣，便板起面孔說：「好，你們都是新學派！我是老古董！反正我們這種人就快要進棺材的了！」鐵生這時只得忙笑着說：「姑母的福氣真好，有表弟這麼一個孩子，說不定他將來能够幹出些轟轟烈烈的事業！而且他非常勇敢，譬如這次秦希根的……」

「甚麼？」

「不，我是說表弟對於秦希根案子分析得很清楚，他認爲這是漢奸必然的下場」——鐵生知道剛纔

有點失言，又忙這樣補着說。

「唉，我也不希望他做甚麼大事，我只希望他能將陸家這根苗傳下去。你可知道你的姑父一共有四房，現在只剩下你表弟這一根苗！」

「就是要娶親也不必這樣急！聽說已經定了十月初一，是嗎？」——鐵生假裝不知道，故意這樣問。

「這倒是的，的確也來不及準備，我本想延到臘月辦事，好讓各方面都有個準備，可是蘭兒的父母說既是訂了，就索性趕快接了過來吧；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把大姑娘放在家裏也實在不放心。這樣也好，蘭兒過門以後家裏也可以熱鬧點兒！」——陸太太一面吸着水烟，一面這樣吩咐着：「再說王騰子也給他們看好了日子，說十月初一是一個最吉祥的日子，宜於娶媳嫁女，並且說錯過了十月初一今年就沒有好日子了！」

鐵生見姑母越說越不像話了，便想改換題目，從另一方面來打動她：「姑母同我一塊兒到四川去玩好不好？聽說成都頗有北平的風味，最宜住家，養老，而且那邊物價不高，飲食也很方便？」

「這都是辦不到的事，孩子！我何嘗不想到南邊去玩？可是你姑父的墳墓留在這兒誰來看管？唉，若是你姑父在世，何致使我現在來受這種罪！」——陸太太說到這裏又不禁流下淚來。

國棟這時也走了進來，見母親仍在哭泣，便忙過來安慰：「請媽別哭吧，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服從您的命令，只求媽別強迫我和蘭姊結婚！」

「別的事情都可以任你的性子，只有蘭兒這門親事非聽我的不可！」——陸太太說着把水烟袋重重地放在梳粧臺上。

「我甚麼事都可聽媽的，惟有這件事……這是我的終身大事，我自己應該作主！」——國棟說着就一氣衝了出去，鐵生忙趕了過去一手拉住他，陸太太却已氣得放聲大哭了。

鐵生見他母子已鬧成僵局，便索性把國棟拉到走廊上作一番懇切的勸導，教他對母親說話不應該那樣火氣，有甚麼事情應該平心靜氣地說。國棟呆呆地坐在一張藤椅上，浮腫的眼睛裏泛出絲絲的淚光。陸太太的哭聲達於窗外，梅子、秋紋這時聽着也從樓上趕了下來勸解，但依然無效。鐵生便很溫柔地拍着國棟的肩膀說：「好表弟，進去，去給母親陪個不是！無論如何，她總是你的母親！」國棟的熱淚滾滾地流在衣襟，然後慢慢地站起來說：「對於這個家，我實在厭惡極了！」

鐵生推着國棟走進寢室。陸太太愈哭愈傷心，鐵生做了一個手式，國棟纔慢慢地走到母親跟前說：「媽，請你老人家別生氣，是我不會說話，剛纔惹你生氣了！」——說着熱淚又滾了下來。鐵生這時也忙說：「好了！好了！好了！姑母請別生氣吧！表弟已經知道他錯了！」梅子、秋紋幫腔，這時站在旁邊說了許多好話，陸太太這纔勉強止住了哭泣。鐵生又忙把水烟袋遞給她。國棟鵝立在旁邊呆若木人，蒼白的臉上顯着無限的痛苦。

這時外面一陣笑聲，隨着走進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肥胖的臉上敷着濃厚的脂粉，粗矮的身軀穿着一件狹小的淺綠色旗袍，放大的小腳套着一雙西式皮鞋，老遠就眯着一雙小眼笑嘻嘻地喊着：「啞啞，

我一猜就知道你們都在家！」

「啊，三姨媽！請這邊坐！請這邊坐！我早就猜着你今天要上我這兒來的！」——陸太太也陪着笑臉迎了過去：「怎麼蘭兒今天沒有一同來？」

「是呀！我也叫她過來看看國棟，可是這孩子真不大方，這幾天聽說定了親，反而有點拘謹！」——三姨媽說着就一屁股坐在靠近梳粧台的椅子上。「其實自小一塊兒長大的表姊弟，有甚麼害羞呢？」——陸太太忙將自己手上的水烟袋遞了過去。鐵生、梅子等這時都溜上樓去了，國棟也想溜走，可是陸太太喊着說：「國棟，你還不叫三姨媽？」

「三姨媽！」——國棟勉強地這樣喊了，又低下頭要往外走，可是那位胖婦人忙接着說：「今後你應該叫我丈母娘了！國棟，怎麼這樣久不上我那邊玩去？也不去看看你的蘭姊？」——國棟低着頭不知在想些甚麼，似乎沒有聽見她的話。陸太太又忙說：「國棟，三姨媽在給你說話呢，你聽見沒有？」

「這孩子今天怎麼啦？是你罵了他嗎？」——三姨媽似乎看出國棟的懊喪的神色。

「不，這孩子也跟蘭兒一樣，聽說要娶媳婦了，也有點害羞！」——陸太太忙掩飾着說。

「其實自幼一塊兒長大的，有甚麼害羞呢！國棟，明天到我那兒去吃午飯吧，去看看蘭姊給你打的絨線衣！」——三姨媽說着又和陸太太嘻嘻哈哈地談了許多關於迎親的瑣事，國棟站在旁邊聽着實在心煩，便一溜烟跑上樓去了。

鐵生正從樓上下來要出門。

「表哥，您要上那兒去？」

「王秀庭先生剛纔派人送信來，叫我即刻上他那兒去一趟。」

「我跟表哥一回去，就在家裏實在悶得慌！」

「也好，可是你得告訴姑母一聲。」

稟告了陸太太之後，國棟和鐵生便出門朝王秀庭的住處走去。

秀庭的住處近來常常遷移，有時一日三遷。這并非提防租界當局的捕緝，而是怕敵僞組織買出漢奸來狙擊。甚至很好的朋友這時也不知道他的真實住址。國棟跟着鐵生左拐彎，右轉角，走了十幾條街道，好容易到了他們的目的地。

這是英國輪船公司堆貨的庫房，完全是鐵板築成的，裏面沒有窗子，沒有透風洞。外面站着好幾個工人在那裏「觀風」。鐵生將秀庭的信給他們看了，他們便很熱忱地引着他們進去。倉裏面漆黑，全憑兩枝放在中間桌上的紅燈射出微弱的光芒。裏面坐着二百多個漢子，但看不清每人輪廓，只見他們像鐵一般凝結一團，嚴肅靜穆。王秀庭站在他們的中心，正在演說，搖幌的燭光映着他那黧黑的面龐上，使他前額具有特性的筋骨愈顯凸出。他不斷地舉起他那粗壯的手臂，口裏發出隆重剛毅的嗓音！他好像是一根鐵柱挺立了他們中間。他看見鐵生和國棟，便忙走過來招呼，并向大家介紹着說：「這兩位就是刺殺漢奸秦希根的英雄！」接着就是一陣雷動的掌聲！

「現在好極了，我們的英雄也來了！日本強盜限期交出他們所謂的兇手——就是我們的英雄——英國當局因為要集中力量對付歐洲的強盜德國，所以不能不暫時敷衍東方的強盜日本！若英國不及時交出我們的英雄，日本就開始攻打租界，斷絕租界的食糧！我們當然不能交出我們的英雄，雖然他們是不怕死的；我們要留着他們為國家民族幹出更多偉大的事業！」王秀庭說到這裏，有位五十多歲的排字工人趙明義突然立了起來慷慨豪邁的說：「主席，我願意為我們的英雄去斃死！」

「你？」——秀庭先楞了一下，接着就興奮地說：「那……你也是我們的英雄！」

接着又有一位中年的同志舉起他那鐵一般堅硬的拳頭，從人叢中叫了出來：「我也願意為我們的英雄去受難！」

「那他也是我們的英雄！……」秀庭的話還沒有說完，一位十七八歲的青年工人又接着站了起來說：「主席！我也願意！我也願意！」

「那他也是我們的英雄！」

「我也……」

「我……」

……

大家都這樣踴躍地呼叫着，幾乎所有在座的同志們都舉起了他們健壯的鐵臂！鐵生、國棟見了這種英勇的壯舉，感動得流出淚來！

「好！好！够了！我們只要一位就够了！」——秀庭也興奮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這時鐵生突然立了起來，相他那尖銳激昂的聲調向大家說：「諸位同志，我與陸君很感謝諸位的盛意，感謝到流出眼淚了！不過刺殺秦希根，在王秀庭先生的領導下，是我和陸君幾個人幹的！我們決不願意連累別的同世代我們去受難！我和陸君願意去自首！」

「對了，我和苗先生願意去自首！謝謝諸位的好意！」——國棟也跟着立了起來這樣補充。

「這是不可以的！一個同志只許做一次英雄！也只能犧牲一次！苗同志和陸同志既然刺殺了秦希根，我們就不能讓他們去自首！我們應該知道：國家是大家的，人人有犧牲的義務！我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做了二十年的排字工人，可是還沒有幹一件真正於國家有利益的事情！現在我向大家請求把這個機會讓給我！」——趙明義又站了起來激昂慷慨地表白他的志願。

全場的人聽了趙明義的話都很受感動！鐵生、國棟幾乎疑心他不是一位工人，一個普通工人怎麼能說出這樣條理清晰的話呢？

「好！趙老大，這自首的機會就讓你吧！你家裏還有些甚麼人？我們願意為你贖養！」——秀庭沉默了一下之後這樣說。

「我家裏沒有甚麼人，我的妻子去世了！我的兩個兒子也給日本鬼子殺了！」

「那更好！我們將把你的大名編入抗戰史中，萬古流芳！」——秀庭作了最後的結論。

鐵生這時還想站起來說話，可是秀庭忙用手止住，不料國棟又突然立了起來，很激昂地說：「主

麼，我想這是不公正的：我和苗先生幹的事情爲甚麼要勞這位老先生替我們受過？我覺得這是極不公正的！我還是要求主席讓我們自己去自首！」

「國棟同志，我想你不應該還奪別的同志犧牲的機會！就這樣辦吧。你還年青，將來報効國家的機會還多着呢！」——秀庭說着就走過去和鐵生、國棟、趙明義等熱烈地握手，衆人又是一陣熱烈的歡呼，鼓掌！

次日，中外報紙都登着刺殺秦希根的「兇手」趙明義到英國工部局自首的消息。接着又披露有四個中國的大律師願意爲趙明義爲他義務辯護的消息。

秦希根案子開審了。經過幾次的審問，趙明義的供詞都是同樣的一句老話：「秦希根是漢奸，所以我很恨他！我要殺他！」無論法官用任何方式審問，他永遠是那句老話！這樣弄得英國法官毫無辦法，祇好宣判趙明義患神經失常症，俟病愈再審。日本軍部對此却極表不滿，要求將趙明義引渡。英國當局先則譁詞拒絕，後因歐洲風雲日漸緊張，祇好屈膝在日本的威脅恫嚇之下，將趙明義送到日本軍部了。到了敵人的軍部，趙明義雖然全身被打得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肉，但他依然堅強地說那一句老話：「秦希根是漢奸，所以我恨他！我要殺他！」當他被肉刑而暈厥過去之後，那些吃人的強盜鬼子們就在他的臉上噴上幾口冷水，待他醒過來又鑿他以豐盛的酒肉，還加上許多甜言蜜語，用種種方法來誘供他的黨羽，但老英雄依然是那一句老話：「秦希根是漢奸，所以我恨他！我要殺他！」

強盜們實在計窮策盡了：軟的利誘，硬的毒打，任何殘酷的體罰都已施過——灌煤油，灌鹽水，

——一切都無效，最後強盜們只有拿出他們最兇暴的手段——焚燒——來結束這位老英雄的生命！

某日，在鷄叫了以後的黎明時候，兩個鬼子兵將老英雄從黑暗的屋子裏押到一個廣闊的空場，在那裏早已佈滿了兩排狩獵的鬼影！老英雄就被綑綁在一個特製的鐵架上，好像耶穌當年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四週堆滿灑透了煤油的乾柴！

火着了，在英雄狂叫着「中華民國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霎那，昏暗的天空裏頓時映出一片紅光，老英雄，就在這強烈的火焰中，在這滿天紅光中，悲壯地殉國了！

趙明義殉難的消息傳遍了天津，傳遍了全國，各地同胞都爲他悲壯的義舉所激動，紛紛爲他舉行追悼會。他的軀殼雖被強盜們燬滅了，他的精神則永垂人間！

天津的環境愈來愈惡劣了。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英國當局還是實行着姑息政策，對於中國的抗戰雖表同情，但因奢於日本的淫威，不得不面而敷衍，最近敵方不但封存中國存在租界裏的五千萬白銀，對於匿居租界的一般抗日份子，更具澈底剷除的決心。因之王秀庭這一羣的工作，也頗受到英國政府態度的影響。苗鐵生在這種壓迫環境的空氣中，更不能不提早南下，而且農建總會又函電催促，即日赴蓉工作。

費了很多週折，鐵牛居然買到了五張到青島的船票。國棟的船票雖然在內，但走與不走仍在苦痛的矛盾中掙扎。明天就要開船，而三天以後就是他母親給他預定的婚期。陸太太爲了兒子的婚事近來忙得

昏黑地，從前每晚選聽無線電報告的戰事消息，現在簡直無暇及此。國棟眼看自己的前途要斷送在超不自主的婚姻上，終日爲這事苦惱着；且早晨就要開船，走與不走到現在還沒有拿定主意，於是他只有再求教於鐵生。

「我看你忠孝不能兩全：現在國家多難，衛國重於保家，盡忠重於盡孝！倘能攜母南去，婚事改期，那是最完美的辦法，否則只好移孝於忠！」——鐵生想了一想，這樣慨歎着說。

「這是我唯一的生路！希望表哥能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國棟緊緊地握住鐵生的手，熱烈地期望着鐵生的援救。

「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力量幫助你達到目的！」

說罷，鐵生就即刻走入姑母的寢室。

「姑母，我明天要走了，我很想帶姑母和表弟一同到南邊去，天津這地方今後住不下去了！」——鐵生這話突如其來，陸太太聽了好似一聲巨雷。

「鐵生，我看你也和國棟一樣，還像個小孩子！你看，我能同你到南邊去嗎？——財產在這兒，你姑父的墳墓在這兒，而且再過三天就是你表弟的婚期！你看我能走得了嗎？孩子，你要走，我不能留你，可是無論如何，請你再多耽三天，給我湊個熱鬧，撐撐場面，過了國棟的婚期再走！」

「照理，表弟的婚姻大典我應該在這兒幫姑母的忙，不過現在船票已經買妥了，實在無法更改！而且……國棟這麼年青娶親，我也不敢贊同！」——鐵生很直率地這樣說。

「好！好！你要走，走好了，可是你不要干涉我的兒子的婚事！」——陸太太聽了鐵生的話氣得面紅耳赤，忙走過去把衣櫃打開，清埋那些當年她自己陪嫁的金銀手飾，把鐵生僵立在那裏不顧。

這時梅子、秋紋、國棟都在窗外偷聽鐵生和陸太太的談判，不料剛一開口，便形成了僵局。國棟知道事已無法挽救，便輕輕地走進屋裏將鐵生拉了出來，鐵生對着梅子、秋紋等苦笑，國棟則默默無言，倚在走廊的柱子上仰望着青天！可憐的小靈魂，這時憂鬱籠罩着他的滿臉發青！鐵生、梅子等見了很難過，便將他拉到樓上去安慰一番。

晚上，國棟避着母親的注意，清出了幾件隨身應用的衣物交給梅子，請她細在行李裏。之後，他又和同院的小朋友們玩了一會兒，就走入寢室和母親說了許多熱情的話。

「媽，您說世界上最珍貴的是不是母親的愛？」——陸太太這時已經上床躺下了，國棟坐在床邊緊緊地握住她的手。

「自然是的，孩子！所以你應該乖乖地聽媽媽的話！」——陸太太很慈祥地回答。

他這時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母親。又情不自禁的哭泣了！

「這又是爲了甚麼，孩子？」——陸太太到現在似乎還不明白兒子心裏的痛苦。「怎麼得了！哪像快要做新郎官的人！快別哭了吧。孩子！」——陸太太拿着手帕很溫柔地爲他揩乾了眼淚。

「媽，你說國重要？還是家重要？」

「國重要，家也重要！」

「不！媽，在這個時候國比家更重要！」

母子又沉默良久。

「時候不早了，快睡去吧！你表哥明天一早就走嗎？」

「是的。我想到碼頭上去送行。」

「那麼快去睡吧！」

「不，我還不睡，今天夜裏我想陪媽媽多談一會兒！」

「傻孩子，你怕明天不天亮嗎？」

「對了，還有明天！一個光明的明天！」——國棟說着就在母親的頰上狂吻了一陣，這是國棟多

少年來從未有過的熱情！「你怎麼，孩子，今夜？」——母親開始覺得有點奇怪。

「沒有甚麼，媽，明天見吧。」——國棟說着就走入隔壁自己的書房。

捻開了桌燈，伏在案頭凝思了良久，最後拿出筆來寫道：

「親愛的母親：

還是我有生以來最痛苦的時候。我流着眼淚寫這封信。信紙上的斑點就是我這時留下的淚痕。

我承認您是世界上最愛我的人，但是，不幸，您和我生長在兩個不同的時代，所以您我雖屬母子，却不能彼此了解。我不願意娶親，而您偏要逼我娶親！像我這樣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學問毫無

根底，經濟又不能獨立，婆親會貽誤我的前途，甚至會斷送我的生命！在您或許認為這是一個母親應盡的責任，是「母愛」真摯的表現；在我，相反的，認為還是愛的虐待，愛的傷害！所以爲了我的幸福和前途，爲了避免您錯誤了愛的運用，我不能不流着淚暫時離開您，離開這個牢籠似的家庭，和敵僞壓迫下毫無自由的環境！希望您原諒我，不要因我的出走而過分的難過。

國家已到了生死的關頭，正是我們青年人報國的時候。我是您的兒子，同時也是國家的青年。這次的抗戰，是爲了求得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我深信，國家需要我，正如需要其他一般青年一樣，挺起胸脯來參加空前未有的偉大工作。同時，我也深信國家照樣的需要您，以及和您一般年齡的婦女，我希望您，在不久的將來，也能離開這地獄似的都市，趕到自由的中國。我們母子一同投入到抗戰的陣營！

您也許爲了看守父親的墳墓而不願離開天津，其實要紀念父親，不必死守着他那已經腐爛了多時的屍骨，我們應該繼承他那永不消滅的戰鬥精神！父親不是因爲柳江公司的礦產給日本鬼子霸佔之後憂鬱而死的嗎？那麼父親的仇人也就是日本！所以我們參加抗戰，不僅是爲了國家民族的自由解放，同時也是爲了給父親報仇！

親愛的母親啊，不用再遲疑了，快把產業變賣了，趕緊到南邊去，我先到那邊去候着您。我相信，母親愛子深切，決不會使她的孩子失望的！

兒國棟叩。

國棟將寫好的信封受了，便上床睡覺，但在床上翻來覆去，通宵未能入睡。即使偶爾合了一會兒

眼，也時時從怪夢中驚醒。

次晨，鷄剛叫，他就和鐵生這一羣同時起床，匆促地吃了早點。鐵生等向陸太太辭了行，就各人帶着極簡單的行李向輪船碼頭邁進。陸太太原也想到碼頭送行，但經國棟阻止說：「媽媽就不必去吧，我代表媽媽送表哥好了！」

由天津到青島須先由英國租界乘小輪船到塘沽，然後再由塘沽換大輪船經過烟台到青島。廚師老陳將鐵生等的行李送至碼頭之後，國棟便將昨夜寫好的那封信交給他帶回去面交給母親。

「怎麼，少爺，您不回去嗎？」——老陳把信接在手裏有點詫異。

「我送苗先生他們到塘沽去，下午就回來！這封信千萬不要忘了交給太太！」——國棟很自然的回答老陳。

「對了，我這兒還有苗先生的一封信！」——老陳忙從袋內取出一封信交給鐵生。鐵生一看，喜出望外，又是東全、漢文從冬不老村寄來的信。

小輪正要離開碼頭的時候，王秀庭也化裝趕了來送行，可是他趕到岸邊的時候，汽笛已響，船已離開了躉船，所以他與鐵生這一羣握手的機會都沒有得着，彼此僅揚手示意，以代話別。老陳也站在躉船上大叫：「少爺快回來呀！」

船已開出去很遠，送行人還是依依不捨，不斷以手帕向船上的人們招揚，直待船影隱去，他們纔離開碼頭。

船剛航出港口，梅子就請鐵生把東全、漢文的信取出來看，鐵生向她示意這兒不是看這信的地方。大家都沉默着，不像平常船上的乘客那樣騷張噪雜。祇有機聲與水聲互相節奏着。爾昌、秋紋、梅子受了這種聲響的催眠，都先後低着頭在打盹。鐵生站在船頭上迎風遠眺。國棟則不斷地回顧正在眼前消逝的天津市，彷彿有無限的惆悵。

不到兩個鐘頭，船就到了塘沽。大家又有些提心吊胆，因為這兒是從黑暗到光明之路的最後一個關口，說不定日本鬼子又要上船來施行嚴格的檢查。果然，在船靠碼頭的時候，幾個黃呢制服的鬼子，氣焰狂妄地跳上船來，將眼睛毒狠的掃射在每個旅客的身上。他們見國棟是一個學生模樣，便凶鄙地問：

「你到那裏去？」

「到青島去。」

「到青島去幹甚麼？」

「到青島去接母親。」

「接母親？真的？」

「真的。」

接着就檢查梅子的行李捲，在裏面查出了一本中國地圖，鬼子們拿起來看了一下，很厭惡地拋入海裏。同船的人們見了鬼子這種蠻橫輕蔑的舉動，都非常憤恨，但敢怒而不敢言！其中有從北平剛逃出來來的兩個學生，因為他們的「對答」引起了鬼子的懷疑，便遭了逮捕，直到大船開走，這兩個青年還沒

有兒回來。

鐵生這一羣總算倖倖，居然逃出了最後的虎口。從此將進入自由祖國的天地！

船漸漸地進入了海面。碧海青年，一望無際，一羣羣的海燕在天空飛翔，紅日映射着起伏的波浪，好像無數的金龍在海面舞蹈。船上除了五六個西洋人，多數旅客都是從平津逃亡出來的知識份子，這時都嚮聚在甲板上呼吸自由的新鮮空氣。在他們的心靈上彷彿解除了千鈞的鎖鍊，有說不出的興奮與輕快。青年們面對着自由的天地，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激昂慷慨，聲震海洋。鐵生與梅子等亦憑欄遠眺，口中不斷地哼着岳飛的「滿江紅」詞，唱到「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異常悲壯淒涼！他們唱完了就將這詞解釋給國棟聽，然後梅子又教他唱，同船的青年們也不自覺地圍了過來隨聲和唱。唱了這個歌兒大家又接着唱「九一八」與「盧溝橋」，全船的旅客們幾乎變成了一個救亡歌詠隊。

這樣歡唱了一點多鐘，船上茶房來請旅客們進午餐。飯後，鐵生進房把早晨在碼頭上老陳遞給他的那封信取出來看：

「鐵師：

這封信也許您接不到，因為敵人近來檢查郵件甚嚴。但是我們同時以不同的方式發了三封同樣的信，我們想必有一封能夠達到您的眼前。

這一月來，我們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破壞敵人後方的工作。昨天我們又幹了一件英勇的工作，現

在報告給您聽，您聽了一定會很興奮的。

前天下午我們得着消息，說有一批敵軍要從保定開到石家莊轉入山西，其中還有幾位重要敵酋。於是，我們在當夜就將三十幾個同志分成五小隊，各人帶了鋤頭與斧子，零零星星的，潛入清風店附近，在微弱的星光下，我們將平漢路的鐵軌拆毀了十幾丈！任務完畢以後，我們又悄悄地回到本村。在鷄叫的時候，我們遠遠的聽着火車傾覆的聲音！消息傳來，證實敵兵傷亡七十餘人，其中有兩位是高級軍官！我們聽了這個消息大家都高興得跳起腳來！我想您這時讀到這個信息他會鼓掌稱快吧！

像這類的工作我們今後打算常做，因為這對於敵人的確是一種有效的打擊！

我們現在已經擴大了我們的工作組織與範圍，正聯合附近所有的農民準備大規模地發動游擊工作。日本鬼子雖然佔住了縣城，但我們相信他們在這兒的政治和軍事都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們必將他們陷入泥淖裏無法自拔！近來少數鬼子就不敢到我們村裏來，他們很怕我們的突擊！

鐵師，我們現在惟一的困難就是缺乏槍械。我們希望你到重慶以後，能够設法向政府接洽予我們以相當接濟。我們不需要金錢，只需要槍械子彈。縣城裏現在已變成了人間地獄，到處都是烟館與賭場！聽說敵人最近還要徵募壯丁，以供他們的驅使！等着吧，鐵師，我們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有更興奮的工作結果報告給您！

您的身體好嗎？我們現在都結實得像牛一樣，連綉如那樣脆弱的身體現在都能一天走八十里路

而毫不感覺疲憊！抗戰，的確把我們每人都磨鍊成了鐵一般的堅實，您說不是嗎？鐵師！最後，報告您一個喜信，就是龐大爺前次被敵架走了一個多月，但經多方營救，昨天已經回到本村了，我們爲慶祝他老人家的再生，已開了一個盛大的晚會！再會！ 生東全、漢文同叩」

鐵生看完信，心裏真是快慰非常，便把梅子、秋紋、兩昌叫進房來，重新又將信唸了一遍給他們聽。

「我們真不該回到後方來！」——梅子讀了信以後，頗有懊喪之意。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三心二意的！我們到後方來也不錯呀！——我們也殺了一個大漢奸秦希根呢！」——秋紋似乎很驕傲地這樣說。

「好不害羞！秦希根是你殺的嗎？」——梅子帶着譏諷的口吻反駁。

「好，好，別拌嘴了！國棟呢？」——鐵生。

「他回房裏睡覺去了！」——梅子。

「睡覺，這時候？」

「我怕他有點暈船！」

「不是暈船，恐怕是想起了他的母親吧？」——鐵生說着就起身往國棟的房艙裏走去，却見國棟並沒有睡覺，正伏在桌上寫信給他的母親。

「怎麼？——你就在寫信？」

「我想母親聽說我走了，一定很難過的，說不定這時候正在家裏哭泣呢！」——國棟見鐵生進去忙把筆停住，眼裏浮出淚光。

「當然。你走了，母親一定很難過。不過你現在應該堅強起來，不要把這些事放在心裏。等明天到了烟台，你我聯名寫封信要求她老人家趕快出來！走，走，現在別寫了，我們到船頭散步去！」——鐵生說着就拉着國棟到船頭甲板上散步。

微風習習，海平似鏡，一羣羣海燕又從船頭飛過。

「海燕呀！我一定要學習你，無掛礙，無拘束，自由自在，在海闊天空飛翔！」——國棟凝望着那羣海燕這樣地歌頌。

鐵生聽了國棟的讚詞，頻頻點頭微笑。

【五】

鐵生這一羣到了青島，就好像一羣突了籠的鳥飛入了自由的天空，真有說不出的愉快。於是，一鼓作氣經過濟南、徐州、鄭州，而到漢口。剛到漢口就碰到南京失陷，他們便和別的難民一樣溯江而上，到了宜昌。

這時，他們的旅費用完了。他們因居在宜昌一個連賬房內都擠滿了旅客的小店裏。店主逼着他們要房錢，飯舖也不肯賒欠。鐵生雖然也有幾個朋友在宜昌教育界任事，但他們的生活一向是很清苦的，平日固無積蓄，在糧生活高漲之際，自顧尚嫌不足，那有餘錢借給朋友。

鐵生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然在報上看見他的老同學童可川在本地某銀行任經理，他便很高興地跑了去找他。進門，請號房遞進名片，在大門口站了一會兒，果然裏面走出一位聽差對鐵生說：「請苗先生到客廳裏坐一會兒，我們經理就來。」

鐵生在客廳裏坐了一會兒，童可川精神煥發地從經理室走了進來。他是一位矮胖的中年人，頭髮略微有點兒禿，穿着一件花青摹本緞的狐皮袍子，外面套着一件黑緞子背心，背心的口袋裏掛着一條金鍊

練，說話有點口吃。他啣着一枝雪茄煙，笑眈眈地走過來與鐵生熱烈地握手，並且說了些「多年沒有見」，「一向得意」，「現在住在那兒？」之類的客氣話。

客氣了一陣，彼此又說了些昔日同窗的舊話之後，鐵生便告訴他現在旅費用罄，擬向他暫時通融五百塊錢，並且說到了成都就寄還不誤。董可川聽着鐵生要向他借錢，臉上突然變了色，一雙笑眯眯的眼睛馬上像水晶猴子似地不斷的流轉。

「笑話，你老兄是大教育家，教育大家，那會向我兄弟借錢呢？……笑話……笑話……」——董可川說到這裏，哈哈大突不止，聽差正端了兩杯茶進來，他便端起茶杯：「鐵生兄，請喝茶，請喝茶！你抽烟不？」

「別客氣。我不抽烟。」——鐵生的臉上這時浮起一層薄薄的紅雲，有點兒羞窘。

「我記得你從前彷彿抽烟的？」

「現在不抽了。」

「了不得！你老兄真了不得，連烟都不抽了；清高得很！看不媿為教育大家！」——董可川說着又大笑起來。

「可川兄，你放心好了，五百塊錢我總不至於……」

「小事！小事！何況五百塊錢，就是五萬塊錢也無問題！像你老兄這樣全國聞名的大教育家，那能借錢不還呢？不過……不過敝行近來也頗緊得很，一時實在週轉不靈，請你老兄特別原諒……而且，向

銀行借錢，照例是要有抵押品的！」

「貴經理自己作保還不行嗎？」

「不成！不成！我們銀行根本不要『人保』！你老兄畢竟是教育大家，對於我們銀行的事情似乎不怎麼熟悉。」——董可川說着，噴了幾口雪茄烟，又哈哈大笑，把鐵生弄得進退維谷。此時聽差又進來說：「董事長請經理！」董可川點了點頭，忙站起來向鐵生說：「對不住，苗先生，你請坐一坐！」

「董經理你請忙吧，我也要走了！」——鐵生也忙站了起來，藉此下台。

「怎麼不坐一會兒，苗先生，你忙得很吧？近來有何大作？」——董可川一面送着鐵生走出客廳，一面這樣假殷勤和他週旋。

「不，我近來打算改行，不寫書，不寫文章，也很想到銀行裏去混混，萬一混到了一個經理之類的地位，也可以囤積居奇，大發其國難財呢！」——鐵生以諷刺的口吻這樣冷笑地說了之後，就向董可川告辭了。

回到小店裏，鐵生把碰壁的事情告訴了梅子、秋紋等，她們都罵姓董的對不住朋友。都爲他憤慨。國棟聽了忙說：「借錢既是這樣困難，那麼我打個電報到天津去，請母親電匯一筆款子來吧。」

「不行，現在從北方匯款子出來一定有問題！」——鐵生皺着眉頭說：「奇怪，成都的電報已經發出了三天，怎麼還沒有回電呢？」

「在這打仗的時候，交通不便，有時電報還不如信快呢！我看還是我打一個電報給我哥哥，請他從

漢口匯筆款子來，或許要快些！」

「再等兩天吧！假使成都的款子還不到，我們就搭『差船』走吧。」

「可是這裏欠這些房錢飯錢怎麼辦呢？」——秋紋很着急的這樣問，鐵生就笑着說：「我們都先走，把你一個人扣在這兒做押頭！」說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正在苦悶着，想不出辦法的時候，棧房老闆聲色俱厲地走了進來要賬，否則就要請他們都搬了出去！鐵生因為年歲大一點，而且飽經世故，在江湖上混過，聽了這些話倒無所謂，可是國棟、秋紋一向都是過着不愁吃穿的舒適生活，在金錢方面從未發生過任何困難，現在聽了棧房老板要轟他們出去，臉上頓時急得通紅，梅子也很焦灼的走到鐵生身旁輕輕地說：「這怎麼辦呢，苗先生？」只有爾昌似乎滿不在乎，先與棧房老板鬥嘴，最後不耐煩了便一掌把他推出了房門！

「呀！你們欠了房錢還打人？世界上有這種道理嗎？我叫警察去！」——棧房老板怒沖沖地跑到街上叫了一位警察進來。警察問明了原委，便很客氣地對鐵生說：「他們開棧房的都是些做小買賣的，若是你先生老不付給他們房錢，他們實在無法維持。別的也不用提了，請你先生明日無論如何先付給他一部份錢吧！」——警察說完也就走了。

次日，鐵生仍沒有想到辦法。成都的款子依然沒有信息，而棧房老板又三番四次地來麻煩。鐵生不得已，便將自己的一隻金錶和梅子的兩個金戒指出去變賣了，一共賣了五百多塊錢。除了償清房錢飯費，剩餘的便作到重慶的川資。

到了重慶沒有多耽擱，鐵生帶着國棟在重慶的各方面看了一下，第三天就搭車直奔成都。

他們沿途看着土地豐腴，人民勤勞，不斷地讚頌中國之大，中國之富，中國之美，中國人民之刻苦耐勞。——中國潛伏着無限寶藏！他們又追憶着過夔門時。風景之美，地勢之險，幾乎使人疑臨仙境！當時大家站在船頭，飽餐巫峽風光：層層疊疊風湧雲起的峯巒——青的，綠的，紅的，黃的，紫的，五光十色，氣勢雄偉，……近的是一片青翠的高原，遠的是一片白的雪屏，若隱若現，高與天齊。那雲霧的起伏，流動，有如電影中的鏡頭，千變萬化；一會兒烟雲瀰漫，一會兒日出晴霽。貼近船邊是高達萬丈的峭壁懸崖，一壁又一壁，一崖又一崖；船在波濤洶湧像一條長龍似的洪流中爬着，堅苦卓絕在逆流中奮鬥着！人們就好像在夢幻中探險，旅行，生活！在這青蔥而又瀟瑟，秀麗而又雄偉，清幽而又險要，夢幻而又現實的環境裏，他們分不出是在天上，還是在人間，更無法辨別季節與氣候——一年四季都是春！

鐵生這一羣無不極度驚歎着我們的錦繡河山！國棟這時纔真正了解地理書中所說的「錦繡」二字的意義！

他們這一羣到了成都之後，先到農建總會的辦事處報到，並謁見該會會長楊仁旭。楊先生是一位老教育家，他平生只有一個信仰：就是「建設農村，復興中國。」他說農為邦本，農民為中國之本。他說農村有了辦法，國家就有出路。他有高深的新舊學問。他不願做官，他要把畢生的力量用來教育大眾。

他自奉甚廉，生活非常簡樸，刻苦。他與鐵生雖係志同道合的同志，但在年齡上，學問上，經驗上，都足爲鐵生的表率，所以鐵生每以師禮相待。這次鐵生奉領同仁從冬不老村淪陷區脫險來到大後方，沿途備歷艱辛，楊仁旭對之慰勉有加，並給他介紹川省某巨公，請他主持全省的動員工作，但鐵生堅執不就，他打算不久的將來，仍赴前線工作。後經楊仁旭情詞懇切地再三敦勸，鐵生纔勉強的答應在動員委員會組織下領導一個「農村服務隊」，出發鄉鎮，作抗戰宣傳及其他於農民福利有關的工作。

在農村服務隊未正式成立以前，鐵生這一羣都暫住西門大街的農建總會的辦事處。爾昌和秋紋在這期間就整齊地吃館子，遊名勝。國棟也偶爾跟他們出去玩玩，但他主要的工作還是幫助鐵生抄寫文件，有時溫習自己的功課，鐵生同他到祠堂街又買了一大批最近出版的新書，這些東西他在北方是不輕易見到的。梅子則幫助鐵生擬定服務隊的組織大綱及工作計劃。

農村服務隊的計劃已經上峯批准了，並委苗鐵生爲隊長，即日開始招考隊員。有五百多人投考，最後錄取的僅六十四名——男的四十八名，女的十六名，大半都是各地流亡出來的熱血青年。他們抱着一腔熱情與無限的希望來參加這個服務隊。他們有的擅長歌詠與戲劇，有的精通繪畫與木刻，有的兼備一般文藝的修養，有的還學習過醫藥救護。他們對於苗鐵生相當的崇拜，他們聽過他的講演，在報章雜誌上讀過他的文章，尤其欽佩他在冬不老村領導的農建工作。

服務隊的隊址不設在成都，而設在離城四十里的新都縣，取其環境幽靜，便於訓練工作。且隊員中有兩位是新都人，他們很歡迎該隊到該縣去工作。

新都是明朝末年楊升菴先生的故里，也是這次在滕縣殉難的抗日英雄王銘章將軍的家鄉。這縣城並不大，但頗清潔整齊，風景也很幽美。「桂湖」尤負盛名，相傳是升菴先生當年讀書的地方。其中亭臺樓閣，古色古香，頗有北平中山公園的風味；湖的中心橫築一堤，種着幾排金絲垂柳，與池中的荷蕙相映成趣，又頗具杭州西湖蘇堤的格調。

最名貴的是湖中的桂樹，相傳是升菴先生當年手植的，一共有三百多株，大小不一；本地人稱爲「桂花之王」的那一株特別大，老幹粗壯，足供兩人環抱。八月桂花盛開的時候，真是滿園金銀，十里之外都可以聞到香味。

春日垂釣，夏日觀荷，秋日賞桂，冬日閒步，這都是人們到桂湖的樂事。

城外有一古廟，名「寶光寺」，裏面除了住着二百多和尚，還有五百釋漢的塑像。大殿並縣有前代名法師竹禪和尚的遺墨，——一幅三丈多高的墨竹佛像，八條隸書長屏。寺後密茂的竹叢與挺直的楠林，更是遐邇聞名，幽靜而有奇趣。

鐵生領導的戰時農村服務隊，本縣的士紳們本歡迎他們駐紮在桂湖的謝公詞或城外的寶光寺，但鐵生認爲這些公共遊覽場所不應駐紮機關或團體，僅就城內的城隍廟闢了幾間破房暫時應用。

鐵生任隊長後，又恢復了當日冬不老村的生活：每晨五時起床，舉行升旗典禮，訓話，領着大家跑步；然後督導着各部門同仁工作：有的畫漫畫，編壁報，有的練習歌詠或表演，有的到鄉鎮去宣傳，調齊，慰問。大家都非常忙碌。

梅子、秋紋、爾昌等因爲在北方農村裏會有相當的服務經驗，又因與鐵生有長久的歷史關係，所以都被派爲服務隊的指導員。國棟因爲年青，還需要好好的學習，充實自己，所以在隊上只是一個隊員。他在工作之餘，頗發奮讀些新書，溫習功課，有時他還幫着鐵生處理私人文件，做筆記，寫書信。國棟與梅子在隊裏頗得一般同志的好評。惟有爾昌和秋紋還是從前那樣「調兒郎當的」，三天兩頭的告假往城裏——成都——跑！因爲新都的環境雖然僻靜幽美，畢竟是鄉下地方，沒有成都那樣繁華熱鬧，既沒有戲園電影院，又無西餐咖啡館。桂湖和寶光寺雖風景宜人，是工作餘暇散步遣興的好地方，但爾昌、秋紋對之毫不感到興趣。

爾昌又向來愛吃，好玩，不到半個月就把成都各型各色的菜館吃遍了：「黃派」分出來的「不醉無歸小酒家」，「醉謳」，「翠花樓」；與「黃派」對立的「榮樂園」——各飯館的拿手菜，「枕江樓」的魚蝦，「靜甯飯店」的烤鴨，「吳抄手」的餛飩和怪味雞，「長美軒」的肉餅湯，「治德號」的蒸牛肉，北門外的「麻婆豆腐」，「邱佛子」的嫩牛肉。「賴湯元」的湯糰，「穢雪」的甜食，「漲秋」的西餐……他都吃過了。只有一個有名的飯館他還沒有去過，那就是「黃派」正宗的「姑姑筵」。至於玩的地方：到少城公園去射射箭，到東勝街或布後街去聽聽賈瞎子的道情和天籟的川劇，到「望江樓」或「青羊宮」去喝喝茶，到「草堂寺」去跑跑馬，「智育」或「蜀」看看電影，「二泉樓」下打打彈子，「春熙路」溜溜馬路。總之，成都一切享樂的玩藝兒他無一不光顧！

他每到一處必帶着秋紋。秋紋在內心雖不歡喜他，但他能帶着她玩，尋找種種快樂，向她說許多甜

言蜜語。最近他又交結了一般票房的朋友。他常帶秋紋到票房去清唱，因之他們認識了某機關的科長李永年，成邦晶報的記者方恭錄，大興銀行的經理顧仲明，某軍人的姨太太陳蘭芝。他們都是些名譽，戲迷。加之爾昌的哥哥新近又從漢口給他兌來二千塊錢，所以更可以闊綽的揮霍一下！

爾昌和秋紋這種浪漫的情形。鐵生早有所聞，雖常常予以警誡，然而無效。爾昌和秋紋依然不斷地往成都跑。一天，鐵生實在忍不住了，便將他們叫進辦公室大罵一頓，并禁止他們今後進城。這樣，他們纔勉強在鄉下住了一星期。

然而他們的生活形式和習慣爲全隊同志所鄙視。他們常常被人在背後這樣議論：「怎麼苗鐵生會帶出這樣的兩個寶貝？——真不知他們從前在冬不老村是怎麼訓練的！」連國棟這麼一個天真的孩子有時也看不慣他們的行爲，所以他一有機會也陰陰地對鐵生說：「表哥，咱們隊裏要弄好，非革除爾昌和秋紋這兩個『軟體動物』不可！」但，鐵生好像英國政治舞台上的張伯倫，老是實行「姑息政策」，對於這事沒有果斷。這引起了隊裏許多同志的私議：「是不是苗鐵生有甚麼弱點抓在黃爾昌和丁秋紋手裏？」隊中又有人猜疑：假使有，那就是因爲苗鐵生是一個最富感情的人，他不願拋棄任何追隨他多年的同志，他相信「天下無不可教之子弟」；其次是他與吳梅子纏綿不斷的關係，除了工作時間以外，兩人總是同出同進，形影相依！

這大概就是鐵生的弱點。而他自己却耿直成性，向來不肯偷偷摸摸地幹任何事情，在男女交際的場合。也是落落大方，從不避人。從前在冬不老村的時候，他常對他的學生這樣說：他寧可看到一對青年

男女攜着手兒，唱着戀歌，正大光明地走他面前經過，但他却非常厭惡他們避着人的耳目在背地裏幹些鬼鬼祟祟的暗昧事情。

爾昌便利用鐵生這種弱點，在隊裏隊外盡量散播流言。這流言發生了實效，一般人漸漸對於梅子發生了岐視。

秋紋對於鐵生的癡情，從這將近三年的生活裏，鐵生自己也體驗得出來，但他從不肯揭破。直到入川以後，秋紋纔漸漸地感覺鐵生對她毫無情意。且近來梅子對鐵生也愈來愈親密，桂湖的荷花池畔，寶光寺的楠木林下，花前月夕，常常發見他們的雙影，有一天，甚至在熄燈就寢以後，還有人看見他倆在梓湖散步。這種種固然是爾昌散佈謠言的好資料，但也足以促成秋紋對於鐵生冷淡，放棄。因之，爾昌更進一步的向秋紋進攻。

隊裏已經決定籌備一個大規模的演奏會，先擬在新都舉行，然後再巡迴附近各縣演奏，所以近來隊裏的工作特別忙碌。爾昌、秋紋偏要在這時候來告假進城。鐵生自然不准，他們則抗命而去！

原來那晚是李永年科長在「姑姑筵」請客。秋紋一進城就先到春熙路大光明去燙頭髮，以便晚上去参加李科長的盛會。成都的警察局不但禁止奇裝異服，男女游泳——澡堂子裏却禁止男女在所謂的「家庭間」裏一塊兒洗澡——，并且還取締婦女燙髮。但，還是普遍的中國作風，禁者自禁，燙者自燙；火燙不夠，還要電燙，電燙又耐久，又時髦。所以每當華燈初上的時候，穿紅着綠奇裝異服之男女，就

像流線似地在春煦路上穿來穿去，尤以長髮披肩的女郎，鼻鼻嫋嫋，引人注意。

秋紋對於自身的裝飾向不肯後人，當她走進大光明理髮師問她需要火燙還是電燙的時候，她毫不遲疑地說了「電燙」。於是，她被引到樓上一間祕密的屋子裏，在那兒已經坐着七八位摩登婦女——其中有一位是張太太陳蘭芝——正在電燙，那些理髮師們忙得亂手亂腳。秋紋也被安置在一張特製的椅子上坐下，一位帶揚州口音的理髮師將她的頭髮一束一束地捲好，用鐵箝子一束一束地箝住，然後用電力壓燙，經過相當的時間，再關閉電門，鬆開所有的鐵箝，頭髮便彎曲有致地鬆蓬蓬地像非洲黑人一樣美麗。理髮師這樣細心地一絲不亂地慢慢地捲着，秋紋和坐在隔壁椅上的陳蘭芝聽着「龍門陣」，爾昌則啣着一枝烟捲坐在旁邊看看一份「電影畫報」。

「成都的電燙實在不行！樣子不好！」——陳蘭芝說。

「這裏的師傅不行，聽說上海的樣子纔好呢，他們是照着好萊塢電影場明星的樣式燙的！」——秋紋這樣回答。

「太太，我們也是從上海來的！」——理髮師用揚州口音這樣插了一句。

「你們也是從上海來的？」

「是的，太太。」

「那麼你們的樣式怎麼不行呢？」

「樣式本來沒有一定的，隨各人的心愛，一個人一個樣式！」——理髮師滔滔不絕地大談其燙髮的

樣子，只可惜他的揚州口音太重，幾乎每一句話裏都夾雜着「乖乖隆地咚」，秋紋有點聽不懂。所以她又把話頭轉到陳蘭芝那邊去了：

「張太太，是不是李科長今天請客？」

「是的。有你嗎，丁小姐？」

「有的。我今天和爾昌特地趕進城來參加這個議會。」

「你們有很久沒有進城似的？」

「可不是嗎？有一星期沒有進城了！在鄉下住着真是悶得慌！我們那位苗隊長是一位老古板，連牌都不准我們打一下！」

「真虧你受得了這種生活叫我過一天就會把我悶死！我一天不打幾圈，我的手就閒着沒有地方放；不唱幾句我的喉嚨就癢癢！」

「是呀，一個人活着究竟爲甚麼呢？——還不是爲尋求快樂嗎？」

「可不是嗎？我勸你還是搬進城來住吧，免得來回地這樣跑，雖說只有四十里路，可是跑起來也够辛苦的！」

「我也是這樣想。我這次回去和苗隊長商議着試試；若是他不答允，我就索興請長假。反正隊上不久就要到各縣去宣傳。我在鄉下實在就膩了，也應該在城裏住些時候！」

「那我也可以跟你學幾齣戲了。」

「您別客氣，張太太。」

「不是客氣，丁小姐，你的確唱得好，有味兒，有工夫！」

「那裏的話？不過我自小就喜歡這玩藝兒罷了。」——停了一會兒，秋紋又接着問：「您知道李科長今晚爲甚麼請客嗎？」

「聽說他想發起唱一次義務戲，給前方將士募集寒衣。今天請的都是本地有名的票友。」

「這倒是應該的，前方的將士實在太苦了，有些現在還穿着單衣，在冰天雪地裏作戰！」

「有些人真沒有心肝！國難這樣嚴重，現在還在後方一味的『享樂！』」——陳蘭芝說着頭髮已經燙好了，於是理髮師給她洗頭，沖淨頭髮上的藥水，用電風給她吹乾，擦油，梳好。……之後，她走到一面大鏡子面前，理髮師又遞給她一面手鏡，她左照右照，反照正照；照了又叫理髮師給她修理，修理好了又照，——這樣翻來覆去地修飾了大半點鐘。似乎沒有問題了，理髮師纔遞給她一杯茶，她勉強地含了一口漱漱口。最後理髮師給她披上一件嶄新刷亮的絲絨外套。

「您這件外套的樣子倒頂好的。」——秋紋瞅見了陳蘭芝穿外套，便很羨慕地這樣說。

「是最近李科長託人從香港飛機上運來的。」

「多少錢？」

「倒還公道，一千二百塊錢。」

「樣子頂好看的！」

「你若是歡喜。明日也託李科長給你買一件吧！」——陳蘭芝說着就拿出自己的精巧的化妝盒子，搽粉，畫眉，塗胭脂，抹口紅。之後，燃了一枝烟捲，向秋紋爾昌打了個招呼，還說了一句不知聽從那裏學來的「拜——拜，晚上見！」纔嫵媚地走下樓去。

「爾昌，你在看甚麼呢？——看得那麼起勁？」——陳蘭芝走了以後，秋紋向爾昌瞞着眼問。

「我在看上海一個舞女自殺的故事呢，非常緊張，悽慘！」——爾昌說着站起來把畫報放下；又燃了一枝烟捲。

好容易秋紋的頭髮也燙好了；付了錢，兩人便到斜對門漲秋去吃午飯。飯後，又到智育去看電影。今天的影片「新生」，是根據舞台名劇「梅蘿香」改編的，內容描述一個天性懦弱的女伶，經不起社會的誘惑和壓迫，終於沉淪而至自殺。看完電影，又到商業場逛了一會兒，秋紋順便買了幾樣脂粉、手巾之類的用品。直等到街上的電燈亮了，兩人纔僱車到姑姑筵去。

姑姑筵是成都最有名的大菜館，一度會改名為「古女菜」，蓋「古女」為「姑」。主人黃某，據說是一位秀才，曾做過縣長，平素很考究吃，故對烹飪非常有研究。因好客，他便常請些知交到家裏來飽餐他親手烹調的佳餚美味。後經親友慫恿，纔正式掛牌開了這個「姑姑筵」，當時成都一般達官貴人莫不大吃姑姑筵為時髦，闊氣。菜，固然精美絕倫，不同凡響，無奈價錢太高，不但一般吃豆花飯的勞苦大眾們不能嘗到他的美味，即一般中產階級亦無法問津；就是一席普通菜，也動則索價千元。所以與其說姑姑筵是「古女菜」，倒不如說它是不折不扣的貴族餐。有人說：「生在蘇州，穿在杭州，吃在廣

州，死在柳州。」其實成都自有了黃某的「姑姑筵」，在吃的方面可以說已經超過了廣州。

秋紋、爾昌走進姑姑筵的門，李永年、陳蘭芝等早已在座，除了幾位不怎麼熟識的名票友，還有成都鼎鼎有名的記者方恭錄，大興銀行的經理顧仲明；前者是自命的「胡琴聖手」兼「攝影泰斗」，後者人稱爲新舊「戲迷」兼「捧角專家」！當秋紋走進門的時候，李永年忙站了起來喊道：「好！我們的台柱了秋紋小姐到！」大家都站了起來熱烈地鼓掌歡迎，李永年便將她介紹給在座諸人。大家對於秋紋的「漂亮」都交相稱讚，尤其是那位西裝少年方恭錄驚羨不已，便從袋內拿出筆記簿子，以新聞記者採訪的態態出現於秋紋之前；他問了秋紋的年齡，籍貫，學歷，擅長甚麼？最拿手的戲是甚麼？最後還問了苗織生領導的農民服務隊的情形，他一面問，一面筆記。顧仲明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頭子，蓄着八字鬚，長袍，旱烟袋，很有一股派頭，他一面和李永年談着時事與金融界的情形，一面從眼鏡縫裏不斷地向秋紋睥睨。爾昌與陳蘭芝則指腳畫手地和其他票友調旋、談戲。

堂倌擺好了酒，李永年便請大家入座。衆人推顧仲明上坐，因爲他德高，望重，年長。

「不，不，還是請了小姐上坐！我們都是天天見面的自己人！况且小姐遠遠到我們四川來，這次又要煩她登台表演，爲前方將士募集寒衣……這……這當然是請了小姐上坐！」——顧仲明說着就在主人席邊挑了一個位置先坐下。

「不，自然是請顧經理上坐！您年長！」——秋紋也笑着這樣謙讓。

「秋紋小姐，我看您就不必客氣吧，仲老雖然年長，但是我們天天見面的朋友！我看還是請您上坐

吧！」——李永年站在主人的地位這樣說了之後，秋紋還是忸忸着不肯坐。

「讓我來說一句吧：我們聽主人的命令，秋紋小姐上坐，請張太太陪。」——方恭錄說着就忙把秋紋推在首席坐下，接着又來拉陳蘭芝坐到她的旁邊，陳蘭芝半推半就地笑着說：

「我可不贊成這種辦法，丁小姐是外來的遠客，而且是我們這次特為請來的台柱，當然上坐，我坐在這兒算甚麼呢？」

「因為你是女的！我們尊重女權！」——方恭錄這話雖是答復陳蘭芝，可是他那雙流星似的眼球，却往秋紋這邊梭動。

大家奉主人的命依次坐定了。酒過三巡之後，李永年很誠肅地站起來，似乎有話要說，別的客人見了都把筷子放下來，準備靜靜地聽着，祇有陳蘭芝還在不斷地給秋紋敬菜，自己也不停的吃着，方恭錄馬上給她丟了一個眼風，她纔忙把筷子放下。

李永年說：「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今天晚上決不是一個平常的交際或應酬，而是富有重大意義的一個集會。自盧溝橋事變以後，我們全國的同胞無不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為的是要打倒我們的敵人——日本鬼子！可是在前線浴血的將士們現在還穿着單衣，在冰天雪地裏為我們殺敵，這叫在後方豐衣足食的我們聽了多麼難過啊！所以我們最近打算假座春熙大舞台，邀請本地第一流的名票唱義務戲三天，將所有的收入購製棉衣，送給前方將士，以盡我們國民一份子的義務！我想大家一定是很贊成的！」——說到這裏衆人一齊鼓掌，李永年也乘此機會喝了兩口茶。之後，他又繼續地講：——

「這次除了邀請本市的驥友參加外，我們特別請了新從北平到川的名媛名票丁秋紋小姐登台，這使我們覺得非常榮幸！」——衆人又大鼓其掌，方恭錄的掌聲更是特別響亮。

「我們都知道秋紋小姐是北平的名票，『唱』，『做』，『唸』，『打』，無一不精，從前在北平每一登台，必轟動九城！近年來因爲參加農村工作，不怎麼演唱，所以這次在成都登台必更能轟動！我謹代表前方將士向秋紋小姐致謝！」——說到這裏，大家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李永年又順便喝了兩口茶，掏出手巾來擦了擦額上的汗，然後又繼續說：

「而且這次還有我們的交際之花張夫人——陳蘭芝女士——爲我們銷票！」——衆又鼓掌。

「而且還有銀行界的前輩顧仲明爲我們預先墊支一切開銷！」——衆又鼓掌。

「還有我們的名記者方恭錄先生爲我們擔任義務宣傳！」——衆又鼓掌。——「這都是我們應該感謝的！」

「現在我代表前方將士敬諸位一杯酒！」——李永年說畢就舉杯敬酒，大家同飲之後，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這齣堂而皇之的「爲演劇而演說，爲演說而演劇」的戲纔算暫時閉幕。

「永年兄，我也代表前方將士向你致謝，今晚你不但給了我們好菜吃，而且還給我們聽了這樣漂亮的演說詞！」——在李永年剛剛坐下，方恭錄就舉杯站了起來很幽默地這樣說。

「對了，對了，我們大家都應該敬李科長一杯酒！」——秋紋也舉起杯來。

李永年說了一聲「不敢當」，大家又熱烈地回喝了一杯。吃了一樣菜之後，方恭錄又開口了：

「永年兄，咱們的戲碼排好了嗎？」

「大致排好了。」

「請抄一份給我，以便明天在報上公佈！」

「好的！這一次的戲碼非常的硬！」

「丁小姐第一天是甚麼戲碼？」——顧仲明把眼睛眯成一條線望着秋紋問。不待她回答，李永年就搶着說：

「第一天『玉堂春』帶『起解』，第二天全本『鴻鸞禧』，第三天是崑曲——尼姑思凡？」

「好極了！好極了！第一天是唱工戲，第二天是做工戲！第三天是唱做並重的戲！將來一定轟動，一定不成問題地轟動！」——方恭錄說着又忙掏出筆記簿子問：「可是『玉堂春』裏的王公子誰『去』呢？」

「打算請周蘭生去。」——李永年這樣補充。

「周蘭生去？不行，這個角色我看最好請永年兄親自出馬！」

「贊成！贊成！」——顧仲明摸着他的兩撇八字鬚，這樣捺趣地隨聲附和。

「不，不，王公子這個角色我怕吃不消，我倒想試一試『解差』！我看王公子還是請恭錄兄去如何？」

「不，不，那個角色我也沒有把握！我自告奮勇給秋紋小姐拉弦子吧！」

「那更好了，能够得着方先生給秋紋拉弦子！」——爾昌也這樣興奮地說。

「那真使我感到無上的光榮！」——秋紋也面有喜色。

「說了半天，那廖王公子到底誰去呢？」——李永年問。

「萬一找不到合適的人，我就來試試看。」——爾昌忍不住毛遂自薦地這樣說。

「那真絕了！丁小姐的蘇三，黃先生的王公子，李科長的解差，方先生拉胡琴。這真是太妙了，妙極了，一定造成本市空前絕後的熱烈的好現象！好！好！我們大家同喝一杯，以資慶祝！」——陳蘭芝似通非通地這樣叫了起來。

大家都乾了杯，只有秋紋拿起杯子在嘴邊微微地抿了一下，被顧仲明發覺了，於是他就問：「怎麼丁小姐不乾呀？」

「顧經理，我實在不會喝酒！」

「請喝！請喝！」

「對了，秋紋小姐，仲老敬您的酒，您好意思不喝？」

「對不住，我已給喝了好幾杯，再喝就要醉了！」

「不要緊，這是頂好的大麴，純得很，決不會醉的；萬一醉了，我把車子送您回去！」——李永年說着就走過去把秋紋的酒杯遞給她，恭恭敬敬地請她喝，這時上幾對眼睛都注視着秋紋，但她還是忸怩地不肯喝；最後爾昌說了一聲：「你就喝了吧！」她纔勉強喝了。

大家一陣咆哮的「叫好」之後，李永年指着桌子中心的那盤紅燒羊頭說：「請吃菜，這是紅燒羊頭，是姑姑筵的拿手菜！」

「紅燒羊頭？」——秋紋拿起筷子來嘗了兩下說：「味道的確很好！」

「這兒很有幾樣特別的菜，還有一樣叫着紅燒整牛頭。」

「紅燒整牛頭？把整個的牛頭拾上桌來？」——秋紋聽了似乎很驚異。

「對了，一會兒請您看。這牛頭要在鍋裏整整的燒三天，要用幾十隻鷄鴨混合在裏面燒，一點兒水都不要放，完全用黃酒燒！」

「這倒很新鮮！我們在北方不但沒見過，連聽都沒有聽過！」

「我們中國人真考究吃，尤其是廣東人。」

「不，我覺得最考究的應該是你們四川人！譬如廣東菜裏就沒有紅燒整牛頭！」

「可是他們有『龍虎鬥』『生吃猴腦』之類的玩藝兒呢！」

「大家不要專講話吧，請喝酒。」——李永年又舉起杯來，「仲老，我敬您一杯！」

「我倒喝得不少了，我看你還是敬了小姐吧？」

「不，不，我可不能再喝了！」——秋紋忙用手把杯子閃遮到桌而底下。

「不好意思！慫不喝這杯，我實在沒有法坐下！」——李永年採取顧仲明的提議，馬上向秋紋進

攻。

「不，李科長，真的，我真的不能再喝了，再喝就要鬧笑話！」

「不要緊，只這一杯！」

「可是你們不能讓我再喝？」

「決不請您再喝！」

秋紋又勉強喝了一杯。這時兩個堂倌抬了一個牛頭放在桌上，足足佔了桌上三分之二的面積，大家都嘖嘖稱讚牠的豐美，偉大。

「好，牛頭也來了，我們再喝一杯酒吧！秋紋小姐，我們從前雖然見過一次，可是沒有怎麼交談。今天可以說是初次見面，我敬您一杯！『先乾為敬』，我先喝了！」——不待秋紋回話，方恭錄就將自己杯裏的酒一飲而盡。

「無論如何，我可不能再喝了！我的頭已經暈了！」

「怎麼！秋紋小姐？難道我們初次見面就給我來一個下不了台麼？」

「這就看我們恭錄兄的面子了！」——顧仲明燃了旱烟袋，帶着挑撥的語調笑着說。

「你就喝了吧！」——爾昌也這樣鼓勵着。

「喝了？你倒說得容易？停會兒醉了怎樣辦？」——秋紋毫不客氣地當眾給了爾昌一個釘子碰。爾昌氣了，拿起秋紋杯子裏的酒一飲而盡，并且向衆說：「這總行了吧，我代她喝了？」

「不行，不行，非請她自己喝不可！」——方恭錄又給秋紋的酒杯箍滿了。

「李科長，您先不是保證不讓我再喝了嗎？」

「是呀，我先只是保證我自己不再敬您的酒，可是我並沒有保證別人不敬您的酒呀！」——李永年很幽默地這樣說。

「秋紋小姐，你就喝了吧！你喝了我們好吃菜呢！牛頭冷了不好吃！」——陳蘭芝似乎有點兒不耐煩了。

「可是我喝了這一杯……？」——秋紋還沒有說完，李永年就搶着說：「我以主人的地位保證沒有人再敬您的酒！」

「既是這樣，我把這杯喝了！」——秋紋皺着眉頭，勉強地又喝了一杯，方恭錄深深地向她一鞠躬，說了一聲「謝謝」，纔回到原位。又是一陣掌聲。

「好，現在試吃牛頭！」——主人舉起筷子。秋紋這時感覺胃裏作湧，頭暈眼花，滿臉紅得像關公，只把筷子略略地舉起又放下，爾昌見勢不對，就忙倒了一杯茶給她。

退了席，大家圍在另一張桌上喝茶、抽烟、吃水菓。秋紋有點坐不住，便跑到一張沙發椅上躺着，爾昌忙走過去輕輕地問：「怎麼啦？真的醉了嗎？」

「胃裏有點不舒服，頭痛！」

「不要緊，吃點兒水菓就好了！」——爾昌又忙拿了幾片剝好了的四川名產梁山柚子和橘柑，很殷勤地遞給她。

「不要吃，我想走了。」

「休息一下再走吧？」

「不，我怕停會兒在這兒鬧笑話！」——秋紋勉強站了起來，向李永年與在座各位道謝告辭。

「我拿車子送你們去吧？你們上那兒？」——李永年這樣客氣地說着，

「不用，謝謝。」

秋紋走了兩步，感覺到頭重脚輕，身體有點兒搖晃，陳蘭芝見了就忙說：「丁小姐，我看你今晚還是到我家裏去歇吧？」

「不，我還是住到西門大街隊裏的辦事處去，同爲明天一早我要回新都去，方便些。」

「那麼我還是叫車子送你們去吧？」——李永年送到門口又這樣懇懇地說着。

「不，我們還要到春煦路去買點東西呢！」——爾昌又這樣婉轉地謝絕。

走出姑姑窻不遠，秋紋實在走不動了。雖然爾昌緊緊地攙着她，但她的身子還是兩邊搖晃兩眼紅熱發花，心彷彿都要燒着了，呼吸急喘喘地，爾昌知道她是真醉了，便忙叫了一輛洋車到西門大街。

走到半路，秋紋已經昏迷不知人事。車過羊市街明明旅館的時候，爾昌心裏忽然上上下下跳蕩起來，頗想叫车子在旅館門口停止，但又有點兒害怕；於是躊躇，矛盾，衝突，最後還是讓车子在昏暗的道路上顛簸着往前走！但走了不遠，他又勸動起來，心想，「這麼一個好機會豈可錯過？」——三年來總

帶在他心裏的火燄完全燃燒了！——燃燒到不可抑制，不可遏止！他便不自主地突然命車夫往回走，車夫有點莫名其妙，便問：「先生，做啥子要往回走嘛？」

「你不用管！我多給你錢好了！」

又顛簸地走了一陣，車子便在明明旅館停住。爾昌付了車錢，攙着秋紋進去，叫茶房開了一間舒適而又闊綽的房間，不料秋紋剛一進房門，就大吐不止，爾昌忙扶她到床上躺下，給她蓋上被褥。秋紋酒醉心明，加之剛才又吐了一下，心裏似乎舒暢了一點兒，這時懶洋洋地把眼睛微微地睜開望了一望，知道這不是服務隊的辦事處，便問這是甚麼地方？爾昌吱唔了一陣。秋紋在潛意識裏雖也覺得這兒不是她應該就的地方，但因全身軟弱無力，冷顫顫地，心頭好像壓着一塊千鈞巨石喘不過氣來，便又昏沉沉地睡去。

夜深了。電燈的總開關驟然關閉了，爾昌燃着茶房預先放在桌上的小燭。外面下着濛濛的小雨，靜寂的古城裏已響起了三更梆響。這雖是一座嘈雜混濁的旅社，但這時安靜得像一座沒有生靈的死屋。爾昌悄悄地坐在床邊，靜靜地聽着秋紋的鼻聲與喘息。她偶爾發出一兩聲嘆語，其中夾雜着苗鐵生的名字。妒恨就像一條毒蛇爬上了他的心頭，他的憤怒之火又在心裏燃燒起來，燃燒得幾乎使他的全身都要爆裂了！他發覺！他想以他顫動的手指去摸索她的胸膛，但到快要接觸的刹那，他又不自主地把手縮了回來。在黑暗中，爾昌三番四次的這樣衝突着，矛盾着！正在這矛盾衝突的俄頃，秋紋忽然發出輕微的呻吟：「我要喝水！」這彷彿是一盆冷冰冰的水澆在他那強烈的慾火下。他唯唯地應

了一聲之後，他走到桌邊，倒了一杯水。

秋紋喝了一口水，翻身轉身，又昏昏地睡去。她的鼾聲復起，爾昌的慾火又復燃。這一次更凶猛而不可抵擋。預備粉碎他的生命去滿足他的慾火！他突然將她緊緊地抱住，瘋狂地吻着她的額，她的眼，她的鼻，她們開始戰鬥了！

她掙扎地把他推下床來！

他又狂勇地撲了上去！

她跳下床來逃避到牆壁角落裏，戰慄，嗟嘶地喘息！

他還不肯罷休，又像猛虎似地衝了過去，他緊緊地將她抱住！她掙扎，用她最大的力量掙扎！她狂叫了！

這樣他纔軟化了，他跪在她的面前擁抱着她的腿哭泣！

窗外的風雨襲擊在玻璃窗上虎虎沙沙地響，造成一種淒涼恐怖的景象！這時她也不自主地哭泣了！她慢慢地將他扶起，他們的眼淚對流了！

最後，她屈服在他的懷抱裏。

次晨，雨停了，風也息了。她想起了昨夜的一切，真好像一場惡夢！她認為她是惡魔所劫持！她後悔了！她放聲大哭了！任他怎樣溫存地勸慰，總不能止住她的哭泣，最後她急促地從床上爬了起來，穿好衣服，不梳不洗，粗魯而痛恨地指着爾昌的臉上，切齒罵道：「你這個死鬼！」然後瘋狂地跑出明明

旅館，坐了一輛洋車奔回新都！

回到新都城隍廟裏，她又躺在床上哭泣，同志們見着自然少不了要問長問短，但她一概置之不理。梅子和國棟本來和一部分同志在大殿裏練習歌詠，聽說秋紋回來，便也趕到寢室裏來看她。

「你怎麼啦，秋紋？」——梅子見秋紋兩眼浮腫，面容憔悴，哀痛不堪地躺在床上哭泣，便很驚奇地這樣問。

「是有人欺侮了你嗎，秋紋姐姐？」——國棟也很同情地這樣問。

秋紋一聽到「欺侮」二字，更大聲哭了起來，隊裏有些同志們這時也擠到她的寢室門口探聽，議論。鐵生以為出了甚麼事，也從辦公室裏趕了來。

「荒唐够了，樂極生悲，是不是？你既不聽我的話，為甚麼又跑回來呢？我以為你從此不回來了呢！」——鐵生站在秋紋的床面前，以師長的口吻這樣責罵着。

「得了，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還還說她幹甚麼呢？」——梅子忙向鐵生使眼色，叫他不必再說了。

「你究竟爲了甚麼？——一回來就這樣哭？你說呀？」——鐵生焦燥地問。

秋紋沒有回答。祇是咽咽地啜泣。

「爾昌呢？」——鐵生又追問。

「苗先生問你的話，你說呀！」——梅子站在旁邊有點着急。

秋紋還是沒有反應。

「這孩子完了，從此完了！」——鐵生說着就憤憤地走了出去。他剛走到辦公室開口就碰到爾昌匆匆地由外面進來。

「苗先生！」——爾昌馬上很恭敬地站着。

「在成都玩够了？」——鐵生盯了爾昌一眼，爾昌狼狽地低下頭去，「到我的辦公室裏來！」爾昌跟着鐵生進了辦公室。鐵生坐在一張靠背椅上，爾昌則垂頭喪氣地站着。

「你帶秋紋上那兒去了？說實話！」

「因為李科長發起爲前方將士募集寒衣演義榜戲，叫我和秋紋也去參加。」

「昨天晚上住在那兒？」

「我住在辦事處。」

「秋紋呢？」

「住在張太太家裏。」

「張太太？」

「是新近李科長介紹認識的。」

「昨天晚上你們上那兒去了？」

「昨天晚上……」

「不准撒謊！」

「昨天晚上李科長請客，在姑姑筵吃飯。」

「還還了得！你們居然成了交際明星了！你自己墮落不打緊，你還拉着秋紋一塊兒墮落！」

「不，苗先生！是她自己……！」

「你還說？她是一個女孩子，懂得甚麼？——都是你把她的帶壞了！」——鐵生說到這裏聲音越來越
大，幾乎不能約束自己的情感，把手在桌上重重地一拍，面紅耳熱，兩眼恨恨地盯着爾昌。國棟和別的
同志們聽着鐵生在發脾氣，便偷偷地跑到辦公室門口來窺聽。爾昌先低着頭，態度還比較和平，到這時
也忍不住了，便大聲說：「那麼我離開這兒好了！」他說着就怒冲冲地走了出去，國棟站在門口正好一
手把他拉住，但爾昌又一手將國棟推開，筆直往自己的寢室跑。

國棟只好回進來安慰鐵生，見他坐在一張靠椅上，臉色蒼白，一言不發，

「表哥，這點兒小事還值得您氣成這個樣兒嗎？」——鐵生聽了國棟的話，便立起來在屋裏踱來踱
去，口裏喃喃地說「我所辦的教育失敗了！整個的失敗了！」

「不要這麼難過，表哥，爾昌一個人不聽話，也不見得就是你辦的教育完全失敗了！」

「我從前以為天下無不可教之子弟，但經我這幾年的試驗，叫我不能不懷疑我自己的信仰：一個人
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是永遠不會得救的了。爾昌、秋紋就是這類青年！唉！現在只好隨他們去吧！我
已經在他們身上盡了最大的努力！」——鐵生坐在一張椅上，這樣慨歎地說着，雙手籠在袖口裏，兩眼

望着地。

「表哥用不着灰心！我去叫爾昌來向您陪不是！」——國棟說着就向男寢室裏走去。走進寢室，見爾昌在忙着網行李，許多同志們站在他旁邊看熱鬧。

「去！爾昌哥，去給苗先生陪個小心！這點兒小事還值得認真嗎？」國棟笑着這樣向爾昌說。

「我爲甚麼要去給他陪小心？」——爾昌冷淡地這樣說了，依舊收拾他的行李。

「無論如何，他總是你的先生！」

「先生？哼！」——爾昌顯着傲慢而又流氓的神氣。

國棟雖然碰了爾昌的釘子，但并不掃興，他又很天真地跑到女寢室裏去找梅子，一進門就說：

「梅姊，梅姊，快去吧！爾昌哥和苗先生鬧了一架，現在他在網舖蓋捲，要走了！」

「怎麼？爾昌回來了嗎？」

「早回來了！剛纔苗先生把他叫到辦公室裏罵了一頓！他現在要離開這兒了！」

「他要離開這兒？」

「正在網舖蓋捲呢！」

秋紋本來伏在枕上啜泣，聽到國棟說爾昌要走了，便揩着眼淚焦急地向梅子說：「二姐，你快去！千萬別放他這樣便宜地走了！他這個流氓！我……我恨他……我恨他到了骨髓！」說着又大哭起來。

梅子趕到男同志的寢室裏，爾昌早已收拾好了，正預備揸着行李往外走。梅子忙攔住他說：「幹甚

麼？幹甚麼？你又發瘋了！快把行李放下！」——梅子說着就把爾昌的行李救下——「就是要走，也不能這樣走，也該和苗先生說個清楚！」

「我沒有甚麼可說的！是他要我走的！他說是我把他的寶貝秋紋帶壞了，墮落了！那麼我走好了！」

「別胡扯了！我們應該知道：苗先生不是一位普通機關或團體的上司，他是我們的先生，——與我們共過生死患難的先生！」

「先生！先生就應該冤枉人，壓迫人嗎？」

「別胡扯了！」——梅子將他的行李鬆開，重新給他鋪在床上之後，又說：「走！」

「住那兒去呀？」

「給苗先生陪不是！」

「我不去！」——爾昌掏出一枝烟捲坐在床邊上抽。

「爾昌，你不可以這樣傲慢！他是我們的先生！」——正在梅子也有點不耐煩的時候，不料服務隊的會計員周先生從外面走了進來向爾昌說：「黃先生，聽隊長說您要離開這兒了？還是您本月份的薪金。請您在這收據上蓋個圖章。」

爾昌把薪水收下了，在收據上蓋私章，一句話也沒有說。當周會計員離開寢室的時候，梅子忙趕了出去輕輕地問：「周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您知道嗎？」「我一點兒不知道，吳小姐。是隊長剛纔下

條子叫我這樣做的！」——周會計員說了就往辦公室去了。

梅子不得要領，便忙趕去找鐵生，不料鐵生不在屋裏，探問聽差，纔知道他到桂湖去了。於是梅子又往桂湖趕去。

爾昌這時唧着一枝烟捲，在屋裏呆想了一陣，又向掛在柱子上的鏡子裏照了照自己的臉，從袋內掬出一把小梳子攏了攏頭髮，然後很快地走到床邊重新將鋪蓋捲起，一隻手揸着行李捲，一手提着一個小皮箱，急急地往外走，國棟阻攔不住，便跑出來叫梅子，梅子不在，他又跑去告訴秋紋。

秋紋聽了爾昌要走，就骨軋從床上爬起來跑到院子裏，拚死命地把爾昌抓住！大打大鬧！任憑同志們怎樣勸阻也無效！結果打出了城隍廟，穿過了一條大街而到了最鬧熱的桂湖公園門口。招惹着滿街滿巷看熱鬧的人。秋紋這時還不肯罷休，國棟看着實在太不成話，便急忙地溜進桂湖去找鐵生。果然，鐵生和梅子點在「升菴堂」前兩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樹下飲茶。

「表哥！快去！秋紋姊和爾昌哥在打架！打到這桂湖門口來了！忘不成話了！請快去吧！」國棟氣喘喘地這樣告訴鐵生。

鐵生和梅子忙趕了出來，只見爾昌剛爬上一輛洋車向城外飛跑，秋紋蓬頭散髮的追在後面大哭大罵！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了。鐵生站在桂湖門口啼笑皆非，束手無策，只是自言自語地慨歎着說：「完了！完了！整個的臉都給他倆丟完了！我們還有甚麼臉在這城裏就下去！」梅子忙追過去一把抓住秋紋往回走！

在大街上這樣大哭大鬧，實在有礙公安，照理警察是可以干涉的，但因主角是苗鐵生的領導服務隊的隊員，面子的關係，他們只好模模糊糊不便過問。吳縣長這時也從衙門裏出來，鐵生怕見着他窘，忙又避入了桂湖公園。

梅子和國棟拉着秋紋回城隍廟，後面還跟着一串串看熱鬧的人羣，鼓掌，譏笑。

回到寢室，秋紋又往床上一倒，還是不停地大哭大鬧。梅子坐在旁邊也不睬她，只好由她哭鬧下去。可是秋紋忽然又從床上爬起來往外跑，梅子怕她出意外，便又一把將她抓住說：「你又要到那裏去？」

「我要進城找他去！我不能讓他這樣欺侮我就算了！我要找他拚命去！你別拉着我呀！」——秋紋拚命地掙扎着要往外跑，

「我的好秋紋！難道作今天還沒有鬧夠嗎？就是你不給自己顧臉，也該替苗先生留點面子！」——梅子仍然抓住她不放。

鐵生這時也從桂湖趕回來了，見秋紋還在鬧，便又氣沖沖地走過來對梅子說：「好！梅子，讓她走好了！她走了就永遠不要進這個門！」

「別拉着我呀！我要去給他算賬！我要去給他算——賬——呀！」——秋紋這時已經力竭聲嘶，不自主地倒在梅子的肩上。梅子這纔慢慢地扶她到床上休息。

大家已經吃了午飯，秋紋還躺在床上噉泣。

大家已經吃了晚飯，秋紋依然躺在床上啜泣。

鐵生對她膩了，梅子膩了，國棟也膩了。隊裏幾乎沒有一個同志同情她。只好由她去！

晚間，已經吹了熄燈號。鐵生躺在床上看報，梅子坐在他的床邊看書。鐵生忽然在成都晶報上看見一篇大號字標題的『名譽友丁秋紋女士訪問記』，作著署名『慕秋』，內容極盡捧角之能事，甚至有些地方叫人看了肉麻。鐵生看了，就遞給梅子，梅子看了臉上就浮泛着一種鄙夷的笑。

「我看秋紋已經完了！」——鐵生躺在床上，皺着眉頭這樣慨歎說着。

「何以見得？」——梅子還是看書，故意這樣問。

「一個年青的女子到了這種地步還不完嗎？——自己內心又沒有修養，外面又有種種的誘惑，怎樣不完？自然完！」——鐵生說到這裏就把眼睛凝視着梅子：「你說世界上有幾個女子不愛虛榮？」

「我就不愛虛榮！」——梅子放開書，這樣抗辯。

「也許。不過你這話說得太早了一點兒！」

彼此會心地微笑了。

「您看秋紋今天這樣大哭大鬧究竟是爲了甚麼？」

「我不知道。」

「您猜猜？」

「猜不着！」

「看情形，恐怕爾昌對秋紋有非禮的舉動！」

「你說甚麼呀？」——鐵生聽了梅子的話似乎有點驚異，梅子只好把話頭改變風向：

「你看秋紋還有救藥麼？」

「希望很少。」

「倒不見得，我看俄至現在止，只要她愛的那個人肯挺身出來救她。她便可以得救了！」

「你指的是？」

「我說的是你！」

「我？」

「對了，就是你！」

「我自然很願意救她，不過她近來不肯聽我的話；我叫她這樣做，她偏要那樣；我叫她不要進城，她偏要進城！——這叫我有甚麼辦法呢？」

「可是您應該改變您的作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鐵生說到這裏從床上坐了起來。

「您現在完全是以『先生』的立場，以一個長官的地位來管束她，這自然她不肯聽……假使您改變作風，以一個『愛人』的資格來規勸她……」——梅子存心這樣俏皮地說。

「梅，你又胡扯了！」——鐵生把頭扭過去，又拿起一份報看。

「從另一方面說：的確，秋紋這孩子也相當的可憐，值得同情，她實在有她說不出的苦悶。」——梅子又忽然嚴肅起來。

「你說她有甚麼苦悶？」

「譬如她心裏愛那個人，她口裏又無勇氣說出來；她不愛的那個人，却又死死的釘着她！」

「你說的是爾昌嗎？」

「就是他！秋紋實在不愛他，我知道。現在他走了，也好。」

屋子裏沉默了一陣。遠遠的有犬吠，更鑼聲。鐵生繼續看報。梅子似乎沉溺在另一種幻想中。

「梅，你在想甚麼？不早了，你應該去睡了。」

梅子沒有回答，只很靈巧地把身子扭過來面朝着鐵生，瑩瑩的目光中閃爍着無限的情意：

「鐵，」——恐怕這是她第一次這樣親切的稱呼他——

「甚麼！」——鐵生感到有點突然。

「我想問您一句話，請你別騙我！」

「你說！」

「您究竟愛不愛秋紋？」

「你問這個幹甚麼？」

「我早就想問！早就想知道！」

「你想，我怎麼會愛她？」——鐵生很淡然地這樣說。

「不愛她？真的？」

「自然是真的」

梅子的臉上頓時浮泛著從來沒有的笑容與光輝，便熱烈地握住鐵生的手，進一步的貼近他：——

「那麼你是不是有心愛的人？」

「你問這個幹甚麼，梅？時候不早了，快去睡吧，免得別人又在背後批評咱們！」——鐵生說着就
走下床，將紊亂的報紙疊起來放在對面的桌上。

「批評咱們？」

「是的，說你有時深更半夜還在我的房裏！」

「讓他們批評好了！其實我就在這兒有甚麼？——還不是你，我是我，彼此都乾乾淨淨的？」

「可是人家不這麼想。」

「他們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好了！」

「明天談吧，燈快要滅了」——鐵生見桌上的油燈漸漸的暗淡行將熄滅，便這樣催促着梅子走。

「你逼我才，我偏不走！」——梅子撒嬌地率性坐到床上去。

燈，眼見就要滅了。不待鐵生過去搶救，已經滅了！

「你瞧！」

屋裏變成了一團漆黑！

「洋火呢，梅？」

「不就在桌上嗎？」

於是鐵生在黑暗中摸索，摸索那光亮的火源，兩人不期而互撞，彼此的心弦頓時緊張，蕩漾，她聽着他喘喘的呼吸，他感覺她在不能自主地顫慄，他們的熱情已達到了沸點，然而他們冷靜的理智終於壓制了他們熱情的奔放！

加入了新的油，燈重新放了光芒。他們不自然地彼此看了一眼，又默默地低下頭去！各人的臉上浮起了一層淡淡的紅光。他們默默良久。大殿中傳來聲聲木魚，清晰悠揚。

「好，明天見吧！」

梅子回到自己的房裏，秋紋還沒有睡。她伏在暗淡的燈光下不知在寫些甚麼，見梅子推門進來就急忙將寫好的東西隱藏起來，梅子假裝沒有看見，只淡淡地問了一聲：「你還沒有睡嗎？」

「我心裏煩得很，睡不着！你爲甚麼這晚纔回來？」

「我出去了一趟。」

「剛纔我彷彿聽見苗先生房裏有人談話，是你嗎？」

「不：不是。也許是會計周先生吧？」

「好像是女人的聲音？」

「那我就知道了。秋，我問你，你這兩天在城裏究竟和爾昌鬧些甚麼把戲？」——梅子一面脫衣上床，一面這樣問。

「他欺侮我了！我明天還得進城去和他算賬！」

「爾昌怎麼欺侮你？」

「他……」——話到嘴邊秋紋又驟然縮了回去，不覺熱淚又滾滾地流下來。梅子覷此，深知此中必不隱情也就不便再問下去，便以另一題目來轉移她的注意。

「聽說你不久要在成都登台唱戲？」

「你怎麼知道的？」

「今天報上已經登載了！」

「給我看看！報呢？」——秋紋聽了似乎很興奮，便以咳嗽的嗓子這樣問。梅子就把剛纔從鐵生房裏帶來的那張報遞給她看。秋紋便細細地讀着那篇關於自己的「訪問記」，臉上時時顯出怡然自得的笑容。兩日來的悔恨痛苦都被這篇讚揚備至的「訪問記」勾消了十之八九！

次晨，天剛微亮，同志們還沒有起床，秋紋就乘了一輛洋車進城。一到成都就先到大興票房去打聽爾昌的下落，但那邊的聽差說「黃先生沒有來」。接着她又跑到西門大街的辦事處詢問，也沒有得着要領。最後她僱了車筆直往陳蘭芝家裏奔，果然，剛一進大門就聽着裏面悠揚的琴音，清脆的歌聲。原來

爾昌正與陳蘭芝在合唱『武家坡』，方恭錄爲他們拉胡琴。大家見秋紋到，便都停了下來，爾昌乍見秋紋，楞了一下，但馬上轉變態度，似乎忘記了昨天的事情，滿臉堆着笑容，急忙迎上去說：「你剛進城嗎？」，秋紋沒有睬他，却向陳蘭芝、方恭錄幾個人連打招呼。

「真巧，秋紋小姐，我們剛說到你，你就來了！好，今天無論如何要請您來一段給我們聽聽！」——方恭錄說着就又把胡琴拉了起來。

「對不住，方先生，我今天嗓子不好。」秋紋剛開口，爾昌就端了一把椅子給她坐下。

「隨便來幾句吧？」

「不，真的不能唱，嗓子都啞了，您聽！」——秋紋說話時故意帶着沙啞的聲音。爾昌又順手從桌上倒了一杯茶給她，并說「是的，她這兩天的確有點兒不舒服！」

「我看你的眼圈似乎有點兒紅腫？」——陳蘭芝說着又向秋紋看了幾眼，秋紋的臉上馬上紅了起來。

「是嗎？我有兩夜沒有睡覺呢。」秋紋從手皮包裏掏出一面化妝鏡子不斷地照自己的臉。

「兩夜沒有睡覺？爲什麼呀？」

「替隊裏趕工作，因爲不久我們也要在新都舉行一次演奏大會！」——爾昌不待秋紋答回，忙爲她掩飾着說。

「秋紋小姐，別太辛苦了！我替千萬觀衆請願，請多多保重，在那天登台的時候萬萬病不得的！」

——方恭錄若莊若謙地這樣說。

「方先生這話對極了，我也是這樣勸她。而且這次是她到成都來的第一砲！——爾昌說廢又擲出了一枝烟捲。」

「秋紋小姐，我前天在報上發表的那篇『訪問記』您見到了嗎？」

「早就拜讀了！」

「還要得嗎？」

「太好了！」

「可惜我的筆太遲鈍了，沒有把小姐的好處表彰萬分之一！」

「那裏的話？——太承誇獎了！使我慚愧得很！」

「下次我再好好地寫一篇吧。不過自從前天報上登出了那篇訪問記之後，各方面都很注意，朋友們都在打聽您幾時登台！」

「沒有錯兒，丁小姐，您這一次登台準轟動，準大轟動，因為有我們方先生捧場！」——陳崗芝說着就向方恭錄瞟了一眼，神色上似乎帶着相當的醋勁兒。爾昌聽出話裏有話，就忙打岔兒說：

「張太太，咱們打幾圈牌消遣好麼？」

「贊成！贊成！打牌我總贊成！」——陳崗芝這樣高興地回答着。

「我可不來！」——秋紋撅着嘴兒表示反對。

「打幾圈小牌玩玩有甚麼關係呢？」——陳蘭芝說着就吩咐聽差把麻雀牌擺上。

大家都坐上了牌桌，只有秋紋還站在一旁發楞，陳蘭芝見了就忙喊着說：「快來坐下呀，我的小姐！——」

「我真的不想來，頭痛得很！」——爾昌聽說，怕她身邊沒有帶錢，便從袋裏取出一束鈔票放在秋紋應坐的方向而前。陳蘭芝忙走過去拉秋紋坐下，一面笑着說：「丁小姐，你看黃先生多麼好啊，你還沒有坐下他就先把賭本給你預備好了！」她的眼睛故意地瞟了一下方恭錄。

在這種「誘逼」的情形之下，秋紋只好坐上了牌桌。

八圈，十二圈，十六圈，二十圈，秋紋實在不能再繼續下去。然而她是惟一的「贏家」，不便提議散場，而且爾昌幾次換「莊」都碰巧坐在她的上手，常常給她「吃」，以討她的歡心；有幾場牌本來不應該秋紋和的，但因爾昌故意地「放」，也居然和了。這種情形陳蘭芝和方恭錄早已看出，但礙於面子，也不便戳穿，雖然陳蘭芝也不斷正顏厲色地警告着黃爾昌不要亂放。

牌打到晚上十二點鐘纔散，三家都輸，只有秋紋贏了五百多塊。

「好，現在請秋紋小姐請我們到漲湫去消夜吧？」——散了牌之後，方恭錄這樣提議。

「好！好！我請客！」——秋紋這時也很高興地這樣回答。

於是大家到漲湫吃消夜然後纔各自散去。

爾昌和秋紋從漲湫出來，彼此還是默默無言，信步在大街上慢慢地走着，這時夜闌人靜，街上冷清

清的，除了幾個小販淒涼地叫喊着，靜寂得沒有一點聲息。

「我們到那裏去呢？」——走了好久，爾昌纔吞吞吐吐地這樣問。

秋紋沒有回答。還是漫無目的地向前走。

「我看還是到前天晚上就的那個地方去吧？」——爾昌又衝動起來，以試探的口吻這樣問。

秋紋依然沒有反應。

爾昌這時便有目的的引着秋紋向前走。到了明明旅館，他又鼓起勇氣，大大方方的攆着秋紋往裏面走；起先，秋紋嬌惱地把身子一扭，表示拒絕；後經爾昌恭順懇切地請求，她就半推半就地跟着爾昌進去了。

開上一個比前天還要講究的房間，有洗滌間，有抽水馬桶，有最新式的梳粧台與鋼絲床。茶房泡了茶，打了臉水之後，爾昌忙把房門扣上。秋紋走近梳粧台故意左顧右盼地照鏡子，爾昌輕輕地走到她的背後，用手搭在她的肩上，溫柔又熱情地喊了一聲「秋！」。秋紋把身子一扭，悠然地走到一張沙發椅上坐下。爾昌馬上追了過去，以哀求的口吻說：「秋，請你原諒我，前天晚上是我的錯！」

秋紋依然沒有反應，把眼睛故意在房裏東張西望，爾昌實在忍不住了，便模仿美國電影裏常有的姿態，突然跑了過去，緊緊地攥住她的手，一隻腳跪在地下，一雙快要冒出火的眼睛凝望着她的臉，顫動熱烈地說：「秋！我實在太愛你了！」接着就狂吻她的手，狂吻她的臉，最後，秋紋終於被他征服了！前天晚上的掙扎，昨天下午的怒罵，今天早晨的「算賬」，這時都已飛到九霄雲外！

第二天，秋紋一直睡到正午還沒有起床，不知又是觸動甚麼心事，躲在被窩裏咽咽地啜泣。任憑幽昌怎樣兜哄她，她還是不肯起來。爾昌在無聊的苦悶中，忽然聽到門口有賣報的，便買了兩份報進來，不料在『成都晶報』上又發見秋紋的像片，便很高興地遞給秋紋看。秋紋這纔興奮地坐了起來，揩乾了眼淚，細細地看報。爾昌這時也坐在床邊，乘着她的興頭說：「方恭錄這人總算够交情了，只和他見過幾面，他就這樣捧場，萬一你要離開苗鐵生的服務隊，將來我們在成都活動的時候，恐怕還要大大借重他呢？」

「這張相片是你送給他登的？」

「是的。」

「這張相片照得不好。」

「將來再請他給你照一張好的。」

「方恭錄也會照像嗎？」

「聽說照得非常的好！白楊到成都的時候也請他照過像呢！這個傢伙真有幾手：又會唱又會拉，還會照像。他家裏有不少電影明星的照片呢，我們幾時到他家裏去看看，藉此連絡連絡。」

「他住在那兒？」

「南打金街。離這兒不遠。」

「我也很想到他那裏去看看。」

「現在就去好不好？」——爾昌很興奮地這樣提議。

秋紋這纔開始穿衣服，爾昌忙蹲在地下給她穿鞋，忙着叫茶房給她打洗臉水，開點心。她化粧的時候，他又恭恭敬敬地站一旁邊侍候！

化了粧，吃了點心，正預備出去，爾昌就笑謎謎地向秋紋說：「你看我够資格永久做你的聽差嗎？」

「你這個鬼！真厲害！」——秋紋瞟着眼用手使勁的在爾昌的鼻尖上捏了一下這樣說。

「有志者事竟成，三年的苦工，纔有今日的收穫！」——爾昌說着又掏出一枝烟捲很驕傲地來屋裏徜徉起來。

「少嘍囉吧，快叫茶房鎖門！」

於是兩人僱了車，不一會兒就到了南打金街。通報之後，方恭錄笑嬉嬉地從裏面出來，將秋紋爾昌迎了進去。他住的是三間平房，右邊是寢室，中間是客廳，左邊是一間收拾得相當精緻的小書齋，到處都掛着電影明星和坤伶的照片。

「光榮得很！今天是甚麼風把您兩位吹到我這兒來的？」——方恭錄陪着他們兩位走進書齋坐下之後，一面忙着倒茶遞烟，一面笑嬉嬉地這樣問。

「我和秋紋早就想來專誠拜候方先生的，可是一進城就亂忙一氣老沒得着機會！」

「真的，我們早就想來看方先生的！」——秋紋也接着這樣應酬說。

「不敢當，您兩位實在太客氣了！昨天晚上回去好嗎！」

「很好，謝謝。」

「還是歇在西門大街的辦事處嗎？」

「是……是的。」

「我想您兩位應該找房子，住在西門大街離市中心太遠，實在太不方便！」

「是的，可是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房子。」

「讓我來給你們想想法子吧。」

「方先生這房子是自己的嗎？」

「不，是租的，倘若你們兩位不嫌棄，請搬到我這兒來住。就是地方狹小了一點兒！」

「謝謝。府上人多嗎？」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成都。」

「這房子收拾得非常清潔整齊。」

「那裏的話。我們新聞記者的生活，老是忙亂不堪，很少有時間在家！」

「聽說方先生的攝影術很高明。這些像片都是方先生自己照的嗎？」——秋紋說着就站起來沿着牆

壁參觀照片。

「是的，這張是胡蝶，是去年我在香港給她照的。」——方恭錄與秋紋并肩站着，指着壁上的照片

這樣解釋。

「照得真好！幾時也想請方先生給我照一張。」

「是的，秋紋很想煩方先生給她照一張。」——爾昌啣着一枝烟捲擠在他們中間說。

「沒有問題，絕對沒有問題，今天就照好不好？」方恭錄很興奮地這樣叫出來。

「不麻煩嗎？」

「一點兒不麻煩！現成的照像機，現成的膠片！」——方恭錄說着就忙從抽屜裏取出一架「萊卡」照像機，說：「就到外面院子裏照好不好？」

方恭錄馬上引着爾昌秋紋走入院子，祇見一株古梅，幾枝青松，地下鋪着淺淺的綠草，點綴着倒蓬不俗氣。梅花開得正豔，微風颯來一陣清香。

「取一個甚麼背景呢？」——方恭錄用目向院內四週掃射了一番，馬上又接着說：「好，就請秋紋小姐倚梅而立吧！」——於是秋紋就站到梅花樹下，方恭錄站在她前面對光。

「好，這個姿勢好得很！」——爾昌啣着一枝烟捲站在旁邊這樣讚美。

「要得嗎？」——方恭錄一面對光圈，一面用四川話這樣說。

「硬是要得！」——爾昌也故意學四川話這樣鬥趣！

「秋紋小姐，請您把頭稍微再低一點兒，臉上略略的帶一點微笑，對了，好，好，就是這樣，請別動！」——方恭錄抓住這個姿勢在正面照了兩張，又跑到側面去照了幾張，照了全身的，又照了半身的，一共照了一打膠片。

「好了，我想總有一兩張好的。」

「沒有錯兒，一定張張好！像你老兄這樣的攝影老手！」

「那也不見得，等洗出來看看吧，不好。咱們再照。」

「我也順便請你老兄照一張吧！」——爾昌說着就扔了手上的烟頭，跑到梅樹底下秋紋旁邊站着，秋紋見他過來，就忙躲開，不料爾昌一手把她拉住說：「別走呀，秋，我們倆一塊兒照一張不好嗎？」秋紋似有難色，然而又不便拒絕。

「好，就這樣站着！」——方恭錄又在對光圈。

爾昌這時把手搭在秋紋的肩上，秋紋忙閃開，恨恨地瞟了他一眼說：「這樣難看死了！」——這表情却被方恭錄在鏡頭裏面看見了，他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他們兩位的關係還在矛盾中嗎？」

「好了！」——方恭錄又把照像機的開關按了一下。

「我和方先生一塊兒照一張吧！爾昌，你去給我們照！」——秋紋這樣提議。

「就怕我照不好。」——爾昌有點兒躊躇。

「這很容易，我給您對好光圈，您只要把開關按一下就行！」方恭錄把照像機交給爾昌之後，自己便跑到秋紋身邊站着。

「方先生，請站過來一點兒！」——秋紋輕輕地向方恭錄說，方恭錄會意，馬上靠近她一步。

照完了像，大家又回屋裏歇息了一會兒，爾昌就拿出錢來看：「已經三點鐘了，我們走吧，恐怕方

先生有事呢！」

「方先生要上報館吧？」

「不，不，我晚上纔去呢！請多坐一會兒，您兩位難得來的！」

「天天必須到報館嗎？」

「倒不一定，有時只要打幾個電話就行了。」

「報館的事情真辛苦得很，還要熬夜！」

「沒有甚麼，攪慣了就好了。」

「秋紋，我看我們還是走吧，不要多耽誤方先生的寶貴時間！」——爾昌說着就站了起來。

「好，那麼我們一塊出去，我請你們到東城根街吃『吳抄手』去。」

「方先生請別客氣吧，『吳抄手』我們已經吃過好幾次了。」

「那麼我陪你們到春熙路去走走。」

三人正走到春熙路口，李永年坐着包車從提督街那裏過來，他看見秋紋等就老遠把車子停住，跳下來和他們打招呼。

「你們到那兒去？」

「我陪她們兩位隨便走走。」——方恭錄笑着說。

「那麼我們到漲湫吃午飯去吧？」

「李科長不必客氣。」秋紋。

「不，我有事情要和你們幾位商量呢。我們的義務戲準於本星期六舉行，在春熙大舞台。現在正在各方面推銷票呢，聽說成績很好，榮譽券一百元一張！」

「我想咱們還是找個地方談談吧，站在這路口上攪扭得很。」——方恭錄。

「好，咱們還是到漲湫去吧？」——李永年。

「不，天天吃西餐，實在吃膩了。我提議到這街上去吃『賴湯圓』？」——爾昌。

「我贊成。聽說『賴湯圓』也是成都有名的？」——秋紋。

「不，不，那地方太小，不好談話，秋紋小姐既是不喜歡吃西餐，那我們就到『明湖春』去吧！」

「好，這我也贊成『明湖春』是山東館，銀絲饅頭和小米稀飯最出名，換換口味也好。」——方恭錄。

進了明湖春，李永年又打電話把陳蘭芝、顧仲明都約來了。大家又把演戲的事情商議了一番。

飯後，大家又到大興藥房去『調嗓子』。在那裏大過戲癮之後，陳蘭芝又拉他們到家裏去打牌，一直打到次晨纔散。

這一次又是秋紋獨家贏了。所以她很高興地和爾昌回到明明旅館睡覺，不料剛走到房門口，茶房正在開門的時候，就碰到服務隊裏的兩位同志到這兒來訪友，秋紋見了臉上立刻浮起一層紅雲，忙把頭低下去，但那兩位同志却很大方地向他們打招呼。

「丁小姐，你還沒有回隊嗎？苗先生這兩天派人到處找你呢！」

「是的嗎？」——秋紋滿臉漲得通紅，勉強吐出這幾個字。

「昨天隊長還派陸國棟同志騎着『洋馬』進城來找您，辦事處，甚麼地方都找遍了，可是沒有找到您。」

「我馬上就回去，我到這兒來找個朋友。」

「我們也是上這兒來找朋友的。回頭見吧。」那兩位同志說着就往外面走了。

秋紋進了房，很焦躁地說：「這怎麼辦？給他們碰見了！他們回去一定會報告苗先生的！」

「讓他們報告好了！有甚麼關係呢？」——爾昌似乎滿不在乎的樣子。

「我想，還是馬上回去一趟！」——秋紋很不安甯地坐在床沿上這樣說。

「算了，還有兩天就要唱戲了。說不定，你這一次回去了，苗鐵生決不讓你再出來！到那時候誤了這邊的事，那可對不住人！我看還是唱完義務戲再回去吧？」

「不行！這樣苗先生會急壞了！」

「哼！急壞了？你不要癡人說夢吧，人家苗鐵生早已把你丁秋紋不放在心上！人家與吳梅子的關係已經愈來愈密切了！」

「你是說苗先生和……？」不待秋紋說完，爾昌又以煽動似的口吻揜着說：「恐怕他們的關係比我們倆還要深得多了！」

「甚麼。」——秋紋做出非常驚奇的樣子。

「不然，在每天熄燈以後，爲甚麼梅子老就在老苗的屋子呢？我有一天在半夜裏起來解手，走老苗門口過，彷彿聽見還有人在他屋裏面，於是我就從門縫裏偷看了一眼，正看見老苗和梅子摟得緊緊的在接吻！」

「真的？」——秋紋的聲音有點顫動。

「我騙你幹甚麼？我早就說老苗是假道學，他管我們管得這樣嚴！他自己的私生活却那樣一團糟！」

「你說的都是真的？」

「我敢向天發誓！不但我知道，恐怕全隊裏的人都知道呢！并且有人說梅子有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根本就沒有回到自己的房裏去！」

「你胡說！」

「你愛信不信！」——爾昌說着又掏了一枝烟捲出來抽。

沉默了一陣之後，秋紋把爾昌拉在床上坐下。

「你究竟打算怎樣待我，爾昌？現在可以說我整個是屬於你了！」

「我要愛你到死！」

「真心話？」

「若有半點假話，我就被天打雷劈！」

「那麼你家裏的媳婦怎麼辦？」

「誰造謠？說我家裏還有媳婦？」

「這你用不關我，你連孩子都有了兩個了！」

「可是我的媳婦早就死了！」

「你敢發誓？」

「若是我家裏還有媳婦，也讓我天打雷劈！」

「哦！這你就是我的好哥哥！」

兩人瘋了似地擁抱着狂吻，至少有五分鐘之久！這是秋紋對爾昌第一次表示真摯的熱情。

「那麼我們甚麼時候結婚呢？」

「隨便你！」

「可是你一定要先脫離服務隊，與苗織生永遠脫離關係！」

「唱完義務戲，我就馬上回去搬行李，向苗先生辭職！」

「我要你與他永遠脫離關係！」

「好！」

兩人又擁抱着狂吻。

【六】

演完義務戲，秋紋便回到新都向鐵生請長假。爾昌就在方恭錄的住宅附近租了幾間住房，預備與秋紋同居。

鐵生原不忍讓秋紋離開，因為他早已知道她與爾昌的關係，假使他們繼續胡纏下去，將來吃虧的一定是秋紋，說不定會墜落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且她是他從北方帶出來的，她的父母還在淪陷區的北平，她現在一人孤單單的在這大後方放浪着無人教管，萬一將來成了悲劇中的主角，鐵生在良心上難免不安。鐵生想到這裏又不願其煩地懇切地勸留了秋紋一番，并坦白地指出了她前途的危險性。但秋紋這時完全爲『妒』與『恨』所矇蔽，去志非常堅決，認爲自己是一個愛情的失敗者，既不能得到她所愛的，甯可墜落也不願再看見鐵生和梅子在一起！她終於離開了鐵生的服務隊。

秋紋的離開，服務隊的同志們都認爲是一件喜事，尤其對於鐵生個人有益。然而鐵生却因之好幾天鬱悒不樂。

他們的巡迴大公演已經在本縣各鄉鎮次第舉行，頗得一般民衆的好評。現在他們打算到臨近各縣去

巡迴工作，已和政府接洽妥當選定×縣為他們的示範區。他們準備在×縣駐留半年，將抗戰文化教育的各方面作一次系統的推行與表證。本想一過廢歷年就出發，可是這幾天國棟的心情不好。他離開天津後，雖然寫了許多信去勸說母親離開虎口南來，但始終沒有得着她的確實回音，最近忽由上海的朋友轉來一個電報：「母病，盼速返！」——這使他日夜焦慮不安，「究竟回津不回？」——這問題在他的腦海中攪擾着不能解決。國棟的大小事情本來都是請鐵生給他作主，但這時除了給他些空洞的安慰以外，鐵生也拿不出具體主張，最後還是由國棟自己決定返津一行。

鐵生和梅子親送國棟到成都候機飛港，不料剛買妥飛機票，又由上海轉來一個電報說他的母親已經逝世了！在驚異與痛哭之中，鐵生便毅然決然勸國棟不必返津，「母親既已去世，回去也無益」，故力勸國棟移孝作忠，發奮鍛鍊自己成個有用之人，將來替國家社會作番事業，以慰母親在天之靈。同時鐵生又託成都某友轉託某外國領事打了一個無線電給此刻尚在天津做特務工作的王秀庭，請他就近為國棟的母親料理喪事。國棟雖然哀痛萬分——尤其想起違背母意南來說不定就是她憂鬱而死的原因的時候，他的眼淚就不自覺地滾了下來，——但經鐵生和梅子多方勸慰之後。他又振作精神回到新都，從新站在工作的崗位。

回到新都以後，他們便隨隊開發到了×縣。爲了便於工作與更親切的接近農民，這一次他們沒有駐紮城裏，而住在離城二十里的「王家場」。這地方得着「都江堰」天然的灌溉，土地特別膏腴；烟，米，桑子，都是大宗出產。據說這地方從前是有名的土匪窩，原因是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屬於一個姓周的

大地主。其他的老百姓大都是些佃農。甚至有些人想做佃農也不可能，因為照這地方的慣例，凡佃農向地主租地耕種，除每年秋收後繳納租穀以外，在開始還須繳納很重的「押金」。因之那些窮苦的農民雖然有體力，有技術，無奈繳不起「押金」，只好流為「挑」「抬」「推」的苦力。另一部份人因為不堪忍受貧困的壓迫，只好挺而走險，流落為匪。

因為王家場的情形是這樣複雜，在服務隊未到這裏之前，該縣縣長陶固誠就先警告苗鐵生，暗示這裏的工作不好做，希望他另選別的地方。但鐵生的看法不同，認為環境愈困難的區域，愈需要知識份子去開闢。

於是服務隊終於搬到了王家場，駐紮在離「場」半里地的「華嚴寺」。

頭一件事他們就在華嚴寺的廣場上舉行了一個春節勞軍大公演：一方面表演話劇和其它游藝，一方面編製壁報，標語，傳單，宣傳抗戰；同時還派人到各出征軍人的家裏去餽送禮物，備致慰勞。該日，到四鄉民衆一萬餘人，由聯保主任趙正新主席致詞，陶縣長也特從縣城裏趕來參加，這在還窮鄉僻壤的王家場可算盛況空前。在表演話劇「放下你的鞭子」時，梅子扮其中的香姐一角，當場唱了幾支動人的救亡歌曲，激起觀衆不少的采聲與同情。

鐵生認為這種「宣傳」工作是不够的，必須發動更有教育性的事業。於是他和趙正新商議將本場一個有名無實的小學整頓充實，由服務隊調派幾位富有教學經驗的同志去充當教員；同時又以服務隊的名義在華嚴寺開辦一所農民夜校，使那些已過學齡而又想求知的農民得有機會受着補習教育。鐵生特別重

視這個農民夜校，他想把它形成推動地方建設的中心。他自任校長，派梅子和國棟分任教務與事務，其他隊員兼充教員。此外，他還在「場」上辦了一個定期「壁報」，報導國內外的戰時消息及大事，因為這裏的文化水準實在低落得使人不肯置信：識字的人固然不多，甚至還有些人不認識我們的國旗，對於日本鬼子打仗的事情他們更是茫然！

經過了半月的籌備，這幾件工作都一一實現了。到農民夜校來求學的人甚為踴躍，一共有四百多位，其中有很小的部份是婦女，大都是從十八歲到三十歲的青年農民。主要的功課是「戰時常識」，「農業常識」，「史地常識」，「基本讀寫」，「救亡歌詠」，「衛生常識」，「勞動服役」……。

梅子與國棟對於這個夜校格外感到興趣，他們的全副精力幾乎完全寄托在這個學校裏。他們自己寫鋼板，印油印，貼佈告，送信，到農家家裏去訪問。農民生了小病，他們到城裏購了些簡單的藥品設法為他們醫治。他們的家庭不睦——例如婆媳之間的糾葛——他們為之調解。除了上課和各種的「服務活動」，他們每逢星期六還舉行晚會，有時在華嚴寺的廣場舉行，有時輪流到農家的庭院舉行，讓農民表演自己的游藝，大家歡聚一堂。這夜校就好像是一個家庭，鐵生是他們最敬愛的家長。

一日，國棟病了，必須進縣城去醫治，可是這裏惟一的交通工具是「辦公車」——一種原始時代木製的一人推一人坐的獨輪車，這種車在不平的道路上走着是非常顛簸的，頗不宜。病人乘坐——夜校的學生便自動地借來一張行軍牀，將國棟抬進城。

又有一次，「場」上忽然謠傳今晚有一股土匪要假道王家場，說不定會搶劫駐紮在華嚴寺的服務

隊，隊裏的同志們聽了都有些惴惴不安，在散課以後，夜校的學生又自動地拿着鎗械在華嚴寺附近警衛到天明。

還有一次，華嚴寺附近農家着火，一時烟雲瀰漫，火光冲天，頗有蔓延到華嚴寺的趨勢！在往常這裏的人們一向是抱着『各掃門前雪』的主義，對於這種事情是不怎麼關心的，可是這一次聽說華嚴寺附近着了火，大家都蜂湧而來搶救，不到半小時火就撲滅了。

政府忽然來了一道命令：叫王家場即日派二百個民工到基地去修飛機場，趙正新接到這個公事頗感棘手，因為現在正是農忙的時候，農民實在抽不出時間去服役。雖然上頭催促得很緊，聯保處壓迫得很兇，還是無效。

這事給鐵生知道了，便在夜校散課之後，招集全體學生訓話，曉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大義，『假使國家亡了，我們還能在這裏種田麼？到那時一切都要完了，甚至性命都難保，所以在這抗戰緊急的階段，『服役』是我們人民應盡的義務。』鐵生這樣激昂慷慨地說了一點多鐘，大家很受感動。次日，趙正新率領着二百個青年農民，精神活潑地到某地參加建築機場。

鐵生堅信教育是建國的基礎。以教育組織民衆，以教育訓練民衆，以教育推動一切建設，是他一向的主張。他把王家場的青年農民看成無限的力量。

於是，他以農民夜校的青年爲中心，發動築路。

從王家場到縣城有二十里，都是狹窄的田坎小道，晴天還勉強可以行一輛「鷄公車」，一到雨天便泥濘滯滯，交通梗阻。鐵生發動每人每日捐工一小時修築這條路。這事已徵得縣政府和縣保處的同意。這幾百鐵一般堅強的農民，耕種之餘，便在服務隊的領導下開始築路。梅子和國棟也興奮地參加這種工作，工作疲勞了，他們就領着大家唱一支歌曲，或講一個故事。大家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生氣蓬勃地團成一氣。倘白天農忙抽不出空閒，他們就在夜晚燃着燈籠火炬工作，在一片漆黑的原野裏，浮顯着無數的火球，造成了這偏僻的鄉村一幅輝煌偉大的夜景。大家這樣一心一德，努力工作，不到一月這路就完成了三分之二！

可是工程正進入決定性的階段，來了一種惡勢力的阻擊！

事情是這樣的：王家場雖然有好幾位土豪劣紳，但最霸道而有勢力的還是周範聖。他是前清的舉人，民國初年做過曹錕的「舊仔議員」，四川防區時代曾出任過某軍閥的參謀長。在七七事變以前，他在四川是一位專事挑撥離間的政客。抗戰軍興以後，他便隱居蓉城，做些囤積居奇的買賣。他是王家場獨一無二的大地主。據說這裏三分之二的土地都為他所有。他一年只回到這鄉下兩次；冬至回來祭祖，清明回來掃墓，平時僅派了一個遠房的姪子在鄉裏給他看收房租，而他自己的家屬則經年住在成都逍遙，享樂。他的三女兒是成都有名的浪漫女郎。她雖長得濃眉粗眼，坦鼻大嘴，肥矮的身材，然而她的風流韻事却多如成都的茶館，成了人們茶餘酒後的笑料。四少爺是少有的賭棍，麻將，撲克，紙牌，骰子，無一不來，勳則輸贏萬計；可惜成都還沒有上海的輪盤賭，這是他認為最大的憾事。二少爺是一位

「生意經」，在成都開了一間極闊綽的大飯店，包庇烟，賭，妓。飯店裏還附設着澡堂，所謂「家庭間」是這澡堂的特色，——男女同在一個房裏洗澡，後來政府雖有命令禁止，但禁者自禁，而澡堂中的所謂「家庭間」依然生意興隆！

周範聖自己倒不嫖不賭，終日道貌岸然，在他的心裏雖也未嘗不想討小，但當朋友們勸他納妾的時候，他總是裝着一股正經，嚴詞拒絕，而外面却盛傳着他與女僕王嫂，丫頭春君都有暗昧的勾搭。他終日啣着一根四尺多長的旱烟桿，吸着本地的土烟「淡芭菰」，偶爾也和同流的朋友們下一兩盤圍棋消遣。當政局有點波動的時候，他便在他那門首懸有「華廈輝煌」匾額的公館裏聚客遺謠。每逢他回到王家場祭祖掃墓，縣長聞訊必率縣府全體人馬恭迎於十里亭外。本場從聯保主任起，所有紳商各界更須懸燈揭彩，大事張羅，就是本場有名的「舵把子」所謂「劉司令也者」，平時一向是無法無天的土皇帝，在遭時也不能不虛心俯首聽訓。

今天又是清明節，周範聖照例回鄉掃墓，陶縣長聞訊便先將他恭迎到縣府，請他指示縣政，然後又邀約本縣紳商各界爲他設讌洗塵。他在讌會上發表一篇詩云子曰的堂而皇之的演說之後，還責成陶縣長招工重修本縣的城隍廟與孔廟。之後，纔坐着陶縣長先爲他準備的四人轎，前護後擁地向王家場去。剛走到離縣城五里的觀音坡，正碰着夜校的那一羣青年農民在那裏築路，有的在鋪墊路基，有的在向附近河溝裏運取小石，大家見周範聖的轎子過來，便都停住工作，閃避兩旁，肅立致敬。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周範聖叫轎夫站住，這樣問。

「築路！」——一個青年農民滿臉堆着笑容天真地這樣回答。

「誰叫你們築的？」——周範聖表面上似乎很和平，在內心却蹙着一股氣，把旱烟桿微微地舉了一下。

「我們的苗校長！」

「苗校長？那兒來的？」周範聖把眉毛眼睛皺成一條線，用左手摸着他那幾根花白疏鬆的鬚鬚。

「苗先生是動員委員會派來的。他是農村服務隊的隊長，也是我們夜校的校長！」

「那兒來的？是『下江人』麼？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苗鐵生，是國內有名的教育家，最近纔從前線到我們四川來的。」

「你們知道他是奉了誰的命令來築路的？」——周範聖慢慢地從轎裏走下，猛然舉起他的旱烟桿，聲色俱厲地指着那羣農民問。有些膽小的農民這時縮手縮腳，不約而同地往後退了幾步。梅子却揀上前去，很恭敬地向周範聖解說：

「周老先生，我們築路是得了縣政府許可的！這條路實在太窄小了，雨天簡直不能走！這也是爲了大眾的便利！您老先生是地方上的前輩，對於這建設工作當然是贊成的！」

「還是那兒來的這麼個女孩子？」——這樣奇裝異服的？——周範聖見梅子長髮披肩穿着一件天藍色的工裝，頭上遮着一塊俄國婦女慣用的頭紗，覺得很不順眼，於是把眼睛向她從頭至腳掃射了一番之後，向他的左右禮讓開。

「她是我們夜校的教務主任吳老師！」——另一個農民回答。

「哦？你也是和那個姓苗的一塊兒來的？」——周範聖把眼睛眯成了一條線，走近梅子一步，「你剛才說得很對，築路是爲了大衆的利益，可是你知道這『地』是誰的麼？」周範聖忽然把眼睛睜大了，死死地盯在梅子的臉上，把身子又向前逼進了兩步。

「當然是大家的！」——國棟本來站在旁邊沉着氣，半天沒有說話，這時也忍不住挺了出來。

「這娃娃又是什麼人？」——周範聖把眼睛移射着國棟。

「他也是我們夜校的老師，陸先生！」

「哦，這樣看來那個姓苗的是存心到我們王家場來造反的，所以帶了這麼些人來？我告訴你。娃娃，……」——周範聖突然把音提高，盛氣凌人地舉起他的旱烟桿指着國棟的鼻子，吼道：「這兩灣的田都是我的！這路是我的！這裏的一寸土，一根草都是我的！你知道嗎，娃娃？」——他邁着方步逼緊國棟，他的眼睛鼓着像一對燈籠，好像要動武似的。梅子見勢，忙將國棟推開，仍虛聲下氣地向周範聖說：「請老先生別生氣，他年輕，不會說話，請老先生原諒！」

「這是國家的土地，公家的道路，誰都有義務建築，誰都有權利行走！」——國棟雖然退後了兩步，但口裏還是憤憤不平地這樣嚷着。

「限你們三天給我把路還原！修好了的全給我毀了！不然的話，把你們這些東西甬統關到衙門裏去！」——周範聖的額上鼓起一根一根的毒筋，以斬釘切鐵的命令口吻說完就上轎走了。

展範聖走了之後，這些築路的青年農民就把梅子和國棟團團的圍住，問道究竟應該如何對付，小部份的他們似乎有點搖動，懊喪；大部份表示着要堅強地反抗！梅子國棟便勸大家鎮靜，說苗先生自然會有辦法對付。

太陽已經越過了青城山。天色漸漸的昏暗，不祥的烏鴉像墨點似的聚集在樹梢上呱呱地亂叫，暮色與炊烟籠罩着大地，這一羣鐵一般癡固的青年列着隊，扛着他們的籬筐與鋤頭，先回到各人的家吃過夜飯，再往華嚴寺上課。

回到華嚴寺，梅子國棟就將周範聖阻止修路的事情詳細報告鐵生。他聽了，沒有說什麼，只是背着手在屋裏踱來踱去；國棟報告最激昂憤慨的時候，鐵生的嘴裏露出憂惱的苦笑，「您說怎麼辦呀，表哥，您說啊？我們的『路』決不能這樣半途停止，我們必須把它完成！」

「你們別着急，像這樣的事情中國到處都是，我聽了一點都不感覺奇怪，從前我在北方幹工作的時候就遇着好幾件類似的事情。」——鐵生很冷靜地這樣說。

「這完全是封建勢力在搗鬼！」——梅子。

「我們可以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可以撲滅漢奸，難道我們就不能剷除封建勢力嗎？」——國棟。

「打倒帝國主義和撲滅漢奸都比較容易，只要抗戰勝利了，這兩種禍害都必然會消滅；惟有剷除封建勢力至少還須要我們五十年的努力奮鬥。」——鐵生。

「還須要五十年？——那您未免太悲觀了！」——梅子。

「你以為革命是這樣容易成功麼？假使革命工作像炸『油條』似地容易成熟，那麼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早已翻身了！」——鐵生這時展開他那皺皺的眉宇，兩目閃爍着明快的光芒。

「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在前方現在有百萬將士在那裏為我們流血，為的要拼出一個光明的世界，却沒料到在大後方邊殘餘着這麼多製造黑暗的人！」——國棟似乎有點氣餒，坐在一張椅上發牢騷。

「對了，國棟，只要你知道這一點。中國就有希望了！希望你用功磨鍊自己，以便將來面臨更尖銳的光明與黑暗的鬥爭！」——鐵生走過去拍拍國棟的肩膀，安慰着他說。這時已到夜校上課的時候，農民們都圍到鐵生辦公室來問：「吳老師，今天不上課？」梅子沒有回答，鐵生就說「當然上課！」大家便走進了教室，而梅子和國棟却仍停留在鐵生的屋裏。

聯保處的勤務兵非進來敬了禮，向鐵生說：「報告苗隊長，我們主任請您過去！」

「什麼事？」

「我不知道！」

「就說我馬上去！」

「是！」——那個勤務兵又敬了禮，纔走。

上課的號聲響了。

「快上課去罷！這點小事算不了是什麼打擊！」——鐵生催促着梅子和國棟去上課。他自己拿起帽

子準備到聯保處去。

「好罷，國棟，咱們上課去，我想事情總會解決的！」——梅子推着國棟去上課，鐵生也跟着走出來，當他跨出華嚴寺大門的時候，他聽着大殿裏發出雄壯的「立定！」聲。

天色已經黑暗，青城的山影與殘霞同時消逝。遍地菜花織成黃金世界，這時也在黑暗中隱避；華嚴寺的和尙正擊着暮鼓，輕車緩急很有節奏地敲出了人生旅途的調子。鐵生懷着忐忑的心情，在蜿蜒狹窄到處都是「缺口」與牛糞的路上走着。他走到場上，各茶酒鋪裏已經燃上了「滿堂紅」，趕場的鄉下人還沒完全散去，這也許是爲了歡迎周範聖今天回場的緣故罷。鐵生經過他們身邊的時候，他們都很客氣地招呼着說：「苗隊長，您上街了！」

鐵生走進聯保主任的辦公室，趙正新端着一管水烟袋正在屋裏發楞，從他憂悵的臉色上看得出他也懷着滿腹的心事。他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矮矮的身材，光光的秀頭，黧黑的面孔上浮着一層醬色的油汗，寬闊的前額上深深地刻着幾條顯明的皺紋，還是足以證明他過去的生活是相當的辛苦，處境是相當的不順。不過從他那稀疏淡薄的眉毛上，他那敦柔和平的表情上，看得出他是一個忠厚的一個老實人。據說他本是行伍出身，在「防區時代」曾做過連長，因爲老是打敗仗就被免職了；後來回到本縣的徵收局做隊長，也因爲人太老實，又被人排擠出來，沒法，只好回到王家場種他那五畝半祖田，并在場開了一個茶鋪。做了聯保主任之後，他也小規模的囤積些本地出產的菜子和烟葉，這樣也賺了點錢，現在在場上雖不能列入富豪之家，也可算不愁吃穿之人了。他之能够做到聯保主任，也正是因爲他爲人忠

厚老實。前任聯保主任出賣壯丁被人控告撤職之後，場上就有好幾位「大爺」爭奪這個差事，因為縣長不願意得罪任何方面，便派了這個無用的好人趙正新接充這個位置。他雖然也認識幾個字，但不能通順地寫出一個佈告或呈子，縣府又委了本場有名的「郎中先生」王德章為副主任，替他幫辦一切文墨事件。

其實做聯保主任並沒有什麼好處，每月只有三十四塊錢的薪金，而責任却負得相當的重，尤其在抗戰軍興以後，伴關於壯丁一項就夠他煩心了！既是這樣，為什麼還有許多紳士們來爭奪呢？——這原因很簡單：一則可藉此稱霸於鄉土，二則可買賣壯丁，或包庇烟賭，做種種貪贓妄法的勾當。然而，趙正新却沒有幹過這些事情，並不是他不想幹，實在是因為他為人太老實，胆小，一幹就會露馬脚。他至多只國積的土產存放在聯保處不用繳房租。他向鄉下人收買貨物的時候比別人要稍微便宜一點兒。如是而已。但是他的助手，那位讀過孔孟之書的郎中先生却不然，他藉着聯保副主任的官銜，在鄉下幾乎無惡不作，無錢不括！

趙正新這時正在辦公室裏發愁，一見苗鐵生進來，就忙把手中的水烟袋放在桌上，拱手為禮，「哦，苗隊長！請坐！」

「聽說趙主任找我？」

「是的，是的，您請坐！請坐！」——趙正新滿臉堆着不自然的笑容，很恭敬地移了一張竹椅子給鐵生坐。

「您找我有什麼事嗎，趙主任？」

「您知道我們這邊的周範老回來了嗎？」——趙正新把聲音壓得很低，這樣問。

「聽說的。」——鐵生淡然的這樣回答。

「可是出了一點事情您知道嗎？」

「什麼事呀？」——鐵生故意這樣問。

「聽……聽說……您……您……您隊上的同志今天在路上罵了他？」——趙正新把眼睛眨了幾下，吞吞吐吐地這樣問。

「不會的，這絕對不會有的！」——鐵生沉默了一陣，「恐怕還有別的緣故吧？」

「聽說是一位姓陸的同志罵了他？」

「更不會有的事，那位姓陸的是我的表弟，是一位非常老實的青年，他決不會隨便罵人的！」——鐵生馬上嚴肅起來，聲音漸漸的尖銳了。

「苗隊長，不管有沒有這種事情，我們總得想個圓滿辦法纔好！周範老是不能得罪的！」——趙正新的聲調裏似乎蘊藏着委曲，「他剛才一進場口就當着那些人把我大罵一頓，問我在場上管的什麼事？」

「讓外來的一羣流氓……」他說到這裏覺得「流氓」兩字太重，便連忙改口說，「讓外來的一羣『下江老』在這裏無法無天的胡鬧！」

「他這話是什麼意思？」——鐵生聽了趙正新的話雖然很生氣，但在表面上還故作鎮靜。

「他很反對苗先生在這裏築路！」

「這真奇怪？——路築好了並不歸我苗鐵生一人走，這完全是爲了貴王家場公衆的到益！」——鐵生的聲音與表情這時也忍不住激昂起來，「而且這事在事先我們會陳請縣府批准的！」

「是呀，我也把這話告訴過範老……」

「他聽了怎麼說？」

「他說這路是他的！縣政府管不着！」

「這路是他的？縣政府管不着？」——鐵生驚異的站了起來，趙正新也跟了站起來，鐵生皺着眉頭沉思了一會兒又坐下，趙正新也跟着坐下。

「趙主任，那麼您打算怎麼辦呢？」

「您看呢，苗隊長？」趙正新站起來從桌子上取了水烟袋。擦火柴燃了紙捻子。

「我沒有辦法！」鐵生堅定地說着也不自覺地立了起來，在屋裏踱來踱去。可是趙正新還是鵝立着沒有移動，兩眼呆呆的望着他。

「苗隊長，我看這樣好不好？」——趙正新用指頭彈了彈紙捻上的灰屑，「咱們還是本着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的精神去解決，您看好不好？」

「這自然頂好。」

「可是咱們得先想個法子使周範老消氣！」

「這還要仰仗范起主任多多向他疏通！」

「苗隊長，我可沒有這麼大的面子！不但我……恐怕縣長也不行。」

「縣長也不行？」

「是的，因為陶縣長見着範老就不敢怎麼說話。」

「那麼趙主任的意思？」

「照我看這事恐怕要勞苗隊長親自出馬，因為範老剛才的話：他說「那個姓苗的好大駕子呀，我姓陶的回來他連照面都不來打一個！」我看您還是去拜會他一趟吧，他這種人就是愛一個面子，只要苗隊長肯給他面子，什麼事情都好辦了！」

「這倒可以的，反正我們是爲了事業。」

「這好極了，那麼我陪您去一趟吧！」

於是，趙正新叫勤務兵提了馬燈，陪着苗鐵生經過大街，穿過一條兩邊都是磚牆砌的房子的窄巷，就到了周範聖的公館。這是本場唯一堂阜高大的古屋，門口兩邊立着一對石獅子，牠們在白天看上去倒有相當氣魄，但在這昏暗的夜色中看來彷彿是兩頭死狗。這門口平時本來是漆黑的，今天却懸着一個轟筐大的紅燈籠，這大概是炫耀着主人衣錦榮歸的光輝吧？

通報之後，裏面走出一個丫頭似的女人說：「我們老爺說：苗先生不見，趙主任請進去坐！」鐵生聽了知道是周範聖攜他的駕，他回頭就往外走，雖然趙正新忙追了出來，但鐵生氣得全身發抖，三步兩步踉蹌地走出了場口！這時天上沒有一點星光，地面沒有一點野火，他懷着怒恨的心情在這窄小不平的

道路上摸索着。

他回到華嚴寺，正碰着夜校的學生下了一堂課，大家見了他回來便都圍攏來探聽消息，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帶着深沉的臉色急促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梅子國棟知道事情已相當的嚴重，故催着正在熱烈議論的農民繼續上課。

下課後，農民自動地開會了。大家都很熱烈的討論着周範聖事件；有的主張硬幹，蠻幹；有的主張疏通，調解；當然也有少數人主張『撤退』；但是十分之九的意見是：「無論如何的艱苦困難，我們必須完成這條路！」大家討論了相當的時間，最後有一位青年站起來這樣說：

「我們不能使苗先生和服務隊的諸位先生太爲難了！他們到我們場上來是看得起我們，完全是爲了我們大家的利益！現在路已經修了一半，假使半途而廢未免可惜！我主張我們現在一齊找周老爺去！我們去向他請願！」

「贊成！」——一陣熱烈的掌聲。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

「並且請吳老師和陸老師同我們一塊兒去！」——又一陣掌聲之後，大家打着燈籠火炬，列隊向周範聖的公館邁進。家周早已得了消息，大家一到周家的門口，看門的人就說：「周老爺已經睡覺了！」大家只好掃興地散去。

次晨，天一亮，大家又在華嚴寺聚齊，一同到周公館，看門的又說：「周老爺還沒有起來！」

正午又去了一趟，說：「老太爺正在吃飯！」

下午又去了一次，說「老太爺正在和縣長談話。」於是大家就要求見縣長。看門人說縣長也沒有空！

三四百農民放着莊稼不做，這樣三翻四次的跑了一天！就是『木人』也會發出怨言！梅子和國棟氣着跑回華嚴寺，發誓再也不去見周範聖！鐵生這一天一句話沒有說。只是埋頭在辦公室裏工作，並且還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冬不老的市全與漢文。這是他一向的作風，凡遇着真困難的時候，他必沉默寡言，埋頭工作。

次日，鐵生親自率領着夜校的學生繼續築路，這一天大家的情緒特別緊張，興奮！不料走到築路的地方，有十幾位警察早已在那裏武裝戒備。他們說是奉了縣長的命令：「這路暫時停築」。於是全體騷動，警察的氣箠也非常高漲，兩邊顯然形成對立，鐵生怕釀出意外，便勸大家鎮靜。他自己忙跑到縣府去見陶縣長。名片遞過之後，傳達來說：「縣長因事到成都去了！」待鐵生跑回築路的地方，不料警察已與農民發生了衝突！結果有八個農民被捕，十幾個受傷！國棟的頭部被槍桿擊破了，鮮血淋漓，傷勢嚴重！

鐵生親自把國棟送入城內天主堂醫院之後，他便當夜趕到成都，求救於楊仁旭。聽了鐵生的報告，楊仁旭也異常憤怒，便同鐵生去見某巨公。某巨公比較開明，平日對於一般文化人的工作頗愛護，聽了鐵生的報告，駭然震怒，認為在此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豈能容忍這種事情發生？對於鐵生慰勉一番之

後，命他即日回華嚴寺照常工作，築路之事靜待政府解決。

築了一半的路終於停止進行了。

國棟的傷勢一天沉重一天，被捕的農民也毫無釋放的消息。陶縣長避着不肯見面，周範學早已大搖大擺地回到成都了。自從『路湖』發生以後，王家場的謠言紛紛，服務隊的工作根本無法推進。鐵生終日焦慮，身體一天一天的瘦弱，所幸農民夜校依舊在上課，只另換了兩位同志負責校務，因為梅子日夜都在醫院裏看護國棟。

國棟在醫院裏暈厥好幾次。在溫度過高的時候還說些囁語，有時呼喊「母親」，有時狂叫「我們的『路』呀！我們的『路』呀！」他的性格本來很堅強，遇着任何激盪感情的事情他都不輕易流出眼淚，即在去年離別母親他也未曾流出一滴淚水，然而這次在醫院裏却常常飲泣，尤其聽見鐵生談起『路』的時候，他往往不禁流下淚來。幸而每天總有幾個農民帶着些雞蛋或菓品去慰問他，這種熱情的關切使他感到無限的安慰。每次見着鐵生，他必問及『路』的問題。鐵生怕他不肯安心養病，便常安慰他說：「事情快解決了」。其實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的希望。

一天，在天主堂醫院的小團裏，梅子忽然發見鐵生兩鬢已花白，深為感觸，便說：「苗先生，您近來太辛苦了！這後方的工作太複雜，太麻煩，我看您還是帶着我們這一羣回到『冬不老村』去罷？」

「是的，我們一定要回到『冬不老』去，昨天我還間接接到東全漢文的信，說那裏現在已經有兩萬

步民衆加入了他們的游擊組織！他們的實力已經相當的雄厚，他們現在只期待着我們回去！」

「苗先生的意思怎麼樣？」

「我也想回去。可是現在不能去。」

「爲什麼？」

「愈有困難，愈要奮鬥。」這是我做人做事的精神！現在這裏的工作發生了相當的困難，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但我相信這困難一定可以解決的！只要我們不斷地奮鬥！」鐵生的精神近來已相當疲憊，這事實雖然他自己不肯承認，追隨他多年的人例如梅子是看得出來的，所以梅子又接着說：「可是您的頭髮已經白了不少！」

「可是還沒有完全白呢！」

又拖延了一個多月。

一天，鐵生正在華嚴寺的辦公室裏苦悶着，成都的楊仁旭忽然叫人送了一封信來，說築路的案子已經解決，某巨公已令縣政府即日釋放被捕農民，並令妥爲保護服務隊在王家場的工作；新築之路限尅日完成，以竣全功，而重建設等語。鐵生看了這信自然很高興，正打算到醫院裏去告訴梅子和國棟，可是剛走出華嚴寺的大門，就碰着陶縣長和趙主任向這邊走來，他們一見鐵生就老遠的脫帽，鞠躬，作揖。鐵生這時也知道他們是爲何而來，只好撤回華嚴寺，招待他們到辦公室裏坐。

「今天是什麼風把您兩位吹到這邊來的？」

「我們今天特來報告苗隊長一個好消息！」陶縣長滿臉堆着酒媚的笑。

「好消息？什麼好消息？」——鐵生淡然故意這樣問。

「築路的案子已經完全解決了！」

「哦？」

「那八個農民已經釋放了。並且路還可以繼續修！」

「是上峯有命令來嗎？」

「命令倒沒有，不過我覺得這是一件於民衆有利益的事情，所以無論怎麼困難，我們一定要把它完成！」

「你們不怕周範聖再反對嗎？」

「不，不，他決不會的！現在也不敢！」

「那縣從前他爲什麼那樣拔扈呢？」

「嗨，這個你不知道嗎，苗隊長？正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哈哈……」——陶縣長自鳴得意地說着，同時由袋內掏出一封大紅帖子，雙手恭恭敬敬地遞給鐵生，「明天是四月四兒童節，本縣打算舉行一個慶祝大會，爲下一代主人翁祝禱，恭請先生光臨致訓！開完會，並請到縣府便飯，一則藉此聯歡，與縣中各界人士見見面，二則也藉此向先生道歉，這次築路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

「陶縣長不必客氣了。」

「那裏的話！明天務請苗隊長賞光！像苗隊長這樣的名教育家，肯到我們小地方來指導我們，幫助我們，真是我們全縣二十四萬民來的幸福！」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鞭砲聲，熱烈的歡呼聲，接着就有一位同志進來報告：「報告隊長，那八位被捕的同學已經恢復自由了！」

「他們在那裏？」

「就在廟門口！」

「快請他們進來！」

那位同志退出之後，陶縣長和趙主任就站起來告辭；鐵生送他們到門口的時候，正碰到那八個被捕的農民從外面進來，全隊的同志們都在那裏熱烈地鼓掌歡迎，鞭砲還在不斷地響着。鐵生忙叫他們向縣長鞠躬道謝，這反把陶趙兩位弄得奇窘，面紅耳熱而去。

過了幾天，國棟傷愈出了醫院。大家爲了慶祝國棟和那八個農民的恢復健康與自由，在華嚴寺的廣場裏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晚會，除了表演各項游藝節目。鐵生即席宣佈明日開始繼續築路。服務隊從此又恢復了剛到王家場的活躍的氣象。

「路」繼續築了。仍然在梅子和國棟的督導之下。參與工作的人比前次更踴躍，大家的精神更奮發，因之速度也比從前加添了一倍，所以不到半月，這多災多難幾經波折的「新路」終於完成了。在五

月一日勞働節的那天，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落成典禮，除了本縣黨政軍學農商各界領袖一律參加外，楊仁旭約了某巨公從成都趕了來，造成了本縣空前的盛況。

運路完成以後，各方稱便，王家場的市面因之日趨繁榮，又正逢政府向各鄉場購辦軍糧，限期送到成都，在新路未築成前，運輸極其艱難遲緩，現在却非常迅速輕便。從前只能行單輪的「雞公車」。現在却可以走洋車和雙輪的木板車了。從前這二十里路足足需要走三小時，現在只要一點半鐘，鐵生看見四鄉的民衆對於這條新路這樣稱便，心中自有說不出的高興。梅子和國棟更是興奮，他們認爲這是到後方來所作最有意義的一件工作。因之國棟近來又常對鐵生說：「表哥，我們再發動幾件富有建設性的工作吧？」鐵生就笑着用川腔說：「你還怕不怕打破你的腦殼？」國棟也玩皮地用川腔回答：「只要能夠真正的爲老百姓做點有益的事情，我啥子也不怕！——就是死，也值得嘛！」

於是他們又開始發動新的「攻勢」！

經過慎重的考慮以後，苗鐵生感覺王家場急迫地需要一個衛生事務所，因爲每年因疾病死亡的人數實不少於前級犧牲的！在夏天患瘧疾，霍亂，痢症的人尤其多。然而這些病症都是可以預防的。鐵生便到成都和省立衛生處接洽，請他們調派專門人材到王家場來實施簡單的醫藥救護與衛生教育。省立衛生處在先不答允，因爲王家場地方太小，人口不够稠密，無設立衛生所的必要，後經鐵生再三懇求，纔勉強承允合作。

他們選派醫師和護士到王家場來，頗費了一番躊躇與週折。原因是許多醫師們現在都在前線服務，在後方的醫師根本就不多，且有些少爺小姐派的醫師護士們又捨不得拋棄都市的舒適生活。加之生活日趨高漲，那些缺乏犧牲精神的醫師們都紛紛懸牌營業，誰也不願到這窮鄉僻隅的王家場來吃苦受罪，與窮苦的農民爲伍。衛生處的程處長好不容易選定了一位新從同濟醫學校畢業的青年醫師胡濟仁 and 一位剛從上海到內地的女護士陳惠珍，到王家場來服務。

胡陳兩位也在華嚴寺開始辦公。他們的醫藥設備雖極簡單，但他們的服務精神却極得地方人士的讚佩。他們的第一件工作是普遍地實施預防注射和環境衛生。那位陳小姐更是和藹可親，工作勤勞，一天到晚都在農家調查，訪問，對於出征軍人的家屬尤爲親切週到。無奈一般人民無知，都不十分相信這種新的醫藥。他們有了疾病，不是求香拜佛，便是去請聯保副主任王德章醫治，不輕易肯上衛生事務所的門。

王德章是本地惟一的「郎中先生」——土醫。找他看病的人確實不少。據說他是世代儒醫，內外兼通。他不但給人治病，同時還在場上開了一個藥舖。他的「針法」最著名。前次國棟被警察打傷的時候，就有人提議請他打針，但鐵生不贊成，國棟自己更反對。他說：「他甯可死，也不願請那毫無科學根據的土醫打從來不消毒的針！」

因爲利益的衝突，胡濟仁和陳惠珍現在都成了王德章的眼中釘。當衛生事務所舉行普遍防疫注射的時候，王德章就在暗中操縱反對，散佈種種無稽謠言：不是說打了「洋針」人會死，就是說打了洋針會

絕子絕孫！儘管服務隊的全體同志出動到四鄉去宣傳，場上也滿貼着防疫的標語和壁報，但自動到華嚴寺來打針的却寥寥無幾。先胡陳還查不出是什麼原因，後向各方探聽，才知道是王德章在裏面搗鬼！這種情形使胡陳非常憤慨，甚至使他們灰心。一天，胡濟仁向鐵生發牢騷說：「我們抱着滿腔熱忱到王家場來推行衛生教育，沒有料到這邊的老百姓是這樣的無知，更沒有料到洪水猛獸回封建勢力是這樣的根深蒂固！這兒的老百姓既不需要我們的幫助，那麼我們何不到前線去服務呢？在那裏有無數的戰士正期待著我們去救護！」鐵生便安慰他說：「這裏的老百姓個個都是好的，可惜他們缺乏教育，所以有時被惡勢力所蒙蔽，但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他們就會覺醒過來，一定會認識你和陳小姐的工作！不過我們要忍耐着今日的困難，萬不可遇着一點挫折就失去奮鬥的勇氣！」

「一點兒不錯，好像我們築路一樣，在開始的時候多麼困難呀，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屈服，不顧一切的向前奮鬥，所以最後還是我們勝利了！」——國棟站在旁邊興奮地這樣插嘴。

「可是你忘了你的腦袋給他們打破了？」——梅子笑着這樣問。

「那算得了什麼！多少人在前線還犧牲了性命呢！」——國棟說着不自覺地把手去摸頭上的疤痕。「我們甯可在前線被飛機大砲炸死，也不願在後方受這種悶氣！」——胡濟仁還是憤憤不平地嘮叨着。

「對了，那樣死了倒也痛快，在這邊悶氣死了倒不值得！」——標緻活潑的陳小姐也這樣對腔。

「好了，好了！請你們兩位不必發牢騷了！今天晚上六點鐘我包你們有五百人到大殿來打防病針！」

「——鐵生說着就在一張佈告紙上這樣寫道：『本隊同志，準於今晚六時，一律聚集大殿，聽候防疫注射，此佈。』」

「對了，這個辦法好得很，我們應該以身作則！」——國棟忙拿着佈告出去貼了。

「胡醫師，陳護士，請你們兩位別灰心，在兩天之內，包有兩千人來注射！」

這樣，胡濟仁陳惠珍纔含笑走出了鐵生的辦公室。

晚上，當大殿擠着滿滿的農民期待上課的時候，鐵生帶着胡濟仁陳惠珍走上講台，接着吳梅子陸國棟和服務隊的四十多位男女同志也都跟了進去，站在講台的兩旁。

「諸位同學：我今天有幾句很重要的話向各位講。我們活在這二十世紀，不能不相信科學；我們打仗要靠科學，種田要靠科學，治病也要靠科學！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能離開科學！胡濟仁醫師和陳惠珍護士都是嚴格受過科學訓練的醫藥專門人材，與一般的『郎中先生』不同。他們兩位犧牲都市的舒適生活肯到我們王家場來服務，這真是我們大家的幸福！聽說現在有人在造謠言：說他們注射的預防針是『洋針』，一打這種針人就會死？——這種說法真是荒謬絕倫，存心搖惑人心！造這種謠言的人一定別有用意，希望我們同學不要上他的當！現在正是夏天，最容易使人生病，報上登着本省正蔓延着『霍亂』的消息，這種病傳染性非常猛烈，說不定就會蔓延到我們王家場來！最近我因事到嘉定去了一趟，沿途看到很多人因霍亂倒斃在路旁！許多場鎮都讀了和尚道士在唸經。我見了這種現象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我覺得我們的同胞太可憐了！太無知了！我們王家場現在既有防疫的設備，為什麼不好好的

利用呢？我現在要請胡醫師和陳護士當衆爲我打預防針，我打了之後，服務隊全體同志都打，然後希望在座的諸位同學都打！你們是本場的新青年，凡是一切合理的事情你們都應該領導，提倡：凡一切惡勢力，壞事情，你們都應該攻擊，反對！總之，你們應該居於示範的地位！這樣王家場纔會有進步，中國纔會有希望！好，現在請胡醫師給我打針！」

鐵生說畢，一陣強烈的掌聲之後，陳護士早已燃了火酒爐子，將一切的工具消了毒，胡醫師便當衆給他注射。接着梅子，國棟，服務隊的各隊員，都先後注射了，夜校的青年農民也有十分之九注射了。

這晚的工作使胡陳兩位感到意外的滿意。果然，自此以後，老幼農民源源不絕地到華嚴寺來請求注射，胡濟仁陳惠珍足足忙了十多天。同時這裏患瘧疾的人也不少，輕的他們給他們吃『金雞納霜』，重的也給他們注射，這樣又治好了很多人。胡濟仁陳惠珍從此深得一般民衆的信任。

可是王德章却恨他們入了骨髓。不但他的醫道很少有人去請教，而他的藥舖也有倒閉的傾向。他懷恨在心，於是叫他凶囑囑劉二狗子到家裏去喝了幾杯『乾酒』，抽了幾口『大烟』，然後對他機密地吩咐了一番。

劉二狗子是本場有名的土棍，既無職業，又無固定住址，整天在茶館裏鬼混。萬一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便在黑夜裏到臨縣交界的地方掏出傢伙昧着良心『來一手』！可是他不敢大來，因爲論『輩分』，在這場上根本沒有他的份，所以只好偷偷摸摸地弄點小油水！至於『大塊肥肉』他是不敢下手的。這服務隊的同志們幾乎沒有一人他沒有注意，雖垂涎已久，但他沒有牽着命令是不敢下手的。

每逢星期日，胡濟仁和陳惠珍常到縣城去買點日用品，或藉此散步休息，或到城裏去「打牙祭」。有時爲了更換環境，不去本縣縣城而到臨縣，反正路途的遠近是相等的。

某星期日，胡陳兩位到臨縣去聽草台戲，直至日落西山纔離開寺城回華嚴寺，不料走到半途，在夜色迷朦中，前面忽然走來六個大漢，吼令他們站住！他們只好毫無抵抗的被他們捆在一株大樹上，口裏堵塞着一束棉花！將他們的手錶，皮包，鈔票搶劫之後，這六個大漢中的一個臨走還打了胡濟仁兩個嘴巴，操土腔說：「龜兒子，跟你三天離開王家場！若是你不聽老子的話，小心龜兒子的腦殼！」——說完他們就向墳山的松林中隱去。

華嚴寺吹了「熄燈號」，仍沒有人注意胡濟仁陳惠珍沒有回來。直至次晨，幾個起早推烟葉進城的『雞公車』夫在路上看見他們，纔將他們鬆了綁，救了回來。

詳細報告了被綁的情形，胡陳就馬上向鐵生辭職，他們說在這種黑暗的環境中，實在無法繼續工作。雖經鐵生再三挽留，而他們的去志還是很堅決。服務隊的同志們聽說胡陳要離開，都有點戀戀不捨，梅子與國棟幾乎要流下淚來。鐵生親自跑到縣保處去報告趙主任，并打電話給陶縣長，請他們限期破案。他們震怒之餘，都滿口答允從速緝兇。趙正新并到華嚴寺向胡陳兩位親致慰問，并說了許多「保護未週，臨縣常常有不肖之徒潛入本區行劫，實堪痛恨」之類的諛卸責任的話。

當日下午胡陳將一切醫藥稍事清理之後，即向鐵生告辭，但事爲農民夜校的青年所知，不到一會兒

的工夫華嚴寺的廣場裏聚集了成千的農民，幾乎每人都拿着一面紙旗，——上面不是寫着『挽留保護我們健康的胡醫師和陳護士』，便是寫着『誓死爲胡醫師和陳護士破案懲兇！』之類的標語。當胡陳提着行李走出大門的時候，大家將他們緊緊地圍住，再三懇求他們不要離開。有些大病經他們治好的農民甚至流下淚來。胡陳雖然受過科學的洗禮，——頭腦比較冷靜，但這時動於大家的熱情，也不能不重新考慮他們的去留。於是在鐵生的勸勉，羣衆的包圍懇求之下，他們祇好把行李又搬回屋裏去。

大家見胡陳不走，便都歡欣鼓舞的散去。接着就有好幾位農民來求他們治病，他們還是一如往昔，很細心地爲他們治病，可是晚飯後，在胡濟仁的辦公桌上放着一封「內詳」的信，胡濟仁拆開一看，裏面寫道：「胡濟仁陳惠珍兩個龜兒子鑒：限你們三天離開華嚴寺，否則小心你們的腦殼！」母在信尾畫了一枝手鎗！胡濟仁和陳惠珍看了這信毫不感到驚奇，只是彼此發出慧心的微笑，本想即刻將這信送給苗鐵生看，但仔細一想，何必多此一舉呢。兩人略略地交換了一點意見，便各自回到屋裏去休息了。

次晨，天剛微亮，乘大家還沒有起床，胡濟仁和陳惠珍就離開了華嚴寺。這時霞光滿天，朝霧籠罩着大地，天上雖是澄清清地烘托着燦爛的彩霞，但地面却是一片茫茫的烟海。他們兩人懷着憤慨而又依戀的心情，離開了光明與黑暗正在鬥爭着的王家場。一路上他們不斷地碰到曾經和他們親近過的農民，當他們問：「胡醫師陳護士，怎麼今天這麼早呀？你們上那兒去？」的時候，他們只是報之以微笑，說：「你們各位也早呀，我們到縣城裏去一趟！」

「我們拿車子送你們去吧？」

「謝謝，我們願意走走。」

「請到我們家裏喝茶，歇歇腳吧？」

「不，我們還要趕路呢。」

「你們回來的時候，請進來喝茶！」

「好，謝謝你們啊！」

他們兩人走出了王家場的區域，多情的陳惠珍仍不斷地回首顧盼，慨歎着說：「這裏的老百姓實在太可愛了！」

太陽已經升起了，然而王家場却還籠罩着一層濃厚的烟霧！

〔七〕

秋紋離開苗鐵生以後，即到成都閒住，并準備與爾昌結婚。但結婚前，實際上他們已經公開同居了。他們住的地方雖方恭錄的家很近，所以與方恭錄過從很密。陳蘭芝，李永年，顧仲明，以及一般京戲名票，都是他們家裏的常來之客。方恭錄，更不消說，幾乎整天的在他們那裏胡纏。他對秋紋竭力表示好感。爾昌對他雖逐漸表示不滿，但秋紋喜歡和他來往，他亦莫可奈何，——假使方恭錄半天沒有來，秋紋必派僕人去請。

他們的生活方式還是那麼一套：每天要睡到正午才起床，下午照例要約些票友到家裏來清唱，晚上不是看電影就是打牌，或吃館子，總要鬧到夜深才散。

關於結婚的事務，在他們開始同居的時候似乎積極地籌備了一陣，爾昌曾向在漢口做買賣的哥哥要了二千塊錢，不知後來爲什麼對於這事又冷淡了。也許他們這樣想：既然同居了，結婚與否不過是一種形式，對於他們的生活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實際上，是他們的感情已經起了霧障。秋紋對於方恭錄的感情一天濃似一天，對於結婚仍在矛盾中。在此時期，方恭錄又加緊向她進攻。他最有效的「武器」是照

相，不到兩個月的工夫居然用了三十多打膠片。在報屁股上寫文章瞎捧，也是他克服女人的一種戰術，把秋紋捧得昏頭昏腦。爾昌對此早有所感，也未嘗不想阻止秋紋和方恭錄來往，但脅於秋紋的火爆脾氣，只好隱忍在心。有時他看着秋紋和方恭錄花前月夕在院裏散步談心，或並肩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眉目傳情，他的妒恨之火雖然也燃燒到不可遏止，而他又沒有勇氣發作。即使發作了，只要秋紋向他一笑，或一笑，他馬上就屈服得像屠戶面前的羔羊。

爾昌心想：提前結婚或許是他抵抗外來侵略最好的辦法。於是，他又打電報給他的哥哥要錢。不料一連發了好幾個電報都無回信；他急了，便以「病中入院，盼速匯款」的謊詞拍了一個急電給他的哥哥，這才勉強騙來了一千元。

什麼都籌備妥了。準於五月一日在明湖春舉行結婚典禮。朋友們也都收到了觀禮的請帖。這事在事先秋紋也同意了。不料在四月三十號的晚上，秋紋和方恭錄在草堂寺玩了一天回來，爾昌懷着滿腹高興把剛才裁縫送來的結婚禮服讓她穿着試試的時候，她忽然「變卦」了！——她說不用試了！

「紋，還是試一下吧，假使大小不合適，還可以叫他們修改呢！」——爾昌雙手舉着禮服，殷勤地等待着她穿試。

「爾昌，請你不必費事吧，現在根本用不着這些東西了！」秋紋很淡然的這樣說，在她的臉上却沒有絲毫不高興的樣子。

「怎麼，紋？你又說笑話了？」——爾昌仍然笑瞇瞇地站在旁邊侍候着。

「真的，我的確不是說笑話！」——秋紋的臉上顯出一種不自然的微笑。

「我知道你是說笑話的！來，來，還是把這禮服試試吧？」——爾昌說着就急促地把那件潔白的印度綢的結婚禮服很輕巧地披在秋紋的肩上，秋紋却淡然地卸下，順手放在一旁。

「紋，爲了什麼呢？你今天好像有點不高興似的？」

「沒有什麼不高興，不過對於我們明天結婚的事情，我的意思有點改變了！」——她說着就坐在一張新買來的淺綠色的長沙發上，同時從几上取了一枝烟放在口裏，吸烟，這是她最近染上的新嗜好。

「爲什麼？」——爾昌一面殷勤地給她擦着火柴，懇切地這樣問。

「倒沒有別的，不過我覺得我們既然同居了，就無須再來什麼結婚典禮，反叫別人看着笑話。」——她噴了一口烟，把身體懶洋洋地貼在沙發的背上。

「可是什麼都準備好了，請帖也早發出去了！」——爾昌的臉色頓時變成慘白，隨身坐在她的旁邊。

「這沒有什麼關係，再發一個通知出去；就說我生病了！」——她用力地吸了一口烟而又使勁地噴了出來。

烟霧模糊着他們的臉。爾昌用手拂了拂眼前的烟霧。很急燥地站起來在屋裏踱來踱去，說：

「這怎麼行呢？你簡直是小孩子說話囉！」

秋紋還是泰然，把烟一口一口的向空中噴，噴成好些圓圈，由小而大，由濃而淡。她昂着頭，

像塑像似的一點沒有移動，兩眼呆望着烟掌消逝。這種冷靜靜謐的態度，她從來沒有過，這使爾昌更感到惶恐。靜穆的偷看了她幾眼之後，他突然跑過去屈跪在她的膝前，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兩眼浮着絲絲的淚光，癡情地望着她的臉，懇求地說：

「紋，我求你，別開玩笑！這個玩笑是千萬開不得的！」

「你起來，坐在這兒，我好好地跟你談一談。」——秋紋很溫柔地把爾昌扶在沙發上坐着。她掏出手帕掩蓋着臉上的淚痕。「你別難過，好好的聽我說：——」

「說實話，你待我總算不錯，不過我老感到在我們中間還有不可言喻的問題，在情感上似乎永遠籠罩着一層黑影。」

「你說，希望你坦白地告訴我：究竟我們中間還有什麼問題？」——爾昌擦乾了淚問。

「你說你沒有太太，可是在我的心裏老感覺着你娶過太太的，家裏並且還有兩個孩子！」

「這事我真無法再向你表白了，我不是向你發過誓嗎？——我的太太早已死了！」

「可是我在心理上老感覺你在騙我！」

「你既不相信我，那我又有什麼辦法呢？」——爾昌也從亢几上取了一枝烟捲，慢慢地站起來，要抽而未抽。

「而且，我現在覺得結婚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聽說在外國有一位跳舞很出名的鄧女士，她就和許多男人同居過，可是她一生沒有結過婚！」

「你少信那些王八兔子胡說八道吧！這般傢伙是專門挑撥離間，懷着莫大的野心要破壞人家夫妻情感的！」

「不是人家挑撥，我的確相信不結婚是一種很自由的生活！」

「好吧，那麼你去過你的自由浪漫的生活吧！」——爾昌突然走近窗口，燃了剛才那枝未抽的烟捲，飄逸地望着天空月邊的浮雲。停了一會，可是他又轉過頭來問：

「可是明天的事情怎麼辦呢？」

「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說我病了，死了，都可以！」

滿屋籠罩着陰鬱的沉寂。秒紋把脚直挺挺地放在長沙發的另半截，雙目掩閃着，似睡未睡的。

爾昌結婚的一腔熱情，這時變成了滿腹的怨氣。他本想盡情傾瀉，可是又怕把事情弄成不可收拾的結局，躊躇再三，他只好嚙緊牙關容忍着。然而明天的局面將如何收拾呢？——他想到這裏，便又虛聲下氣地走到秋紋的面前，輕微懇切地說：

「紋，你的真意究竟是什麼？」

她閉着眼睛，沒有回答。

「你說呀，你別不開口呀？」

「沒有什麼。我只是不想結婚。」——她淡然地說着，眼睛依然閉着。

「那麼你爲什麼不早說？弄到現在……？」

「我不早就告訴你了嗎？可是你不信。」——這時她微微地睜開眼睛，厭惡地向爾昌瞥了一眼，把身子扭了一個方向，又把眼睛合攏。

「你昨天還不是這樣的！你是不是又聽了什麼人的挑撥。」——爾昌的聲音逐漸的堅硬起來。

「沒有。」——她還是淡然地回答。

「那麼你爲什麼突然變了？」

「其實並不突然！」

「那麼你早就變了，對不對？」——他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我不是聾子，不是瞎子，更不是傻子！我早就看出來了：你另外愛上了一個人！」

「你看出來了？那更好！」——一種殘酷猙獰的冷笑。

「不過據我探聽出來：那個人也是有太太的！」

「你說是誰？」——秋紋忽然從沙發跳了起來，逼到爾昌的面前，「你說？你說！」

「你一定要我說嗎？」

「我一定要你說！」——秋紋的聲音越來越高張，態度愈來愈倔強，兩眼死死地釘着爾昌！他退了兩步，歎了一口氣，曲着腰坐在一張椅子上。雙手托着兩腮。秋紋還不肯罷休，又兇兇地趕了過去把他拉起來：

「你今天非說出那個人不可！」

「你一定要我說嗎？」——爾昌已忍到忍無可忍的地步，聲音態度也馬上強硬起來。

「今天不說，你就不是人養的！」

「好！就是方恭錄那個流氓！」

「你既知道了；那好極了！正是他！我明天就和他結婚！」——秋紋說着就氣沖沖地往寢室裏跑，順手把門沉重一關，斜着身子往床上一躺。

弄得爾昌啼笑皆非，一會兒坐一會兒站，神態異常不安。最後他靜靜地坐在那張長沙發上，雙手撫着臉，兩眼望着地，思前想後：他想到從前在北平和秋紋一同投考農建校的情景，他想到冬不老村的兩年追逐生活，他想到七七事變以後從北方入川一路的流亡經過，他也想到新都的打鬧，明明旅社的變遷，四個月同居生活的甜蜜與苦惱，他更想到明天的難關將如何度過……想到這些，他的腦海就好像變成了一個大工廠的機器房，無數的機件在輾轉梭動，他的神經被那繁複錯綜的思緒攪擾着而致麻木了。噫！他的腦海快要裂了！他毫不自覺地站了起來，皺着眉，一動也不動，在深夜較亮的電燈下站着，光線照耀着他那蒼白的臉上，真活像一具僵死！

他慢吞吞地開了客廳的門，蹣跚地步入院內，涼風吹在他熱烘烘的臉頰，就好像抹了一層萬金油，他感到清醒多了。他燃了一枝烟，兩手插在西裝袋裏，仰頭望着天空嫵媚的月兒，秋紋那美麗的容顏似乎頓時浮現在他的眼簾，他不自主地走向客廳，靜悄悄地走到寢室門口傾向耳靜聽；失望的，沒有聽出室內人任何動靜。他硬鼓起勇氣進一步去推那寢室的門，不料門已從裏而上了扣。他懊喪地退回，又在屋

裏繞了幾圈，然後激情地去敲寢室的門，并懇切地喊了一聲「紋」，裏面依然沒有反應。無可奈何，他只好到沙發上呆坐着。他知道事情已經弄僵了，不能不設法挽回，便大步走到門邊用哀求的聲音說：「紋，開門吧！請你原諒我！今天是我的錯！請你別生氣吧！」

裏面依然沒有回聲。

爾昌無法，悵然地回到椅上坐着，把烟捲來出氣。抽了一枝又一枝，一連抽了好幾枝，憤恨的火猛烈地在他的心裏燃燒起來，他不禁把手重重地在椅背上一拍，隨口罵出「他媽的！」

不料這罵却引起了輪在隔壁房裏的秋紋的怒火！她像巨風似地突然跑了出來，猛獸似的站在爾昌的前面，一手叉着腰，一手筆直的指着他的鼻尖，兩眼凸着像兩隻大燈籠：「你罵誰？你說罵誰？你說？」

「罵那個不要臉的女人！罵那個偷人養漢的婊子！」

「放你媽的屁！」——秋紋狠狠地擊擊了爾昌一個耳光，爾昌也毫不客氣地回敬了她一拳。於是兩人就開始「全武行」了！桌上的坐鐘，花瓶，烟盒烟罐，茶壺，茶碗，壁上掛的帽子，鏡子，笛子，簫，甚至他們最心愛的那把胡琴，地下的簸箕，掃帚，痰盂，字紙簍，都成了他們的武器，好像馬戲班中的「空中飛人」一樣，頓時有屋裏來回飛舞！武器消耗完了，他們就實行肉搏，抱着在地板上滾了十幾個來回！口裏互相咒罵，女僕胡嫂雖然早就被驚醒從床上爬起來站在門外窺聽了好久，但不敢進去勸解。往常，他們打架，總是以一笑了之，表示彼此的悔懺，這次他們都沒有流一滴淚水，住在樓上的吳

先生和吳太太從前聽着他們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必下樓來一解勸，這次也被秋紋爾昌的全武行攪鬧着不能睡覺，却不願下樓來多事。

大概是彼此精疲力竭了。秋紋突然從地板上爬起來，跑進寢室去提了一個小皮箱，再回到客廳恨恨地把那件印度綢的結婚禮服撕成幾塊，同時口裏咒罵着說：

「我什麼人都可以嫁！偏不嫁你這個流氓！」

她說完就提着皮箱瘋狂似的向大門外跑去，等胡嫂趕去，早已不見她的影子了。

爾昌這時像死人般坐在沙發上抽烟，發怔。胡嫂回到屋裏收拾滿地狼藉的什物，看見那件結婚禮服被撕成幾塊的時候，她慨歎着問：「黃先生，小姐又是爲了啥子嘛？裁縫送來的新衣服！真是造孽！」雞叫了。爾昌還是合着眼，嘴角吊着一枝烟。

「小姐到啥地方去了嘛？這樣大好的日子！」——胡嫂一面掃着地，一面不斷地嘮叨着，「黃先生，你睡一下子去吧，雞都叫了！」

爾昌慢吞吞地站起來，走近桌子，拿起紙筆寫了一張條子給胡嫂，說：「胡嫂，待天亮了，你把這張條子送到明湖春去，就是上次我和小姐去吃飯的那個地方，你知道嗎？」

「知道。」

「你苦水明湖春的掌櫃的：說我病了，明天定的酒席全不要了！你明白嗎？」

「知道了。」——胡嫂把那張條子塞在口袋裏。

「還有，任何人來看我，都說我不在家！聽清楚了嗎？」

「曉得了！」

天已微微亮了。他懶洋洋地走進寢室，衣服也不脫，就倒在牀上躺著。簾頭的麻雀吱吱喳喳地叫着，梳粧台上的小鬧鐘滴滴搭搭的響。他雖然緊緊地閉着眼睛。疲乏得像一條西班牙鬥敗的牛，但是那能睡得著？他在牀上翻來覆去，思前想後，他的思惟就像一匹脫了韁繩的野馬在亂山碎石中胡竄。他索性把眼睛睜開，仰望着那綠色的天花板，他彷彿看見那綠色變成了灰色，變成了黑色。他又把目光移到懸在牀頭壁上的雙影，他好像看見秋紋在笑，他自己在哭。他爬起來，慢慢地走近像片細細地凝視，似乎又發覺秋紋怒容滿面，兇猛而像一隻母虎！他遽然退倒在牀上，又閉着眼睛歎息。

他實在太疲乏了，迷朦地入了似睡非睡的狀態，他彷彿聽到客廳的門開了，秋紋輕輕地從外面進來坐在籐椅上。他聽到劃洋火抽烟的聲音。他想：呃？她回來了嗎？——於是他突然從牀上爬起來，開了房門往客廳裏探視，結果一無所有，只見一隻虎似的大黑貓蹲在客廳的窗檯上眈眈地望着他。

秋紋氣沖沖地離開爾昌以後，就跑到隔壁方宅去叫門。方恭錄從睡夢中醒來，見她臉色灰白，頭髮亂蓬蓬的像一叢野草，衣衾撕破了好幾塊，滿身塵土，知道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告訴我，親愛的，是怎麼一回事？」——恭錄給她掉掉衣上的塵土，又忙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給她。

「跟他吹了！」

「真的？」

「你看我這個樣兒是不是真的？」

「那麼明天不結婚了？」

「我完全聽從你的命令？」——秋紋說着就坐在方恭錄的牀沿上。

「哦！我的乖乖」方恭錄瘋魔似地將秋紋緊緊地抱住狂吻！

於是，房裏的電燈滅了。

次晨，天一亮，方恭錄即帶着秋紋出去。他們剛一出門，爾昌就派胡嫂到方宅來打聽秋紋的下落。

先，方宅的聽差周二環吞吞吐吐不肯說，後來見胡嫂把昨夜的「全武行」有聲有色地全盤托出，他也就一五一十地今天早晨秋紋上門兒來的情形照直告訴了她。彼此做了一鬼臉，胡嫂便回去了。

且說方恭錄把秋紋帶到布後街新開的一個新華旅館開妥了房間之後，他就向秋紋說：「你乖乖地在這兒睡覺。我現在回去一趟，說不定黃爾昌那傢伙會馬上到我家裏去找你呢！」

「可是你得快來，我一個人在這兒很冷靜！」——秋紋忸怩地玩弄着方恭錄的西裝鈕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閃灼着門人憐愛的秋紋。

「我去一會兒就來，你乖乖地睡睡吧！」

一陣纏綿之後，方恭錄離開了新華旅館。一到家，他就問周二有什麼人來過沒有，周二的回答是

「沒有」。他便閉門休息了。

果然，不出方恭錄所料；爾昌見秋紋一氣走出不回，毫不遲疑的斷定她與方恭錄有勾搭，於是在胡嫂回去之後，就跑到方宅來算賬！

一進方宅的門，爾昌就聲勢凶凶地問：「方先生在不在家？」周二很機靈地答道。「還沒有起來呢！」

爾昌便直闖闖地往 upper 房。方恭錄聽到是爾昌的聲音。忙披起衣裳，笑嬉嬉地從房裏迎了出來，故意問：

「爾昌兄，今天好早呀？我正打算過去和你道喜呢！」

爾昌的臉色本來不好看，一聽方恭錄的話，火上加油，怒火只是冒，兩手叉他那細條條的腰，額上的青筋就像蚯蚓似的一根根的凸了出來，咬牙露齒地釘着方恭錄，似乎非要把他活吞下去不足以解恨！也許是過分緊張的緣故吧，他且是不停地喘氣，口裏却說不出話來。

方恭錄一面拉着衣領，一面繼續與爾昌週旋，說：

「爾昌兄，今天幹嗎這麼大的火？」

「媽的！太不夠朋友了！」

「你說的是誰呀，爾昌兄？」

「罵的是那個存心不良，拐騙人家的太太的王八蛋！」

「呃，爾昌兄，請你別在我這兒指桑罵槐的！」——這時方恭錄也把面板了起來。

「我問你：你把秋紋藏到那裏去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放你媽的屁！你還裝聲賣啞？明明她在天亮的時候到這兒了，並且你還……你這個流氓！老子今天非揍死你不可！」——爾昌一面怒罵，一面朝着方恭錄亂捶亂打。方恭錄忙向院外閃避，爾昌又追了出去，於是兩人扭成了一團。恭錄的鼻子突被爾昌擊破，鮮血淋漓，狼狽不堪。周二見勢不妙，便跑到門口叫了一位警察進來。警察見方恭錄遍身是血。滿臉是傷，就不論是非，將他們兩人一起帶到警察局去了。

周二忙打電話告李永年，李永年又打電話通知陳蘭芝，他們約好一塊兒到警察局去探問究竟。不料到了警察局，方恭錄黃爾昌已被解到地方法院去了。他們又趕到地方法院。見了方恭錄略略地問了一下情形，李永年就去見該院院長沈天培——他們原都是熟人——，不到一會見方恭錄就被保出來。

走出法院！陳蘭芝就問李永年爲什麼不將黃爾昌一起保了出來？不待李永年回答方恭錄就搶着說：「那可不成！這個傢伙出來了，一定還要搗亂的！」

「你們究竟是爲什麼事情打架呢？」——李永年這樣問。

「他和丁秋紋不是打算今天在明湖春結婚嗎？那知昨天晚上他們打了一架，今天一早丁秋紋就氣着跑了出去！黃爾昌這個傢伙神經病，硬一口咬定了說丁秋紋躲在我家裏！」

「丁秋紋是不是躲在你家裏呢？」——陳蘭芝把眼睛瞟着方恭錄問。

「真見鬼！丁秋紋怎樣會躲在我家裏呢？」——方恭錄說着也斜着眼睛向陳蘭芝瞟了一眼。

「老方，外面可是有謠言，說你近來和丁秋紋打得火熱？」——李永年又若莊若諧的接着說。

「天曉得！這真是無中生有的事！他們因為住在我的附近，丁秋紋偶爾到我家裏來唱唱是有的，可是就憑這一點就說我和她打得火熱，未免神經過敏呢！」——方恭錄抗辯着說。

「聽說你給她照了幾十打像片？」——陳蘭芝又緊逼着問。

「這真是活見鬼！這些無聊的謠言真不知從那兒來的？」

「可是這些謠言連顧仲老都知道了！」

「仲老也相信這些謠言嗎？」

「他說他在商業場的新亞咖啡館一連碰到你好幾次和丁秋紋在一起！」

「是的嗎？——我沒有和丁秋紋到新亞去過嚳？」方恭錄故意做出自己懷疑自己的樣子。

「近來你們兩人還常到南門外去騎馬，東城根街去聽買瞎子，對不對？」——李永年又很幽默地這樣補充了一句。

「我也覺得老方近來有些魂不附體，打電話給他，十次有九次是找不着人！不知他整天的忙些什麼！」——陳蘭芝這話雖是向李永年說的，可是她的眼睛却睜睜着方恭錄。方恭錄的臉上頓時浮了一種不自然的詭媚的笑，說：「我的蘭小姐！您的電話我那敢不接呢？不過近來報館的事情的確太忙！」

「可是我打電話到報館爲什麼也說你不在呢？——我看你一定和丁秋紋有勾搭。不然黃爾墨不會憑空打你！」——陳蘭芝毫不留情的板起面孔這樣肯定地說。

「天曉得！真是只有天曉得！」——方恭錄的臉色這時紅一陣青一陣。

三人到了提督街，李永年看了一下手錶，說「快六點了，我在『不醉無歸的小酒家』還有一個應酬，我先走一步！」

李永年走了之後，方恭錄就很慇懃地向陳蘭芝說：「蘭芝，你今天太累了，也應該去休息一下吧？」

「不，我先送你回家。」

「可是我想到報館去一趟。」

「得！瞧瞧你這個樣子，你還好意思到報館裏去嗎？」——陳蘭芝說着就忙從手皮包裏取了一面小鏡遞給方恭錄，他照着自已臉上畫是手指劃破的血痕，「他媽的，真不成樣子，我得先回去洗洗臉！」

你一定是和丁秋紋有一手！不然黃爾墨那敢向你下這種毒手？」

「沒有的事！這個傢伙因爲向我借一千塊錢，我沒有借，他就惱羞成怒，恨我入骨！」

「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吧？我現在告訴你：你給我當心一點兒，若心你把我弄煩了，我可要寫信報告你太太！」——陳蘭芝板着面孔，眼角裏閃灼着縷縷的妒火。

「蘭，你放心吧好了！我決不會做半點對不住你的事情！」

兩人且談且走，不覺已到了南打金街。他們一進門就看見了秋紋早已在屋裏坐着，原來方恭錄把秋紋送到新華旅館之後，她以為他出去一會兒馬上就回，不料他去了一整天還沒回來。她一個人就在旅館裏實在耐不過那種從來沒有受過寂寞，她便僱了洋車到方宅，一進門，周二就將黃爾昌和方恭錄打架被抓到警察局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她聽了非常驚異，可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接着周二又說字科長和張四太太已經到警察局去保方先生了，說不定他一會兒就回來。

「恭錄，恭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噯喲，可憐臉上遭成這個樣兒！」——秋紋一見方恭錄從外面進來就激情地跑了過去，用手搭在他的肩上，掏出自己的手巾給他揩臉，對於一同進門的陳蘭芝却毫沒有注意。

「哦？你什麼時候來的？」——方恭錄奇窘，連忙這樣敷衍着說，同時把眼睛很不自然地望着陳蘭芝說：「你今天應該重重地謝謝蘭芝，不然，我現在還關在地方法院呢。」

「蘭芝姊，真要重重地謝你了。」——秋紋這時才掉轉身來和蘭芝週旋。

「可是黃先生現在還關在法院呢，你應該快去看看他。」——陳蘭芝很冷淡地說着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是嗎？這個死鬼也太可惡了！爲什麼他要憑空行兇呢？」——秋紋聽了陳蘭芝的話對於爾昌不但沒有絲毫同情的表示，反在她的臉上露出一種鄙視的冷笑。

「丁小姐，我倒要問你：你和黃先生的關係究竟怎樣了？你們不是正式結婚了嗎？怎麼又翻了

呢？」陳蘭芝故意這樣俏皮的試探。

「結婚？哼！這完全是老方單方面的夢想！其實我跟他有什麼了不得的關係？也不過是一個尋常的同學罷了！」

「可是別人不這樣看！」

「別人愛怎麼看就怎麼看好了，反正我不在乎！」

周二打好了臉水，方恭錄到房裏去洗臉，秋紋毫不避會地馬上進去，並且站在旁邊侍候着。陳蘭芝看了秋紋這個樣兒，一肚皮不高興，便忙站起來拿了手皮包，說：

「老方！我走了！」——她招呼也不打，很生氣地往院子裏跑。方恭錄聽了忙從房裏趕了出來，「蘭芝！蘭芝！別走！我有話給你說呢！」陳蘭芝連頭也不回，氣沖沖地上車走了！

方恭錄懊惱回到房裏。天色已漸漸的昏暗，秋紋將電燈打開。恭錄無精打彩的坐在床沿上，一句話也沒有說。

「恭錄，你好像不高興似的？」——秋紋坐在他的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沒有什麼。」——方恭錄隨身倒在床上，用手遮住他的臉，似乎要避免那強烈的電光。

「你是什麼地方不舒服嗎？」——她將他的手掀開，癡癡的望着他，以臉貼着他的臉。

「沒有什麼，只是有點疲乏。」

「爲了我，你太受委屈了！告訴我：今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老黃知道你昨晚躲在我這兒！我們的關係他完全知道了！」

「他知道了更好！」

「他說你已經是屬於他的了！」

「放他媽的屁！我雖和他同居了幾個月，可是我並沒有賣給他，我還是我自己，我願意和誰好就和誰好，他管不着！」

「他說你已經是他的太太了！是我給你們拆散的！他要用手槍對付我！」

「你怕嗎？」

「我纔不怕呢！哼，他現在沒有六個月決不能出來！」

「六個月？」

「是的，法院至少要判他六個月的徒刑！」

「那更好，免得他出來和我們搗亂！你說對嗎，恭錄？」——秋紋又熱情地在他的額上親了一下。

吃了晚飯，秋紋回到隔壁黃宅去了一趟。胡嫂見她回來了，真有說不出的高興，給她倒茶倒水，並且告訴她今天有許多票友都到家裏來道喜，明湖春的掌櫃的也來了好幾趟，末了還問黃先生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回來。秋紋吱唔地應酬了胡嫂一陣之後，便取了自己全部的衣物又離開了黃宅。臨走給了胡嫂五十塊錢，說她要回重慶去。

到了方宅，秋紋本想今晚住在那裏，可是方恭錄堅持要送她回新華。

回到旅館，方恭錄還是糊着神魂不定，使託詞到報館去一趟，秋紋先不肯放他走，後經她苦苦地哀求才允許，可是她再三叮囑他早點回來。

其實到報館去是一個幌子，方恭錄整整的在陳蘭芝家裏纏了一夜。先是方恭錄向陳蘭芝解釋誤會，後來隨蘭芝又向他提出「約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是逼着他馬上和丁秋紋斷絕來往。否則她就寫信報告現在萬縣某校任校長的他的太太，劉德貞。

方恭錄和陳蘭芝的關係也是很好笑的。他們中間談不上愛情，不過相互利用，彼此「吃吃豆腐」而已。她玩玩他的年青與漂亮；他利用她的金錢與勢力。她的丈夫張四爺，是一位舊式軍人，經年不在家，總在外面爲名利權勢而奔忙，一年難得回來一次；即使回來，也不見得和她住在一起，因爲除了她，張四爺在成都還有三房家眷。而且陳蘭芝已經是過了三十歲的人，女人一過三十就好像打了霜的秋葉，不像青春時代那樣使人迷戀。不過她會爲張四爺生過兩個孩子，大的已經入了初中，小的也進了小學，所以她在姨太太中間是比較有地位的。張四爺除了劃給她一大棟中西合璧的房子，每月還給她三千塊錢零用。家裏雖然沒有汽車，包車却有兩三輛，聽差丫頭一大羣。因爲張四爺在地方上有點聲勢，所以和她往來的朋友也很多，拍她的馬屁的也不少。

她和方恭錄本來是老「搭當」，從前也是因「照像」而認識的。方恭錄的太太劉德貞從前在成都做中學教員，後來因爲三角關係，陳蘭芝感覺不方便，便設法託人把她介紹到鞭長莫及的萬縣去做校長了。

這樣，她和方恭錄便可爲所欲爲了。方恭錄人品雖也是她的力量。所以方恭錄對她只有惟命是聽。現在他與丁秋紋雖打得很熱，可是在心理上老感到不踏實。秋紋對他也有相當的誘惑力，尤其是她那雙勾人魂魄的眼睛，和她臉上使人迷醉的兩個酒窩，這時他一面迷戀着了秋紋的青春與美貌，另方面又離開陳蘭芝的勢力與金錢，真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他矛盾極了。

他剛把陳蘭芝敷衍好了，可是丁秋紋又翻了。秋紋在新華旅館候了他一夜，見他沒有回，便在床上哭了一宵。次晨，方恭錄趕到旅館，秋紋還睡床上啜泣，見了他，她睬也不睬。他使用種種花言巧語哄她，說他昨晚沒有回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報館裏臨時發生了重大事件，並且向她發誓今後決不敢再犯了。

自此，陳蘭芝追逐着方恭錄更緊，只要半天沒有看見他，她必打電話派人到各處去找，——常常找不着。因此陳蘭芝對他也漸表不滿。丁秋紋呢，剛離開黃爾昌不久，對他正熱情的迷戀着，寸步難離。方恭錄兩面週旋敷衍，實在痛苦極了，精神和體力都有崩潰的趨勢。報館，他近來也不常去，同事們頻對他也頗有煩言。他與秋紋的曖昧關係大家都有所聞。各方對他近來的行爲頗有批評，連李永年顯仲明對這般人他也不無微辭。加之，秋紋在旅館裏住了一個多月，對於這種旅館生活有點膩了，便天天逼着他帶她回家公開同居。最近法院已正式宣判黃爾昌六個月的有期徒刑，秋紋深信他再也無法和他們搗亂了。她却不知陳蘭芝是他們更毒辣的敵人，雖然她也感到陳蘭芝對她不滿，却不知究竟爲了什麼。方恭錄正在感到和女人來往不一定是快樂的時候，敵機已首次轟炸成都了，西御街附近一帶完全

變成了焦土。一向認爲成都是大後方安樂之鄉的人們這時都紛紛遷移下鄉。政府也諄諄勸導市民疏散。方恭錄便藉疏散爲名將秋紋送到成都附近的雙流縣暫住。他自己則以報館事情離不開爲遁詞，仍然天天在成都和陳蘭芝鬼混。

秋紋從來沒有過這種寂寞孤苦的生活，在剛到雙流的時候她還沒有什麼感覺，以爲方恭錄離不開成都真是爲了報館的工作，但後來也逐漸偵察出來之不肯住在雙流完全是爲了陳蘭芝的阻留。因之她也改變作風：方恭錄進城她也隨之進城，處處提防着他和陳蘭芝勾搭。

於是，方恭錄和秋紋也常起衝突。陳蘭芝對於方恭錄也漸生厭恨之心。方恭錄這時真是痛苦極了：他想離開陳蘭芝，但又無法離開；他相拋棄了秋紋，又於心不忍。他只好雙方欺騙，兩面敷衍；他忽而成都，忽而雙流，甚至一日來往數次，真有疲於奔命之感。而報館的主持人對他指責日深，李永年顧仲明這班人對他也日形疏遠。

方恭錄漸有「和女人糾纏簡直是麻煩與痛苦」之感。

秋紋不意已經有了三個月的「孕」。沒有和人正式結婚就先有了「小孩」，她認爲有損自己的尊榮。而且一個青年女子一生了小孩在容顏方面至少要老二十歲，實際上將來這「小東西」的撫養也成問題，自己的行動也必遭它的牽制。所以她決心去「打胎」。方恭錄對此當然贊成，因爲他根本就懷疑這「孕」是他的。這意思他雖未明表示，但在他的心裏却老存着這是黃鹵昌留下的野種。

秋紋的肚皮漸漸凸出了。她天天逼着方恭錄送她進醫院。可是方恭錄總是啞的推諉：不是說找不到合適的醫院，就是說這種事情太危險，其實，他是想逃避責任，不願送一個還沒有結婚的女人去做這種為社會所反對的事情而損害自己的尊榮。

秋紋逼得無法，只好自己到成都去東找西問，結果大的醫院不肯收，小的醫院又大敲竹槓，最後好不容易在南門外找到一位專門給人秘密打胎的老嫗。她給了她兩劑「土方子」，叫秋紋回去先服一劑，若不見效，再服第二劑。

秋紋回到雙流就把那老嫗給她的土方吃了一劑，果然到半夜她感到腰有點酸痛，愈痛愈厲害，到第二天早晨簡直痛得不能忍受。這樣痛苦的掙扎了四十八小時，一個耗子那麼大的未成人形的血胎終於墜下了。

秋紋從此痛倒了。醫生說她得了肺癆，實際上她患的是「血奔」。她的身體一天天的瘦弱，精神一天天的萎靡，容顏一天天的衰老。方恭錄對她的熱情好似李候的轉變，已從春天轉入了秋天，一天天的冷淡。自從她病後方恭錄很少到雙流來，從前一星期來三次，逐漸減成一次，在最近這一個月根本就見不着他的影子。從前每月還給她二三百元的零用，近這兩個月沒有給她分文。秋紋整天的睡在床上不能行動，只有靠寫信去追逐他，可是任憑她寫了多少信他一概置之不理！

她開始懊喪與追悔了。她近來不斷地想着當鐵生，想着在淪陷區的父母，甚至想到她不愛的黃爾昌，她回想到她短短的生命過程的一切波動。在過去，當她永遠是被男子追逐的時期，她從未想過她應

該如何做人，應該如何生活！如今她的容顏已被病魔摧毀了，她却不斷地想到她應該如何做人，如何生活了！從前她最愛照鏡，幾乎每五分鐘要照一次，近來却怕在鏡子裏看見自己的影子。當她看到自己那豐滿秀媚的面龐已成了一具骷髏的時候，她便放聲大哭。

她懊喪，她追悔。然而她也知道這未免太晚了。

她住在雙流城外曹三爺的家裏。曹三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農，家裏什麼人也沒有，只有一位與他年齡相等的老妻。半畝老圃，三間茅房，雖然終年勞辛，但生活頗亦自得，有時還給人推推鷄公車，賺點零錢添補油鹽。

自從政府勒令成都居民疏散，四鄉的房屋供不應求，因之房價突漲，即是一間茅舍土屋也要租十元一月。曹三便將他的三間土房中的一間騰出來租給秋紋，每月租金十元。在她剛住進的那幾個月，方恭錄常來，生活還相當的適舒，她當然不至欠曹三的房子錢。可是現在她已兩個月沒有繳房租了，她的生活已極端的窮困，所有的衣物都已當空賣絕了。

曹三夫婦很同情秋紋的遭遇，從沒有問她要過房錢。每當曹三坐在院裏抽着劣等「淡芭菰」納涼的時候，他必問：「丁小姐，今天好了些麼？方先生怎麼這久沒有來？」秋紋便以「他近來報館裏的事情很忙」來搪塞。

曹三媽是一位心腸慈祥的老人，她見秋紋一人孤單單的住在鄉下，身體又多病，常常安慰她，有時送她些自己菜園裏的新鮮菜蔬。每當秋紋病倒不能起床的時候，她還給她滾茶倒水，或熬點稀飯。她從

沒有向她提過房錢。

秋紋的病逐漸沉重了，已有兩個月沒有起床。從前每遇不稱心的事情她就哭。現在她的眼淚已經枯涸了。她終夜不能成眠。每一合眼就彷彿看見許多猙獰的鬼影站在她的面前。有時她在深夜狂呼，把兩位老人也從夢中驚醒。往事就像夏雲，一層一層地在她的心裏湧起。

她病了這麼久，從沒有一個朋友來看過她，惟一憐恤她的人就是曹家兩老。他們現在不但不要她的租金，而且還供給她的飲食。人到窮時口也甜，秋紋從此便稱他們為「乾爹乾媽」。這使兩位老人更感到無上的親切與光榮。

她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會寫了三信封給李永年探聽方恭錄的下落，可是沒有得到隻字的回音。她又寫了一封信給顧仲明，也沒有回答。一天，在曹三菜園附近的馬路上忽然停着一輛嶄新的汽車，從車裏跳下兩位闊綽的客人。年老的那位站在汽車旁邊沒有移動，只是不斷地噴着雪茄烟。那位中年的客人東張西望地往菜園裏走，問：「你們這裏住着一位丁小姐嗎？」

「有的！你們從那兒來的？請進來！」——曹三進城賣菜去了，曹三媽忙這樣招呼着說。

秋紋聽得出是李永年的聲音，忙從房裏答應：「是李科長嗎？請進來！」——她說着就興奮地從床上爬了起來。

「幾個月不見怎麼就變成不認識你了？」——李永年驚異地把眼睛向秋紋全身掃射了一番，站在房門口不敢進去。

「好久沒見了，您好，李科長？請進來坐！」——秋紋斜倚床欄上，殷勤的這樣招呼着。

「沒有料到你病成這個樣子了？」——李永年勉強地跨進了房門，從西裝袋裏掏出一條雪白的手巾掩住鼻子。

「我完全變了一個人吧，李科長？唉，我足足地病了五個月了！」——她看見李永年還站着不肯坐，又忙接着說：「李科長，那椅子是乾淨的。」

「你別招呼。我看你的病相當的沉重。請醫生看了嗎？」——李永年始沒有坐。

「看了，可是……」——她好久沒有流淚了，可是說到這裏不禁咽泣起來，從眼眶裏滾下幾滴熱淚。

「恭錄有信給你麼？」

「他三個月沒有到我這兒來了，李科長，請您照直告訴我，他現在還在成都麼？」

「你還不知道嗎？」

「怎麼？」——她忙抬起頭來，揩乾淚水：

「恭錄在兩個月前就跟他的太太劉德貞到萬縣去了！」

「什麼！」——秋紋聽了這個消息就好像觸了電似的，驚異得說不出話來。

「我以為他早就有信給你說明了一切呢！」

「我寫了幾十封信給他，却沒有得着他一個字的回信！唉……」——這時她又禁不住咽泣起來。

「他的太太本來在萬做縣校長，平常是不怎麼回成都來的，最近因為聽說恭錄在這兒胡鬧，便一氣從萬縣起來把他帶走了！加之，恭錄又被晶明報館開除了！」

「恭錄從前並沒有告訴我他是有太太的？」

「丁小姐，你太老實，你想如今一般愛在外面風流的青年有幾個是沒有太太的呢？」

「唉！……」

「聽說黃爾昌還在監獄裏沒有出來？」

秋紋沒有回答。

「你好好地保養吧，我要走了！」

「不，李科長，請坐一坐，我還有話和您說！」

「是嗎？我今天來本來也是有話和你說的，可是……」

「什麼事？請說！」

「可是現在……就無須說了！你既病成這個樣子！……」

「我很想聽聽，李科長，請說吧！」

「你知道陳蘭芝也離開成都了嗎？」

「哦？她到那兒去了？」

「她的丈夫把她帶到嘉定去了。」

「沒有想到幾個月的工夫人事會變得這麼厲害！」

「尤其是你變得厲害！現在的你簡直不是從前的你了！」

「我自己也知道，可是……」

「聽說你有一封信給顧仲老？」

「是的，我向他探聽恭錄的下落。」

「仲老從前對你頗有好感，昨天他對我說：恭錄既然走了，何妨把丁秋紋接進城來玩玩？」

「是嗎？」

「他想給你組織一個戲班子，叫你下海。」

「真的嗎？」

「我想給你在新南門外蓋一棟小洋樓讓你舒舒服服的過日子！」

「我不信！」

「他昨天的確有這個計劃。可是你不嫌他年歲太大嗎？」

「李科長，您又在說笑話！」

「不，仲老的確很歡喜你，只要不嫌他老！」

「請您別說笑話吧，李科長！」——秋紋的聲音有點顫動，胸口不斷的喘息，倚在床欄上的身子不自主地斜溜下去。

「今天未見你之前，我原想和你們兩位拉攏一下，可是你現在這樣的身體，是辦不到的了！仲老對你一定也無意了。他需要的是從前的你，——一個年青，貌美，而又能唱青衣花旦的你！可是……現在……」

「李科長！李科長！請您不必往下說說了，我……我完全……完全明白了！請您不必說了，我寧可……」——秋紋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伏在枕上放聲大哭。

「丁小姐，你別難過，將身體養了自然有辦法！這四十塊錢是給你零花的！我走了，再見！」——李永年掏出四十塊錢放在茶几上就邁出了房門，走入汽車時顧仲明忙問：「怎麼樣？」李永年忙搖手說：「完全變了，她簡直成了一具骷髏！」

汽車開走了之後，曹三媽聽着秋紋在哭，忙趕了進來：

「丁小姐，你的客人走了嗎？做啥子又哭嗎？」

「……」

「這茶几上的鈔票是剛才那位客人留給你的嗎？」

「……」

「這位客人鬪氣得很，是坐汽車來的！」

「……」

自此，秋紋有兩天沒有進飲食，他不說話，兩眼不是呆呆地望着繫滿了灰塵的蘆席頂棚，便是緊緊地閉着。她不哭，但眼角上總是掛着一滴不乾的淚水。曹家兩老見她這樣不平常的狀態，委實有點兒着急，便進城到天主堂去請醫生；醫生不肯來，曹三就用自己的雞公車將她推進城去。

一進城，就看見滿街巷都貼着「歡迎苗鐵生先生領導的農村服務隊來縣公演」的標語。人像潮水般湧往民衆教育館的廣場。秋紋的心弦頓時跳蕩起來，心想自己離開苗鐵生快一年了，這一年很少知道他們的消息和工作，現在這個機會千萬不可錯過。於是她便向兩位老人說：

「乾爹，今天城裏不是有戲嗎？」

「是的。是唱文明戲的。聽說是從×縣來的班子。」

「我想去看看，乾爹！」

「好，我們看完病再去看看戲。」

「不。我想先去看戲！」

「不，天主堂去遲了，怕先生走了！」

「不，我想先看戲！乾媽，您不是也想先看戲嗎？」——秋紋又回頭這樣慫恿跟在車子後面的曹三媽。

「文明戲有啥子看頭嘛？」

「好看着呢，乾媽！」

「好吧，就先去看戲。」

車子快推到民教館了，只見趕場的人羣往裏面擠。秋紋的心越發跳蕩得不能遏止。她又想起自己一年來的浪漫生活。如今落泊到這種地步還有什麼臉去見苗鐵生那一羣？她不禁躊躇起來。

羞恥的心終於壓住了她的興奮。她忽向曹三提議：「乾爹，我們還是先去看病吧，我不想看戲了！」

「已經到了門口，做啥子又不想看戲呢？」——曹三媽聽了有點兒奇怪。

「我怕站不住！」

「不看也好。我們還是到天主堂去看病吧！」——曹三爺說着就把車子調頭走。

「到了天主堂，看了病，醫生也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只說秋紋的病很沉重，應該好好的靜養，並且勸她到成都去住醫院。秋紋就向他說一個月來幾乎夜夜不能睡覺，醫生就給了她兩片安眠藥。但她再三懇求他多給她幾片，可是醫生再三囑咐她每晚只能服一片。

走出天主堂，上了車，秋紋又想：倘若錯過了今天這個機會恐怕永遠也看不見苗鐵生了！她又衝動着想到劇場。「乾媽，今天的戲一定是頂好看的，你老人家想去看嗎？」

「有啥子好看嘛？」

「好看着啦！他們是從北平來的，頂有名的！」

「你想看嗎？」

「我想去看看，媽乾！」

「老三，你就推着小姐去看看吧！」——曹三媽順着秋紋的興頭逼着曹三又把車子推到民教館。

「劇場裏擠着水洩不通的人羣。一陣熱烈的掌聲之後，苗鐵生登台講演了。秋紋興奮得忘了她自己是病人，不顧身體的軟弱。直挺挺地往人叢中亂擠，把跟在後面的曹三媽也弄得上氣不接下氣。她仰着頭，目不轉睛地望着苗鐵生！她從新聽着他的聲音，看到他的面容。她覺得他的精神比從前還要飽滿，她興奮極了，在他久已不笑的臉上頓時浮泛一種欣慰微笑，但這微笑，好似曇花一現，不一會兒又被憂鬱的氣氛所籠罩。」

秋紋原想聽了苗鐵生的講演就走，可是聽說今天的戲是鐵生親自編的，題材是取自敵後冬不老村的游擊活動，所以她不願自己的體力不能支持，眼巴巴地靜待着戲的開幕。

幕啓了。那舞台上的背景她非常熟悉，戲裏面的人物她也個個相識。她看着他們如何地破壞敵人的鐵軌，焚燒敵人的油庫，突擊敵人的陣地！個個英勇，人人壯烈！秋紋不願曹三媽要回家的催促，從頭看到尾，感動的流下淚來。吳梅子扮演劇中的女主角，確是有聲有色，劇中幾支抗戰歌曲經她唱來，擺動人，博得台下彩聲不少。

秋紋又浸入了往事。但這時却沒有妒恨，只怨她自己不該讓光明在她短短的生命中掠過，又輕輕地讓它消逝了。對於往事，她只有追懷與惆悵。

走出劇場的時候，她乍眼發覺陸國棟在人叢中尾隨着她，她沒有勇氣回頭，她攙着曹二媽踉蹌地擠

用了劇場，筆直上了雞公車。

回到家裏，她覺得精神好多了。她興奮的又是一夜沒有睡覺，在昏暗的油燈下，她伏在枕上寫信。她寫好了又撕了，撕了又重寫！寫來寫去不外這樣的幾句話：——

「苗先生：

您能原諒我麼？我知道我自己的錯了。我由於佩服，而愛您。又因為得不到您的愛，而懷您。因為您發洩我胸中的憤恨，我勉強愛了一個他不愛我的人。然而，我終於拋棄他，而被另一個外相美麗的男子迷醉了。如今我却又被這個男子拋棄了！到今天，我才真真明白愛情是不能勉強的。所以，我不應該恨您。

我自知我一生的毛病是任性。我不能忍耐。我的氣量小。芝麻大的一點事情，假使我不滿意，我就要發作。但我自認我是一個非常爽直的人。我痛恨陰險，欺詐，與諂媚。我不懂什麼叫着「手腕」。我想怎麼做，我就怎麼做。想哭，我就哭；想罵，我就罵！

然而我終於失敗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像我這樣任性的人是不容許存在的。如今我已被打倒陰暗的角落裏，眼看短短的生命就要摧毀了。這我自己應該負責，不怨人，也不追悔。我好像把生命賭了一次博。我輸了。

如今我的一切都變了，但只有愛您，崇拜您的熱情却依然存在！我說這話的意思，請您別誤會，並未求您憐恤，因為我深深地知道愛情是不能勉強的呵！

好吧，讓我這弱小的生命就在這陰暗的角落裏霉逝吧！
讓生命的光輝永遠照耀着您的前程！——」

次晨，曹三媽在菜園裏澆菜，看見服務隊的同志們列着隊浩浩蕩蕩地從門口馬路上過去，他們唱着雄壯的歌曲，舉着飄揚的旗幟，在他們後面還尾隨着廣大的羣衆。他們要到另一個縣城去宣傳。

「丁小姐，快來看吧，唱文明戲的又來了！」——曹三媽站在菜園裏不斷地這樣向屋子裏喊。

秋紋聽着那似曾熟悉的歌聲，又聽着曹三媽在叫，便忙從屋裏趕了出來；只見大隊已經過去，恰恰看到走在最後的苗鐵生的背影。他先楞了，後來她不自主的叫了一聲「苗先生！」

眼看着苗鐵生的背影和她的聲音同時消逝了，她悵然的回到房裏。

那一天，她又沒有進飲食。晚上，她靜寂地躺在床上，合着眼，臉色蒼白得像張白紙。曹三媽悄悄走進進房，望了望，又悄悄地退出。

「乾媽，請進來。」——秋紋似乎有所感覺，微微地睜開眼。

「你好一點嗎，丁小姐？你想喝一點稀飯嗎？」

「您坐下，乾媽，我有話對你說。」——秋紋搖了搖頭，伸手拉着曹三媽在床邊坐着。

「把乾爹也請進來！」

「老三！你的乾姑娘叫你進來呢！」——曹三媽把頭向着門外這樣叫。

「做啥子嘛？」——曹三躬着一枝短短的汗烟桿，從菜園慢慢地走進來。

「憲也請坐，乾爹。」

「你今天好些麼，丁小姐？」——曹三坐在門口的那張矮凳子上。

「好多了，謝謝您。」

「是的，我一看就知道你好多了！」——他滿臉堆着敦厚慈祥的笑容。

「我在您這兒住了半年多。憲兩位老人家待我真好！」

「做啥子又說客氣話嘛？」

「我的病恐怕不能好了！」——這話一出口，她的眼角又不禁流出幾滴淚水。

「乾姑娘，你憑空說這個做啥子嘛？菩薩一定會保佑你的！」——兩位老人雖這樣安慰着她，但他

們自己也忍不住用袖子揩眼淚。

憂鬱籠罩着滿屋。窗外的秋風沙沙地吹着落葉。兩位老人不斷地歎息。秋紋從手上取下當年他母親給她的那只金戒指，很親切地套在曹三媽的手指上。

「這是我母親留下給我的紀念品，也是我身邊惟一的財產，現在把它送給你老人家。」

「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要！」——曹三媽又將戒指退還給她。「這弄個當得起嘛！」

「乾媽，憲不要，就是看我不起！無論怎麼着都得請你收下！」——秋紋又把戒指向老人手上套，彼此爭執了一陣，曹三媽只好勉強地把戒指收下了。

之後，秋紋又將她永遠帶在身邊的那張毛氈送給曹三。他怕她多心，亦不便推却。然而兩位老人終感到秋紋今晚的行動有點兒奇突。

深秋的晚風一陣陣的由窗外襲入。弱小的燈光被它打得搖幌欲熄。秋紋由牀上慢慢地下來，走到窗口望了望窗外的景色，見天空沒有一點星光，只是一片深茫的黑海，她又黯然地走到燈前，本想伸手去挑起燈心使它扎掉最後的光明，但見裏面的油已熬罄，她悽涼地啞着說：

「油完了，我也應該睡了！」

催促着兩位老人出去之後，她輕輕地掩攏房門。換上了一件清潔的內衣，然後借着即將消逝的燈光，她拿起小鏡子照了照自己的容顏，掠了掠紊亂的髮髮。她毫不遲疑地將昨天醫生送給她的十片安眠藥完全服下了。

她睡眠了。永遠的睡眠了。

燈熄了。

陣陣的秋風吹得落葉。

漢口廣州相繼淪陷，灰色心理的人們有些震驚，動搖。不顧民族利益的自殺之徒或流為漢奸，或藉增自己的權勢地位乘機操縱貨物，囤積居奇，做些埋沒天良的買賣，大發其國難財。這無形地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恐怖，與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畸形現象，使一般勞動者，小本商人，中下層公務員，學校教師的生活日趨艱苦。

鐵生在王家場繼續與惡勢力奮鬥，領導一般青年農民建設地方。在胡濟仁陳惠珍被當地流氓恫嚇以後，鐵生也常常聽到「一定要把姓苗的那個龜兒子撞出王家場」的流言。但他還是抱着決不退讓，不屈不撓的精神，像一株勁松似的在王家場屹然挺立。

糧價一天天地暴漲，一般窮苦的人們幾乎無法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成都附近各鄉鎮時有「割米口袋」的事情發生。鐵生憤慨。憂懼。便領着服務隊的同志們到各鄉鎮縣城去宣傳「反囤積」。爲了擴大宣傳起見，他自己還在成都各大報紙上發表如何取締奸商囤積的論文，頗激動一般社會人士的注意與同情。

根據服務隊到各縣秘密調查的結果。大量囤積米糧的奸商就是周範聖，顧仲明，李永年，或某「實力派」之類的人，主要產米區域例如新都，郫縣，成都，華陽各縣的米完全爲他們所操縱。周範聖更狠心，不但將王家場附近各鄉鎮的糧食完全壟斷，並還派人到攀臨，新繁，新都各縣去收買。這事不知怎麼給政府當局知道了，便下令封禁各地的倉庫。結果周範聖在王家場及郫縣囤積的一萬多石的米，都被政府封存了。顧仲明，李永年那些人利用銀行的資金在新都囤積的大量麵粉菜籽也未能漏網。當時報章揭載，大快人心！而周範聖這班人却把這怨結在苗鐵生的身上。他們認爲是他向政府密告的。

這事發生以後，鐵生連接到三封恫嚇他的匿名信，都是叫他「滾蛋」的。否則便以手槍相對。鐵生當然置之不理。可是這事不知怎樣給梅子知道了，她在心裏委實有些着慌，但又不必向鐵生明說，只好拐着灣兒用別的理由勸他放棄王家場的工作。鐵生那肯聽！梅子沒有辦法，只好改變計策：說她到四川來快兩年了，青城近在咫尺却還沒有去過，便慫恿鐵生帶她去遊青城。

「現在國家多難，豈是我們遊山逛水的時候？」——鐵生拒絕梅子的要求。

「我覺得爲了您的身體，您應該休息一下！」

「現在不是我們應該休息的時候！」

我怕我們不久要離開四川，青城峨嵋也沒有遊覽，真是一件憾事！而且遊覽名山巨川可以使我們的胸襟開擴，激發我們的愛國心！」梅子用煽動式的語調這樣說。

「得！你要遊山逛水就遊山逛水好了，何必用這些好聽的名詞來胡扯呢？」

「苗先生沒有聽說太史公的文章完全是得力於遊覽名山巨川嗎？」——梅子繼續說。

「不管你的小嘴怎麼巧說，無論如何，我們現在處的不是太史公的時代！」

「那麼苗先生一定不去？」——梅子似乎有點失望。

「我沒有那樣的閒情逸緻！」

「對算陪我去玩一遭，好不好？」——梅子還不肯罷休，便以柔媚的語調，毫不忌諱地當着國棟的
面很天真地走過去拉着鐵生的手。

「梅，不是不陪你去，我實在抽不出時間！」

「明天是星期日。後天我們就可以回來。完全不就誤工作！」——梅子見鐵生的口氣有點鬆了，更進一步地這樣慫恿着。

「既然去玩就在山上多休息幾天吧。隊上的事情我可以代表骨負責，反正青城離這兒很近，萬一時發生了重要的事情我可以叫人送信給您。」——坐在旁邊寫鋼板的國棟這時也放下笑來搭訕着。

「怎麼你不同去玩玩麼，國棟？」——鐵生笑着這樣問，聽他口氣頗有答應梅子要求的趨勢。

「下次有機會我再去。而且梅姐走了夜校的事情我也不放心。」

「真是好孩子！」——鐵生滿臉堆着笑容，拍着國棟的肩膀這樣讚許。

「表哥實在應該好好的休息一下！您到後方俸兩年，您看您的身體瘦成什麼樣子了？頭髮也脫了不少！」

「國棟現在真不是小孩了！說話做事比我們大人還要強！」——梅子也這樣恭維着他。

「得！梅姐，你又來給我戴高帽子了！我一定勸鐵哥陪你去逛青城，可是請你不必給我戴高帽子戴！」——國棟很幽默地這樣回答。

「倒是真的，國棟這兩年的確進步了。」

「這是抗戰給我們的鍛鍊！」

這可以說是梅子和鐵生第一次雙雙的出遊。往常，無論到什麼地方，不管是遊玩或工作，必有國棟在內，這次却是例外。鐵梅間的往來，近來國棟也認為是超越了尋常朋友或師生的關係。他覺得他們是很好的一對，切盼着他們早日成爲眷屬。所以他近來常常避免着夾在他們中間做「蘿蔔干」。

鐵生和梅子先到灌縣參觀「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對於「灘堆」的勝景與李冰父子開闢水利的豐功偉蹟以及他們遺留下來的科學方法不勝留戀與景仰。他們雙雙的走過驚險的「安瀾索橋」，對造這橋的毛秀才夫婦，他們那種爲地方服務爲大衆謀福利的精神。讚佩不已。當夜，他們歇在「灘堆」。

次日，他們步行上山。雖是初冬天氣，然滿山紅葉點染着青翠的森林，完全是一片春秋景色，真是豔麗絕倫！梅子頓時想起了南京的棲霞，鐵生憶起了北平的西山，然而他們同意棲霞與西山沒有青城的十分之一的美麗！這景色豔麗而清幽，有春天裏的秋天，秋天裏的春天的味道。尤其是從山脚到天師洞的那一段，古木參天，一色的石板小道，迂迴曲折，起伏有致，泉聲鳥語，真有說不出的幽靜。古人

謂「青城天下幽」，的是名不虛傳。

鐵梅一面互相傾吐平日的積愜，一面玩賞當前的佳景。遇着風景特別幽美的地方便坐下來歇腳談心。梅子穿着一身黑色的工服，手中抱着一束鮮豔的紅葉，微風飄漾着她那烏金似的鬢髮，極像一株冷豔的紅梅，鐵生這時禁不住有些陶醉，便頻頻地向她窺視。梅子似乎有點羞赧，便做出一種天真的玩皮樣子，故意摹仿川腔說：「您今天做啥子老是這樣看着我嘛？」鐵生先只是脈脈的露出一股情意，笑而不答，後經梅子蹦蹦跳跳地逼着他問，他纔帶着幾分醉意說：「梅，我從來沒有看着你像今天這樣美麗！」

在天師洞吃了午飯，他們就經朝天門登第一峯遠眺，趙公山上的景色絢爛奪目，川西壩一片沃饒的平原歷歷在前，胸懷頓時爲之開朗。

之後，到上清宮飲茶。這裏的茶味之清美不在龍井之下，是本山的名產。他們進入大殿，沒有看見別的香客或遊人，只有一個和尚與一位道士靜靜地坐在那裏下圍棋。那道士，矮胖的身材，一臉的橫肉，蓄着滿面的絡腮鬚，口裏含着一根極長的旱烟袋，兩隻偌大的眼睛釘着棋盤，看上去約有五十多歲的樣子。那和尚却很年輕，看上去至多三十五六歲，細瘦的身體穿着灰布的僧服，嫩白的面龐上顯出一種清秀之氣，手上握着一串佛珠，舉止灑脫大方，頗具文人的風度。那和尚一見鐵生就不斷的把目光往這邊閃送，鐵生也頻頻地望着他，他們似曾相識，但一時記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鐵生仔細追想，纔看出來他好像是北平的老同學朱方之。他又想朱方之是五四時代的新詩人，當時風流倜儻，名噪一時，他

的父親是江浙有名的銀行家，家有百萬巨富，怎麼會到這兒來出家呢？——鐵生正在遲疑不決的時候，那和尚笑嘻嘻地走過來說：「這位不是苗鐵生兄嗎？」

「是呀，你不是方之兄嗎？」

「是呀，多年不見了，看上去都有點模糊！您好？」——兩人熱烈地握手。

「我剛進來的時候就看出來是你，可是不敢認！」

「是的，多年不見，彼此都有些改變了！」

可是你還是當年那樣年輕，只是樣子完全改變了！」

那裏的話，現在畢竟老多了！」

「對了，我還忘了介紹：這位是吳梅子小姐，是我的……是我的好朋友！這位是我的老同學，——對了，方之兄，你的法名是？」——鐵生笑着問。

「大空！」

「這位是大空法師！是五四時代有名的詩人！」

「大空法師！——梅子向朱方之微微的鞠躬。

「巧極了，沒有想到在這深山古廟中會碰到十多年沒見面的老同學，真是巧了，請坐請坐！」——大空忙讓位，並叫廟役泡茶。

「我們至少有十五年沒有見了吧？」

「可不是嗎？自從在北平分別以後，我就到日本去了。從日本回來我沒有見過你！現在你也相當的蒼老了！」——大空仔細地將鐵生觀察了一下，注意到他那額後的頭髮有點稀落。

「苗先生這幾年的確太辛苦了！尤其到後來這兩年，頭髮也禿了不少！」——梅子喝着茶這樣搭訕着。

「可是精神似乎還很好！」——大空又向鐵生注視了一下。

「其實精神也不行了，不過處在這偉大的時代裏不能不努力扎掙！你說對嗎，方之兄？」

「是的，是的。」

大家喝了茶，大空又問：「你們兩位是來遊山的嗎？」

「是的。」

「那麼請到我那邊去住兩天，離這兒不遠，下坡就是！」

「你不住在這上清宮？」

「不，上清宮全是道教徒，是由那位懺非道士在這兒主持。對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大空說到這裏忙站起來引着鐵生梅子走過去見那位仍在玩弄棋子的道士：「懺非，我給您介紹兩位朋友！這位是我的老同學苗鐵生先生，這位是……」

「奧小姐！」

「這位是懺非道人！」

彼此客套了一番之後，儼非陪着鐵生梅子等在廟內參觀了一週，然後大空纔帶着鐵生梅子離開了上清宮。

走出山門，只見天空一片絢爛的晚霞，反映在趙公山的雲積上，蔚爲奇觀。三人慢慢地走着山坡，欣賞風景，暢敘往事。

譬如說吧，剛才那位儼非道人，據我看來，他就是一位怪人，——鐵生。

「你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

「談起他來也是很有趣的。他就是當年內戰時代四川有名的小軍閥邱榮山！」

「哦？邱榮山不是做過師長嗎？」

「就是他。在內戰的時候他是有名的劊子手！不知殺了多少人！他在四川有『張宗昌第二』的綽號！」

「他爲什麼要到這兒來修道呢？」

「據他自己說：他要懺悔他過去所有的罪惡！」

「這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梅子聽了插嘴說。

「不，假使他要真正的懺悔他在內戰時所作的惡，他不應該躲在上清宮做神仙！他應該從新扛起槍桿上前線去多殺幾個鬼子！」——鐵生緊接着說。

「對了，鐵生兄這種見解也是一種看法，不過……」大空還沒有說完，鐵生又忙接着說：

「我這種看法是積極的，是最正確的！我認爲：一個人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都應該向前奮鬥，向合理的人生大道上邁進！不應該逃避現實！」

「對了，這也是一種看法，不過人生複雜得很……」

「請問法師，出家修道是不是逃避現實？」——梅子聽了鐵生與大空的議論，便也笑着這樣問。

「這全看你對於『現實』如何解釋！」——大空很巧妙地把話頭支開了，「等一下我們再從長討論吧，快到了，前面就是小廟。」

果然，穿過一叢松林，顯出一座四方的土紅院牆。遠遠的就看見廟門前題着「大空寺」三個字，筆政非常秀潤，鐵生走近一看，認得出這是朱方之自己的手筆。

這廟不大，其格式頗像北平的四合院；建築非常精美，是純粹的東方形式。裏面有精細的雕刻，有名家的壁畫。正殿三間，空氣陽光都很流暢，沒有一般廟宇中的陰森森的恐怖氣象，正中神座裏立着一尊白玉的釋迦牟尼的雕像。地下放着一個大蒲團和一具大木魚。天花板上懸着兩架紅木框子的宮燈。一切都非常簡單，莊嚴，美觀。

左右各有三間旁殿。

右殿是大空的息養之處：寢室，書齋，飯堂，——擺着一色的楠木家具，整潔淡雅，書齋裏掛着吳道之的佛像，鄭板橋的蘭竹，何紹基的屏對。書架上不但堆着滿滿的線裝古書，并有不少近年出版的中

兩新書。

左殿三間；西邊是客房，中間是客堂，完全是爲了來往客人寄宿之用。

所有的殿宇都襯托着硃柱綠欄的走廊，潔白的石階上放着幾盆殘菊。寬闊的院子裏挺立着兩株古松與一株楓樹，那松針碧綠像翡翠，那楓葉紅豔似珊瑚。

整個的廟坐落在兩峯之間的幽谷中，背後庇護着綠蔭的竹叢，兩旁倚着青葱鬱茂的松林，正面臨着一望無際的原野，參錯着疏落的農家，在天氣晴朗的時候憑欄遠眺；田壟井井，一色青葱。陰天的霧霽，雨天的烟雲，晨間的朝陽，傍晚的炊烟與彩霞，輪流地點綴着這清幽的聖地。

大空引導鐵生和梅子參觀了一週，梅子嘖嘖稱歎着說：「這真是神仙福地！」

「不，這簡直是世外桃源！」——鐵生也笑着說，「好地方，清靜幽美，方之兄，你真會享清福！」

「鐵生兄既歡喜這個地方，那麼就請在小廟多住幾天！」

「對了，苗先生倒應該在這兒多休息幾天！」——梅子順着大空的語氣慫恿着鐵生，說。

「可惜這兒不是我們這種俗人住的地方！」——鐵生笑着回答。

「那裏的話！」——大空謙虛着說。

炊烟在原野裏薄薄的飄起，暮色重重的逼來，那顆早出的紫薇星已從蔚藍的天空裏閃出。大空便吩咐廟役開晚飯。

飯後，泡了三碗清茶，擺上幾樣乾菓，三人坐在院中閒話。銀輪的月從遙遠的天邊升起，松濤節奏

簫泉聲，「苦命鳥」從幽暗的山谷中偶爾發出淒涼的悲鳴。鐵生浸沉在這種靜寂幽美的環境中，忽然發出這樣一個問題：

「方之兄，請你饒恕我的冒昧，你為什麼要出家？」

問題突如其來，大空不知從何答對。鐵生又接着問：

「你是不是厭惡這個世界？」

「我想大空法師一定有說不出的傷心事？」——梅子打破嚴肅的空氣，很幽默地這樣問。

大空依然沉默着，只是很機械地流輪着他手中的那串佛珠。

「請原諒我這問題來得太唐突！」

「我感覺着人生是一個苦海。」——大空這時纔淡然地吐出這幾個字。

「那麼你為什麼不把這苦海改造成一個樂園呢？」

「我也曾這樣努力過，可是我失敗了！想必你還記得：我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我是什麼精神！我參加過學生運動，後來我也參加過革命工作！那時我理想把一個多苦多難的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但是無一處不使我灰心！尤其在九一八以後，見着國事一天天的沒有辦法，我憂憤得幾乎要自殺！然而我又沒有自殺的勇氣！」——大空說到這裏，大家沈默了一陣，他又接着說。

「同時我的家庭的突變，也使我受着不能忍的痛苦！」

「怎麼？也可以說給我聽聽麼？」——鐵生有點驚異。

「我的愛人投海死了，父親在上海被人暗害，我的母親因之憂鬱而死！鐵生兄，你想想，一個人到了這樣的悲慘痛苦的環境中，既沒有自殺的勇氣，除了信仰宗教，——出家——去追求另一種理想的慰藉外，你想還有什麼他好的辦法？」

大空沉痛地說出了他的心事，鐵生慨歎着問：

「那麼你出了家以後，是不是感到快樂呢？」

「比較的快樂。」

「比較的？那麼並不完全快樂？」

「不完全。」——大空加快地撥動他手中的念佛珠，「我從前以為出家是解脫痛苦的一種良法，現在看來似乎也不盡然。」

「那麼你現在是不是有點追悔你走錯了路？」

「那倒不。因為我還沒有找出更好的路。」

大家又沈默了一陣。

「方之兄，據我看你現在完全走錯了路！你走的是逃避現實的路！」

「不，鐵生兄，我出家完全是想另闢一條新路！」

「那完全是你的空想！是一條永遠走不通的死路！我認為『人』根本就是不能離開現實的動物，假使他不能與現實的環境鬥爭，他即無法生存！即使苟延殘喘地活着，也必無生趣！佛家所追求的極樂世界

「虛幻想而已，是永遠不會實現的。據我看；我們要麼就生，否則就死；生，就應該向前奮鬥！死，就應該自殺！根本沒有第三條路！像你老兄這樣出家是麻醉自己，逃避現實，不生不死的第三條路！」——鐵生帶着煽動的口吻說完他的人生觀之後，端起茶碗飲了兩口，靜待着大空的反應。但大空仍默然不語，不過握在他手中的佛珠這時却停滯着沒有流動。他低着頭，似乎浸人在意味着鐵生的話。

「至於你老兄近年來所遭遇的不幸，我真是萬分同情。你老兄可知我近年來的慘變？」——鐵生最後又這樣補充着。

「不知道。你府上現在什麼地方？」——大空慢慢地抬起頭來這樣問。

「我早已家破人亡了！」

「怎麼？……」

「就是九一八的那一夜，我全家給日本鬼子殺了！我的父母，妻子兒女，無一幸免！」——鐵生從不哭泣，惟每談及他的家庭慘變必禁不住流下淚來。說到這裏，他的喉管已梗塞着不能成聲，淚水就像泉水般地湧出。梅子坐在他的旁邊，見了忙把自己的手帕遞了給他。大空聽了，亦爲之歎喟良久！這時幾朵浮雲掠月而過，光明的寺院霎時變成了灰暗的景象，然而不久雲散天開，大地又從見光明。鐵生擦乾了眼淚以堅強果敢的聲調繼續說：

「然而我決不悲觀！——不自殺，也不出家！我要把握着當前的現實向前奮鬥！我要將我的生命的價值更高的利用，報效國家，以慰我父母妻兒在天之靈！我的能力雖薄弱，但七年來沒有一時一刻消

「我總是振作精神向前幹！遇着任何困難與阻撓，我決不逃避或屈服！因為我始終認爲一個人停止了他的戰鬥力，就是失去了他的生命的真義！」

「的確，苗先生這幾年無一天不在艱苦奮鬥中！」梅子臉上無意地漾着一種驕傲的光輝。

「鐵生兄，這樣看來，我真是慚愧無以自容了！近年來對於國家沒有絲毫貢獻，一點工作也沒有做！」

「方之兄，我覺得這不是工作問題，而是路線的問題！我敢信：你現在雖是出家之人，但對於民族的觀念決不薄於我，不過我走的是積極的路，你走的是消極的路；我走的是戰鬥的路，你走的是逃避的路！」

「那麼你老兄認爲我走錯了路？」——大空這時似乎亦有所悟，說了這句懷疑自己的話。鐵生便不放鬆機會，更熱情地接着說：

「當然走錯了路！假使每個中國人都像你這樣逃避到這世外桃源來獨善其身，你想中國現在已成了什麼樣子！你想想，老兄？」

「我想中國或許會變成一個沒有階級，沒有陷害，沒有自私，沒有殘殺的一塊佛地！」——大空又慢慢地轉動手中的佛珠，臉上露出靜穆的微笑。

「我若你老兄完全在做夢！恐怕不等你的渺茫無邊的佛地實現之前，侵略的強盜的爪牙早已把你撕得粉碎了！」

「這的確是真的，大空法師！」——梅子在鐵生說完之後，不自覺地吐出這幾個字。

「你看，現在敵人的飛機已幾次飛到成都轟炸了，說不定不久或許要來轟炸灌縣的『都江堰』！炸完都江堰，說不定它們會順便到青城來逛逛，那時它們在空中看見這座皇宮似的宙宇以為是那位要人在這兒建的別墅，便隨便瀉下一兩個轟炸彈，請問到那時候你的極樂世界是不是馬上變成了人間地獄？想想，請你老兄想想！」

天空沒有半片雲影，苦命鳥已停止了她的哀鳴，只有山泉還是不斷地奔流。朱方之原是一位熱情的詩人，他之所以出家完全是安排遣他那奔放無羈的熱情形成的一種變態的現象。這時他聽了鐵生的這席話，抑制已久的熱情不禁又沸騰起來了！平靜如鏡的腦海裏忽然襲進一陣疾風，捲起了無限的浪濤。他不自主地站起來，在院裏默然徘徊。梅子這時乘隙輕輕地問鐵生：——

「鐵，你冷不？」

「還好。」

「我去拿件衣服來給你披上吧？」

「不用。」

梅子不由分說，靜悄悄的跑入左殿客房裏取了一件外衣給鐵生披在背上。鐵生剛把衣服穿好，大空突然廊邊急促的走來，熱烈地握着鐵生的手道：

「鐵生兄，謝謝你！你今晚感動了我！你的意思是不是叫我『還俗』？」

「能還俗自然頂好，不過最要緊的還是你的生活態度應該積極起來，以兄之才，應該爲國家社會做番事業！」

「你覺得我可以做些什麼？」

「你可作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你說說，鐵生兄？」

你可以到前方去服務，甚至寫些詩歌讚頌前方將士的英勇與犧牲！再不然，你可以將你這座宙宇改成一所難童收容所！」

「難童收容所？」

「難道你不知道現在有成千成萬的兒童失去了他們的爹娘，無衣無食的在這大後方流浪麼？」

「對了，用這個地方辦一個難童收容所，倒是再好沒有的事！」——梅子也興奮地這樣插嘴。

「好，鐵生兄，聽你的話，我願將我這座廟宇和我父親留給我的二十萬塊錢全部拿出來辦一個難童收容所！」——雖在朦朧的月光下，這時也可以看出大空的臉上浮泛著無限的興奮與喜悅。

「方之兄，你真有這個決心麼？」——鐵生緊緊地握住他的手。

「鐵生兄，我得重重的感謝你，使我的精神得到再生！」

「我也有說不出的高興，從新看到五四時代的方之兄活躍在我的眼前！」——彼此又熱烈地握手。

「那麼朱先生勢必又要蓄起頭髮，脫下袈裟囉？」——梅子也興奮地笑着問。

「那也似乎不必吧？」——大空把眼睛注視着鐵生，似乎要聽取他的意見。

「這看你是否『還俗』，假使不還俗，那就不必了。」

「我看還是還俗吧，朱先生？做和尚多麼苦呀，又寂寞，又不能吃肉！」——梅子半開玩笑半認真地這樣說。

「不，我現在還不想還俗，等我想還俗的時候再還俗！」——朱方之又開始撥動他手中的那串佛珠。

「方之兄是詩人。詩人是向來任性的。性之所至，什麼都可以做，說不定方之一高興，脫下袈裟，穿上西裝，還要討一位漂亮的太太呢！」——鐵生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討太太？——那可不是今生的事了！」——大空大笑之後又慨歎着這樣說，把手中的佛珠加速的轉動。

「對了，我倒忘了問你：馮秀貞現在到那裏去了？」——鐵生的興致忽然浸入另一往事。

「唉，不用提了！」

「怎麼？」

「她早已死了！」

「死了？怎麼死的？」

「我到東京，她也跟到東京，不料廖素顏這時也趕到東京，於是形成了三角糾紛，弄得大家都非常

痛苦！結果，秀貞投海自殺了！」

「唉，怎麼沒有勇氣呢？可惜了，那麼能幹的一位女人！」——鐵生惋惜了一陣之後，又說：「這事我怎麼不知道呢？」

「那時或許你在瀋陽。」

「對了，你到日本去的那一年，我正回瀋陽結婚。」

他們又繼續談了些往事，梅子坐在旁邊聽得津津有味。這時月已走到天心，深夜的涼風使人漸感寒意，鐵生便提議去休息。梅子貪餐月色，戀戀不肯進去，經鐵生再三催促，她才隨着跟入左殿的客房。

大容回到自己寢室之後，鐵生和梅子也各自回房睡覺。

鐵生熄了燈，月光從窗子裏偷入灑在他的滿牀。窗紙上的竹影亦因風搖曳。松濤，泉聲，更清晰地送入旅人的耳鼓。夜更深了，山更靜了。對面房中似乎有人在歎息。門輕輕地開了，矓矓中鐵生見梅子鵝立在他的牀前，默默含情不語。他懷疑自己在做夢，便伸手去握梅子的手，兩隻熱烘烘的手膠黏在一起，他縱恍然這是現實。

「梅！你怎麼進來的？」

「什麼意思？」

「我的房門不是扣着的嗎？」

「你以為你的門是扣着的嗎？其實我只輕輕的一推就開了！」

彼此會心的微笑了。

「鐵，你看今晚多麼美麗，滿牀明月！」——梅子情不自禁地斜倚在鐵生的懷裏，一向以理智克服情感的苗鐵生這時就像大海中失去了舵艙的船，完全不能自主了，他們狂吻了！

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吻。第一次這樣的放浪情懷。數年來日積月累的無限情懷今夕得以盡情流露，彼此真有不可言喻的快樂，梅子快樂得幾乎流出淚來，她雙手撫着鐵生的臉，癡癡地望着他的眼，好像慈母問愛兒：——

「你愛我不？」

「愛！」

鐵生平日的莊嚴，精明，果斷，完全為熱情的霧籠罩着，這時他就像一個稚子屈服在梅子的懷抱。

「我們結婚？」

「好！」

「真的？」

「真的！」

「那麼我們在什麼時候結婚呢？」

梅子的這一問又好像是一盆冷冰冰的水驟然澆在鐵生的心窩，迷濛中他彷彿看見他慘死的妻子牽着

他的愛兒在他面前蠕動！他驚慌地擺脫了梅子的手臂，蹣跚下床來，急遽地跑到房外廊下呆呆地立着，兩眼緊緊地閉着！

「鐵，你怎麼啦？」——梅子也驚異地忙從房裏趕了出來，雙手搭在鐵生的肩上，親切地這樣問。

「沒有什麼。」——深夜的涼風習習地吹在他的臉上，使他的腦子頓時感到清醒多了。他覺得他剛才做了一場甜夢！梅子還要進一步地纏擾，他便推開她，指着對面房裏窗子上的人影，輕輕地說：「大空還沒有睡呢！」

「他也許今夜太興奮了。」

「對了，我們今夜都太興奮了！梅，明天見吧！」——鐵生說着又走回房去。梅子的熱潮還沒有止息，便又跟了進去。

「鐵，我只求你再說一句：我們什麼時候結婚？」——梅子蹲在他的膝前，一雙充滿了火燄的眼睛，呆望着他的臉，靜待着他的回答。

「梅，你爲什麼這樣看重結婚呢？」——鐵生很溫柔地將梅子攙起，與他併坐在床緣上，很冷靜地這樣問。

「這是愛情最高的追求！」

「你不是會結過一次婚嗎？」

「是的，可是我那一次失敗了！」

「你不怕再失敗嗎？」

「不！除非天會塌，海會枯！」

鐵生微笑了。他起身在屋裏徘徊，梅子又瘋狂似地將鐵生抱住，激情地問：

「鐵，你是不是真的愛我？」

「這你無須懷疑！」

「那麼你爲什麼猶豫着不肯和我結婚？」

「我認爲永恆的愛應該以『工作』爲基礎；沒有互信互賴的工作，愛情就像水面上的浮萍！我們今日的相愛完全是基於工作相同，志趣相同，人生的目的相同！」

「對了，正因如此。我們應該結婚！」

「可是……」

「可是？」

「時間還有問題！」

「那麼你打算什麼時候和我結婚呢？」

「家鄉收復之日，抗戰勝利之時！」

梅子聽了，沉默着，似乎不十分了解鐵生的話，鐵生又接着解釋說：

「因爲在我妻遭受着慘死的時候，我曾發過誓：假使不爲她報仇雪恥，我今生決不續娶！」

梅子聽了鐵生這句話才恍然有所感悟。彼此沉默了良久，之後她又忍不住走過去緊緊地握住他的手，用沉重的調子說：

「鐵，我現在完全了解你了！你真偉大！我今後永遠地服從你！」

他們又狂吻了！

月亮已靜悄悄地溜出了房，迷朦的灰暗充滿了整個的屋子，天似要亮而未亮，「苦命鳥」又淒涼地奏起了悲怨的調子。

「梅，天快亮了，我們應該休息了！」

「可是，鐵，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允許我！」

「什麼事？」

「我要你離開王家場！」

「爲什麼？」

「我覺得這地方太危險！」

「你是不是要我屈服！」

「不，我是要忠誠地保護你！」

「你是不是把我看成胡濟仁陳惠珍之類的膽怯之徒？」

「鐵，請你別誤會，我只是想爲我們的民族國家珍惜着一個偉人的精力！」

「難道你覺得我們在王家場的工作是浪費精力麼？」

「也不是。」

「那麼你究竟爲了什麼？」

「爲什麼，我只是爲了太愛你了！」——那幾封恫嚇鐵生的匿名信這時又浮現在她的眼前，她彷彿看着一羣兇猛的野獸張牙露齒地威逼着鐵生，她忽然狂叫一聲：

「我害怕，鐵！」——她驟然倒入鐵生的懷抱。

「梅，你今天實在太疲勞了。我送你回房休息吧！」——鐵生說着就攙着梅子回到對面的客房，然後自己也回房睡了。

次晨，鐵生本想回王家場去，可是朱方之對於昨夜所談的難重收容所迫切的希望能夠早日實現，所以強留鐵生在山上爲他草擬計劃。梅子又百般地設法慫恿他在山上多休息兩日。

不料在第三天正午，服務隊的王隊員忽從王家場送來陸國棟的一封信，鐵生忙拆閱，裏面簡單寫着這樣的兩句話：

「鐵哥：請您快回來，隊上出了事。女同志周淑賢不知爲什麼昨夜在華嚴寺投井自殺了！國棟。」
鐵生和梅子看了這封信非常震驚，略略地問了一下送信的王隊員，便向朱方之告辭，匆忙地趕回王家場。

鐵生到了華嚴寺，見周淑賢的屍首直挺挺地停在夷殿的案板上。聽取了國棟的詳細報告之後，鐵生一面通知聯保主任趙正新來驗屍，一面派人赴成都通知死者的家屬，同時也派員料理後事。

第二天，死者的老母和胞兄從成都趕到華嚴寺，一進門就大哭大鬧，硬一口咬定周淑賢是服務隊害死的！於是不分青紅皂白，痛恨之下，回到成都地方法院將苗鐵生告了！

從此謠言紛起，那些怨恨苗鐵生或服務隊的人更興風作浪，不肯輕輕放過：不是說死者是被服務隊某隊員推入井中，就是說死者生前與苗鐵生有曖昧關係，故意誇大其辭，聳人聽聞！加之死者的胞兄是一位無賴文人，去年曾在某廳充任科員，後因染有某種嗜好而被革除，現在賦閒在家，窮極無聊，亦頗想乘此機會敲苗鐵生一筆竹槓。這般人唯一的藉口是：「假使周淑賢是自殺的，爲什麼沒有留下遺書呢？」

周範聖更聯合一般鄉紳上書省府，要求解散服務隊，查辦苗鐵生。

於是報章登載，社會宣傳，然而苗鐵生依然倔強地和這班惡魔戰鬥。他一面多方偵查周淑賢的死因，一面更積極地推動服務隊的工作。

自殺的原因終於偵查出來了。

原來死者生前熱戀着隊中的一位叫張國華同志。但他是一位早婚青年，家中的妻子已爲他生了三個孩子。周淑賢眼看好夢難圓，終日焦心苦悶，經她數月矛盾掙扎，最後慫恿國華回家向他的妻子要求離婚。但他的家庭是一個十足的封建家庭，他的父母不但不允他的請求，并且將他囚禁起來，不准他再回

服務隊工作。國華處在不自由的環境中，祇好忍痛的寫了一封絕交的信給周淑賢，以免誤人害己。

不料張國華的這封信竟完成了周淑賢的致命傷，她接到這封信。態度頓時失常，整天躲在寢室裏哭泣，同志們問她爲什麼如此反常，她便以身體不舒適爲唐塞。有時她獨自散步田野，深夜始歸。她的身體逐漸瘦弱，已瘦到像一根乾柴。一天，她忽然問隊上的一位同志：「廟前小河裏的水能否淹死人？」「水太淺，淹不死人！」——同志們都這樣回答。但誰也不會料到周淑賢會有什麼意外。

當晚，農民夜校正在華嚴寺的廣場舉行晚會，都集中在前面看游藝會的時候，就在那時周淑賢在後面廚房旁邊投井自殺了！

這些事都是從周淑賢寫給張國華的一封信中偵查出來的。這自殺案子雖然轟動一時，但最後法院根據苗鐵生收集的證據正式宣判周淑賢確係自殺，苗鐵生無罪。

宣傳已久的井屍案這時始告平息了。然而周範聖之流見計未逞，更將苗鐵生恨入骨髓。

市面繼續鬧着米荒。周範聖顧仲明這般奸商雖經社會告發，政府警告，仍不肯罷休，依舊大做其囤積的買賣。而他們的活動力也相當的廣大，攪條舞弊的方法也够巧妙。他們爲了要偷運或囤積，他們可以走某某姨太太或某某夫人的路子，只要她們「內線」一通，他們更是橫行無阻，毫無顧忌。

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却因之而受到更深的影響。操縱市面，囤積居奇的風氣瀰漫全國。大學教授，政府官吏，一般靠搖筆管吃飯的文人也想改行，幾乎無人不想做買賣。苗鐵生見到這種畸形現象，認爲是

國家真正的危機，雖「井屍案」剛告平息，他仍不顧一切地大聲疾呼，本着一貫不屈不撓的精神，發動「反圍積」運動，繼續與那些吃人的惡棍奮鬥！

然而恫嚇他的信又接二連三地飛來。他依然一概置之不理。

一天，正在夜色迷曠的時候，滿天籠罩着沉重的雲層，間雨夾雜着閃電，有着暴風雨快要臨到的徵象。鐵生、梅子、國棟，頓時急促地從場上回到華嚴寺，不料走到中途，黑漆漆的天空閃過一道電，忽從對面十地廟裏跳出三個大漢，針對着鐵生的胸膛連擊了三槍，鐵生應聲倒地，兇手從容向河邊逃去！當時雷雨交作，天翻地覆！待國棟梅子驚慌失措地將鐵生抬回華嚴寺，全體同志聞訊趕來營救的時候，鐵生已因流血過多，停止了他的呼吸。臨死，他還清晰的吐出一「不要屈服，不要屈服」的警句！梅子幾度暈厥，國棟站在遺體旁邊儼然成了獅子！全體同志們圍繞着遺體咽泣！

這一夜，風雨雷電未曾片刻止息，然而成千成萬的民衆不顧風雨雷電的襲擊，繚絡不絕地到華嚴寺來哀悼，直至天明還沒有止息，哀痛佈滿了華嚴寺的週圍！

楊仁旭聞訊漏夜從成都趕來主持善後事宜。某工公亦派代表到華嚴寺悼唁，并下了一個手諭給陶縣限期緝兇。

王家場的青年農民一致要求將苗鐵生的遺體葬在華嚴寺的靈苑，但楊仁旭和吳梅子則主張安葬於城外風景幽美的武侯祠，以便各方人士的追念與憑弔。

靈柩出發的那一天，沒有用普通的槨夫，完全由農民夜校的青年們護運。靈柩的前後像龍形似的排

列着成萬的羣衆，人人帶着一副哭泣的臉，和一個刺傷了的心！他們都是些穿短衣服的人們，都是自動來參加這巨人的殯儀的。他們交相歌頌着苗鐵生在這遠近所作的公益事業。他們咒罵着那瞎了眼死沒有天良的兇手！當靈柩經過一個場口或「水碾子」的時候，必有人事先在那裏擺着「供桌」奠祭。沿途不絕地鞭砲聲，與紙錢的火焰。大空法師也從青城趕下來送殯。

滿天霞光，羣鳥聚集在武侯祠叢林唱着輓歌的時候，在數萬羣衆哀泣中，苗鐵生的遺體莊嚴靜穆地下了葬。

在楊仁旭主祭，各界代表演說之後，陸國棟扶着滿臉淚水的吳梅子靜穆地走到墓前，朗誦昨天剛接到的孫漢文周東全從敵後冬不老村寄來的一封信：——

我們最敬愛的鐵師：

我們現在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來寫這封信給您。您讀了，我們猜想必較我們更高興，更興奮。

我們已於昨夜收復了我們的縣城，敵人已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似的滾出了縣境。我們今天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四十萬同胞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高唱國歌，慶祝我們的勝利！您，組織訓練我們的導師，雖然此時不在這兒，但您的精神却與我們同在，而且我們把您的像片高懸主席台上，任萬人瞻仰。

兩年來，我們沒有片刻忘記您那公正好義，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以及您平日指示我們做人做事的方法。我們決不肯就此滿足，我們現在要更進一步地擴大我們的反攻。我們一定要把敵人完全趕出

我們的國魂！他們是越打越弱，我們是越打越強。

不過在今日的局勢之下，我們是更迫切的需要着您的領導，希望您能趕快回來督導着我們進一步的奮鬥！幾千萬赤誠的心都熱烈的期待着您能早日降臨：梅子，兩昌，秋紋，和您信中常提及的那位國棟弟弟，我們盼望他們都能一同回來。您來了，將為我們帶來新精神；他們來了可以加強我們鐵的陣營。

大後方的一切，一定較我們這兒更前進，更嚴整。從前那些貪官污吏現在一定是改過自新了吧？從前的市儈奸商，土豪劣紳，現在一定是匿跡消聲了吧？那些醉生夢死的公子哥兒，小姐太太們，經過這次國難的洗鍊，現在諒必都變成了奮發有為的新人吧？我們日夜憶懷着太後方的一切光明！

最後，我們願意報告你幾件喜信：龐大爹聽說龐小弟在中途作了壯烈的犧牲，他老人家并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哀痛。最近他又抱了一個方頭大額的孫兒。

綉如從前不是弱不禁風軟弱多病嗎？如今她却健壯得像一條母牛！而且她最近已和東全結為終身伴侶了。

漢文，我們從前不是說他長得蠢頭蠢腦找不着媳婦嗎？現在他已和龐大爹的三小姐訂婚了！可是他們聲言，一定要等您回來給他們證婚！

鐵師，您聽了這些消息高興嗎？我們想您一定是高興的！總之，從前您在這兒下的種子現在都

有收穫了！不過還不够，請您趕快回來更廣闊地播種些新芽吧！

秋天已過，天轉瞬就會消逝的，明年大地回春的時候，我們相信您一定又在我們中間播種，領導我們前進！

您的學生漢文東全叩

梅子讀完遺信，更進一步的走近墓前，觸情哀痛地望着那一抔新土說：「夫子，安息吧！您的精神永遠不死！」

霞光佈滿了整個的環宇！羣衆們雖然帶着憂鬱的臉色散去，但在他們心裏却帶着苗織生的精神回家。

過了幾日，楊仁旭介紹吳梅子陸國棟晉謁某巨公致謝，某巨公懇切地挽留他們分任服務隊的正副隊長，他們却婉詞謝絕了他的好意。

次日，吳梅子陸國棟率領着服務隊的全體同志和王家場一部份農民夜校的青年從新踏上了征途，浩浩蕩蕩地向敵後冬不老村邁進。

附一 卅一年七月卅一日，脫稿於桂林樹園。

卅五年六月十九日，修訂於上海。